



正法眼藏 — 護法集

The Right Dharma Eye Store-The Collection of Protecting the Right Dharma

平實居士 著述
(Pings Xiao)

正法眼藏

——護法集
《第二版》

平實導師 著

佛教正覺同修會 印贈

歸敬佛法僧 一切人天依
令正法久住 今說護法集
摧波非法說 顯正道次第
唯願佛子衆 同霑正法雨

— 蕭平實 —

舍利弗，身未證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法墮地獄。舍利弗，如是因緣如來悉知：我諸弟子以種種門、種種因緣、種種諸見，滅我正法。

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漸當壞亂我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像優婆夷像，亦復化作須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身，壞我正法。

目 錄

| | |
|-------------|-----|
| 大乘方廣總持經 | 一一 |
|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 | 二七 |
|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 四四 |
| 佛藏經 | 五七 |
| 佛說法滅盡經 | 一三九 |
| 佛說彌勒下生經 | 一四二 |
| 大般涅槃經(卷六摘錄) | 一五一 |
| 正法眼藏——護法集 | |
| 自序 | 一五七 |
| 再版序 | 一六〇 |
| 第一章 眞如與佛性之辨 | 一六二 |
| 第二章 關於開悟之辨正 | 一七九 |
| 第三章 悟後起修之辨正 | 一九〇 |
| 第四章 略辨唯識與眞如 | 二二六 |

| | |
|------------------------|-----|
| 月溪法師講無始無明表解 | 二六九 |
| 蕭平實作無始無明與一念無明表解 | 二七〇 |
| 第五章 關於無明之辨正 | 二七一 |
| 第一節 某師對一念無明之誤解 | 二七一 |
| 第二節 一念無明從何處來？ | 二八〇 |
| 第三節 一念無明會變爲佛性？ | 二八四 |
| 第四節 一念無明無始無終？ | 二八五 |
| 第五節 一念無明不須斷除嗎？ | 二九二 |
| 第六節 斷盡一念無明不能出三界嗎？ | 二九六 |
| 第七節 某師對無始無明之誤解 | 二九八 |
| 第六章 雜疑辨正 | 三二九 |
| 第一節 雜疑辨正 | 三二九 |
| 第二節 大乘起信論法義真偽之辨正 | 三五一 |
| 第七章 護正法章 | 三七〇 |
| 第一節 由教門分別與無分別之說明證知某師未悟 | 三七〇 |

| | | |
|-----|------------------|-----|
| 第二節 | 由教門開示證知某師尚未開悟明心 | 三八〇 |
| 第三節 | 由宗門公案的開示證知某師未破初參 | 三八五 |
| 第四節 | 一切佛子應護正法 | 四二一 |
| 跋 | 呼籲及懺悔 | 四四五 |
| 附錄 | 《正法眼藏—護法集》參考書籍編號 | 四四九 |

大乘方廣總持經

隋天竺三藏毘尼多流支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六萬二千人俱，菩薩摩訶薩八十億眾，摩伽陀國優婆塞六十億百千人。

爾時世尊夏安居已，臨涅槃時，入如法三昧，入三昧已，是時三千大千世界，普遍莊嚴懸繪幡蓋，置寶香瓶，眾香塗飾，處處遍散千葉蓮花。

爾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億百千眾，諸梵天王，及億百千眷屬來詣佛所。到佛所已，頭面禮足。合掌向佛，却住一面。

復有億百千淨居天子、自在天王、大自在天王、龍王、夜叉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各與億百千眷屬來詣佛所。到佛所已，頭面禮足，合掌向佛，却住一面。

爾時十方如恒河沙大威德菩薩摩訶薩來詣佛所。到佛所已，頭面禮足。合掌向佛，却住一面。爾時此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有頂，皆悉來集，大眾充滿，間無空處。爾時復有餘大威力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

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皆來集會。

爾時世尊正念現前，從三昧起，遍觀大眾。欠呿頻申，如師子王，如是至三。爾時世尊從其面門出廣長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是時如來現神通已，復觀大眾。爾時一切大眾即從坐起，合掌作禮，默然而住。

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阿逸多，如來不久當入涅槃。汝於諸法有所疑者，我今現在。欲有所問，今正是時。佛滅度後，勿生憂悔。」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白佛言：「唯然世尊，善自知時，諸佛如來於一切法皆悉究竟，惟願宣說，令此法眼久住於世。」

爾時會中有大自在天子及八十億淨居天眾，眷屬圍遶，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大乘方廣總持法門，過去無量諸佛如來應供正遍知，已曾宣說。惟願世尊今復敷演，利益安樂無量人天，能令佛法久住世間。」爾時世尊默然而許。是時大自在天子知佛許已，歡喜踊躍。合掌作禮，却住一面。

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阿逸多，此大乘方廣總持法門非我獨說，過去未來及今現在十方世界無量諸佛亦常宣說。若有眾生於佛所說，言非佛說及謗法僧，而此謗者當墮惡道，受地獄苦。」爾時佛告彌勒菩

薩摩訶薩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於此大乘方廣總持經典，受持讀誦，復爲人說，當知是人不墮惡道。」

爾時世尊復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阿逸多，我從成佛夜，乃至將入無餘涅槃，於其中間，佛身口意，所作所說、所念、所思惟，頗有忘失起惡業不？」彌勒菩薩言：「不也世尊。」佛言：「彌勒，如汝所說，我從成道乃至涅槃，於其中間所言所說，皆悉真實，無有虛妄。若有愚人不解如來方便所說。而作是言：『是法如是，是法不如是。』誹謗正法及佛、菩薩，我說是輩趣向地獄。」

佛言：「阿逸多，於我滅後五濁世中，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實非菩薩，自謂菩薩。是外道人，曾於過去供養諸佛發願力故。於佛法律而得出家。隨所至處多求親友名聞利養，恣行穢污，棄捨信心。成就惡行，不自禁制。不自調伏，貪諸利養。於一切法門及出生堅固三昧，皆悉遠離，實無所知。爲親屬故妄稱知解，住於諂曲。口說異言，身行異行。阿逸多，我菩提道，於一切眾生皆悉平等，安住大悲。以善方便正念不忘。如來安住無等等力，無障無礙而爲說法。若有眾生作如是言：『佛爲聲聞所說經典，諸菩薩等不應習學，不應聽

受，此非正法，此非正道。辟支佛法亦不應學。』復作是言：『諸菩薩等所修行法，聲聞之人亦不應學，不應聽受。辟支佛法，亦復如是。』復作是言：『諸菩薩等所有言說，聲聞辟支佛不應聽受。』彼此言行更相違背，不與修多羅相應，於如實說真解脫法，不能信受。依彼法者不得生天，何況解脫？」

「阿逸多，我今說法，隨其信心而調伏之如恒河沙。阿逸多，我今欲往十方世界隨順說法，利益眾生，不為實非菩薩而作菩薩相者；亦不為毒惡欺誑少聞之人於我法中作二說者。其二說人或作是言：『是菩薩應學，是不應學。』**謗佛法僧，是人身壞命終墮於地獄，多百千劫不可得出。**設令得出，生貧窮家。至於後時雖得授記，五濁惡世成等正覺，如我今日於是生死五濁世中成於佛道。以是因緣汝應諦聽，應當信知——隨順惡友所行如是。」

「阿逸多，我念過去無央數劫，彼時有佛，名曰無垢焰稱起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是時彼佛壽命八萬那由他歲，為眾說法。爾時無垢焰稱起王如來法中，有一比丘名曰淨命，總持諸經十四億部，大乘經典六百萬部，為大

法師。言辭清美，辯才無礙。利益無量無邊眾生，示教利喜。爾時無垢焰稱起王如來臨涅槃時，告彼比丘淨命言：『未來世中汝當護持我正法眼。』爾時淨命受佛教已，於佛滅後千萬歲中，守護流通諸佛祕藏，於此方廣總持法門受持讀誦深解義趣，於彼世界八萬城中所有眾生，隨其願樂廣爲宣說。爾時有一大城名曰跋陀，往彼城中，爲八十億家隨其所樂而爲說法。是時城中八十億人獲淨信心，一億人眾住菩提道，七十九億人住聲聞乘而得調伏。爾時淨命法師復與十千比丘眾相隨俱往，修菩提行。爾時跋陀城中復有比丘名曰達摩，於大乘經方廣正典受持千部，獲得四禪。唯以方廣空法，化彼城中一切眾生，不能以善方便隨欲而說。作如是言：『一切諸法悉皆空寂，我所說者真是佛說。彼淨命比丘所說雜穢不淨。此比丘實非淨命而稱淨命。何以故？而此比丘所受諸華，不持供養，而自受用。塗香末香亦復如是。淨命比丘愚癡無智，不能知我久修梵行。彼既年少，出家未久，我慢無信，多諸放逸。是諸人等無所知曉，謂是淨命持戒比丘。』

「爾時達摩以其惡心謗持法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經七十劫，具受眾苦。滿七十劫已，墮畜生中。過六十劫後值遇香寶光佛，於彼法

中發菩提心。於九萬世猶生畜生中，過九萬世已，得生人中。於六萬世貧窮下賤，恒無舌根。」

「其淨命比丘於諸法中得淨信心，爲人說法。彼於後時得值六十三那由他佛，恒爲法師，具足五通，勸請彼佛轉妙法輪。阿逸多，汝今當知，過去淨命比丘者豈異人乎？莫作異觀，今阿彌陀佛是。阿逸多，汝今當知，過去達摩比丘者豈異人乎？莫作異觀，今我身是。由我過去愚癡無智，毀謗他故受苦如是。我以此業因緣故，處五濁世成等正覺。是故阿逸多，若有菩薩於諸法中作二說者，以是因緣，後五濁世成於佛道。其佛國中有諸魔等，於說法時恒作障難。」爾時大眾聞佛說已，皆悉悲泣，涕淚交流，俱發是言：「願於佛法，莫作二說如達摩比丘。」

爾時會中有百菩薩，即從座起，右膝著地悲號墮淚。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彼菩薩言：「善男子，汝等何爲悲號如是？」爾時諸菩薩等異口同音俱白佛言：「世尊，我等自觀亦應有此諸惡業障。」

爾時世尊作如是言：「如是如是，汝亦曾於過去然燈佛所，在彼法中出家修道。是然燈佛滅度之後，時有比丘名曰智積，汝等爾時謗是比丘，因是已來不得見佛，不能發菩提心，不得陀羅尼及諸三昧。後共汝等同

時安住菩提之道。汝等善男子，此賢劫最後佛所，當獲無生法忍。復於後時過三阿僧祇劫行菩薩道，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故善男子，若菩薩見餘菩薩，不應生於彼此之心，當如塔想，如見佛想。是故菩薩見餘菩薩，莫作異念，謂非佛想。若起異念爲自侵欺。當受持此，莫作異想，共相和合。我今觀初發心菩薩不如佛想者，我便欺誑十方現在一切無量阿僧祇諸佛。是故善男子，菩薩未來於五濁世中得陀羅尼三昧者，一切皆是佛之威力。是故善男子，若有誹謗其法師者即爲謗佛，等無有異。」

「善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爲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眾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涕淚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若有愚人實非菩薩假稱菩薩，謗真菩薩及所行法，復作是言：『彼何所知，彼何所解？』」

「彌勒，我憶過去於閻浮提學菩薩時。愛重法故，爲一句一偈，棄捨所愛頭、目、妻、子及捨王位。何以故？以求法故。如彼愚人專爲名聞，耽著利養，自恃少能，不往如來傳法人所聽受正法。彌勒，若彼此和合，則能住持流通我法。若彼此違諍，則正法不行。阿逸多，汝可觀

此謗法之人，成就如是極大罪業，墮三惡道，難可出離。」

「復次彌勒，我初成佛，以妙智慧，廣爲眾生宣說正法。若有愚人於佛所說而不信受如彼達摩比丘，雖復讀誦千部大乘爲人解說，獲得四禪，以謗他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惱。沉彼愚癡下劣之人，實無所知而作是言：『我是法師，明解大乘，能廣流布。』謗正法師，言無所解，亦謗佛法而自貢高。若彼愚人於佛大乘乃至誹謗一四句偈，當知是業定墮地獄。何以故？毀謗佛法及法師故。以是因緣常處惡道，永不見佛。以曾誹謗佛法僧故，亦於初發菩提心者，能作障礙，令退正道。當知是人以大罪業而自莊嚴，於無量劫，身墮地獄，受大苦報。」

「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故，得無眼報。以惡口謗發菩提心人故得無舌報。阿逸多，我更不見有一惡法能過毀破發菩提心罪之重也。以此罪故，墮於惡道。沉復毀謗餘菩薩等。若有菩薩爲諸眾生。能如實說，不起斷常。言『諸眾生定有定無』，亦不專執諸法有無。阿逸多，學菩薩者應如是住，如是住者是諸菩薩清淨善業。凡所修集皆不取著，若有眾生起執著者，當知是人生五濁世。復有菩薩善隨根欲，能爲眾生種種說法。」

「阿逸多，菩薩如是具足修行六波羅蜜，乃能成就無上菩提。彼愚癡人信己自執，作如是說：『菩薩惟學般若波羅蜜，勿學餘波羅蜜，以般若波羅蜜最殊勝故。』作是說者是義不然，何以故？阿逸多，往昔迦尸迦王學菩薩時，捨所愛身頭目髓腦，爾時此王豈無智慧？」彌勒白佛言：「世尊，誠如聖說實有智慧。」佛告阿逸多：「我從昔來經無量時，具足修行六波羅蜜。若不具修六波羅蜜，終不得成無上菩提。」

「如是世尊。」

佛告阿逸多：「如汝所說，我曾往昔於六十劫，行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各六十劫。彼愚癡人妄作是說：『唯修一般若波羅蜜得成菩提。』無有是處。彼懷空見故，作如是不淨說法，作此說者身口意業與法相違。雖解空法爲人宣說，而於空法不如說行。以無行故去空義遠，心懷嫉妒，深著利養，踰於親戚。」

「阿逸多，我於往昔作轉輪王，捨諸珍寶頭目手足，猶不得成無上菩提。況彼愚人爲飲食故，緣歷他家，有所宣說唯讚空法？言己所說是菩提道，是菩薩行？唯此法是，餘法皆非？復作是言：『而我所解，無量

法師悉皆證知。』彼爲名聞，自讚己能，憎妒明解。阿逸多。我見彼心規求利養，以自活命。雖有善行，經於百劫，尙不能得少法忍心，何況能成無上菩提？」

「阿逸多，我不爲心口相違誑惑之人而說菩提，不爲嫉妒之人而說菩提，不爲傲慢不敬之人而說菩提，不爲無信之人而說菩提，不爲不調伏人而說菩提，不爲邪姪之人而說菩提，不爲自是非他之人而說菩提。阿逸多，彼愚癡人以我慢故，自謂勝佛。謗佛所說大乘經典，言是聲聞小乘所說。」

爾時佛告尊者須菩提：「不應爲二見人說般若波羅蜜。」須菩提白佛言：「唯然世尊，如佛所說。」佛言：「如是須菩提。以無著心施，是名菩提。」須菩提言：「如是世尊。」佛言：「須菩提。不自讚毀他施，是名菩提。」須菩提言：「如是世尊。」佛言：「須菩提。汝觀愚人起我我見，無慚無愧，爲愛親戚。貪求活命，好受他施。當知是人專造惡業。」

「復次阿逸多，菩薩於一切法，於一切菩薩法莫生恐怖。於一切辟支佛法亦莫恐怖。於一切聲聞法亦莫恐怖。於一切凡夫法亦莫恐怖。於

一切煩惱法亦莫恐怖。於一切盡法亦莫恐怖。於難精進亦莫恐怖。於是於非亦莫恐怖。於作不作亦莫恐怖。於畏不畏亦莫恐怖。於有於無亦莫恐怖。於心非心亦莫恐怖。於覺不覺亦莫恐怖。於業非業亦莫恐怖。於善不善亦莫恐怖。於安不安亦莫恐怖。於解脫不解脫亦莫恐怖。於修不修亦莫恐怖。於法非法亦莫恐怖。於靜於亂亦莫恐怖。於假於實亦莫恐怖。於信不信亦莫恐怖。於善念不善念亦莫恐怖。於住不住亦莫恐怖。如是菩薩於一切法莫生恐怖。」

「阿逸多，我於往昔修如是等無畏法故得成正覺，悉能了知一切眾生心之境界，而於所知不起知相。以我所證隨機演說，能令聞法諸菩薩等獲得光明陀羅尼印，得法印故永不退轉。若於此法不如實知，言無善巧，終不得成無上菩提。阿逸多，我為四天下眾生說此法時，是諸眾生以佛神力，各自見釋迦如來為我說法。如是次第乃至阿迦尼吒天，彼諸眾生亦謂如來唯為我說。如一四天下，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亦復如是，此諸眾生咸作是念：『釋迦如來獨生我國，唯為於我轉大法輪。』阿逸多，我以如是大方便力，能於無量無邊世界，常於晨朝遍觀眾生所應化者而為說法。於中及暮恒以法眼等觀眾生，於彼世界而為眾生說一切法。如

是無量諸佛境界，所有眾生學菩薩者應如是修。若彼愚人於佛所說，誹謗正法，妄執自解，用爲真實，若謗法者則不信佛；以此惡業墮於地獄，具受眾苦，永不聞法。復次阿逸多，汝當受持如來密教，以善方便廣爲人說。」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福光平等菩薩，無疑惑菩薩，定發心菩薩，妙心開意菩薩，光明菩薩，歡喜王菩薩，無畏菩薩，心念遍到無邊佛刹菩薩，觀世音菩薩，香象菩薩，滅一切惡業菩薩，住定菩薩，百千功德莊嚴菩薩，妙音遠聞菩薩，一切智不忘菩薩，大名遠震寶幢莊嚴菩薩，求一切法菩薩，住佛境界菩薩，月光莊嚴菩薩，一切世間大眾莊嚴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誠如聖說。我等於此東方過六十恒河沙佛刹，於諸佛所恭敬禮拜，一一佛刹唯見釋迦如來出現於世，我等於其七日之中遍遊十方，亦見釋迦如來出現於世，不覩餘佛。遍遊歷已，還歸本土，聽受正法。」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童子：「汝今諦觀，如來智慧不可思議，如來境界亦不可思議。如是無等等是如來法。彼愚癡人作如是說：『唯一般若波羅蜜是如來行，是菩薩行，是甘露行。』」佛告文殊師利：「作此說者與法

相違，何以故？菩薩行法具足甚難。無著行是菩薩行，無我我行是菩薩行，空行是菩薩行，無相行是菩薩行。文殊師利，如是等行是菩薩行，學菩薩者如是受持。若彼愚人心懷邪見，當知是人不了我法。」

「文殊師利，汝等諸菩薩守護身口，於不善法勿令放逸，堅固其心使不退轉。為諸眾生具足說法，亦當自身住於法中。我從久遠阿僧祇劫，具足成就無上菩提，以善方便廣為人說，令諸眾生遠離惡趣。文殊師利，若有愚人謗微妙法，即是謗佛亦名謗僧。又作是說：『此法是，彼法非。』如是說者亦名謗法。『此法為菩薩說，此法為聲聞說』，作是說者亦名謗法。『此是菩薩學，此非菩薩學』，作是說者亦名謗法。復作是言：『過去佛已滅，未來佛未至，現在佛無住，唯我獲得陀羅尼法。』作此說者亦名謗法。以謗法故，言得陀羅尼者是不淨法，於真法師毀謗所修，復謗法師雖有解慧不如說行，復謗法師行違於道，復謗法師身不持戒，復謗法師心無智慧，復謗法師意無明解，復謗法師言無辯了。復於如來所說文字，心無信受。復作是言：『此修多羅是，此修多羅非。此偈經是，此偈經非。此法可信，此法不可信。』見正說者妄作異論，於聽正法者為作留礙：『此是行，此非行。此成就，此非成就。此是時，此非時。』諸

如此說，皆名謗法。」

「復次文殊師利，若聲聞說法，若菩薩說法，當知皆是如來威神護念力故，令諸菩薩等作如是說。文殊師利，如彼愚人於佛現在，猶生誹謗，況我滅後受持我法諸法師等而不被謗？何以故？魔眷屬故。當知是人墮於惡道，如彼愚人貪求利養以活親屬，於如來法心無信念，而復破壞如來教法。彼人親戚以朋黨心，往婆羅門家及長者所，作如是說，讚彼愚人『於法於義能知能解，明達根欲善爲人說。』受他信施，曾無慚愧。以謗法故，身及眷屬俱墮地獄。」

「文殊師利，我終不爲無信之人說菩薩行，亦不爲貪著在家之人說清淨法，不爲二見之人說解脫法，不爲一見之人說出苦法，不爲樂世之人說眞淨法。文殊師利，我於恒河沙等法門，以無著心爲人演說。又於恒河沙等法門，以有著心爲眾生說。若有樂空眾生爲說空法，若有樂智眾生爲說智法，若有樂無相眾生爲說無相法，若有樂有相眾生說有相法，若有樂慈眾生爲說慈法，若有樂因緣眾生說因緣法，若有樂無因緣眾生說無因緣法。此是有威儀法，此是無威儀法。此是空法，此是有法。此是有爲法，此是無爲法。此是攝受法，此是覆蓋法。此是凡夫法，此是

聖人法。此是色法，此是不善法。此是愚人法，此是定法。」佛告文殊師利：「如是等一切法是般若波羅蜜道，彼愚癡人在所言說，不依如來真淨教法，謗佛正法。」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如是愚人以近惡友，現身起謗。如是世尊，何因緣能免斯咎？」佛告文殊師利：「我於往昔七年之中，晝夜六時懺悔身口及與意業所作重罪，從是已後乃得清淨，經十劫已獲得法忍。文殊師利，當知此經是菩薩乘。未覺悟者能令覺悟。聞說此經若不信受，以此謗因，墮於惡道。是諸菩薩明受我法，然後乃可爲人宣說。如是受持能遠惡趣。」

佛告文殊師利：「有四平等法。菩薩當學。云何爲四？一者菩薩於一切眾生平等，二者於一切法平等，三者於菩提平等，四者於說法平等。如是等四法菩薩當知。是四種法，菩薩知己，爲眾生說。若有信者遠離惡趣，若不信者當墮惡道。若善男子善女人住此四法，當知是不墮惡趣。復有四法，云何爲四？一者於諸眾生心無退轉，二者於諸法師而不輕毀，三者於諸智人心不生謗，四者於諸如來一切所說恆生尊重。如是四法，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善修學，終不墮於諸惡趣中。」

「復次文殊師利，菩薩以恒河沙等諸佛刹土滿中七寶，於恒河沙劫日日奉施恒河沙等諸佛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如是大乘方廣微妙經典乃至一句一偈，讀誦三遍，所獲功德，勝前布施所得功德。若有誦持此經典者，所獲功德倍多於彼。設復有人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波羅蜜所得功德亦不能及。文殊師利，如此經典名義廣大，無與等者，汝諸菩薩摩訶薩應善修學，受持讀誦，廣爲眾生分別解說。」爾時一切大眾乃至十方諸來菩薩摩訶薩等，俱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說我等受持。」說此法時三十恒河沙諸菩薩等得無生法忍。七十恒河沙諸菩薩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復有六十三億百千那由他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眾，聞佛所說，心生歡喜，於八十劫度生死流。復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經六十三劫已，具足成就無上菩提。彼諸菩薩及一切大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作禮奉行。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陀林中給孤窮精舍，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五百人，眾所知識。爾時世尊依舍衛大城，時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及諸眷屬，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多諸供養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是如來應供、正遍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生處成就，種性成就，三昧具足，智慧具足，解脫具足，解脫知見具足。具足十力、四無所畏、佛十八不共法，演說正法，初中後善，文義美妙。具足清白，梵行鮮淨。五眼具足，所謂肉眼、天眼、慧眼、佛眼、法眼，善知此世他世所住。

于時世尊善降外道尼乾陀若提子等，佛法熾盛，人天宗敬。世尊時到著衣持鉢，及比丘僧眷屬圍遶，趣入舍衛大城乞食。去來進止威儀庠序，視瞻容豫屈伸俯仰，執持衣鉢皆悉庠序。金色妙身光明照耀，猶猛火聚寶珠日月照耀闇夜。三十二相莊嚴其身，以金色足蹈門闥上。當於是時，舍衛大城，示現種種未曾有事。如偈所說：

| | | | |
|-------|-------|-------|-------|
| 人仙來入時 | 釋師子蹈闌 | 現多希有事 | 淨心聽我說 |
| 盲者得目視 | 聾者得聞聽 | 裸者得衣服 | 狂亂得正意 |
| 皆歡喜合掌 | 觀佛無厭足 | 眾鼓自然鳴 | 簫笛自出聲 |
| 鴈鴝鳩鴛鴦 | 俱出妙軟音 | 失財得寶藏 | 眾寶物出聲 |
| 時地六種動 | 不信得淨心 | 勝覺下轉足 | 淨蓮花承接 |
| 觸眾生安樂 | 命終得生天 | 女人妊娠苦 | 安樂生妙子 |
| 無貪瞋癡惱 | 父母子俱爾 | 階陛妙莊嚴 | 多億天雨花 |
| 眾生無病患 | 脫一切眾苦 | 善逝入城時 | 一切受安樂 |
| 各謂我奉食 | 各謂佛看我 | 人仙福德力 | 非我說能盡 |

爾時世尊於舍衛大城，次第乞食至於中路，有一空處捐棄嬰兒，容貌端嚴，極爲鮮白，自嗽右指。而此空處多狐狼狗，見是嬰兒，舐已而去，無能逼惱。此嬰兒者是福德人，久種善根。多人住觀，生希有心，往來觀看空處棄兒，端嚴可愛，歡喜樂見於是嬰兒。爾時世尊見多人眾往來空處，知而故問。告阿難言：「汝可往彼看，是諸人往來空處，何所作爲？」阿難白言：「如是世尊。」大德阿難即往空處，見是嬰兒容貌端嚴自嗽右指，諦視眾人其目不瞬。阿難見已便還佛所，如見而說：

「世尊，此空閑處有棄嬰兒，容貌端嚴甚可敬愛，猶如寶像。觀視諸人其目不瞬。」于時世尊於彼嬰兒起悲愍心，觀本善根，知已成熟，堪能知我所說法義。又知眾生善根成熟，即往嬰兒所。到已於一面住，向此嬰兒而說偈言：

本所造惡業 今此報應現 棄捐此空處 嬰兒苦如是

爾時嬰兒承佛神力，自本善力以偈報佛：

瞿曇猶故有 見棄空處想 尊在道場時 不知是想耶

爾時世尊復以偈答：

我已知於想 而我永無想 以憐愍汝故 來至此空處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若不得眾生 畢竟不可得 尊憐愍於誰 誰所轉悲心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眾生不知是 無我空寂滅 爲覺悟彼故 我行村城邑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達解空寂滅 覺了空寂滅 猶有眾生想 如來不斷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佛悲力如是 覺了空寂已

教化眾生故

導師演說法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猶故有顛倒 如來未斷耶

無眾生生想

如是生悲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佛之所護持 菩薩生精進

爲不達眾生

人尊發莊嚴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此是癡莊嚴 若不得於物

若法非是悟

何由起莊嚴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此大悲神力 調御世如是

猶不著於物

爲眾生說法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法無有文字 云何可演說

世間大敗失

非法作法說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我不敗壞世 我不非法說

眾生自倒惑

我解脫彼結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結使無根本 亦無有方所 又不在內外 於何脫彼結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從於妄想生 與顛倒共俱 爲斷彼妄想 嬰兒我說法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心性自常淨 彼中無垢結 正使多妄想 性淨不生垢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如是如汝說 心性自常淨 客煩惱塵結 無慧者生染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結無有方所 亦非方所得 云何名爲生 願爲我演說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猶如空中雲 可睹無真實 結使生如是 雖見無有實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法同等如如 其生性即如 法若是真實 非如不可得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一切非如法 等住於如中 覺了是如已 無過無功德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若不得眾生 瞿曇和合誰 先觀察法本 從誰有煩惱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過去及未來 及與現在世 佛知覺了了 爲眾生說法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所演說三世 及說我能知 便爲是大慢 則爲自稱譽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我不自稱譽 亦不輕慢他 如如等顯現 是故名如來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如無有可得 非言說相應 非言以言說 是則非是如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凡夫隨於想 如中生妄想 爲斷除我想 如來出於世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正覺無出世 善修無生故 於無生法中 佛出不相應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無生現有生 佛出世顯現 此是世諦說 非是第一義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猶故有二想 世諦第一義 於一乘道中 瞿曇相違說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我不道相違 我住不相違 爲相違眾生 嬰兒如是知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悔過於正覺 我上所言說 是佛力持故 我能如是說

爾時世尊從於衣裡出金色臂。起彼嬰兒。爾時嬰兒執佛手指，從地而起。爾時世尊從彼空處，將是嬰兒趣向正陌。是時大眾得未曾有。於世尊所倍生敬禮，歎言：「希有，如來世尊得成如是勝妙之法，乃能令此極苦厄者安住是法。」

爾時世尊告嬰兒言：「汝業行盡，汝可憶念本造善根，令此大眾生希有心，現大神力。」爾時嬰兒上昇虛空，過七多羅樹，身放光明。此光遍照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以此光故，釋、梵、護世、及餘百千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見斯光已，來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以諸天華散供於佛。供養佛已，向佛世尊，作如是言：「菩薩光明不可思議，身出光明，普遍照此佛之世界。令諸無量眾生得於不思議利，當名此兒不思議光。」爾時釋迦牟尼世尊即可是名：「此兒當名不思議光。」

爾時嬰兒不思議光，從空而下，住於地已。以佛神力自善根力，其形猶如八歲童子。爾時釋提桓因即以天衣施與嬰兒，便語之言：「嬰兒，汝今愍我等故，受此天衣，勿裸形住。」爾時不思議光菩薩嬰兒語釋提桓因：「憍尸迦，菩薩不以衣服爲妙，當被法服以爲嚴飾。憍尸迦，菩薩所服，汝今善聽。憍尸迦，菩提之心是菩薩服，乃至道場成滿，具足一切佛法，有慚有愧，是菩薩服。調伏成就一切眾生，置無過中。堅誓莊嚴，是菩薩服，辦諸事故。質直無僞是菩薩服，成就斷除幻惑僞故。勤加精進是菩薩服，成滿具足諸善根故。志欲喜樂是菩薩服，成滿一切諸

佛法故。除捨憍慢是菩薩服，成滿一切諸禪定故。欲法聞法是菩薩服，成滿般若波羅蜜故。不起智慢是菩薩服，成滿具足無著智故。作於利益是菩薩服，悲諸眾生具覺知故。捨一切物是菩薩服，成滿具足諸相好故。護持淨戒是菩薩服，成滿願故。調和忍辱是菩薩服，究竟成滿梵音聲故。牢強精進無懈退心是菩薩服，成滿出過一切事故。得諸禪定解脫三昧是菩薩服，成就滿足大通智故。不壞智慧是菩薩服，成就斷除一切結使諸見障故。大方便智是菩薩服，成就教化諸眾生故。大慈是菩薩服，成就救濟諸眾生故。大悲是菩薩服，成就生死中無疲厭故。大喜是菩薩服，成就具足於法喜故。大捨是菩薩服，成就捨離愛瞋心故。於諸眾生無惱害心是菩薩服，成就不惱於自他故。敷演說法是菩薩服，成就不自譽毀他人故。如說修行是菩薩服，成就斷除諸結使故。憍尸迦，應如是知菩薩法服，以法莊嚴生不裸形。」爾時釋提桓因於嬰兒所增加恭敬，愛念尊重。白言：「世尊，愍我等故，令是嬰兒受取此衣。」爾時世尊告不思議光菩薩嬰兒：「受帝釋衣。」于時世尊右手取衣授與嬰兒，爾時嬰兒，右膝著地，以其右手受取是衣，受已便著。

爾時世尊將不思議光菩薩嬰兒，於舍衛大城次第乞食。是時大眾，

男女大小，長者居士，刹利婆羅門，王及輔臣，見不思議光菩薩嬰兒，生希有心。亦爲見佛禮敬供養，悉皆來集。爾時世尊次第乞食，到不思議光菩薩嬰兒所生母舍。爾時不思議光菩薩即入其舍。前至母所，向所生母，而說偈言：

母無有過咎 應當自喜慶 是我本惡業 今生在母腹

母是我福田 哀愍所生恩 母勿生羞恥 速往如來所

母今得大利 腹懷妊我故 如是之功德 往問於導師

爾時不思議光菩薩語釋提桓因：「憍尸迦。與我香華衣服所須，欲奉上母，母當以是供養於佛，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爾時釋提桓因以天曼陀羅華及以天香、天諸衣服，與彼菩薩。爾時不思議光菩薩復向其母而說偈言：

受此適意華 天妙曼陀羅 妙香及衣服 奉上供釋仙

非飲食及寶 能報父母恩 引導向正法 便爲供二親

供二足尊已 發淨上道心 我長夜常勸 常數數時勸

其母生喜心，畢竟不生恥，往詣人仙所，禮已在前往，華散如來上。奉華及衣服，佛所種善根，即發菩提心，堅住菩提心，問於釋師子：

「懷妊淨眾生，願說是福報。」

佛云：「汝以此善業，不生諸難趣，供多億佛已，當得成爲佛。」

爾時世尊於舍衛大城次第乞食已，與不思議光菩薩及諸大眾出王舍大城，向祇陀林給孤窮精舍。世尊食已，淨自澡嗽，而起就座演說正法。爾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聞不思議光菩薩嬰兒，有大不可思議神通。聞已莊嚴四種兵眾，向祇陀林給孤窮精舍，詣世尊所。到已頂禮佛足，卻坐一面。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大德世尊，不思議光菩薩嬰兒爲在何處？聞有如是不可思議神通之力。」時佛即示波斯匿王不思議光菩薩嬰兒。時王見是不思議光菩薩嬰兒形色端嚴殊特，於天無所畏懼，具戒定慧以自莊嚴。如是見已便作是念：「種何善根？修集何福？有是妙身？」爾時不思議光嬰兒承佛神力，知憍薩羅國王心之所念，向是大王而說偈言：

常修慈心淨眾生，無粗穢惡修正念；

攝身口意淨梵行，彼有如是淨妙身。

遠離惡者不自造，增長修集無量善；

捨離一切惡諍訟，彼有如是淨妙身。

恭敬佛法及聖僧，常恒奉施眾妙供；

不毀罵他不逼惱，彼有如是淨妙身。

調弄呵罵及毀訾，於他人所不生是；

歎美讚善不說惡，彼有如是淨妙身。

慳貪嫉妬及憍慢，諦觀己行不毀他，

彼有如是淨妙身。

爾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是不思議光菩薩嬰兒，成就如是勝妙大法。有何業障而生於是姪女腹中，捐棄空處？」佛告大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爾時有佛，號毘婆尸，出現於世，如來、應供、正遍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大王當知，爾時毘婆尸如來法中有二菩薩，一名賢天，二名饒財。賢天菩薩於無上道得不退轉，得陀羅尼及無礙辯，獲無生忍，有福德威勢，少欲少事，常樂獨處，逮得神通。彼時饒財菩薩習學頭陀，為賢天菩薩而作給使，彼人恒往聚落城邑，多諸事務。」

「是賢天菩薩呵嘖教誨：『何故多造是諸事務，而不斷除？』數數教誨，彼便生瞋，忿心不喜。以忿恚故毀敗身心。敗身心已，瞋恚罵言：『輕

賤婬女兒，私通所生，從他人得，不識其父又不識母，況汝當有戒聞定慧？」彼瞋罵已，復不悔過，又不捨離。結使所纏，恒有忿心，瞋賢天菩薩。時賢天菩薩即便捨棄。既捨棄已，倍生瞋恚，罵詈揚惡。以此不善業行因緣，身壞命終，生婬女胎，為彼賢天菩薩所護，不生地獄。婬女生已，恒常棄之，為狐狼狗之所噉食。大王，以是緣故，九十一劫常如是死。生生常棄，為多人眾之所罵言：『是婬女子，被棄空處，狐狼狗食。』大王莫疑。何以故？彼時饒財瞋罵菩薩，即是今此不思議光菩薩是也。」

「惡業行盡，以善業力，淨於結心，悅可佛意，是人惡道，悉皆永盡。大王，此不思議光菩薩，已曾值遇六十四億佛，恭敬供養尊重讚歎。是諸佛所，常修梵行，勤進求法。此本善力得如是事及神通力。大王，如是黑白之業終不敗亡。是故智者善護身口及以意業，寧捨身命不造惡業。」

爾時波斯匿王白言：「世尊，彼賢天菩薩為已得成於一切智？為故修集菩薩行耶？」佛言：「大王，彼賢天菩薩，今者在彼阿閼佛土修菩薩行，名曰德藏。」爾時波斯匿王白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常應當親於

善知識，近善知識。何以故？世尊，近善知識，恭敬圍繞聽聞善法。聞善法已，得於善心。已有善心則修善行，造作善業，趣向善處。得善知識、得善友故不作諸惡，修習諸善。習諸善已，自無逼熱，不逼熱他。若有菩薩自護護他，能得菩提。若已住道，有大勢力，能有所利。」佛言：「善哉大王，快說此言。大王，菩薩親近於善知識，具滿一切功德善法。」

爾時不思議光菩薩白言：「世尊，菩薩成就幾法，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獲淨法忍？」佛言：「嬰兒，菩薩成就四法，疾得無上正真之道及淨法忍。何等四？解因緣忍，遠離斷常，解無我人眾生壽命，解了空寂修行於空，是爲四。復有四法，何等四？過去寂滅，未來無知，現在不住，三世平等，是爲四。復有四法，所謂自淨，淨諸眾生，淨法，淨禪定，是爲四。復有四法，謂寂身，寂心，寂道，寂法，是爲四。復有四法，謂以『法』觀佛不以色，以『離』觀法不以我，以『無爲』觀僧不以眾，淨於慧眼，是爲四。復有四法，所謂滿足諸波羅蜜，不捨四攝法，善知方便，說無眾生而行大悲，是爲四。嬰兒，是爲菩薩成就四法，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深法忍。」說是法時，不思議光菩薩得無生

法忍。歡喜踊躍，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大光普照，天雨眾華，百千伎樂不鼓自鳴。

爾時世尊知不思議光菩薩心已，即便微笑。佛之常法，若微笑時，種種若干百千色光從面門出，青、黃、赤、白、紅頗梨色。是光普照，遍於無量無邊世界，隱蔽魔宮及日月光，斷除地獄餓鬼苦已，上至梵世，還遶佛三匝，從頂相入。爾時大德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說偈問曰：

色相甚微妙，雜好莊嚴身；圓光善答問，以何因緣笑？
上戒行無畏，勝定慧莊嚴；示堅解脫果，以何因緣笑？
忍力及十力，忍勇進難動；樂見示四諦，以何因緣笑？
金剛身堅固，那羅延力盡；梵音聲悅意，願演說笑義。
梵身天在上，不見如來頂；次第合掌敬，以何因緣笑？
樹王下降魔，得無垢淨道；知諸眾生行，願顯何緣笑。
轉無上法輪，說無常動地；調人天龍等，大德何故笑。
照明除闇冥，無垢遍淨眼；功德如虛空，以何因緣笑？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見是不思議光菩薩去地七多羅樹住虛空

不？」阿難白言：「已見，世尊。」阿難，是不思議光菩薩，過百千阿僧祇劫，當得作佛，亦號不思議光，出現於世。如來、應正遍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國名淨潔，劫名無咎。阿難，是淨潔佛土甚爲清淨，如此他化自在諸天宮殿。彼佛壽命二十中劫，大聲聞眾其數八萬，諸菩薩僧三萬二千。阿難，以何因緣故劫名無咎？阿難，彼時多有百千劫中無佛出世，是不思議光佛於彼劫中最初成佛，淨居諸天歡喜讚歎：『此劫無咎！此劫無咎！』以有如來出現於世故，是故當名此劫無咎。」說是不思議光菩薩時，三萬二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六萬菩薩得無生法忍，五百比丘斷諸結漏，心得自在成阿羅漢。

爾時佛告阿難：「汝受此經持讀誦說，於大眾中廣敷演之，令我正法久住在世，亦多利益未來菩薩。」大德阿難白言：「世尊，我已受持。世尊，此經何名？云何受持？」佛言：「阿難，此經名爲除淨業障，亦名爲神力所持不思議光菩薩所說，如是受持。阿難，若善男子善女人，盡其壽命奉諸如來，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以雜色花、緘、如須彌，燒香、末香、塗香、幢、幡、寶蓋，皆亦如是以用供養。復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於

此不思議光所說經法，讀誦通利，在大眾中廣為人說，如說修行，是福多彼。阿難，若欲法供，供養如來，欲作大智慧光明者，應當受持讀誦此經。」佛說是經已，不思議光菩薩、大德阿難、一切大眾、人、天、龍、鬼、乾闥婆、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

明教大師臣法賢 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廣嚴城大林樓閣中，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逮得己利，盡諸有結。除諸重擔，所作已辦，如大龍王，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得深解脫，心達正道，調伏諸根威儀詳審。唯一補特伽羅尊者阿難，受於佛記，奉持法藏。

復有大菩薩眾一千人俱，皆得不退轉地總持法門，平等法忍。是大智者，具大信重，言行相應。斷諸疑惑面相圓滿。亦無鬻覺常大歡喜，具大精進，是法王子。知法自性說法無倦，所說之法離諸戲論。化度眾生發起佛智，凡所導利功不唐棄。得大忍辱，離諸顛倒境界之法。滿足十地善知三時，明了自性不生不滅。永斷纏縛威儀具足，證得空三摩地、無相三摩地、無願三摩地。雖出生死常行輪迴，不樂聲聞緣覺之行。唯以發起大菩提心，應根說法。其名曰：

慈氏菩薩，妙吉祥（文殊師利）菩薩，辯積菩薩，寶手菩薩，香光菩薩，無邊光（大勢至）菩薩，除蓋障菩薩，勝義心菩薩，得光王菩薩，斷一切憂暗菩薩，薩哩嚩尾沙摩那哩尸菩薩，內行菩薩，無邊意菩薩，具大精進步意菩薩，寶海菩薩，裝嚴王菩薩，具大神通王菩薩，無差步菩薩，勝意菩薩，普滿菩薩，阿那嚩囉拏那哩尸菩薩，常喜菩薩，上金光菩薩，觀一切法意菩薩，阿耨馱馱那羅拘酥彌多菩薩，首積菩薩，無憂吉祥菩薩，須彌藏菩薩，觀自在菩薩，香自在王菩薩，歡喜王菩薩，無邊慧藏菩薩，持一切妙法藏菩薩，師子吼音菩薩，如是等大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與二千苾芻眾而共圍繞，入廣嚴城乞食。是時世尊入城門時，以大慈悲現神通力，放大光明照耀一切。變廣嚴城而為琉璃，令四衢道皆悉清淨。其有眾生蒙光所照，盲者得視，聾者得聽，瘖啞之者皆悉能言，迷惑之者咸得正念。天花如雨，降滿城中。天樂自鳴，妙音清亮。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膩吒天，其中眾生唯受大樂。是時廣嚴城星賀里蹉尾王。有子名曰寶授，年始三歲，乳母抱持在於殿上。時彼寶授忽見光明希瑞之相，又聞城中種種異事，從其懷抱速

下於地，向乳母前端然而立，說伽陀曰：

何人威德力，現此希有相；如俱胝日光，照耀三千界？
其中諸惡趣，一切得清淨；如是之神通，母速爲我說。
天雨眾妙花，遍散於佛刹；復成妙傘蓋，懸覆於空中。
十方有異鳥，翔鳴而萃集；男女皆大喜，異常而嚴飾。
盲者復瞻見，聾者還聽聞；瘖啞者得語，迷惑得正念。
諸醜陋粗惡，變成妙色相；一切不善人，皆發慈悲心。
何人行世間，發起神通力？此爲最上事，母速爲我說。

爾時乳母答寶授童子。說伽陀曰：

功德寶出現，清淨難思議；清淨最上行，無垢無增減。
世尊爲眼目，視生如的親；化行於世間，無親疏分別。
爲現乞食來，不住世間相；不染世間法，如蓮花在水。
能斷眾生疑，慈悲常利物；眾生所有苦，唯佛悉能除。
稱讚不生喜，譏謗亦不瞋；無障復無礙，行世如清風。
來者世間師，最上大法王；善解甚深法，明了第一義。

常說中道法，言離於取捨；法句最寂靜，遠離一切處。智積無我相，最上大福聚；善逝世間解，來者無邊相。佛身如須彌，高顯無倫匹；亦如尼俱陀，上下皆相稱。其色如真金，晃耀而璨爛；清淨若玻璃，又如秋滿月。頭頂圓如蓋，髮鬢而紺青；髻相若螺紋，一一皆右旋。面相如滿月，湛然而清淨；眉間之白毫，右旋而宛轉。兩目如青蓮，光瑩善觀察；脣妙頻婆果，齒白正齊密。舌相如蓮葉，長廣覆面門；鼻高而修直，額廣而平正。兩眉色紺青，延袤及於耳；兩耳極端正，輪朵垂至肩。如來梵音聲，清亮如頻伽；美妙復柔軟，眾生聞者喜；所有緊那羅，孔雀鵝鸚鵡；鳩鵲拘柁羅，拘那羅鴛鴦；爾母多命命，如是等音聲；及彼諸天樂，一切美妙聲，皆不及如來，於十六分中，不及於一分。項細復圓滿，兩臂而傭直，二手指纖長；具輪螺等相，軟如兜羅綿。甲妙赤銅色，胸臆廣平正；臍輪而深密，陰藏若馬王，藏覆而不現。乃至二足下，其色如紅蓮，平滿復柔軟，

具千輻輪紋。及與鈎幢等，如是諸相備，百福悉裝嚴，具力大丈夫。一切世間師，常作師子吼，說於不二法，所出諸言辭，真實無差忒。愛語復柔順，眾生聞者喜，覺悟諸眾生，應根而啓發；有義利功德，爲最上第一。具如是裝嚴，名爲佛世尊；十方世界中，凡聖無有比。

爾時寶授童子，得聞乳母說是伽陀讚歎佛已，即白母言：「云何令我得見於佛？」佛知其意，速往宮門現身而立。乳母指言：「斯即是佛。」寶授童子乃於殿上遙見世尊，舉手頂禮即作是念：「若有眾生睹見如來如是具足功德之相，不發大菩提心者難得己利。」又復思惟：「經於百千俱胝劫中難遇於佛，我今值遇甚爲希有，當捨此身而爲供養。」是時童子手持千葉金蓮，即於殿上投身而下。時彼童子佛力所持，住於空中。捧以金蓮，用獻於佛。是時金蓮離童子手，乃於佛上虛空之中，變成花蓋，眾寶嚴飾，殊妙第一。

爾時寶授童子即於空中向佛合掌，說伽陀曰：

我所獻蓮花，不爲斷煩惱，及於一切法，唯爲佛菩提。
如菩提不生，非有亦非無，非取亦非捨，我從佛現化。

非愚迷所著，相與無相等，我離一切相，供養佛世尊，所獲諸功德，亦離一切相。今奉獻此花，不願證二乘，以彼第一乘，常轉於佛刹。

爾時尊者大目乾連，侍佛之右。見是事已，即說伽陀，問寶授童子曰：如是釋迦佛，汝信重供養，汝何心顛倒，云菩提不生？爾時寶授答尊者大目乾連，說伽陀曰：

諸法本不生，所施空無爲，法性本如是，云何有所生？
圓頂被袈裟，住於羅漢相，如不能知空，佛智何能了？
汝若有妄想，供養俱胝佛，雖供如是佛，實爲非供養。
尊者至於今，猶不斷妄想，汝心當云何，無相稱有相？

爾時尊者大目乾連復謂童子曰：如來不證無上正等正覺耶？亦不說法耶？」寶授童子曰：「夫大智者不住菩提相，不住如來相。諸法性無爲，法本無有生。若如是了知，是即知法性。不驚不怖，捨離親疎，無來無去，無行無相。不住佛法，不住緣覺法，不住聲聞法，亦不住貪法，不住瞋法，不住癡法，乃至不住愚迷眾生無明煩惱等法。亦復不住有色無色、有想無想、有相無相、清淨不清淨、及身口意平等不平等。一切諸

法皆無所住。」

爾時尊者大目乾連又復問言：「寶授童子，如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莫有所證耶？」童子言：「不也，若有所證即住如來相，住菩提相，住解脫相。若住是相即爲愚迷。」大目乾連言：「童子，我亦無相，汝謂有相。」大目乾連又復告言：「童子，我前所問爲俗諦故。」童子言：「大目乾連，一切眾生愚迷虛妄，乃生諸根，不能調適。」大目乾連言：「若眾生具足虛妄者，法亦虛妄，若虛妄者，汝云何說？」童子言：「大目乾連，說法無相是名說法。如是說者無有所至，亦無所證，亦無所知，亦無所見。」大目乾連言：「童子，若如是者，汝今何故供養如來？」童子言：「大目乾連，汝若如是，見如來相，見施者相。」時大目乾連聞童子言已，默然而住。爾時童子又復告言：「大目乾連，若復眾生見有是相者，不能解脫，不得已利。遠離如來寂靜涅槃，必當發趣聲聞乘也。」爾時大目乾連，說伽陀曰：

童子雖年幼，智慧如大海，經於幾多時，學成無生法？
爾時寶授童子答大目乾連，說伽陀曰：

所學即非學，一切學無性，大智如是學，我學亦如是。

汝之所問我，著於眾生相，眾生本無相，諸法不可得。說有菩提相，愚迷非正見，尊者今云何，猶住於諸見？智者於諸見，一切悉清淨，佛法愚迷法，及彼種種法，如是觀皆空，是知諸法性。

若住有無相，求證菩提者，法本非有無，菩提云何得？說法無邊際，眾生亦如是，不住差別相，斯即名涅槃。如是行輪迴，師資無所有，此無相法中，智者不迷惑。愚迷言得證，彼皆住輪迴，無明轉增長，是即為魔著。安坐菩提場，為示俗諦故，諸佛之所證，非俗非寂靜，菩提不可說，遠離見非見，若見如是實，彼能解妙法。

爾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寶授童子從於何時？於法修行？」佛言：「舍利弗，我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此寶授童子，已證無生法忍經三百千劫。又舍利弗，我於往昔燃燈佛處得授記時，我初證得無生法忍。寶授童子於彼法中為大菩薩，解空第一。」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寶授菩薩何因何緣經如是時，不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告舍利弗：「汝將此義自問寶授菩薩，必為汝說」

時舍利弗承佛聖旨。即伸問寶授菩薩言：「今云何不成佛耶？」寶授菩薩言：「尊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可得故，由是我成佛。」舍利弗言：「寶授菩薩，於意云何？如來成佛莫有相耶？」寶授菩薩言：「如來若於菩提有所證者即是取相，若取相者即是妄想。」舍利弗言：「寶授菩薩，汝從爾來住何忍何行？復以何法化度平等？」寶授菩薩言：「我於一法而尚不住，何況有四？舍利弗，汝勿謂我有法說耶，證菩提耶，是如來耶，得解脫耶。」舍利弗言：「希有善男子，若能於法如是了知，汝向於佛，宜可出家。」爾時寶授菩薩。說伽陀曰：

諸有出家者，多著出家相，心妄想迷惑，稱謂有所得。
執見於事法，修行布施因，欲求無爲果，所證即有爲。
不了無相地，見有生不生，得與無得相，謂得甘露味，
是人於佛法，乃名破法者。
如來釋師子，說法寂無相，不住心非心，不住性無性，
若見如是說，是即見佛說。若見有相者，斯人眼非淨，
我見非解脫，智者不應行。我見即愚迷，執見有常相，
以自有相見，謂得於涅槃。不識夢幻性，及背空無相，

佛說如是人，是大無智慧。

又復調諸根，持戒著禪定，起於妄想心，住相迷求果，此則法中賊，智者應當知，以斯種種法，我出家何益？法界本湛然，諸法無分別，譬如山響等，智者不見相。當住於如如，無別有性相，若了如是法，何住出家相？

爾時妙吉祥菩薩告寶授菩薩言：「云何說爲菩提？」寶授菩薩言：「離諸語言，名爲菩提。」妙吉祥言：「汝當云何作如是說？」寶授菩薩言：「法本無言，故作是說。」

妙吉祥言：「爲初地菩薩，當何所說？令云何學？」寶授菩薩言：「當如是說，不斷貪慾瞋恚，不捨愚癡，不斷煩惱，乃至五蘊六處等。又復於智慧愚癡不生疑惑，不心念佛，不思惟法，不供養眾，亦不持戒，不於朋友而求寂靜，乃至諸難亦不越度。妙吉祥，當爲初地菩薩說如是法，令如是學。於意云何？亦復不應於是諸法而有住相，若住相者是爲住法，彼即愚迷，起生滅法。若於是法說無疑惑，即於法界知其性也。若能如是了法性者，是得名爲說菩提也。妙吉祥，若有菩薩聞斯法已，不驚不怖，當知是爲得不退轉。」

爾時會中有八苾芻，忽聞說此無相正法，心不愛樂，出於法會，吐血命終，皆墮阿鼻大地獄中。（註：聞而不樂便墮地獄，何況誹謗抵制？）爾時妙吉祥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此八苾芻聞此正法，乃有如是大惡相耶？」佛言：「妙吉祥，莫作是說。然此苾芻經十千劫，不曾聞法，不近善友，是故今日聞此正法，心不愛樂。妙吉祥，此八苾芻當來之世於阿鼻獄中忽思正法，尋便命終，生兜率陀天為彼天子，或生人間為轉輪王。經六十八劫當得承事十那由他佛。於彼劫後有佛出世，號無垢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彼無垢光佛。如我今日住廣嚴城，廣為人天說法授記。時彼天子，天耳遙聞說法授記，即與八萬天子同詣佛所，到佛所已，散眾天花遍廣嚴城。供養瞻禮，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隨喜樂聞正法，願佛為說菩提之行。』時無垢光如來為說正法，便令發起大菩提心。彼諸天子纔發心已，應時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是時廣嚴城中有八萬四千人，亦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復有千二百人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告妙吉祥言：「假使菩薩於百千劫修行六波羅蜜，無方便慧，不如暫時聞此正法。何以故？聞此正法功德無量，何況愛樂聽受，

乃至書寫受持讀誦爲他廣說？妙吉祥，若復有人樂求阿羅漢果及樂求辟支佛者，於此法中不應修學。若樂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學此法。」

爾時寶授菩薩知佛世尊及苾芻眾未有食處。乃告乳母：「可於宮中速取食來，用施佛僧。」於是乳母，速取百味飲食，盛滿一器，授與寶授菩薩。菩薩得食，即於佛前發誓願言：「如來之所說，一切法無盡。斯言真實者，此食亦無盡。乃至苾芻眾，悉令得飽足。」

爾時寶授菩薩即以飲食盛滿一鉢，奉獻佛已，告諸苾芻言：「尊者慈愍我故，各各受食。」又復告言：「我所施者，不以身施，不以心施。離於三業，不求福果。不住有爲法，不住無爲法。亦不著世法，亦復不住聲聞緣覺及佛菩提。」

時彼苾芻眾無有一人伸鉢受食者。寶授菩薩言：「諸尊者當受此食。尊者樂乞，我今樂施。我於尊者亦無所求。」時寶授菩薩復發願言：「佛語真實。如妙吉祥及百千俱胝菩薩，當來之世，於功德裝嚴王佛刹皆得成佛，同一名號，若真實者，今此器中所有飲食，令諸苾芻所持之鉢悉皆充滿，此器中食願得無盡。」以願力故，諸苾芻眾各各鉢中自然食滿。時寶授菩薩復以器中餘食，施廣嚴城中一切人民悉令飽滿，器中飲食猶

尚不盡。

爾時世尊告寶授菩薩曰：「有五種寶，於菩薩行施，能令清淨。何等爲五？一者行施無有希望，二者於施心無所著，三者所施不起於相，四者不見施之果報，五者不令受者有所還報。」佛言：「復有四種寶行施，菩薩應常思念。何等爲四？一者常念空三摩地，二者常念於佛，三者常念大悲，四者常念於己不求果報。菩薩若如是行施，是爲淨施。」

佛告妙吉祥言：「此寶授菩薩，於當來世過三十劫，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不空力稱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彼佛眾會有無邊菩薩，是諸菩薩皆住不退轉地，威力無邊，壽亦無量。」

爾時世尊及大苾芻眾，受彼食已，還歸本處。爾時妙吉祥菩薩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受持？」佛言：「此經名爲菩提行，亦名一切法爲首。如是受持。」

佛說此經已，寶授菩薩并諸大眾，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藏經

卷上

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諸法實相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僧俱，皆是眾所知識，及無邊大菩薩摩訶薩眾，無量無數。

爾時舍利弗從三昧起，行詣佛所。偏袒右肩，頭面作禮，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佛告舍利弗：「汝見何利，歎言希有：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在靜處每作是念：『世尊乃於無名相法以名相說，無語言法以語言說。』思惟是事，生希有心。」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是事希有，第一希有，謂是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譬如巧畫師，畫於虛空現種種色相。於意云何，是畫師者爲希有不？」「希有，世尊。」「舍利弗，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一切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倍爲希有。所以者何？無名相法，無念無得，亦無有修，不可思議，非心所依，無有戲論。非

是戲論所可依止。無覺無觀無有所攝。不在於心，非得所得。無此無彼無有分別，無動無性，本來自空。不可念不可出。一切世間所不能信。如是無名相法以名相說。如是舍利弗，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倍爲希有。」

「舍利弗，譬如有人嚼咽須彌能令消盡，飛行虛空不以爲患，於意云何，爲希有不？」「希有世尊。」「舍利弗，諸佛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倍爲希有。」

「舍利弗，譬如火城縱廣深淺各一由旬，四門出焰，人負乾草於中而過，猛風吹焰，燒爆其身，是人能令火不燒草及不燒身，於中得出，如本無異。於意云何，爲希有不？」「希有世尊。」「舍利弗，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倍爲希有。」

「舍利弗，譬如有人以石爲筏，從海此岸度至彼岸，於意云何，爲希有不？」「希有世尊。」「舍利弗，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倍爲希有。」

「舍利弗，譬如有人負四天下及諸須彌山河草木以蚊腳爲梯，登至梵天，於意云何，爲希有不？」「希有世尊。」「舍利弗，如來所說一切

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倍爲希有。」

「舍利弗，譬如藕絲懸須彌山在於虛空，於意云何，爲希有不？」「希有世尊。」「舍利弗，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倍爲希有。」

「舍利弗，譬如劫盡大火燒時，人以一唾能滅此火，又以一吹還成世界及諸天宮，於意云何，爲希有不？」「希有世尊。」「舍利弗，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倍爲希有。」

「舍利弗，恒河廣大爲無量不？」「如是世尊。」「舍利弗，四天下中普雨大雨，滂如恒河。有人以手承此雨滂無所遺落，於意云何，爲希有不？」「希有世尊。」「舍利弗，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倍爲希有。」

「舍利弗，須彌山王爲高大不？」「高大，世尊。」「舍利弗，四天下中普雨大石皆如須彌，有人以手承接此石，無有遺落如芥子者，於意云何，爲希有不？」「希有世尊。」「舍利弗，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倍爲希有。」

「舍利弗，譬如有人以一切眾生置左手中，右手接舉三千世界山河

草木，皆能令是一切眾生同心喜樂，其意不異。於意云何，爲希有不？」
「希有世尊。」舍利弗，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倍爲希有。」

「舍利弗，如來所說諸法無性，空無所有，一切世間所難信解。何以故？舍利弗，是法無想離諸想，無念離諸念，無取無捨無戲論無惱熱，非此岸非彼岸非陸地，非癡非明。以無量智乃可得解，非以思量所能得知。無行無相無有惱熱。無念過諸念，無心過諸心，無向無背無縛無解，無妄無妄法，無癡無癡法，無有癡網，無名無言，無說無不說，無盡無不盡，無行無行相，無道無道果。無離過諸離，無思惟無雜糅，不取不捨，無得不可得。除諸滯着，除貪恚癡。非實非虛妄，非常非無常，非明非不明，非闇非照不在心。無有性，性本空。能降伏魔，降伏煩惱，降伏五陰，降伏十二入，降伏十八界。降伏說有五陰者，降伏說有十二入者，降伏說有十八界者，降伏說有眾生者，說有人者、說有壽者、說有命者、說有有者、說有無者。降伏一切諸邪行者。舍利弗，我此聖法，皆能降伏一切貪著乃至說有法者、不信樂諸法如實相者、逆佛法者。所以者何？舍利弗，若有眾生說我者、說人者、說眾生者、說斷滅者、說

常者、說有者、說無者、說諸法者、說假名者、說邊者，皆違逆佛，與佛共諍。舍利弗，乃至於法少許得者皆與佛諍。與佛諍者皆入邪道，非我弟子，若非我弟子，即與涅槃共諍，與佛共諍，與法共諍，與僧共諍。」

「舍利弗，如是見人，我則不聽出家受戒。舍利弗，如是見人，我則不聽受一飲水以自供養。舍利弗，若人除捨如是不善貪著事者，於我法中出家求道，不念涅槃，不以涅槃爲念，不貪涅槃，於畢竟空法，不驚不畏，是人尙爲斷諸法故勤行精進，何況如是不善貪著，謂著我、著眾生、著人、著法。是人爲斷諸貪著故，但勤修習無相三昧，於無相三昧亦不取相。是人通達一切諸法相皆是一相，所謂無相。舍利弗，是則名爲於聖法中柔順法忍，得是柔順法忍，乃名是我弟子，能消供養，不空受身。所以者何？舍利弗，我是真實相法，不可入不可取，不可捨不可貪，不可說、斷語言道。無歡無喜斷貪喜心，非眾緣合離眾因緣，無道斷道至於無道，斷諸語言論議音聲，無形無色無取無著無用，無實無妄無闇無明，無壞無諍無合無散，無動無念無有分別，不可得示。非垢非淨非名非相，非心數法非心所解。」

「我此法中無男無女、無天無龍、無夜叉、無乾闥婆、無鳩槃荼、

無毘舍闍。無斷無常，無我無眾生無人，無來無去無出無入，無戒無犯無淨無垢，無有三昧，無定無定根，無禪無禪根，無知無見無貪無諍，無道無道果，無慧無慧根，無明無非明，無解脫無非解脫，無果無得果，無無力非力，無所畏無無所畏，無念無念根，無坐無行無有威儀，無此無彼無憶想分別，無菩提無菩提分，無智無非智，無地無水無火無風，無罪無福，無法無非法，無苦無樂。拔諸一切戲論根本，一切永離冷而無烟。」

「舍利弗，舉要言之：我法悉破一切諸念、一切諸見、一切諸結、諸增上慢。不念一切諸所憶念，除斷一切種種語言。我是法中無常無無常，無苦無樂，無垢無淨，無斷無常，無我無眾生，無人無壽者無命者，無生無滅。何以故？舍利弗，如來於法都無所得無所滅，故名爲涅槃，亦不見有得涅槃者。舍利弗，佛亦不念涅槃，不以涅槃爲念，亦不貪著涅槃。是故當知是爲第一奇特希有。所謂如來說一切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令人信解倍爲希有。」

念佛品第二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於此法中云何爲惡知識？云何爲善知

識？」佛告舍利弗：「若有比丘教餘比丘：『比丘，汝當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比丘，汝當觀身，取是身相，所謂不淨。當觀一切諸有爲法皆悉無常，觀一切法空無有我。比丘，汝當取所緣相，繫心緣中，專念空相。當樂善法，當取不善法相。取不善法相已，爲令斷故觀念修習。謂爲斷貪欲觀不淨相，爲斷瞋恚觀慈心相，爲斷愚癡觀因緣法。常念淨戒深取空相，勤行精進爲得四禪，專心求道。觀不善法皆是衰惱，觀於善法最是安隱。一心修道，分別諦觀善不善法，諦取相已，唯觀涅槃安隱寂滅。唯愛涅槃畢竟清淨。』如是教者名爲邪教，謂是正教而是邪教。舍利弗，如是教者名惡知識，是人名爲誹謗於我，助於外道，亦爲他人說邪道法。舍利弗，如是惡人我乃不聽受一飲水以自供養。我說教者不說受者。舍利弗，於我法中多有如是增上慢教。」

「舍利弗，若受教者受戒五歲，不能悉捨如是所教，於是教中勤心精進，自有得無所有比丘，不往諮問。我說此人雖有五歲，猶名邪見。雜外道法，順行魔教。舍利弗，若有比丘受是教已，聞空無所得法，即自覺知：我先受者皆是邪見。於空無所得法無疑無悔，深入通達，不依一切我見人見。舍利弗，我說此人名爲得清淨梵行。舍利弗，若有比丘，

成就如是無所得忍，雖現未得無餘涅槃，我記是人彌勒佛時當在初會。時彌勒佛歡喜三唱：『是人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成就無所得忍。』舍利弗，若在家出家成就此忍，我記是人必得涅槃。」

「舍利弗，若有人受如是教已，聞空無所得法即時驚畏，是人可愍，無有救者，無有依者，直趣地獄。何以故？舍利弗，於佛教中驚疑畏者，是人則為具足惡道。所以者何？我常自說：有所得者是惡道分。何以故？舍利弗，佛所得法無有差別，是與非是若可差別，是有所得。舍利弗，人寧成就五逆重惡，不成就我見眾生見人見壽見命見陰入界見，貪著持戒著持戒見，貪著三昧著三昧見，依於佛想得於法想，於僧斷事成就身見。何以故？於佛法中成就身見，不在僧數。」

「舍利弗，佛弟子眾，心無分別。舍利弗，佛弟子眾無不善者，無破戒者，無破見者，無破威儀者。舍利弗，何等為惡不善？於佛眾中不在僧數，名惡不善。謂心心數法與諸緣合，無真實事，但作分別，以分別故計有所得。是人乃至所有言說心心相續，乃至善不善法，於聖法中名惡不善。何以故？舍利弗，所有樂處中必有苦，如來法者滅是苦樂。」

「舍利弗，如來所得，是中無欲亦無非欲，無樂無苦無思無想無修，

乃至亦無空想。何以故？舍利弗，若計空想即是我想眾生想者，是常想者，是斷想者。何以故？舍利弗，隨所有想則生諸想，是皆墮邪。舍利弗，空名無念是名爲空，空念亦空是名爲空。舍利弗，空中無善無惡，乃至亦無空想，是故名空。舍利弗，諸有爲法可知可解，空非可知亦非可解，非可思量，是故名空。舍利弗，空非念得。何以故？空無想故，是故名空。」

「舍利弗，何故說行空行？不念一切諸想，乃至空想亦復不念，是名空行。舍利弗，想名乃至心有所念，即名爲想。無所念者乃名無想，離諸想故名爲無想，隨所取想皆是邪見。何以故？舍利弗，於聖法中計得寂滅皆墮邪見，何況言說？何況說者？如是空法以何可說？舍利弗，諸佛何故說諸語言皆名爲邪？不能通達一切法者，是則皆爲言說所覆，是故如來知諸語言皆爲是邪，乃至少有言語不得其實。舍利弗，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是無想無念。何以故？如來於法不得體性，亦不得念。」

「舍利弗，如來何故說有念處？舍利弗，經說若人得四念處，是人能得諸法體性，能得自身得我得人，無有是處。示法別相空故說四念處，

四念處性無性無處，無念無說無有貪著。念性尚無，何況念處，是故如來說名念處。舍利弗，諸法若有決定體性，如析毛髮百分一者，是則諸佛不出於世，亦終不說諸法性空。舍利弗，諸法實空無性一相，所謂無相，如來悉見，如來以是說有念處。舍利弗，念處名爲無處無非處，無念無念業，無想無分別，無意無意業，無思無思業，無法無法相皆無合散，是故賢聖名爲無分別者，是名念處。如來以是說有念處，隨順無所有故，名爲念處，隨順念佛名爲念處。」

舍利弗，云何名爲念佛，見無所有名爲念佛。舍利弗，諸佛無量，不可思議，不可稱量，以是義故，見無所有名爲念佛。實名無分別，諸佛無分別，以是故言念無分別即是念佛。復次，見諸法實相名爲見佛。何等名爲諸法實相？所謂諸法畢竟空無所有，以是畢竟空無所有法念佛。復次，如是法中乃至小念尚不可得，是名念佛。舍利弗，是念佛法斷語言道，過出諸念，不可得念，是名念佛。舍利弗，一切諸念皆寂滅相，隨順是法，此則名爲修習念佛。不可以色念佛，何以故？念色取相，貪味爲識。無形無色無緣無性，是名念佛。是故當知：無有分別，無取無捨，是眞念佛。」

念法品第三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爲人亦說是法爲惡知識？世尊，云何爲人亦說是法爲善知識？」佛告舍利弗：「若有比丘教他比丘：『比丘汝今當知念佛事空，念所緣處，是不應念。汝所念空，念亦復空。』是無性空，能斷色想，能斷取想。是人爾時不得無想，何況於念？是人爾時都無所有，寂滅無性。不集諸想，滅一切法。是則名爲修習念佛。念佛名爲破善不善一切覺觀，無覺無觀寂然無想，名爲念佛。何以故？不應以覺觀憶念諸佛，無覺無觀名爲清淨念佛。於此念中乃無微細心心念業，況身口業？又念佛者離諸想，諸想不在心。無分別無名字無障礙，無欲無得，不起覺觀。何以故？舍利弗，隨所念起一切諸想皆是邪見。舍利弗，隨無所有，無覺無觀無生無滅，通達是者名爲念佛。如是念中無貪無著，無逆無順無名無想。舍利弗，無想無語乃名念佛。是中乃無微細小念，何況粗身口意業，無身口意業處，無取無捨，無諍無訟，無念無分別，空寂無性，滅諸覺觀，是名念佛。舍利弗，若人成就如是念者，欲轉四天下地隨意能轉，亦能降伏百千億魔。況弊無明從虛誑緣起無決定相？是法如是無想無戲論，無生無滅，不可說，不可分別，無闇

無明。魔若魔民所不能測，但以世俗言說有所教化，而作是言：『汝念佛時莫取小想，莫生戲論，莫有分別。何以故？是法皆空，無有體性，不可念一相，所謂無相，是名眞實念佛。所謂無生無滅無相無爲，何以故？如來不名爲色，不名爲想，不名爲念，不名分別，不逆不順，不取不捨，非定非慧，非明非無明，如來不可說，不可思議無相。汝今莫樂取相，莫樂戲論，佛於諸法無執無量，不見有法可執可量。』是人於佛猶尙不得，何況於念？舍利弗，如是教者名善知識。第一義中無有決定是善知識是惡知識。」

「復次舍利弗，若有比丘教餘比丘：『比丘汝當分別觀察諸法，亦復莫念法相。』是比丘如是修習，心無繫著，則能通達諸法一相，所謂無相。是人猶尙不生法想，況我人想？舍利弗，於意云何？念法想者，是人能滅一切法不？」「不也世尊。」「舍利弗，如樹無根，能有枝葉華果實不？」「不也世尊。」「如是舍利弗，若人不得諸法根本，是人能生諸法想不？」「不也世尊。」「舍利弗，若人不得不念法想，是人能滅一切法不？」「不也世尊。」「是人不得於法，不得法相，不得於滅，亦不分別無生無滅。是人爾時不生不滅，不名得涅槃者，亦復

不名無得涅槃。舍利弗，如是教者名善知識，第一義中無善知識，無惡知識。」

「舍利弗，若人成就如是相者，世間希有，得不顛倒真實見故，是爲正見。復次舍利弗，正見者名爲正作正行正道正解，無有顛倒如實而見，是故如來說名正見。舍利弗，若有眾生無有顛倒如實觀者，則有正見。若生我想人想眾生想者，當知是人皆是邪行。舍利弗，佛及弟子不說有我，不說有人，不說眾生，不說壽命，不說斷常。是故佛及弟子名爲正見。何以故？正觀不顛倒故。舍利弗，一切凡夫於此事中無能入者，何以故？一切凡夫都無正見，但有隨順正見得柔順忍，不能如實。舍利弗，是名正見邪見差別。如實見故名爲正見。見世樂因增長財利是世間正見，是皆欺誑，不免生死。舍利弗，佛說世間正見是說懈怠下劣者法。賢聖不作是念：『此是正見，此是邪見。』所以者何？一切諸見皆從虛妄緣起。舍利弗，若作是念『此是正見』，是人即是邪見。舍利弗，於聖法中拔斷一切諸見根本，悉斷一切諸語言道，如虛空中手無觸闋，諸沙門法皆應如是。」

念僧品第四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何等爲聖眾？」「舍利弗，若有人能信解通達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起無相，成就如是忍，尚不得我，況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況得阿羅漢？況復得法？況得男女？何況得道？況得如是等事是名聖眾？是亦不得。」

「復次舍利弗，眾生少能信解無生無滅無相法者，若能信解無生無滅無相法者，心無顛倒，共相知解。以法和合，不受後有。知諸世間但從虛妄緣起，是人則更不住是身，以是因緣說名聖眾。」

「是人於是語言亦復不得謂諸名相，但集無相無戲論事，是名僧寶，應受供養。得無顛倒真實義故，是人以是方便念僧，是事亦空。舍利弗，如是教者名善知識。」

「舍利弗，斷一切語言道，名爲聖眾。何以故？於聖法中所因語言說真實義，如是語言亦不可得，是故當知斷諸語言名爲聖眾。」

「舍利弗，或有人言：『若於此中無有言說，無有定者，何名爲僧？』舍利弗，我於此中有如是答：『眾僧名爲示如實事。』此事決定亦不可得，俱同一學一忍一味，是事亦以世俗語故說，非第一義。第一義中無有定實名爲僧法常不壞者。聖人若說言有是法，是即爲污。所以者何？若人

作是分別：是男是女，是天是龍是夜叉是乾闥婆是鳩槃荼，是法是非法。作是分別已得種種事，得種種事故作是言：是坐是臥是行是住。聖人得諸法實相故，亦不分別是男是女，是天是龍乃至是法是非法，不分別故不得種種法。不得種種法者，能作是『說是坐是臥是行是住』不？」「不也世尊。」「舍利弗，若人言是男是女，是天是龍乃至是法是非法，是人所說非虛妄耶？」「虛妄，世尊。」「舍利弗，若不入是虛妄者名為聖眾，不顛倒故名為聖眾。」

「舍利弗，所有不善，所有可知，所有可得，如是一切諸不善法，皆以名相為本。此賢聖法中斷諸名相，又不念名相，不得名相，云何當言是聖是眾？斷諸名相名為聖眾。若有法處可破可斷，賢聖法中無名無相無有語言，斷諸語言無有合散，若言無僧則破聖眾，是亦不得。所謂名相虛妄想故，著種種邪見。因是邪見更受後身，貪著諸見則五陰生。舍利弗，五陰皆是虛妄貪著，是名惡道，是名邪見。賢聖眾者無有此事，但知虛妄緣故起於三界，知是事故名為聖眾。」

「舍利弗，凡所有見，於聖眾中皆不可得，謂我見眾生見壽命見人見，男見女見，天見地獄見，畜生見餓鬼見，陰入界見，貝聲見鼓聲見，

地聲見水火風聲見，持戒聲見毀戒聲見，正道聲見邪道聲見，垢聲淨聲，禪定三昧八聖道聲，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聲見，解脫聲見得果聲見，佛聲見法聲見僧聲見，滅聲見涅槃聲見。舍利弗，是名虛妄音聲等見，賢聖眾者，於第一義不得是見，通達種種音聲一相，所謂無相。無違無諍，成就不顛倒法忍故，名為聖眾。舍利弗，是不顛倒法忍即是無相，無相故無取無捨無逆無順無生無滅，是中自然歸滅，無修無壞無起無得。不分別此彼故，心常捨離。所以者何？於是忍中無此岸無彼岸，無分別無非分別。通達無相成就是忍，名為聖眾。破和合故名爲聖眾。」

「舍利弗，我餘經說，若人見法是爲見我，如來非法亦非非法。何以故？調達愚人及諸外道，皆以身見佛。舍利弗，如來不應以身見，亦復不應以音聲見。舍利弗，若人以色身見佛，是去佛遠。所以者何？佛不名見色，名為見佛。舍利弗，若人能見諸法無相，無名無觸無憶無念無生無滅，無有戲論，不念一切法。不念涅槃，不以涅槃爲念，不貪涅槃。信解諸法皆是一相，所謂無相。舍利弗，是名真見佛，謂一切法無求，無戲論，無生，於此事中亦不念不分別，是名見佛。若有人於此

法中無憶想分別，無取無捨無貪無違，無想無想業，不貪言說，知法假名，皆無所有。斷語言道，無有差別，亦無戲論，是名無生無想行者，於世間中名為聖眾。」

「舍利弗，見何法故名為見佛？所謂無想，無分別無戲論，不受一切法。若以空門，若寂滅門，若離門，不念見，不得見。是事亦不得，所謂名字。是處亦不得，所謂涅槃。何以故？舍利弗，我尚不念涅槃，云何當說汝等當念涅槃，當得涅槃？舍利弗，若人得涅槃者，是不隨如來出家，隨六師出家。舍利弗，當知是人為是法賊入我法中，當知是人污辱我法，當知是人為是大賊。如大城邑中有大賊。所以者何？如是癡人尚不得涅槃，何況我人？舍利弗，如是癡人，我以手遮，非我弟子，不入眾數，我非彼師。舍利弗，若知諸法無生無滅無念無想，得是法忍者尚不得涅槃，何況我人？舍利弗，佛說如是名為見法，能見是事名為見佛。舍利弗，云何名為佛？一切法如，不異不壞，是名如來。若人於是法中無有疑悔，是名聖眾。」

「舍利弗，過去世中有一癡人不識獼猴，入一大林見獼猴群，叢聚一處，是人曾聞有忉利天，便謂為是忉利諸天。即出樹林還本聚落，多

人眾中作如是言：『汝等曾見忉利天不？』眾人答言：『未曾見也。』即時語言：『我已得見，汝欲見不？』皆言欲見，即將大眾詣彼林中示獼猴群：『汝等觀此忉利諸天。』眾人皆言：『非忉利天，此是獼猴樂住林中，汝癡倒故，不識獼猴，又亦不識忉利諸天。』舍利弗，是人空將大眾詣彼林中。」

「如是舍利弗，於未來世當有比丘至白衣家作是言：『汝欲見佛聖眾聽佛法不？』中有白衣信佛法者，皆言欲見聽受佛法。舍利弗，中有白衣貪樂語言，入於塔寺。有諸比丘好於言說，能通諸經，依止語言，樂於文飾。是諸沙門隨順爲說，謂是真道，但充眾數，如放牛人。但樂讀經，不入實際。但悅人意，貴於名利，善巧世事，不淨說法。但能巧語，行世間道，無有威德，破涅槃因。捨聖默然，不樂禪定。晝夜常好談論諍訟。臥厚被褥，尚無一念隨順禪定，何況能得成沙門果？是人睡眠常與俗心相應，初夜後夜不修順忍，樂於下法。是人亦多得供養衣服飲食。何以故？是人常爲惡魔所攝，樂淺近語，於第一義不能勤學，不能誦持第一深經，聞則驚畏，捨於淳濃，而取糟粕。有諸凡夫見得利養，生貪著心，作是念言：『我等亦當習是言論。』舍利弗，是人捨於無上法寶，

墮在邪見，是沙門施陀羅。有諸白衣往詣其所，如此惡人而爲說法。以利養故稱讚於佛及法與僧。但求活命，爲財奴僕，貪重衣食，讚己所樂：『若行布施，得生天上。』於佛法中，施爲下法，讚以爲最，而作是言：『大施因緣得生天上。』不知語言，不解義趣，但知初入淺近下法，貪著我人，捨第一義。』

「舍利弗，如是說法，或時有人生信出家，與諸惡人而共和合，不能勤求第一深義，有所得者，說有我人壽者命者，憶想分別無所有法。於阿毘曇修 妬路中自爲議論。或說斷常，或說有作，或說無作。舍利弗，我法爾時多外道法，令諸眾生正見心壞。如是舍利弗，我清淨法以是因緣漸漸滅盡。舍利弗，我久在生死受諸苦惱所成菩提，是諸惡人爾時毀壞。舍利弗，若有比丘不能捨是有所得見、我見、人見，不解如來隨宜所說，而言決定有我人法。如是之人我則不聽受一飲水。或時是人得聞空法，信心清淨而不驚疑，即便還應導引眾人入實相義，便應出家受具足戒。何以故？舍利弗，若人不捨如是見者是名外道。」

「舍利弗。我以世俗因緣假說有我，非第一義。若有人言：『我亦復以世俗因緣而說有我。』是人若能通達無生無滅無相之法，與我所說不

相違者，是我弟子。舍利弗，若有人言：『如來何故隨世因緣，於無我法而說有人？如來不應爲世間故作不實語。又諸經中多說有人，佛所說者不應虛也。』舍利弗，應答是人：『佛說諸法皆空，無主無性，但是虛妄，非第一義。如來不以第一義故說有我人。』聖人言說無所貪著，無智慧人無與佛等，亦無過者。舍利弗，如來智慧不可思議，以是智慧知眾生心，寧當有人與佛等者？佛爲大龍，大法之王，不應難言：『佛說有人。』一切世間常共我諍，我常不與世間共諍。舍利弗，說有我者甚可哀愍。此中無法，亦無有我。多有眾生不解如來隨宜所說，違逆法寶，多墮惡趣。』

「舍利弗。我知邪見而不爲邪見，能知邪見者即是正見。舍利弗，邪見終不變作正見。見不知見。舍利弗，諸佛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切世間所難得信。我於諸天一切世間，是最可信，非不可信。舍利弗，我所說法爲至彼岸，是中亦無至彼岸者。我所說法爲盡諸行，是中亦無盡諸行者。我所說法爲寂滅故，是中亦無有寂滅者。我所說法爲滅度故，是中亦無有滅度者。我所說法爲解脫故，是中亦無有解脫者。我所說法爲諸智故，是中亦無有諸智者。我所說法爲淨垢故，

是中亦無有淨垢者。舍利弗，如來爲天說法，亦無有天。爲人說法亦無有人。爲眾生說法亦無有眾生。舍利弗，如來說明及與解脫，是中無明及與解脫。我說念佛，佛不可念。我說空行，空不可行，亦不可念。舍利弗，是名如來所說經法章句，是中無有說者。諸惡人等得此章句爲他人說，亦復以我爲師。無有如來聖眾功德，而自爲僧數。舍利弗，譬如獼猴群不似忉利天，如是眾惡人不似我聖眾。舍利弗，是諸惡人，但以音聲語言自謂沙門，似如癡人見獼猴群謂忉利天。舍利弗，中有出家人喜樂問難，得值善師爲說名色寂滅語言道斷，無起無失，通達無相。得聞如是無生無滅無相之法，不驚畏者，當知是人已曾供養無量諸佛，能知我法可名聖眾。」

淨戒品第五之一

佛告舍利弗：「破戒比丘有十憂惱箭，難可堪忍。比丘成就十憂惱箭，則於佛法不可滋味，憎說法者，不樂親近。何等爲十？舍利弗，破戒比丘見僧和合不生喜心。何以故？和合布薩必驅我出。是惡比丘自知有過，常懷憂惱，於持戒者瞋恨不喜。舍利弗，是名破戒比丘初憂惱箭，必墮惡道。」

「復次舍利弗，破戒比丘眾所憎惡，不欲親近。如惡牛利角，人所捨遠。是惡比丘自知有過，常懷憂惱。舍利弗，是名破戒比丘二憂惱箭，必墮惡道。」

「復次舍利弗，破戒比丘逢見比丘眾，自知不同，惡心捨離。懷愧恥故不能入眾。舍利弗，是名破戒比丘三憂惱箭，必墮惡道。」

「復次舍利弗，破戒比丘毒惡心盛，不可化喻，猶尚無有外道戒法，況於淨戒？以其破戒因緣，人不親近。舍利弗，是名破戒比丘四憂惱箭，必墮惡道。」

「復次舍利弗，破戒比丘以他財物自養其身，我說此人爲重擔者。所以者何？行者得者應受供養，破戒比丘非是行者，非是得者。是故舍利弗，破戒比丘當於百千億萬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主。若生畜生，身常負重。所以者何？如析一髮爲千億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供養，況能消他衣服飲食臥具醫藥？舍利弗，破戒比丘著聖法服，猶尚不應入寺一步，何況得受一飲之水，乃至床榻？何以故？舍利弗，如是惡人於天人中是爲大賊，一切世間皆應遠離，舍利弗，是敗壞人即是怨家，如來悉聽一切世間皆至我所，破戒之人如來手遮，非我弟子，何況一日住

我法中？舍利弗，譬如死人死蛇死狗最爲臭穢，清淨諸天欲遊戲時，不應得見，若見則遠，如是舍利弗，破戒比丘如彼三屍臭穢不淨，智者遠離，不與同事布薩自恣，舍利弗，破戒比丘於我法中爲是不吉，持戒比丘見此破戒即時遠離。何以故？若破戒比丘手所觸物及所受物，於持戒者則爲毒惡。舍利弗，正使三屍臭穢滿地，我能於中行四威儀，不能與此破戒比丘須臾共住。何以故？舍利弗，是爲沙門中卑陋下賤，爲沙門中朽壞弊惡，爲沙門中糝糠，爲沙門中垢，爲沙門中濁，爲沙門中污，爲沙門中曲，爲沙門中粗，爲沙門中失聖道者。如是人等，於我法中出家求道而得重罪。舍利弗，如是之人於我法中爲是逆賊，爲是法賊，爲是欺誑詐僞之人。但求活命，貪重衣食，是則名爲世樂奴僕。舍利弗，譬如黃門非男非女，破戒比丘亦復如是，不名在家不名出家，命終之後直入地獄。舍利弗，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爲鼠，欲捕鼠時則飛空爲鳥，而實無有大鳥之用，其身臭穢但樂闇冥。舍利弗，破戒比丘亦復如是，既不入於布薩自恣，亦復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名出家，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如是比丘無有戒品定品慧品解脫品解脫知見品，但有具足破淨戒品。不能出大微妙音聲，戒聲定聲慧聲解脫聲解脫知見

聲，但出毀戒弊惡音聲，與諸同惡俱出惡聲，但論衣服飲食床臥，受取布施樹木華果。爲貴人使，及論國土吉凶安危戲笑眾事諸不善語，常於日夜伺求塵染。比丘如是身業不淨、口業不淨、意業不淨、當墮地獄。舍利弗，是破戒比丘樂於闇冥，如彼蝙蝠。聞說正經以爲憂惱，所以者何？如實說故。世間之人不喜實說，但樂順意。如是比丘於說法者心不清淨，重更爲罪，增益地獄。舍利弗，是名破戒比丘五憂惱箭，必墮地獄。」

「復次舍利弗，破戒比丘無有羞恥，諸根散亂，成就不淨身口意業不淨威儀，所著衣服皆不如法。好喜妄語不能護口，心當馳騁染於垢穢。舍利弗，如新瓦器盛以屎尿臭爛膿血，後去不淨，著栴檀香，復去栴檀。如是瓦器有何等氣？」世尊，是新瓦器盛先屎尿，臭氣堅著，唯有臭氣，無栴檀香。」舍利弗，人以清淨信等諸根出家學道，遇惡知識而隨其教。舍利弗，何等爲惡知識？惡知識者常好調戲，輕躁無羞。言語散亂，不攝諸根。心不專一，癡如白羊。親近如是惡知識者，失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乃至失於生天之樂。況涅槃道？但能修集破法罪業，與破法者而共從事。是人成就不淨身業、不淨口業、不淨意

業、不淨持戒，身死之後入於惡趣。云何惡趣？惡趣名爲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道。」

「復有惡道如阿由勒蟲，婆伽羅目呿蟲，浮彌修遮迦蟲，修脂目迦蟲，是人多生此諸蟲中。舍利弗，是人隨惡知識，若生人中，父母生離死亡喪失，親里衰惱，國土破壞，生八難中，捨八樂處。多欲怒癡，常好戲調，輕躁無羞，言語散亂。不能攝心癡如白羊，爲貪欲瞋恚愚癡所壞。聾瘡盲瞎，手脚攣臂，共惡知識生無佛處。若值佛世，目不喜見，不喜聞法，不與佛眾而共和合。起是惡業，惡人共生，樂下劣法。於正見中生邪見想，於邪見中生正見想，是名下欲下忍下慧。舍利弗，下慧之人終不能爲厭離滅道涅槃生心。舍利弗，遇惡知識而得如是諸衰惱患，有是相貌：是人間是諸深經法，驚疑怖畏如墮深坑，則墮大罪深坑塹中。何以故？舍利弗，如經中說破戒比丘有大重罪。何因緣故名爲破戒？破所受戒，難可教語。行無常准，多所違逆。常行貪著，多雜糅行。貪瞋癡行，樂諸雜語，名爲破戒。復有樂多事務，樂多諷誦，樂多睡眠。所言不順，無有次第。說不清淨，貪著我人壽者命者，是故名爲弊惡比丘。不知節量，不知沙門法，不知婆羅門法，

樂行醫術販賣求利，樂爲國使污染諸家，樂與白衣給使作務，以諸樹葉華果奉上，好爲白衣說外道法，心常捨離出世間法。未滿二十受具足戒，受戒事中有諸不具，形體缺少不應於法。受生米穀錢帛金銀，不順教誨，拒逆師命。不自知身，不知他人。不能分別貴賤差品。好喜妄語，貪著戒取。行事散亂，心不專一面有瞋相，慳貪不信。不識恩義，多懷貪欲睡眠戲調疑悔瞋恨。覆藏罪惡，好自專執。嫉妬諂曲，無所慚愧。自大放逸，憍慢、我慢、大慢、邪慢。好行欺誑讚美其身。多作方便開利養門。陵踐白衣僞現親厚。因勢得財以誇眾人。毀破戒品、定慧解脫品、解脫知見品。於佛法眾心不定信。不信業報，貴於現利，謂無後世，多諸疑悔。志性淺弱，常好驚怖，舍利弗，是名弊惡比丘。如是癡人於我法中，便是屎尿臭穢不淨。是人成就身口意業，命不清淨故，命終之後墮在惡道，入大地獄。」

「如是比丘，諸佛如來及弟子眾常所遠離。餘好道者求滅度者亦皆不近。舍利弗，譬如栴檀置不淨器，同於不淨，不復任用。如是舍利弗，若在家出家親近是人習效所行，亦破戒品，不久同惡。顏色毀悴破失威儀，命終之後生地獄中。舍利弗，如是惡人，諸佛如來及弟子眾，并餘

求道好滅度者，皆所遠離。舍利弗，譬如栴檀置不淨器，不復任用。如是舍利弗，若在家出家雖以塗身猶雜不淨。舍利弗，此惡比丘亦復如是，雖坐眾中著聖法服，然是比丘惡相猶現。梵行比丘見此不淨，遠而不近。見他遠離心則瞋恨，以是因緣死入地獄。舍利弗，是名破戒比丘六憂惱箭，必墮地獄。」

佛藏經 卷中

淨戒品之餘

「復次舍利弗，破戒比丘聞佛所說如是等經，心不清淨歡喜信樂，自知有過。便疑此經爲我等說，不爲餘人。何以故？如我等比丘在此事故。舍利弗，如是上妙無比之法，破戒比丘乃生瞋恨，於說法者心多不信。得聞如是佛所說經，違逆不受。而作是言：『此非佛說』，教語餘人。何以故？破戒比丘不樂修道，修道比丘不逆佛語。此皆破戒愚癡惡法，謂心不信，違逆佛語。如是比丘自知有過，但生瞋恨憍慢佞戾，惡邪慢心，謗佛法僧。舍利弗，隨此比丘聞是諸經違逆不信，心不通達無上菩

提，教語諸人『非佛所說』，舍利弗，佛說是人則為謗法，以謗法故為非沙門、非釋種子，應當滅擯是等比丘。若百千萬億諸佛三輪示現，不能令悟使得道果，何以故？舍利弗，如是惡人於此法中自作障道，無復生分，無有信心，但好衣食貪樂世利，我說此人必墮地獄。」

「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若人違逆如是法寶，於好生處永無有分，但生惡處常盲無目。舍利弗，是諸比丘憍慢熾盛，不能定說。破我正法。其餘眾人不能自活，為利養故隨破我法。舍利弗，如是法寶爾時壞滅。何以故？如是法寶一切諸佛皆共恭敬，諸辟支佛阿羅漢等亦皆恭敬，破戒比丘增上慢者不定說法，諸比丘等爾時皆共輕慢我法而共遠離，多懷慳貪專求生業，貴於財利嫉妬所縛，常好諍訟互生怨隙，不相敬順，無有威儀，志性輕躁猶如獼猴，轉易威儀行諸惡業，退沙門法遠離賢聖。舍利弗，如是惡人覆藏瑕疵，多欲多求以財自活。惡魔知心為作方便，令其乖異各共散壞，一味僧寶分為五部。既有五部則生諍訟，互相是非，論說過失。舍利弗，如今比丘互相教化，互相恭敬，同心共行，隨順佛語。爾時比丘不相教化不相恭敬，見作惡者畏而捨去，不能以法共相教誨，或時雖有多聞深智，猶懷憍慢輕賤餘人，各以所是自立其輪，不喜

相見，況能受教？」

「舍利弗，如來在世三寶一味，我滅度後分爲五部。舍利弗，惡魔於今猶尙隱身，佐助調達，破我法僧。如來大智現在世故，弊魔不能成其大惡。當來之世，惡魔變身作沙門形，入於僧中，種種邪說；令多眾生入於邪見，為說邪法。謂彌樓陀羅迦樓，鬪事五分，事念念滅，事一切有，事有我事，有所得事。爾時惡魔說如是等邪貪著事。如是事者，非諸佛及佛弟子所說。爾時惡人爲魔所迷，各執所見，我是彼非。舍利弗，如來豫見未來世中，有如是等破法事故，說是深經，悉斷惡魔諸所執著。舍利弗，當爾之時，閻浮提內多是增上慢人，作小善順便謂得道，命終之後當墮惡趣。何以故？是人長夜自謂得道，亦復稱說他人得道，冒受聖人所供養事。是人於諸天人世間爲大惡賊。如是癡人聞說第一實義，驚疑怖畏如墮深坑。舍利弗，有諸比丘樂此事者，相與共集，破壞諸佛無上菩提。爾時增上慢人偏執者多，惡魔又復迷惑在家出家者心，令執非法。說正法者少於援助，則便散壞不復得立。舍利弗，爾時世間年少比丘多有利根。所以者何？諸出家者有餘煩惱，還生人中即復出家。是諸比丘喜樂難問推求佛法第一實義。舍利弗，爾時增上慢者，魔所

迷惑，但求活命，實是凡夫自稱羅漢。謂諸年少比丘等言：『善身口意，此是佛法第一實義。善護淨戒讀誦經法勤修多聞，是名順忍因緣，所謂淨心信佛。又有第一實義，汝當繫心緣中，專念涅槃，滅三種苦。則能厭離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汝等當於靜處觀此陰界入法悉皆無常，自觀其身種種不淨，汝等能如是觀，當得須陀洹果。又能於是五陰等法，深觀無常苦空無我，無有堅牢，則得斯陀含。轉復深觀得阿那含，得阿羅漢，是為第一實義。』是中年少比丘復問：『於佛法中，阿羅漢果便是第一義耶？我等亦知是事，得阿羅漢是第一義。今此五陰為憶念者生？為不憶念者生？』答言：『是五陰者憶念者生，不憶念者不生。』復問：『憶念與五陰為異不？』答言：『如五陰，憶念亦爾。』復問：『若如五陰憶念亦爾者，誰是念五陰者？』答言：『若無念五陰者，則無涅槃。實有念五陰者，是故有修八直聖道入涅槃者。』舍利弗，未來世中多有比丘成就此忍，舍利弗，爾時會中多諸天眾，欲聞佛法第一實義。聞是增上慢者所說，心生疑悔如墮深坑。咸作是言：『咄哉！釋迦牟尼佛法今將速滅。』舍利弗，中有成就善根比丘，謂是比丘：『癡人空老增上慢者，若（汝）有五陰相、十二入十八界相者。』不受此

語，不喜不悅，從座起去。舍利弗，爾時諸天心大歡喜，四方唱言：『釋迦牟尼佛猶有好弟子在。』是諸人等善根不少，不喜聞是不淨所說，謂我見人見。諸天聞此皆大歡喜，稱揚讚歎是利根者喜樂問難，必皆成就無生法忍。如是人等合集一處，共爲徒侶，人眾既少，勢力亦弱。舍利弗，爾時我諸眞子，於父種族尚無愛語，況得供養住止塔寺？舍利弗，汝且觀之，爾時如來便爲輕微。我滅度後，我諸子等成就善寂無所得忍時亦爲輕賤。我以是故，於無數劫摧諸怨敵，化諸一切天人王，令心清淨。所以爾者，令我諸子得安父位。舍利弗，如來今以一切世間天人爲證，如來如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無上法輪，沙門婆羅門，若天魔梵所不能轉。舍利弗，如是現事，如來滅後，我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諸弟子等欲廣流布，是諸惡人不能證明，亦復不能施與無畏。」

「舍利弗，譬如蜜瓶置四衢道，而作是言：『若人能食一毛頭者，常不老死。』爾時諸天世人各以刀杖衛護是瓶，時衛護者各作是言：『若或有人食一毛頭者，我等當殺。』舍利弗，中有一人竊作是念：『是瓶中蜜，食一毛頭則不老死，我今何爲惜死不噉？若得噉已則便不畏諸衛護者，

亦可常得無老病死。』如是定心不惜壽命，直詣瓶所，諸衛護者各持刀杖競欲殺之。舍利弗，是人若能刀杖未及，食一滯者，則免衰患，無復老死。如是舍利弗，多有惡人魔及魔民欲滅我法。如來滅後若有人能隨順空法，通達無疑，則於諸法心無所得，成就上忍。爾時雖爲惡人所輕，沮壞其道。是人若能不惜身命勤行精進，通達諸法無生無作，則得度脫生老病死。舍利弗，蜜瓶是佛第一義法，諸天世人衛護瓶者，則是惡人樂行魔事，自失大利。亦遮他人行實相者失於大利。舍利弗，增上慢者皆是魔黨助成魔事，咸共譏訶無生滅法。」

「又舍利弗，不淨說者，我見人見眾生見，五陰十二入十八界見，未得謂得，心計得道，計得涅槃，咸亦譏訶如是正法。何以故？是人貪著空故亦是魔眾，魔所迷惑。以我正法而作魔事。舍利弗，若在家出家聞是無我無人無眾生畢竟空法，驚疑畏者，當知是人受魔教化。是像比丘，爲是盜法惡威儀者。舍利弗，是人則是我見眾生見有見無見常見斷見，皆是魔民，非佛弟子。何以故？我經中說：『一切世間皆空，無我無我所，無人無眾生，無常無定，無不壞法。』如惡人亦復皆共讀誦是經，爲他人說。而心貪著我見人見，如是癡人名爲造作苦因，名爲反覆兩端，

爲鬪亂破僧，名爲污染道法，名爲沙門中濁，名爲醜陋穢惡，名爲但有言說，名爲假僞沙門，名爲沙門中貧，名爲擔重擔者，名爲欺誑諸佛，名爲得逆罪者。舍利弗，是人名爲大惡逆賊，名爲惡知識，名爲破戒，名爲邪見，名爲外道，名爲無實行，名爲惡伴，名爲殺鬼，名爲癩瘡，名爲臭穢，名爲燒熱，名爲諂曲，名爲墮在黑闇，名爲入稠榛林，名爲墮生死流，名爲互出惡者，名爲地獄，名爲畜生，名爲餓鬼，名爲阿修羅，名爲不入道者，名爲欺誑人者，名爲自讚己者，名爲行占相者，名爲大聲喚呼，名爲因利求利，名爲污染他家，名爲常調戲者，名爲散亂心者，名爲貪所害者，名爲瞋所害者，名爲墮生死流，名爲互出惡者，名爲地獄，名爲癡所害者，名爲好面欺者，名爲哀惱處者，名爲無解脫者，名爲憂惱縛者，名爲非沙門、形像沙門、沙門旋陀羅、沙門臭穢、沙門糟粕，名爲難滿，名爲難養，名爲壞威儀者，名爲無羞恥者，名爲截斷頭者，名爲身體壞者，名爲袈裟繫頸，名爲自入闇冥者，名爲多貪欲者，名爲多瞋恚者，名爲多愚癡者，名爲五蓋纏覆，名爲沒者，名爲虛者空者，名爲癡者」。

「舍利弗，云何名空？退失諸佛讚善人相，故名爲空。退失一切沙

門功德沙門事法，故名爲空。云何爲虛？在聖法外故名爲虛，遠離空無相無願法故名爲虛。舍利弗，如是惡人能令魔喜，貪著堅執虛妄法故。同於凡夫備足具有罪惡人相，不似得法忍者。沙門事法、沙門功德，百千萬分尙無其一。舍利弗，是故名爲空者虛者。但深貪著世間利樂，非是沙門自稱沙門，不應供養而受供養，名爲常賊、立幢相賊。名爲自在殺害人賊，是人所食，一口皆不清淨。唯有向道得道果者能消供養，是人無此，是故名爲不淨食者。舍利弗，是故名爲空者虛者。」

「於意云何？若人殺生偷盜邪姪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嫉瞋恚邪見，是人爲是常殺生不常奪命不？」「不也，世尊。在家殺生不常奪命，殺生時少，不殺時多。」「舍利弗，於意云何？若人偷盜，偷盜時多？不盜時多？」「世尊，不盜時多。」「舍利弗，於意云何？若人邪姪，邪姪時多？不邪姪時多？」「世尊，不邪姪時多。」「妄語、惡口、兩舌、綺語、貪嫉、瞋恚時多？不瞋恚時多？」「世尊，不瞋恚時多。」「舍利弗，是十不善道中，何者罪重？」「世尊，十不善中邪見罪重。何以故？世尊，邪見者，垢常著心，心不清淨。」「舍利弗，我今語汝，若人一日殺百千萬億眾生，一日偷盜百千萬億金銀寶物，邪姪者晝夜不息，妄語者常欺誑

人，口業不淨無一實語，兩舌者常破和合亦助破者，惡口者口常惡逆乃至不說柔軟一語。綺語者無有根本，人問此事，以餘無量語言干亂。貪嫉者於他物中生非法心，瞋恚者無有因緣橫起瞋恚懷恨滿心，邪見者樂行非道。舍利弗，於意云何？若人成就如是不善法者罪爲多不？」「甚多世尊。」「舍利弗，我今語汝，若人百歲成就如是十不善罪，破戒比丘一日一夜受他供養，罪多於彼。何以故？是殺生者，多人所知，多人所識，人所惡賤，人皆知是殺奪命者，罪人穢濁，是污染者，不善無德，人所離者。又舍利弗，殺生之人多奪他命，或生厭心，自知不是，當得罪報，人皆知惡，無戒穢濁，於此人所不望功德乃至析毛百分之一，況謂福田而供養之？又舍利弗，是殺生之人，其家妻子人皆知悉，不共恭敬，尚不令坐，何況供養？殺生之人以財自活，養育妻子，或時供養沙門婆羅門，以此業報，得遇賢聖比丘比丘尼爲說道法，教離殺生，捨其殺業，於佛法中而得出家無有障礙。得出家已，近善知識得沙門果。是人現世輕受罪報，不障聖道，得免三塗。」

「舍利弗，於我法中有諸比丘非是沙門，自言沙門。非是梵行自言梵行。斷諸善根，障入涅槃，迷惑失道，破道因緣，破諸善法。行外道

事入於惡道，多諸惡賊，空生受命猶如死人。形色毀悴失正威儀，於我法中名爲污染，名爲法賊，名爲逆人，名爲魔使。猶如行廁，亦如死狗。如像沙門，同沙門服，無沙門事。舍利弗，譬如野干在師子群，亦如黃門在於轉輪聖王眾中，亦如獼猴在於諸天，亦復如驢在象王眾，亦如盲人在天眼眾，亦如蝙蝠在金翅鳥眾。舍利弗，破戒比丘在我眾中，百千萬億諸天大眾見此比丘在眾而坐，皆大憂惱而作是言：『如是惡人何用布薩？是魔黨類，欲聞無上佛道向白衣說。』復有信樂佛法諸龍鬼神等，高聲大喚：『是惡比丘，何故於此隱藏其身？似如惡馬在調善馬中。如是癡人，自謂無有見知我惡。自藏於此，欺誑天人。爲是一切天人中賊。』眾共見已，皆更大笑。」

「舍利弗，如是罪惡比丘爲是諸天所知惡賊，白衣無異，而受供養迎送禮拜合掌恭敬。弊人愚癡猶如死屍，所著衣服皆是偷得，鉢中所食皆是盜取，無人與者。乃至少水亦是盜得。舍利弗，破戒比丘所至之方，若至東方南西北方，皆是偷地而行。何以故？是人所有威儀行法，皆是偷盜假竊所作，行立坐臥來去視瞻，屈申俯仰著衣持鉢，今但略說身口意業，有所施作皆是偷賊。若有剃是人髮，爲剃賊髮。舉

要言之，破戒比丘有所施作皆是賊作。舍利弗，弊惡比丘，乃至大小便利澡手皆是賊法。何以故？舍利弗，閻浮提內，皆是國王及諸大臣，人民所有，及屬非人，是惡比丘於中爲賊。舍利弗，若王大臣於惡賊所，不望功德，不言等我，不言勝我。破戒比丘著聖法服，於是人所得得功德，是故聽使止住國土。若知其惡，乃至唾地亦復不聽。是故舍利弗，弊惡比丘動身所作皆是賊作，名爲常賊、大賊、立幢相賊，打害一切世間人者。何以故？無惡不作故。是故舍利弗，是惡比丘於諸一切天人世間，爲是大賊。舍利弗，若人是一切天人世間大賊，是人能消一飲水不？」「不也，世尊。」「舍利弗，於意云何？是人非是大惡人耶？」「如是，世尊。」「舍利弗，破戒比丘於諸一切天人世間有大惡罪，以是義故我說此偈：

寧噉燒石，吞飲洋銅；不以無戒，食人信施。」

「舍利弗，是破戒比丘，無色無德，無復志願。身心熱毒，喜見惡夢，不樂獨處。或時獨處，或時獨行，身則戰懼。見淨戒者僻藏避迴，心怯自愧，不喜欲見。受供養時驚疑怖畏。心常馳騁多諸想念。深貪財利愛樂美食。如是比丘。命終之後必入地獄。舍利弗，是名破戒比丘七

憂惱箭必入地獄。」

「復次舍利弗，破戒比丘樂在眾鬧，散亂多語，性好嫉妬。與破戒者以爲親友，常樂論說破戒惡事以爲喜樂，不知羞恥。違逆深經，心疑不信。或時聞說如是等經，疑逆諍競，不樂聽受。東西顧望，心不專一。以手掩口，仰視虛空。從坐而起謗佛法教，懷瞋恨心罵說法者，以如是等過惡因緣，命終之後深入地獄。舍利弗，是名破戒比丘八憂惱箭，必墮地獄。」

「復次舍利弗，破戒比丘但樂尊重和上阿闍梨，讚其功德，以求名利，稱持戒者，因以自活。執事便附，隨宜善巧，無有羞恥猶如黑鳥，爲僧因緣多求衣服，飲食恣口身力肥盛，不知慚愧言無次第，手脚粗燥顏色毀悴，樂視婦女不附男子。如是惡人眾所輕賤，天龍鬼神所不稱讚，乃至諸佛亦不歎說。心性急促常好瞋恚，眾僧斷事，俠爲勢力。舍利弗，如是破戒比丘多於僧中求有威勢，未問而答，常求他過。見淨戒者謂是欺誑，勤求道者不同其法，喜樂別異，諍者助喜。舍利弗，是名破戒比丘九憂惱箭必墮地獄。」

「復次舍利弗，破戒比丘，好樂他事，任持其理，有鬪諍者以爲喜

樂。衣服嚴身學他威儀，求好臥具利養安身，樂人稱讚。護惜檀越及悒住處，恐好比丘來見我過。憎持戒者，親附破戒。常讚布施，不讚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不讚寂滅遠離獨處。常好譏論持戒者過，亦不稱讚行頭陀者。或指說其事，或惡口橫加，或憶想妄說。依怙種姓，數問親族。以少因緣爲貪說法。常以曲心而懷驚疑。眾所憎惡，久而益賤。於持戒者常好譏說。苦切實語者，不欲親近。意不喜聞如是等經好持讀誦如是經者，聞說是經心歡喜者亦不喜見。又不喜聞讚持戒法，說是等經不來聽受，設來聽受不久即還。多與白衣而作知識，常樂論說持戒比丘。以得自在，輕行暴惡。舍利弗，是名破戒比丘十憂惱箭必墮惡道。舍利弗，我滅度後，如是等人滿閻浮提，專行求利，以自生活。」

佛藏經淨法品第六

佛告舍利弗：「昔迦葉佛豫記我言：『釋迦牟尼佛多受供養故，法當疾滅。』舍利弗，我法實以多供養故，後當疾滅。舍利弗，譬如貧人得大寶藏，心則大樂。如是舍利弗，未來世中多有比丘，親近白衣受其供養，漸相狎習而與執事，心便歡喜以爲悅樂，猶如貧人得大寶藏。如是癡人貴於世利，世樂奴僕。若見比丘多人供養，心便謂之得阿羅漢。見

少知識，便謂惡人。如是比丘爲利養故，捨上佛道，隨所樂者即成其事。舍利弗，如來於今爲是癡人說如是等經。何以故？破戒比丘聞說是經則生悔心，當還持戒，不作大賊受他供養。舍利弗，若有比丘得聞是經，心不清淨，不喜不樂，是則名爲弊惡比丘。何以故？舍利弗，淨戒比丘無法不樂，若說布施，若說持戒，若說忍辱，若說精進，若說禪定，若說智慧。若說如是厭畏經法，心皆喜樂。」

「舍利弗，有三種人聞說是經心則憂惱。何等爲三？一者破戒比丘，二者增上慢人，三者不淨說法。復有三種人聞如是經，心則憂惱。何等爲三？一者人見，二者命見，三者我見。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如好善知識，以慈愍心，爲人求利求樂求安隱，汝等一心聽受我語。常求善利，心勿放逸。」

「舍利弗，不淨說法者有五過失。何等爲五？一者自言盡知佛。二者說佛經時，出諸經中相違過失。三者於諸法中心疑不信。四者自以所知非他經法。五者以利養故爲人說法。舍利弗，如是說者，我說此人當墮地獄，不至涅槃。」

「復次舍利弗，說法比丘處在大眾，信樂法者爲數高座，捨佛正法

而說外道嚴飾文辭。我久勤苦求是法寶，而此惡人捨置不說，但以經中相違語義，互相是非，不順正法。於聖法中高心自大，隨意而說，爲求利養。舍利弗，若比丘說法雜外道義，有善比丘勤求道者應從坐去。何以故？舍利弗，有信白衣敷置高座。不應演說外道語義。若不去者非善比丘，亦復不名隨佛教者。舍利弗，說法甚難。如是說者，我說此人名爲外道，尼犍弟子，非佛弟子。是說法者命終之後，當生尼犍子道。何等是尼犍子道？邪見是尼犍子道。何等爲邪見？謂是地獄畜生餓鬼。何以故？舍利弗，身未證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必墮地獄。舍利弗，如是因緣如來悉知，我諸弟子以種種門、種種因緣、種種諸見，滅我正法。舍利弗，若有眾生，聞如是經第一義空無所有法，心歡喜者，當知是人眞我弟子。」

「舍利弗，過去世有五百盲人行於道路，到一大城，飢渴乏極，令一盲人在外守物，餘者入城乞索飲食。未久之間，有一誑人，至守物者所語言：『咄人！何以獨住？』」答言：『我有多伴入城乞食。』誑人語言：『汝爲知不？彼間大施衣食瓔珞花香雜物，隨意可得，汝若須者將汝詣彼。』」答言：『可爾。』誑人將盲人離本處，盡奪其物。諸盲乞食，得已

而還。誑人復語諸盲人言：『汝等得值大會施不？』答言：『不值。』誑人語言：『汝等所得可置於此，我將汝等詣大施會。』諸盲盡共留物一處，隨誑人去。誑人盡將五百盲人臨大深坑，而語之言：『此地平好，有大施會。汝等各可迴面東行，受他施物。』即便一時墮坑而死。舍利弗，當來比丘好讀外經，當說法時莊校文辭，令眾歡樂。惡魔爾時助惑眾人，障礙善法。若有貪著音聲語言巧飾文辭，若復有人好讀外道經者，魔皆迷惑，令心安隱。若有比丘修佛法者令生疑惑，咸使眾人不復供養。或有比丘若二若三，已讀佛經，便使令求外道經法，先自看者讚言善好。是諸人等爲魔所惑，覆障慧眼，深貪利養，看諸外書。猶如群盲爲誑所欺，皆使令墮深坑而死。舍利弗，諸生盲人，即是比丘，捨佛無上道，求外道經書。誑人是惡魔，深坑是邪道。舍利弗，如群盲人捨所得物，欲詣大施而墮深坑。我諸弟子亦復如是，捨粗衣食而逐大施，求好供養。以世利故失大智慧，而墮深坑阿鼻地獄。」

「復次舍利弗，不淨說法者不知如來隨宜意趣，自不善解而爲人說，是人現世得五過失。餘人不知，唯得天眼比丘及諸天所知。何等爲五？一、說法時心懷怖畏，恐人難我。二、內懷憂怖而外爲他說。三、是凡

舍利弗，未來諸佛說一切法亦畢竟空，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無命者。舍利弗，今現在十方恒河沙世界諸佛說一切法亦畢竟空，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無命者。舍利弗，是名諸佛無上之法，謂一切法無有體性，無所得空，本性寂滅，無生無滅。無有性相，自相皆空。如來但為斷諸憶想分別故說。而諸佛菩提無有分別。舍利弗，何等為分別？謂分別者，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見命見斷見常見，凡夫成就是諸分別。若人無有如是分別，能悉了知一切法空，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無命者。如是念時心得歡喜，聞第一義空不驚不畏，是人則知五陰虛妄，無有真實。知十二入十八界虛妄無有真實，是人亦不分別涅槃，不念涅槃，不言我能念涅槃，以法得寂滅而不分別。是法所寂滅處亦不分別，亦復不得。舍利弗，是名順忍。是人於是順忍第一義中亦不得自相。舍利弗，何等是順忍相？所謂無相是順忍相。舍利弗，於意云何？若人於此順忍尚不得相，是人若得我相人相眾生相壽命相者，無有是處。若人成就如是智慧，應受供養，是名佛子，是名入不住定。舍利弗，是名佛法第一義門，謂無憶想分別、無此無彼。而是癡人在大眾中說於邪見，自以憶想分別教人：『此是佛法，此是聖道。』如是癡人則為誹謗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如是癡

人名惡知識，不名善知識。舍利弗，怨雖奪命，但失一身。如是癡人，不淨說法，千萬億劫為諸眾生作大衰惱。是人癡冥，覆佛菩提本心，貪著還復熾盛，相續不斷。以貪著故往來五道，無善徑路，生死不斷。是故舍利弗，不淨說法者得罪極多，亦為眾生作惡知識，亦謗過去未來今佛。」

「舍利弗，置此閻浮提眾生，若人悉奪三千大千世界眾生生命，不淨說法罪多於此。何以故？是人皆破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助魔事，亦使眾生於百千萬世受諸衰惱，但能作縛，不能令解。當知是人於諸眾生為惡知識，為是妄語，於大眾中謗毀諸佛。以是因緣墮大地獄。教多眾生以邪見事，是故名為惡邪見者。舍利弗，我見人見眾生見者多墮邪見，斷滅見者多疾得道。何以故？是易捨故。是故當知，是人寧自以利刀割舌，不應眾中不淨說法。」

佛藏經往古品第七

「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大莊嚴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壽命六十八百萬億歲，有六十八百萬億大弟子眾。其佛滅後舍

利流布，如我滅後無有異也。正法住世亦五百歲，如我滅後無有異也。其佛滅後大弟子眾，於中一日有百比丘入涅槃者，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入涅槃者，一日之中或有十萬億比丘入涅槃者，如是展轉，其佛所有多知多識大神通眾，三月之中皆入涅槃。舍利弗，大莊嚴佛正法流布，多諸天人所共供養。舍利弗，大莊嚴佛及大弟子滅度之後，漸多有人知沙門法安隱快樂，出家學道，而不能知佛所演說甚深諸經無等空義，多爲惡魔之所迷惑。時說法者心不決定，說不清淨。說有我人眾生壽命，不說一切諸法空寂。其佛滅度百歲之後，諸弟子眾分爲五部。一名普事，二名苦岸，三名薩和多，四名將去，五名跋難陀。舍利弗，此普事比丘，苦岸比丘，薩和多比丘，將去比丘，跋難陀比丘，是五比丘爲大眾師。其普事者知佛所說真實空義無所得法，餘四比丘皆隨邪道，多說有我，多說有人。舍利弗，普事比丘爲四部所輕，無有勢力，多人惡賤。四惡比丘多教人眾以邪見道，於佛法中不相恭敬，相違逆故以滅佛法。舍利弗，若有人知普事比丘所說空法，信受不逆，我知此人曾於先世供養五千佛，有六十八億那由他人已入涅槃。何以故？舍利弗，此人於過去世諸佛所種諸善根，修習無所得空法，應入涅槃。舍利弗，是苦岸比丘，

一切有比丘，將去比丘，跋難陀比丘，皆計有所得。說有我人眾生壽命，徒眾熾盛。是四惡人多令在家出家住於邪見，捨第一義無所有畢竟空法，貪樂外道尼捷子論。舍利弗，是四惡人所有在家出家弟子常相隨逐，乃至法盡。舍利弗，是中有知非法事，受以爲法，勤心行之，猶尚不得順忍，況得須陀洹果？是人猶尚不作消供養事，何況能生順忍？舍利弗，爾時在家出家弟子多墮惡道，不至善道。是諸惡人滅佛正法，亦與多人大衰惱事。又是惡人命終之後，墮阿鼻地獄，仰臥九百萬億歲，伏臥九百萬億歲，左脅臥九百萬億歲，右脅臥九百萬億歲，於熱鐵上燒然焦爛。是中退死，更生炙地獄、大炙地獄、活地獄、黑繩地獄，皆如上歲數受諸苦惱。於黑繩地獄死，還生阿鼻大地獄中。舍利弗，以是因緣，若在家出家親近此人及善知識并諸檀越，凡有六百四萬億人，與此四師俱生俱死，在大地獄受諸燒煮。如是舍利弗，是人所有善知識家，諸檀越家，弟子諸師隨順行者，凡在其數皆生地獄。舍利弗，汝等不能知其多少，唯有如來乃能知之。與此惡人墮大地獄俱生俱死，凡有六百四萬億人，如是展轉一劫受苦。大劫將燒，故在地獄。何以故？舍利弗，破諸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罪甚重，不爲輕也。大劫若燒，是四惡人及六

百四萬億人，從此阿鼻大地獄中轉生他方在大地獄。何以故？舍利弗，重罪具足，其報不少。在於他方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歲受大苦惱。世界還生，是四罪人及六百四萬億人，并及餘人罪未畢者，於彼命終，還生此間大地獄中。舍利弗，是四罪人及六百四萬億眾生，久久雖免地獄苦惱，得生人中。於五百世從生而盲，然後得值一切明佛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舍利弗，一切明佛聲聞弟子一億那由他，爾時人民身長三百九十六肘。佛身一倍，常光圓照十萬億由旬。舍利弗，是人於一切明佛法中出家，十萬億歲勤行精進，如救頭然，不得順忍，況得道果？何以故？舍利弗，起破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罪業因緣，法應當爾。命終之後還生阿鼻大地獄中，以先起重不善業因緣。」

「舍利弗，是諸人等如是展轉乃至我今，於中間得值九十九億佛，於諸佛所不得順忍。何以故？佛說深經，是人不信，破壞違逆謗毀賢聖持戒比丘，出其過惡，起破法業因緣，法應當爾。**舍利弗，汝且觀之，誹謗聖人，不信聖語，受是無量無邊苦惱，不得解脫。**舍利弗，有諸眾生起破法罪業，違逆不信者，其數無量，於九十九億佛所阿僧祇劫，乃

無一人入涅槃者。」

「舍利弗，誰能破諸佛教不信違逆？但凡夫愚癡及增上慢諸惡比丘，并諸不淨說法比丘。何以故？舍利弗，是三種人不名行者，不名得者。是人不信如來法故，毀謗違逆。舍利弗，若汝謂何者是苦岸比丘不淨說法者？即調達癡人是。汝謂何者是一切有比丘不淨說法者？即拘迦離比丘是。舍利弗，汝謂何者是將去比丘不淨說法者？即迦羅比丘是。汝謂何者是跋難陀比丘不淨說法者？即裸形沙門波利摩陀是。」

「舍利弗，汝謂爾時清淨如實說諸佛菩提，利益無量眾生者，即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所說清淨，諸隨學者得值五千佛，有六十八億那由他人皆已滅度。舍利弗，若人實語，何者爲是最上法師決了法義清淨說者？當說富樓那是。舍利弗，富樓那定心決了，所說無難，無有所疑而生論議。舍利弗，若人實說何者是一切因緣法師？當說富樓那是。舍利弗，富樓那世所生，常爲眾生而作佛事。於九十億諸佛法中常作法師，清淨說法。皆於諸佛所盡其形壽常修梵行，清淨說法。舍利弗，富樓那亦於六佛法中而作法師，亦於我法作大法師，成阿羅漢，心得解脫。若人實說何人世世供養諸佛種諸善根？當說富樓那是。舍利弗，富樓那於

九十億諸佛法中勤心求學，決定議論，有深智慧。是故如來於諸法師說爲第一。舍利弗，若我一日一夜稱說富樓那功德不盡，若過一日一夜亦復不盡。何以故？富樓那法施，無俗因緣，不貪利養。富樓那法師得四無礙智，唯除如來，諸世間中言辭義理無能勝者。」

「舍利弗，我今告汝，若人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人說法，則得無量無邊福德，亦能利益無量眾生。舍利弗，若人破壞違逆不信是法者，則起無量重罪因緣。何以故？舍利弗，惡有惡報，善有善報。我以此故，今以是經囑累於汝，當爲四眾廣說分別。舍利弗，若聞是經心信歡喜，即得無量無邊福德。若聞不信，心不喜樂，即得無量無邊重罪。舍利弗，當知是人名爲破戒比丘，若增上慢不淨說法者。舍利弗，若人違逆如是教者，世所生常盲無目。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我今所說非如陶師愛護坏器。我今分明廣爲四眾，說第一義畢竟空法，堅固者在，不堅固者破。何以故？舍利弗，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爲邪見惡人說法，不爲我見人見眾生見壽命見者說法。何以故？是諸貪著皆名邪見。舍利弗，如是我見人見不得順忍，況得道果？舍利弗，若我見人見眾生見壽命見斷見常見者能得順忍，能得道果。無有是處。是故舍利弗，

若人成就如是見者，於我法中我則不聽受諸供養。是非行者，亦非得者，但於我法求自活命。舍利弗，我說外道欲入佛法，應試四月。何以故？諸外道人，多有我見人見眾生見壽命見斷見常見。舍利弗，我諸弟子無有我見人見眾生見壽命見斷見常見，我諸弟子但說空無相無願無所得忍，說識無所住。舍利弗，若有成就如是忍者，我聽是人出家受戒，得受供養衣服飲食臥具醫藥。若人無是忍者，應先試之，先教令住諸法無我。舍利弗，若於此忍心不歡喜，聞說第一義空驚疑譏訶，聞說我見心則歡喜，當知是人為魔所使，若先外道。舍利弗，智者於此不應生憂，但於此人應生悲心。何以故？舍利弗，若人成就如是惡者，所獲惡報說不可盡。當於此人生利益心，教以諸法無我，諸法空寂，諸法無作，無有受者。是人若愛佛法，得聞是事心喜樂者，其餘空行比丘無所得者皆應示教利喜，安慰其心，為說諸法無所有空。若聞驚畏，應於眾中語其和上阿闍梨。如經中說行空行者又能了知諸法別相，我與為師。不與我見人見顛倒邪見貪著持戒者為師。」

「如來聽許具正見者而共布薩，不聽破戒邪見之人破威儀者而共布薩。長老、弟子聞說空寂無所有法，心不信樂，志在外道，佛不聽與

外道布薩。是人若當不捨是見，不應聽使得入僧事，亦不受其欲。如是作已猶故不捨，當知是人不得在道，便是永棄。應語其和上阿闍梨，不應復畜。舍利弗，若僧如是，則供養我，亦爲善破外道邪見，是名清淨說戒布薩。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若人受是我見人見眾生見有無見，是人不名供養於我，不名隨我出家受戒，是名隨逐六師出家，以六師爲師。舍利弗，若人於是清淨實法不能得忍，而受供養，是人所得則爲邪受。」

「舍利弗，是人雖於我法中出家護持淨戒，而於第一義空無所得法，心不信解驚怖疑悔，當知是人但貴持戒多聞禪定。舍利弗，是人不名供養恭敬尊重於我。何以故？**舍利弗，無始世來無有眾生不得四禪。若但知得四禪，謂為沙門利者，是人何名供養於我？是故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當來世人於我法中種種貪著種種邪見毀壞我法。舍利弗，若人但貴持戒多聞禪定，當知是人不能淨行沙門諸法。我則不說此人名爲沙門婆羅門。舍利弗，若人於一切法無我，如實知無我，一切法本來無所有空，能如實知無所有空，是則不以持戒爲上、多聞爲上、禪定爲上。何以故？舍利弗，諸法實相無生無起，於中無法可爲上者。舍利弗，是諸**

法如實中，無持戒者無破戒者，何況貪著而以爲上。舍利弗，是名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謂一切法無相自相空，無我無人，若有是忍，是名行者，是名得者。是人名爲以信出家，應受供養清淨布薩，是人則爲人中之天。舍利弗，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唯是一義，所謂離也。何等爲離？離諸欲諸見。欲者即是無明，見者即是憶念。何以故？一切諸法憶念爲本，所有念想即爲是見，見即是邪。舍利弗，善法中見，我亦說之名爲邪見。何以故？舍利弗，離欲寂滅中無法無非法，無善無惡，是事皆空，遠離諸結一切憶念，是故名離。舍利弗，無上道中諸欲永息。何等諸欲？謂邪不善念，若我若我所，作相事相，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諸欲永息。」

佛藏經

卷下

淨見品第八

佛告舍利弗：「我念過世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值三十億佛，皆號釋迦牟尼。我時皆作轉輪聖王盡形供養及諸弟子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爲

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是諸佛不記我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何以故？以我有所得故。舍利弗，我念過世得值八千佛，皆號定光，我時皆作轉輪聖王盡形供養，及諸弟子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是諸佛皆不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何以故？以我有所得故。舍利弗，我念過世值六萬佛，皆號光明，我時皆作轉輪聖王盡形供養，及諸弟子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是諸佛亦不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何以故？以我有所得故。舍利弗，我念過世值三億佛，皆號弗沙，我時皆作轉輪聖王四事供養，皆不記我。以有所得故。舍利弗，我念過世得值萬八千佛，皆號山王，劫名上八。我皆於此萬八千佛所剃髮著法衣，修習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不記我。以有所得故。舍利弗，我念過世得值五百佛，皆號華上，我時皆作轉輪聖王，悉以一切供養諸佛及諸弟子，皆不記我。以有所得故。舍利弗，我念過世得值五百佛，皆號威德。我悉供養，皆不記我。以有所得故。舍利弗，我念過世值二千佛，皆號憍陳如。我時皆作轉輪聖王，悉以一切供具供養諸佛，皆不記我。以有所得故。舍利弗，我念過世值九千佛，皆號迦葉。我以四事供養諸佛及弟子眾，皆不記我。以

有所得故。」

「舍利弗，我念過去於萬劫中無有佛出，爾時初五百劫有九萬辟支佛。我盡形壽悉皆供養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尊重讚歎。次五百劫復以四事供養八萬四千億諸辟支佛，尊重讚歎。舍利弗，過是千劫已無復辟支佛，我時閻浮提死，生梵世中作大梵王。如是展轉五百劫中常生梵世作大梵王，不生閻浮提。過是五百劫已，下生閻浮提，治化閻浮提。命終生四天王天，於中命終生忉利天作釋提桓因。如是展轉滿五百劫生閻浮提，滿五百劫生於梵世作大梵王。舍利弗，我於九千劫中但一生閻浮提，九千劫中但生天上，劫盡燒時生光音天，世界成已還生梵世，九千劫中都不生人中。舍利弗，是九千劫無有諸佛辟支佛，多諸眾生墮在惡道。舍利弗，是萬劫過已，有佛出世，號曰普守如來應供正遍知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我於爾時梵世命終，生閻浮提作轉輪聖王，號曰共天，人壽九萬歲。我盡形壽以一切樂具，供養彼佛及九十億比丘，於九萬歲為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普守佛亦不說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何以故？我於爾時不能通達諸法實相，貪著計我有所得見。」

「舍利弗，於是劫中有百佛出，名號各異。我時皆作轉輪聖王，盡形供養及諸弟子，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是諸佛亦不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以有所得故。舍利弗，我念過世第七百阿僧祇劫中得值千佛，皆號閻浮檀。我盡形壽四事供養，亦無記我，以有所得故。舍利弗，我念過世，亦於第七百阿僧祇劫中得值六百二十萬諸佛，皆號見一切義。我時皆作轉輪聖王，以一切樂具盡形供養及諸弟子，亦不記我，以有所得故。舍利弗，我念過世亦於第七百阿僧祇劫中得值八十四佛，皆號帝相。我時皆作轉輪聖王，以一切樂具盡形供養及諸弟子，亦不記我，以有所得故。舍利弗，我念過世亦於第七百阿僧祇劫中得值六十五佛，皆號日明，我時皆作轉輪聖王，以一切樂具盡形供養及諸弟子，亦不記我，以有所得故。舍利弗，我念過世亦於第七百阿僧祇劫中得值六十二佛，皆號善寂。我時皆作轉輪聖王，以一切樂具盡形供養，亦不記我，以有所得故。如是展轉乃至見定光佛，乃得無生忍，即記我言：『汝於來世過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舍利弗，我念過世有十二億轉輪聖王，皆字頂生。又舍利弗，過

世有三十億轉輪聖王，皆名摩訶那摩陀那。舍利弗，我念過世四十億轉輪聖王，皆字摩訶提婆。舍利弗，我念過世有一億轉輪聖王，皆字億螺。舍利弗，我念過世有一億轉輪聖王，皆字稱尾。舍利弗，我念過世有一萬轉輪聖王，皆字照明。舍利弗，我念過世有二萬轉輪聖王名字各異。舍利弗，我念過世有十六億轉輪聖王名字各異。是諸王等，我於餘處爲阿難說。舍利弗，於意云何？汝謂是諸王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

「舍利弗，我念過去時世有佛，號曰善明。彌勒菩薩時作轉輪聖王，字曰照明，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時眾生壽八萬四千歲，其善明佛三會說法。初會九十六億人一時得道，第二大會九十四億人一時得道，第三大會九十二億人一時得道。時王見佛三會說法，度人無量，心大歡喜，即於萬歲一切供養佛及弟子，發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未來世眾生易度，我當成佛，壽命限量比丘僧數圍繞如是。舍利弗，我知是事過此無量。舍利弗，彌勒發心四十劫已，我乃發心，無勝佛所初種善根。我於千歲一切樂具供養是佛，五百張疊而以奉上。是佛滅後起七寶塔，高一由旬，縱廣半由旬，皆以金銀琉璃頗梨車磔馬瑙赤真珠所成。心常發願：『眾生苦惱無救度者，遭值惡法多墮惡趣，我於爾時當成

佛道。』

「舍利弗，汝且觀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難修習。舍利弗，我修習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央數世受諸苦惱，我若說者汝聞愁悶。我諸所受勤苦憂惱，皆爲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汝觀薩和檀菩薩、求善法菩薩、常悲菩薩、不放逸菩薩、常精進菩薩，供養若干諸佛受諸苦惱，猶尙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況是諸癡人，乃無一念爲求涅槃？舍利弗，如是行者猶尙甚難，況不行者？是故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以下法者不得上法，用上法者乃得上法。何等下法？謂身惡業、口惡業、意惡業。下法名爲不能勤心修習善法，下法名爲懈怠墮破所受戒，舍利弗，是名下中下者。又下中下者，於我法中出家，生有所得見、我見、人見、眾生見。何以故？舍利弗，如來於此了了現知：有所得者乃無順忍，況得道果？舍利弗，若有所得者，百千萬億諸佛以三輪示現是人：『若當不捨是見，尙不消人一口飲食，況得道果？』舍利弗。我見、人見、得涅槃者，一切凡夫皆應滅度。何以故？我見人見皆是邪見。諸凡夫人多貪著我、我所見、人見、眾生見，是故一切凡夫應得涅槃。舍利弗，若人作念『有我、有人』，是人若當不捨是見得入涅槃，

一切凡夫應得聖道。何以故？一切凡夫皆是我見人見，是故我見人見入涅槃者，一切凡夫皆入聖道，於聖道中則無所少。舍利弗，若人作念『有我見者則有涅槃』，是人得是聖道不須餘念。何以故？一切凡夫我見人見無所少故。如是癡人有是過失，謂諸凡夫皆入聖道。聖道無繫，是人修時應當殺生，受諸五欲，起五逆罪。是故癡人於聖道中有五逆罪。何以故？一切凡夫皆說有我眾生故。若人作如是言：『成就五逆罪者不入涅槃，說我人者得入涅槃。』即是妄語，亦是謗佛。於我法中又不能得清淨出家。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有所得者無有涅槃。有所得者若有涅槃，是則諸佛不出於世，一切凡夫皆入涅槃。何以故？一切凡夫皆有我見人見，皆有所得，皆是邪見。」

「舍利弗，汝且觀我，幾時成就有所得見非賢聖行，諸佛不與我授記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舍利弗，我如是行，猶不得記。況是癡人但以持戒多聞禪定等，生我見人見眾生見？舍利弗，我說此人不名行者，不名得者。何以故？舍利弗，長夜貪著如是邪見不得滅度故。如是癡人不作是念：『我等何不試修行修習無我人法？我等或得斷眾苦聚。』舍利弗，譬如從生盲人走避惡狗，墮深火坑。舍利弗，我謂癡人如是修習我見人

見有所得見，以是諸見欲望清淨。是人隨所貪著，即以是事欲得涅槃，我說是人當墮惡道。舍利弗，譬如盲人於深火坑生安隱心，如是癡人於我人見有所得見生安隱心。是人長夜隨所著者爲之欺誑，還著是事，於我法中而受供養。如是癡人長夜哀惱，墮惡道中。」

「舍利弗，譬如大灌頂王自於所治國中威勢自在，是人應奪，是人應驅。若諸民眾不順王意，說王過惡，沮壞人心，不能護城，謀欲反叛。王知是人爲是大賊，於大眾中打惡聲鼓，苦治其罪，驅擯令出。以其不能盡忠護城，得是苦惱。舍利弗，佛亦如是。於無量劫修習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大法王。於法國土有大威力，諸弟子中有知法味，乃至失命不毀我教，諸天世人無能壞者。所受教中自不惡逆，亦不教他。我於眾中有大威力，自在立教，爲護法城，不使惡賊毀壞得入，竊受如來所說密法，向諸怨賊邪見者說。」

「舍利弗，如來現在善護法城，四大弟子智慧深遠，今我法城不懼破壞。若與法城作障礙者，爲是大賊，毀壞法城，盜我密法向外道說。是人常來至於我所，我與共語，示其教法，不說密要。是人爲求所示教法，出家受戒，我知此人後應得道，聽使出家四月中試。何以故？爲護

法城故，又使未來世賊不更起故。如是如來善護法城，使不得便。所謂令受佛教，捨本惡邪。諸比丘眾皆應歡喜，聽使出家，得受戒已，天人世間不能動轉。舍利弗，何等是可試者？謂外道人及樂外道法者。舍利弗，何等是樂外道法？所謂有所得者。我見者、人見者、眾生見者、貪者、邪者、於自相空法心生疑者，受行種種邪虛妄法，不能入於第一義空，行諸邪道，是人名爲樂外道法。**舍利弗，不可試以種種色衣：若白衣人，若著袈裟。有如是不善有所得見，皆名外道。**於我法中出家受戒，是人應試；何以故？有所得者於我法中即是邪見，是名大賊，一切世間天人中賊，是名一切世間怨家諸佛大賊。舍利弗，是邪見人，我則不聽出家受戒。舍利弗，一切法無我，若人於中不能生忍，一切法空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不能信解，於我法中所受供養，名爲不淨。是人則是不供養佛，不供養法，不供養僧，強入我法。形是沙門，心是外道，爲盜法人。」

「舍利弗，於未來世當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是人輕笑如來所說如來所行。如來常於第一義空，恭敬供養，常樂是行。是諸比丘輕笑如來所行實際畢竟空法。舍利弗，爾時若有苦行比丘，亦

共輕笑。今我弟子有行空者，我讚其善，安慰其心。爾時是人輕蔑空行，但求不堅牢事，以有我及有諸法如是等事令眾心憊，若說一切諸法空者亦輕是人。何以故？舍利弗，法應爾也。眾生善根欲斷，本相則現。真實妙法在於世間無有受者，譬如癡人以栴檀香同於猥木。」

「舍利弗，迦葉佛說：『未來世中釋迦牟尼佛諸弟子眾，以利養故，爲諸白衣說第一義空。爾時多有在家出家愚癡不受，違逆不信而反誹謗，失於大利。以是因緣當墮惡道。』舍利弗，爾時多有相違諍論。我論人論眾生論壽者論命者論，善法欲少，但樂利養。實是愚癡，自謂有智。互相違逆常共諍訟。樂有斷事，生怨嫉心。是人捨沙門法，但求利養。多樂事務，所營非一。常樂伺求他人長短。自隱其過，稱說功德。如今比丘覆藏功德，自出過惡，當爾之時，咸共不能護持重戒。無所曉故，破於儀則。而言諸法空，自相空，何所能作？如那羅戲人種種變現，無所知者見之大笑。何以故？不知戲法其術隱故，生希有心，驚怪大笑。如是舍利弗，爾時真實比丘說空寂法，求活命者咸共嗤笑。何以故？是人不知佛法義故，聞說空法驚疑怖畏。舍利弗，汝觀此人於安隱處生哀惱心，於哀惱處生安隱心。是人顛倒，逆行善

法，順行惡法。舍利弗，如是癡人多懷慳貪瞋恚愚癡，具行三不善根。舍利弗，我爲利益持戒比丘故，說二百五十戒經。如是癡人乃以世間小因緣故，向在家者說，乃至書寫以示白衣。舍利弗，如是癡人說言：『諸法空，自相空。』何所能作？何以故？如是癡人尙不能除慳貪煩惱，何況能斷無明？」

「舍利弗，爾時持律比丘不能善學，諸說法者亦不善學，讀誦修多羅者亦不善學。舍利弗，云何名爲持律比丘不能善學？如來經中說有三學：善戒學、善心學、善慧學。是人於三學中不能善學，但以多聞因緣，輕慢他人，是人則爲障礙善法。如是癡人猶尙不能如法答問，況於『畢竟空無所有』中能發精進？舍利弗，爾時破戒比丘樂爲白衣執事，宣通使命，療治病法，以自生活。舍利弗，汝今觀此惡人，於我法中出家受戒，得受供養，而反以我爲怨。舍利弗，爾時四天王、釋提桓因、大梵天王，乃至百千萬億諸天，見我法中如是毀壞，皆大憂愁啼泣涕零。舍利弗，是實不應依止於我，而爲白衣營執事務。何以故？釋迦牟尼佛弟子，乃至諸天龍神猶尙不應爲作給使，諸天龍神於我弟子與作給使。如是癡人所親近白衣，若能修習通達諸法第一義空，無有是處。舍利弗，

爾時破戒比丘乃至爲得一杯酒故，與諸白衣演說佛法。於意云何？多貪恚癡，多樂讀經，貪外經利，行不清淨，是人能得信解無所有畢竟空法？能得具足沙門果不？」「不也，世尊。」「舍利弗，若有比丘趣得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持戒清淨，不樂眾鬧散亂言語。不貪外義，晝夜精勤如救頭然，一心勤行八直聖道，是人於空無所得法尚難通達，況是癡人無有深欲？無有信解？舍利弗，汝觀是人不知如來無上義故，破我正法。自爲己身及爲他人作大哀惱。如是大賊，世間怨家，此經中說應當遠離。是人於佛尚不知恩。自念我等所爲出家，於此法中不應行處則不應行。是故舍利弗，如來欲使未來世中止此惡故說如是經。若有比丘破所受戒，毀破威儀及破正見，得聞是經，怖畏反戒。何以故？破戒之人，不應於彈指頃住聖人相，在袈裟中。若聞是經，心歡喜者，是人名爲供養諸佛，守護佛道。何以故？舍利弗，是名佛道真際。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沙門法者，爲聽是經，應過百千萬億由旬。何以故？諸佛如來久乃出世，雖出於世，時乃說之。」

佛藏經了戒品第九

佛告舍利弗：「有三種人聞說是經，心不喜樂。何等三？一者破戒比丘，二者增上慢人，三者不淨說法及貪著我者。是人遠離於此隨順實相深經，具足充滿生盲部黨。是故舍利弗，我以是經重囑累汝。所以者何？是經於如來滅後，能令清淨持戒比丘心生喜樂。如是深經，清淨戒者常所攝持，毀破戒者常所遠離。所以者何？癡人聞說真實正語，則以爲苦。舍利弗，破戒比丘所成相貌，如來於此已具廣說。舍利弗，破戒比丘法，應不樂持戒律儀。愚癡之人不喜智慧。慳人不欲聞說布施。增上慢者不欲聞此無憍慢法，若聞驚畏，如墮深坑，好世利者，貪著美味，聞訶訾食，心則憂惱。若人好讀外經書者，則於其中生堅實想。貪著語者，樂說散亂。樂嚴飾、辭巧、美說者，於佛第一義則無淨心，又於此法不敬不信。舍利弗，譬如不男之人無男子用，至男子中生不男想，而作是念：『是諸人等如我無異。』如是好著外經書者，常樂嚴飾巧美文辭，於佛第一義，心不恭敬。舍利弗，其中有人說清淨經，於此人所亦不恭敬，輕慢清淨持戒比丘。何以故？舍利弗，外道經書無真實語，法應憍慢，貢高自大。何以故？是事不爲厭離，不爲寂滅，不爲得道，不爲涅槃。是人毀壞信等善根故，於一切

處不信有功德，如不男人於諸人中皆謂如己。舍利弗，如生盲人不見諸色，所謂黑色白色。不見黑白色者，不見好色不見醜色，不見青黃赤白紅紫縹色，不見長短粗細深淺等色，不見日月星宿。不見日月星宿者，如是盲人便作是念：『無黑白色，無見黑白色者，無好醜色，無青黃紫縹長短粗細深淺日月星宿色，無見日月星宿者，餘人皆亦如是。』盲人心倒，於一切處皆謂黑闇。舍利弗，破戒比丘、增上慢人、墮外道論比丘亦復如是，於深佛法心不信樂，不能通達。聞諸法空，無所有，不信不樂不能通達。舍利弗，如是諸人畏於汝等。入邪際中，不得正法。以是正法名為真實沙門。」

「汝所得法是人不信，猶如盲人謂無白黑等色。舍利弗，是人如是入於邪際，求外道論，樂眾鬧語，增長煩惱惡性惡法。是人不能信諸法空，何況通達？舍利弗，於意云何？野干作師子，爲能已吼今吼當吼？作師子行，今行當行已行不？」「不也，世尊。何以故？野干色力音聲不及師子，野干但能作野干聲。若欲作聲，但有野干聲出，非師子聲。」

「如是舍利弗，破戒比丘，增上慢比丘，自以此事爲上。不淨說法者受尼犍子論。若執一事堅持不捨，貪貴世利，樂讀經書，不能通達諸法實

相，若能信受無相法者無有是處。舍利弗，若有比丘耆年有德，比丘中龍，有深智慧，是人能信無所有自相空法，無我無人法。何以故？是人樂眾鬧雜語，不樂讀經、睡眠、多事。不為白衣營執事務，不為使命持送文書，不行醫術，不讀醫方，不為販賣。不樂論說世間語言，但樂欲說出世間語。是人能信一切法空，於一切法不起不壞，是人則能證真實，則能如實正師子吼，非野干吼。舍利弗，若有比丘著外經義，是人為捨微妙佛法，誦持外道語言，為大眾說，但作野干吼。舍利弗，如是惡人名為朽壞沙門。何以故？是外道義非佛法故。舍利弗，著外道法比丘，不應自稱是佛弟子。何以故？沙門釋子不說尼犍子語，於大眾中但說佛語。舍利弗，若人著不淨語，欲作師子吼，但作野干鳴。是人不能解佛法第一義。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若人具足持戒禪定智慧，不慳不貪不染恚癡。不懷諂曲，有厭惡心。言必真實，常樂獨處，不樂睡眠，樂空無相無願無生無滅行。生離欲心，求解佛法第一義。不好世語，樂出世語，盡持諸戒。一切惡事及惡知識悉皆遠離，住如是法則能解空無所有法。何以故？舍利弗，是行名為大人所行，非是貪樂利養所行，非是愚癡常人所行，非是敗壞沙門所行，非是糟糠沙門所行，非是假名

沙門所行。舍利弗，諸法實相畢竟空寂，即是佛道。好世財利貪，說不淨法者，所不能及。舍利弗，是地名爲大智者地，非是貪樂外道者地，非說我見人見者地。」

「舍利弗，若實有我有人者，說我人者應有實相。如實應問：『若有我者爲是何色？青黃赤白？爲在身中？爲在身外？爲遍在身如油在麻？』舍利弗，麻中有油可出可示，若我在內說有我者，應說應示，如從麻中出油示油。第一義中求我不可得，是故當知若說有我人者，是人猶尚無沙門戒，況沙門地？舍利弗，當知如是邪貪著者，所謂著我著眾生著壽命者則爲墮頂。是人如是邪貪著故，尚不能除貪利養心，況細煩惱？舍利弗，通達空者，若爲貪欲瞋恚愚癡利養所覆，無有是處，亦不墮頂。舍利弗，計我心者謂有壽命。壽命因緣故，則爲利養所牽，障礙於道。舍利弗，我見者人見者，雖於我法出家爲道，如是癡人於清淨中則非出家。何以故？尼犍子出家皆計我心有所得故。舍利弗，有所得者從無始世常有此見，若得出家猶有不絕，是名因外道出家。不名因聖法出家。何以故？弊人不能信樂大法，於清淨大法無真實想。舍利弗，如是破法重罪因緣，餘殃未盡。不能信解諸法實相，起不善業，或謗八直

聖道，或於淨戒比丘而生惡心，妄出其過，或言破戒、破見、破命、破威儀，或不見他過妄生是非，或以濁恚嫉心說他惡名，或不能知佛經義理，謂非佛法。如是惡人成就破法惡業，於佛第一義中，心不通達，不入不喜。如是重罪餘報因緣，雖勤精進，猶尚不能取所緣相，何況繫心能得道果？又深依止我見人見，如是見者乃至諸佛猶亦不能拔其根本，何況聲聞？舍利弗，若人有如是貪著不善邪見，謂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命者見，又於第一義空驚疑畏者，當知是人先世成就破法罪緣。」

「舍利弗，若人如是貪著惡邪不善，謂貪我、貪人、貪壽命者，是人百千億諸佛以三輪示現，不能令悟使得道果。舍利弗，寧以利刀割舌，不應不見他事妄說其過，破戒、破見、破命、破威儀。舍利弗，於未來世當有比丘善護二百五十戒，是人我慢心生，而作是念：『我是持戒，餘人不爾。』輕於他人，心無恭敬。我是多聞，彼非多聞。舍利弗，爾時多有比丘但貴持戒，多行阿蘭若行。能善護戒品隨所說行，勤心讀經求通佛法，如是人等，生多聞慢，阿練若慢。而好瞋恚，心常垢濁，深懷慳貪、瞋恚毒心，頑鈍無知，以小因緣而起大事。是人瞋恚覆心，互相出過。謂破戒、破見、破命、破威儀。舍利弗，如是

僧中有好比丘，心無偏黨，處在中間。而亦同之在彼惡中。互相譏論，諍訟不息，不得安隱坐禪讀經。在家出家皆亦燒動。如是舍利弗，爾時多有比丘一歲二歲三歲乃至九歲，輕慢上座無有恭敬。是人出家受戒，多不如法。習効和上阿闍梨，亦無恭敬。舍利弗，爾時年少比丘及先出家，無有依止。共相輕慢十歲比丘所畜徒眾。其諸徒眾皆無恭敬威儀法則，亦不如法。舍利弗，時諸惡人具足貪欲瞋恚愚癡，互相輕慢無有恭敬。相違逆故，我法則滅。舍利弗，時諸癡人多起破法罪業，起此罪已當墮惡道。」

「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求自利己善比丘，當爾之時不應入眾，乃至一宿。唯除阿羅漢煩惱已斷，及病比丘於中有緣。何以故？舍利弗，當爾時人貪欲瞋恚愚癡毒盛，不活怖畏常所逼切，求利善人常應自處山林空靜，乃至畢命如野獸死。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我此真法不久住世。何以故？眾生福德善根已盡，濁世在近。求自利善比丘應生如是厭心：『我當云何見法破亂？見此沙門惡世難時？我當勤心精進早得道果。』」

「舍利弗，我法無諸難事，不念衣食臥具醫藥。汝等但當勤行佛道，

莫貴世間財利供養。舍利弗，汝今善聽，我當語汝。若有一心行道比丘，千億天神皆共同心，以諸樂具欲共供養。舍利弗，諸人供養坐禪比丘不及天神。是故舍利弗，汝勿憂念不得自供，佛真教化當隨順行，莫以第一義空，出人過惡。何以故？舍利弗，大嶮難者所謂得空。或有比丘因以我法出家受戒，於此法中勤行精進，雖諸天神諸人不念。但能一心勤行道者，終亦不念衣食所須。所以者何？如來福藏無量難盡。舍利弗，如來滅後，白毫相中百千億分，其中一分供養舍利及諸弟子。舍利弗，設使一切世間人，皆共出家隨順法行，於白毫相百千億分不盡其一。舍利弗，如來如是無量福德，若諸比丘所得飲食及所須物，趣得皆足。舍利弗，是諸比丘應如是念：『不應於所須物行諸邪命惡法。』舍利弗，若納衣比丘於糞掃中拾取弊故，應生是心：『以此障寒及修聖道。我今以此弊故，縫作僧伽梨著，勤行精進。若以凡夫，乃至一夜不應著此。』是比丘淨浣縫著。若此比丘於此納衣生貪著心，即應捨之，我不聽著，何況餘衣？何以故？舍利弗，是比丘於此衣中生非比丘法，是比丘不復應著，何況餘物？舍利弗，是時比丘寧以赤熱鐵鑠自纏其身，不應著此納衣。何以故？於此衣中染愛心故。舍利弗，納衣比丘應作是念：『著

此納衣以遮寒熱，以助修道，我今不復更著餘衣，當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舍利弗，如是納衣比丘專求道者，我則聽著。」

「舍利弗，乞食比丘應諸法中無所分別，常攝其心，不令散亂而入聚落，以諸禪定而自莊嚴。乞食得已，心不染污，持所得食從聚落出。在淨水邊可修道處，置食一面，洗脚而坐。以食著前，應生厭離想、不淨想、屎尿想、臭爛想、變吐想、塗瘡想、厭惡想、子肉想、臭果想、沈重想。又於身中應生死想、青想、膿想、爛壞想。舍利弗，比丘應生如是想，以無貪著心然後乃食。但以支身，除飢渴病，令得修道。應作是念：『我食此食破先苦惱，不生後苦。心得快樂，調適無患。身體輕便，行步安隱。』又念：『食此食已，我應當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無生法忍。』舍利弗，比丘如是食者，我聽乞食。舍利弗，若乞食比丘於所得食生貪味心，以為甘美而作是念：『我食此食當得好色，氣力充盛。』不作是念：『我食此食勤行聖道。』如是比丘我乃不聽受一飲水，何況飯食？舍利弗，若於食中不見過惡，不見出道，而便食者，寧自以手割股肉噉。何以故？我聽行

者得者受他供養，不聽餘人。」

「舍利弗，云何名爲行者？『若有比丘決定發心，我於今世斷諸結使，當入無餘涅槃。修習聖道，如救頭然。又當除斷不善惡法。』是名行者。又能一心信解空無相無願，爲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斷諸煩惱，名爲行者。求諸善法常行諮問，名爲行者。又能發心度脫一切，名爲行者。勤心修習諸助道法，於諸經中如說而行，及有一心求佛道者，舍利弗，於佛法中是名行者。何謂得者？謂得須陀洹脫三惡道，名爲得者。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斷諸煩惱，求道已息，所作已辦，善學三學，是名得者。我聽是人得受供養，是人若受供養，是名善受供養。」

「舍利弗，清淨持戒者，開化檀越者，及修多聞讀誦經者，謂讀誦修多羅、岐夜、授記經、伽陀、憂陀那、尼陀那，如是諸經。本生經、方廣經，未曾有經，阿波陀那論議經。是人又能清淨持戒，無有瑕疵，不垢不濁自在不著，智者所讚能自具足，隨順禪定時時樂坐禪。如是比丘我亦聽受供養。舍利弗，身證法者無有疑悔，我聽是人高座說法。雖是凡夫清淨持戒，心不貪著外道經義，一心勤求沙門上果，不貪利養。」

善巧定說，多聞廣喻猶如大海，乃至失命猶不妄語，不樂諍訟，自利利他唯說清淨第一實義，所說如是，亦如是行。舍利弗，如是說者我聽說法。如來所說能使諸法不相違逆，謂說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舍利弗，求利比丘，爲佛出家而破戒品，何用說法？何以故？舍利弗，我經中說：若人自不善寂，自不能護，能令他人善寂自護，無有是處。如人自沒污泥，欲出他人，無有是處。若人能自善寂，能出污泥，欲出他人，則有是處。是故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誹謗如來其罪不輕。實語比丘應聽說法，非妄語者。持戒比丘則能法施。舍利弗，高座說法決定斷疑，最是上事。若持戒不淨，著外道義，我則不聽。及妄語者，貴世樂者，求利養者，樂諍訟者，我亦不聽。我聽淨持戒者，質直心者，通達諸法實相者，高座說法。舍利弗，破戒比丘寧當捨戒，不著聖人相袈裟，覆藏罪垢，密作眾惡，受人信施。舍利弗，以小因緣，而於久遠受地獄身。」

佛藏經囑累品第十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當爾世時諸比丘等，於善法中云何精進？」佛告阿難：「且置莫問，所以者何？佛無量智所說經典，爾時比丘尚不能信，況能勤行？阿難，如來於有爲法中所有智慧，一切辟支佛阿羅漢等不能解知。阿難，如來所知法，若爲汝說，汝則迷悶，何況是人當能信之？如來於今說如是經，爾時癡人猶尚不信，何況能信所說罪報？阿難，法應當爾：『自身是惡，謂餘亦惡。』如今第一懈怠比丘，爾時第一精進比丘所不能及。若所持戒威儀智慧，不得相比。如來若說此人所行一切過惡，轉身所受，是人不信，更起重罪。汝等若聞亦得憂怖，不能量其所受罪惡。阿難，如來深法受者難有。於意云何？好床茵褥，豚子樂不？」「不也，世尊。」「阿難，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法深妙，智者所樂。是人不能信解通達，得出家已，自稱沙門，不能堪受如實教化。於此法中不能修心，不得滋味，振手而去，墮在惡道。猶如豚子捨好床褥。何以故？阿難，是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深清淨，非難化者所能信解。難降伏者、無智慧者、難滿者、難養者、破戒者、難與語者、住邪法者、行邪行者、貴財利者、以衣食爲上者、破威儀者、破戒德者、墮頂者、弊惡者、懈怠者、小欲者、

小精進者、無羞者、耐羞者、忽忽營事業者、沙門中旃陀羅、沙門中白衣、沙門中敗壞、沙門中行邪道者、非沙門自言是沙門者、魔所吞者、與外道義合者、不如說行者、樂眾鬧者、樂散亂語者、具有魔事者、魔所哀惱者、煩惱熾盛者、我見者、人見者、眾生見者、顛倒者、於我此法若能信解通達，無有是處。何以故？阿難，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清淨快大，與此惡人不相稱可。阿難，譬如百千億三千大千世界，中間曠遠，此弊惡人遠沙門法猶尚如是，況得順忍？況得涅槃？阿難，如此事者說不可盡。當來沙門弊惡鄙賤，深懷慳貪，深懷瞋恚，深懷不信，三毒熾盛，心行粗獷，難可制御。」

「阿難，譬如良田善熟，以火自燒。甘饍美食，而自著毒。舍宅所有，以火自焚，爲應爾不？」「不也，世尊。」「阿難，如是未來世癡人，因以我法得受供養，而不信解如來功德。又不能信如是等經，不能堪忍如實說過，自知瘡疣，而逆我語。如是癡人，依佛自活，而逆是法。阿難，爾時閻浮提內，如是癡人充滿其中。阿難且置，何用求此愚癡惡人，徒生徒老所行惡事？」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云何奉持？」佛告阿難：「此經名爲佛藏，亦名發起精進，亦名降伏破戒，亦名

選擇諸法。當奉持之。阿難，若人誦持是經，所得功德無量無邊。所以者何？破戒比丘，尚不能信、讀、誦、教人，況於是中得歡喜心？何以故？阿難，譬如惡賊，於王大臣，不敢自現。盜他物者，不自言賊。如是阿難，破戒比丘成就非沙門法，尚不自言是惡，況能向餘人說？自言罪人？阿難，如是經者，破戒比丘隨得聞時能自降伏，則有慚愧。持戒比丘得自增長。」

說是經時，無數諸天於諸法中得法眼淨，惡魔及諸眷屬皆大憂惱，如墮十六種大坑。大啼哭言：「瞿曇沙門知我覺我，我常長夜願佛滅後破持戒者，助破戒者，欲令諸惡比丘不知佛法，但知讀誦。我欲於佛法中破安隱心，語言此非佛法，無有義趣。瞿曇於今在諸天人大眾之中守護是法，遮我所願。」魔說此已，懷憂愁惱，忽然不現。爾時世尊欲明了此事。而說偈言：

我所說諸法，隨順第一義，有爲不堅牢，如夢之所見。
我今說此法，呵責未來事，隨順第一義，防制諸惡人。
爾時惡世中，比丘心熾動，諍訟生是非，不能得涅槃。

沙門及白衣，所說無有異，爾時我此法，與俗法無別。爲諸在家說，汝知我希有，我得於佛法，初道第一果。更有比丘言，我說不異是，此人與我同，我真見法者。見法不見者，爲致白衣故，各於自法中，而生其議論。有言一切有，有言一切空，不住於正道，性惡毀我法。汝勿近是人，可來親附我，爲汝說眞法，如我疾得道。如是諸音聲，流布於遠近，同心相黨助，破我所教法。譬如諸惡賊，同惡共爲侶，叛逆破國土，城邑及聚落。爾時諸比丘，難可得開化，鈍根深貪著，少智依我人。不解於如來，隨宜所說法，說有漏增上，自言是得道。在於大會中，多有諸比丘，皆言有智慧，求智無一人。若是大會中，或有一比丘，如實有智慧，皆呵言無智。諸天神等見，法王道散壞，咸皆懷憂惱，相對而啼泣。中有諸樹神，從樹而墮地，咸言釋師子，妙法今悉壞。佛寶法僧寶，在世猶未久，如何於今日，悉皆當散壞。我等不復聞，如來所說法，癡冥無所知，上道今將滅。

爾時諸地神，皆出大音聲，如來大法炬，於今當滅盡。諸天諸神等，後莫有所悔，而言不見聞，佛道今已滅。如來無量劫，自利亦利人，忍受諸苦惱，發願得成佛。釋師子大聖，度諸眾生者，清淨微妙法，今將欲滅盡。癡惡諸賊等，於今當得力，無有慈愍心，互相謗毀惱。魔使及魔民，鈍根難開化，諂曲懈怠心，瞋恚壞佛法。但於空林中，坐禪滿三月，自言是羅漢，無禪況得道。不得言得道，死言入涅槃，眾人信起塔，而自入地獄。如是癡空者，互共相輕恚，我於無量劫，所得今盡壞。爾時虛空神，共見釋師子，妙法毀壞敗，發聲皆啼泣。四天王聞此，皆共懷憂惱，時與諸天神，僉皆共來下。阿羅迦槃城，夜叉神眾來，僉皆大啼哭，出可畏音聲。有諸七寶城，嚴飾極微妙，失色皆如土，諸天不樂住。悲號大啼哭，處處皆來集，各共懷憂惱，相見不能言。宛轉臥在地，發如是音聲，共行閻浮提，見是大怖畏。佛子共鬪諍，破法而分散，皆從天上來，共詣我生處。

天神諸寶城，七日無光色，各共坐啼泣，滿七日不起。
如何大精進，勇猛世間尊，我等見住此，今當不復見。
咸共詣祇洹，相對而啼泣，佛此說四諦，我等此中聞。
世間將盲冥，互相輕恚慢，但起諸惡業，還墮於惡道。
諸天妙宮殿，可惜今將空，我等諸天神，無復救度者。
爾時閻浮提，毀壞無威色，經行處樹下，山窟無善人。
一切諸世間，悉皆大憊動，諸天及大神，音聲可怖畏。
爾時忉利天，舉手大悲哭，各於宮殿中，發聲而號哭。
諸天宮殿中，皆稱說我言，永離大聖王，爲我說法者。
忉利天六月，不食修陀食，不聽伎樂音，憂愁如喪子。
諸阿修羅眾，聞有如此事，皆共相命集，欲攻忉利天。
時諸閻浮王，皆共相征罰，諸天阿修羅，亦皆共戰鬪。
爾時諸比丘，及諸比丘尼，多墮惡道中，少有得免者。
破戒諸白衣，隨順惡比丘，以是因緣故，皆趣於惡道。
諸惡優婆夷，隨順惡師故，亦復入惡道，世間皆憊動。
有入城聚落，有至山林中，東西懷憂惱，以損其壽命。

爾時多惡賊，多有諸嶮道，種五穀不生，若生蟲所食。
爾時世人民，飢饉多餓死，死墮餓鬼中，久受諸苦惱。
時人施佛物，塔及四方僧，輒皆共分食，我後僧如是。
阿難汝等當，勉力勤精進，莫見後末世，如是眾惡事。
一切諸凡夫，愚癡無有智，起諸凡夫業，疾墮惡道中。
汝等勤讀誦，是名智慧因，若為智慧故，疾得至勝處。
我學世正見，汝亦如我學，斷世障礙事，疾得至勝處。
勤行八聖道，當疾得涅槃，思量求自利，我所說如是。
是劫過去後，六十劫無佛，尚無佛音聲，況有得道者。
時世諸人民，飢餓所逼切，無有孝慈心，食母食兒肉。
時諸家生子，常護恐他食，誰聞是惡事，復起生死業。
諸苦癡為本，五陰貪為本，若不樂五欲，當斷諸貪著。
受福果報時，深生貪著心，貪著因緣故，起惡墮惡道。
無漏法空寂，世間無牢堅，若知如是者，汝等應疾行。
無心生心想，而自大驚畏，我為作不作，是事為云何。
如是諸凡夫，思惟而籌量，我當云何作，如是常啼泣。

無陰生陰想，無我生我想，聞自相空法，如是亦迷悶。
不知佛如實，所說諸陰義，聞則以爲定，畏處無畏想。
我說去來今，諸陰皆空寂，三世悉平等，猶若如虛空。
所有過去佛，亦說自相空，未來世諸佛，亦說自相空。
我今出於世，亦說一切法，自性自相空，三世無有異。
當來人不知，佛所說實義，貪著我眾生，常墮於惡道。
當來世如是，大惡甚可畏，汝等勤精進，莫見是惡世。

佛說此經已，長老舍利弗及諸比丘，一切世間天人大眾，聞佛所說，
皆大歡喜，信受佛語。

佛說法滅盡經

僧祐錄中失譯經人名今附宋錄

聞如是。一時佛在拘夷那竭國，如來三月當般涅槃。與諸比丘及諸菩薩，無央數眾來詣佛所，稽首于地。世尊寂靜，默無所說，光明不現。賢者阿難作禮白佛言：「世尊前後說法，威光獨顯。今大眾會，光更不現。何故如此？其必有故，願聞其意。」佛默不應。如是至三。佛告阿難：「吾涅槃後，法欲滅時，五逆濁世，魔道興盛。魔作沙門，壞亂吾道。著俗衣裳，樂好袈裟五色之服。飲酒噉肉，殺生貪味，無有慈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辟支羅漢，精進修德，一切敬待。人所宗向，教化平等。憐貧念老，鞠育窮厄。恒以經像令人奉事。作諸功德，志性恩善。不侵害人，捐身濟物。不自惜己，忍辱仁和。」

「設有是人，眾魔比丘咸共嫉之，誹謗揚惡，擯黜驅遣，不令得住。自共於後，不修道德。寺廟空荒，無復修理，轉就毀壞。但貪財物，積聚不散，不作福德。販賣奴婢，耕田種植。焚燒山林，傷害眾生，無有慈心。奴爲比丘，婢爲比丘尼。無有道德，姪妣濁亂，男女

不別。令道薄淡，皆由斯輩。或避縣官，依倚吾道，求作沙門，不修戒律。月半月盡，雖名誦戒，厭倦懈怠，不欲聽聞。抄略前後，不肯盡說。經不誦習，設有讀者，不識字句，爲強言是。不諮明者，貢高求名。虛顯雅步，以爲榮冀，望人供養。眾魔比丘命終之後，精神當墮無擇地獄，五逆罪中，餓鬼畜生靡不經歷，恒河沙劫。罪竟乃出，生在邊國無三寶處。」

「法欲滅時，女人精進，恒作功德。男子懈慢，不用法語。眼見沙門如視糞土，無有信心。法將殄沒，登爾之時諸天泣淚，水旱不調，五穀不熟。疫氣流行，死亡者眾。人民勤苦，縣官計剋。不順道理，皆思樂亂，惡人轉多，如海中沙。善者甚少，若一若二。劫欲盡故，日月轉短，人命轉促，四十頭白。男子姪姪，精盡夭命，或壽六十。男子壽短，女人壽長，七八九十或至百歲。大水忽起，卒至無期。世人不信，故爲有常，眾生雜類不問豪賤，沒溺浮漂，魚鱉食噉。」

「時有菩薩、辟支、羅漢，眾魔驅逐，不預眾會。三乘入山福德之地，恬怕自守，以爲欣快，壽命延長，諸天衛護月光出世，得相遭值。共興吾道五十二歲。首楞嚴經，般舟三昧，先化滅去。十二部經尋後復

滅，盡不復現，不見文字。沙門袈裟自然變白。吾法滅時譬如油燈，臨欲滅時光明更盛，於是便滅。吾法滅時亦如燈滅，自此之後難可數說。」

「如是之後數千萬歲，彌勒當下世間作佛。天下泰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樹木長大，人長八丈，皆壽八萬四千歲。眾生得度不可稱計。」

賢者阿難作禮白佛：「當何名斯經？云何奉持？」佛言：「阿難，此經名為法滅盡。宣告一切，宜令分別。功德無量，不可稱計。」四部弟子聞經，悲慘惆悵，皆發無上聖真道意。悉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彌勒下生經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阿難偏露右肩，右膝著地白佛言：「如來玄鑒，無事不察，當來過去現在三世皆悉明了。過去諸佛姓字名號，弟子菩薩翼從多少，皆悉知之。一劫百劫若無數劫，皆悉觀察亦復如是。國王大臣人民姓字則能分別，如今現在國界若干亦復明了。將來久遠，彌勒出現，至真等正覺，欲聞其變。弟子翼從，佛境豐樂，爲經幾時？」佛告阿難：「汝還就坐，聽我所說彌勒出現國土，豐樂弟子多少。善思念之，執在心懷。」是時阿難從佛受教，即還就坐。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將來久遠，於此國界當有城郭，名曰翅頭。東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土地豐熟，人民熾盛，街巷成行。爾時城中有龍王名曰水光，夜雨香澤，晝則清和。是時翅頭城中有羅刹鬼，名曰葉華。所行順法，不違正教。每向人民寢寐之後，除去穢惡諸不淨者，常以香汁而灑其地，極爲香淨。阿難當知，爾時閻浮地，東西南北千萬

由旬，諸山河石壁皆自消滅。四大海水各減一萬，時閻浮地極爲平整，如鏡清明。舉閻浮地內穀食豐賤，人民熾盛，多諸珍寶，諸村落相近，鷄鳴相接。是時弊華果樹枯竭，穢惡亦自消滅。其餘甘美果樹，香氣殊好者皆生于地。爾時時氣和適，四時順節。人身之中無有百八之患，貪欲瞋恚愚癡不大慳慳，人心均平皆同一意，相見歡悅，善言相向。言辭一類無有差別，如彼優單越人而無有異。」

「是時閻浮地內人民大小皆同一向，無若干之差別也。彼時男女之類，意欲大小便時地自然開，事訖之後地便還合。爾時閻浮地內自然生粳米，亦無皮裏，極爲香美，食無患苦。所謂金銀珍寶車磔馬瑙眞珠琥珀，各散在地無人省錄。是時人民手執此寶自相謂言：『昔者之人由此寶故更相傷害，繫閉在獄受無數苦惱。如今此寶與瓦石同流，無人守護。』爾時法王出現，名曰螻佻。正法治化，七寶成就。所謂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玉女寶、典兵寶、守藏之寶，是謂七寶。鎮此閻浮地內，不以刀杖自然靡伏。如今阿難四珍之藏。乾陀越國，伊羅鉢寶藏，多諸珍琦異物，不可稱計。第二彌梯羅國，綢羅大藏，亦多珍寶。第三須賴吒大國，有大寶藏亦多珍寶。第四波羅奈螻佻，有大寶藏，多諸珍

寶，不可稱計。此四大藏自然應現，諸守藏人各來白王：『唯願大王以此寶藏之物惠施貧窮。』爾時蟻法大王得此寶已，亦復不省錄之，意無財寶之想。時閻浮地內自然樹上生衣，極細柔軟，人取著之。如今優單越人自然樹上生衣而無有異。」

「爾時彼王有大臣名曰修梵摩，是王少小同好，王甚愛敬。又且顏貌端正不長不短不肥不瘦，不白不黑不老不少。是時修梵摩有妻名梵摩越，王女中最，極為殊妙，如天帝妃。口作優鉢蓮華香，身作栴檀香，諸婦人八十四態永無復有，亦無疾病亂想之念。爾時彌勒菩薩於兜率天，觀察父母不老不少，便降神下應，從右脇生。如我今日右脇生無異，彌勒菩薩亦復如是。兜率諸天各各唱令：『彌勒菩薩已降神生。』是時修梵摩即與子立字，名曰彌勒。彌勒菩薩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身黃金色。爾時人壽極長，無有諸患，皆壽八萬四千歲。女人年五百歲然後出嫡。」

「爾時彌勒在家未經幾時，便當出家學道。爾時去翅頭城不遠有道樹名曰龍花，高一由旬，廣五百步，時彌勒菩薩坐彼樹下成無上道果。當其夜半彌勒出家，即於其夜成無上道。時三千大千刹土六返震動。地

神各各相告曰：『今時彌勒已成佛。』轉至閻四天王宮：『彌勒已成佛道。』轉轉聞徹三十三天，豔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聲聞展轉至梵天：『彌勒已成佛道。』

「爾時魔王名大將，以法治化。聞如來名音響之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七日七夜不眠不寐。是時魔王將欲界無數天人至彌勒佛所，恭敬禮拜。彌勒聖尊與諸天人漸漸說法，微妙之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為妙。爾時彌勒見諸人民已發心歡喜，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盡與諸天人廣分別其義。爾時座上八萬四千天子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大將魔王告彼界人民之類曰：『汝等速出家。所以然者，彌勒今日已度彼岸，亦當度汝等使至彼岸。』爾時翅頭城中，有長者名曰善財，聞魔王教令，又聞佛音響，將八萬四千眾至彌勒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彌勒漸與說法微妙之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為妙。爾時彌勒諸人民心開意解，如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與諸人民廣分別義。爾時座上八萬四千人諸塵垢盡，得法眼

淨。是時善財與八萬四千人等，即前白佛，求索出家，善修梵行，盡成阿羅漢道。」

「爾時彌勒初會八萬四千人得阿羅漢，是時蟻法王聞彌勒已成佛道，便往至佛所，欲得聞法。時彌勒佛與王說法，初善中善竟善，義理深邃。爾時大王復於異時立太子爲王，賜剃頭師珍寶，復以雜寶與諸梵志。將八萬四千眾往至佛所求作沙門，盡成道果，得阿羅漢。是時修梵摩大長者聞彌勒已成佛道，將八萬四千梵志之眾往至佛所，求作沙門，得阿羅漢。唯修梵摩一人斷三結使，必盡苦際。是時佛母梵摩越復將八萬四千姝女之眾往至佛所，求作沙門。爾時諸女人盡得阿羅漢，唯有梵摩越一人斷三結使，成須陀洹。爾時諸刹利婦聞彌勒如來出現世間成等正覺，數千萬眾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各各生心求作沙門出家學道。或有越次取證，或有不取證者。爾時阿難，其不越次取證者，盡是奉法之人。患厭一切世間，修不可樂想。爾時彌勒當說三乘之教如我今日。弟子之中大迦葉者行十二頭陀，過去諸佛所善修梵行，此人當佐彌勒勸化人民。」

爾時迦葉去如來不遠結加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爾時世尊告迦

葉曰：「吾今年已衰耗，向八十餘。然今如來有四大聲聞，堪任遊化，智慧無盡眾德具足。云何爲四？所謂大迦葉比丘，屠鉢歎比丘，賓頭盧比丘，羅云比丘。汝等四大聲聞，要不般涅槃。須吾法沒盡，然後乃當般涅槃。大迦葉亦不應般涅槃，要須彌勒出現世間。所以然者，彌勒所化弟子盡是釋迦文弟子，由我遣化得盡有漏。摩竭國界毘提村中，大迦葉於彼山中住。」

「又彌勒如來將無數千人眾，前後圍遶往至此山中，遂蒙佛恩。諸鬼神當與開門，使得見迦葉禪窟。是時彌勒申右手指示迦葉，告諸人民：『過去久遠釋迦文佛弟子。名曰迦葉，今日現在。頭陀苦行最爲第一。』是時諸人見是事已，歎未曾有。無數百千眾生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或復有眾生見迦葉身已，此名爲最初之會，九十六億人皆得阿羅漢，斯等之人皆是我弟子。所以然者，悉由受我訓之所致也。亦由四事因緣惠施仁愛利人等利。爾時阿難，彌勒如來當取迦葉僧伽梨著之，是時迦葉身體奄然星散。是時彌勒復取種種華香供養迦葉，所以然者，諸佛世尊有敬心於正法故。彌勒亦由我所，受正法化，得成無上正眞之道。」

「阿難當知，彌勒佛第二會時有九十四億人，皆是阿羅漢。亦復是我遣教弟子，行四事供養之所致也。又彌勒第三之會，九十二億人皆是阿羅漢。亦復是我遣教弟子。爾時比丘姓號皆名慈氏弟子，如我今日諸聲聞皆稱釋迦弟子。爾時彌勒與諸弟子說法：『汝等比丘，當思惟無常之想，樂有苦想，計我無我想，實有空想，色變之想，青瘀之想，臃脹之想，食不消想，膿血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此十想者皆是過去釋迦文佛與汝等說，令得盡有漏，心得解脫。若此眾中釋迦文佛弟子，過去時修於梵行，來至我所。或復於釋迦文佛所，供養三寶，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彈指之頃修於善本，來至此間。或於釋迦文佛所，行四等心，來至此者。或於釋迦文佛所，受持五戒三自歸法，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起神寺廟，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補治故寺，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受八關齋法，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香華供養，來至此者。或復於彼聞法悲泣墮淚，來至我所。或復於釋迦文佛所，專意聽受法，來至我所。或復盡形壽善修梵行，來至我所。或復有書寫讀誦，來至我所。或復承事供養。來至我所者。』是時彌勒便說此偈：

增益戒聞德，禪及思惟業，善修於梵行，而來至我所。勸施發歡心，修行心原本，意無若干想，皆來至我所。或發平等心，承事於諸佛，飯飴於聖眾，皆來至我所。或誦戒契經，善習與人說，熾然於法本，今來至我所。釋種善能化，供養諸舍利，承事法供養，今來至我所。若有書寫經，班宣於素上，其有供養經，皆來至我所。繒綵及諸物，供養於神寺，自稱南無佛，皆來至我所。供養於現在，諸佛過去者，禪定正平等，亦無有增減。是故於佛法，承事於聖眾，專心事三寶，必至無爲處。

「阿難當知，彌勒如來在彼眾中當說此偈。爾時彼眾中諸天人民思惟此十想，十一姦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彌勒如來千歲之中，眾僧無有瑕穢。爾時恒以一偈以爲禁戒：

口意不行惡，身亦無所犯，當除此三行，速脫生死關。

過千歲後當有犯戒之人，遂復立戒。彌勒如來當壽八萬四千歲，般涅槃後遺法當在八萬四千歲，所以然者，爾時眾生皆是利根。」

「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見彌勒佛及三會聲聞眾及翅頭城，及見

蟻佉王并四大藏珍寶者。欲食自然粳米者，并著自然衣裳，身壞命終生天上者。彼善男子善女人，當勤加精進，無生懈怠。亦當供養承事諸法師，名花擣香種種供養。無令有失。如是阿難。當作是學。」爾時阿難及諸大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般涅槃經（卷六摘錄）

北涼天竺三藏 曇無讖 譯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出家剃髮，雖服袈裟，故未得受沙彌十戒。或有長者來請眾僧，未受戒者即與大眾俱共受請，雖未受戒，已墮僧數。善男子，若有眾生發心始學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書持讀誦亦復如是，雖未具足位階十住，則已墮於十住數中。或有眾生是佛弟子或非弟子，若因貪怖或因利養，聽受是經乃至一偈，聞已不謗，當知是人則爲已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因緣，我說四人爲世間依。善男子，若以佛說，言非佛說，無有是處，是故我說如是四人爲世間依。善男子，汝應供養如是四人。」**「世尊，我當云何識知是人，而爲供養？」**

佛告迦葉：「若有『建立』『護持』正法，如是之人應從啓請，當捨身命而供養之。如我於是大乘經說：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猶如事火，婆羅門等。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亦如諸天，奉事帝釋。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供養師長正應如是。今有所疑，唯願廣說。若有長宿護持禁戒，從年少邊諮受未聞，云何是人當禮敬不？若當禮敬，是則不名為持戒也。若是年少護持禁戒，從諸宿舊破戒人邊諮受未聞，復應禮不？若出家人從在家人諮受未聞，復當禮不？然出家人不應禮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少幼小應當恭敬耆舊長宿，以是長宿先受具戒，成就威儀，是故應當供養恭敬，如佛言曰：『其破戒者是佛法中所不容受。猶如良田多有稊稗。』又如佛說：『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如事帝釋。』如是二句其義云何？將非如來虛妄說耶？如佛言曰：『持戒比丘亦有所犯。』何故如來而作是說？世尊亦於餘經中說聽治破戒，如是所說，其義未了。」

佛告迦葉：「善男子，我為未來諸菩薩等學大乘者說如是偈，不為聲聞弟子說也。」善男子，如我先說，正法滅已，毀正戒時，增長破戒非法盛時，一切聖人隱不現時，受畜奴婢不淨物時，是四人中當有一人出現於世，剃除鬚髮，出家修道。見諸比丘各各受畜奴婢僕使不淨之物，淨

與不淨，一切不知。是律非律亦復不識。是人爲欲調伏如是諸比丘故。與共和光，不同其塵。自所行處及佛行處善能別知，雖見諸人犯波羅夷，默然不舉。何以故？我出於世爲欲建立護持正法，是故默然而不舉處。善男子。如是之人爲護法故，雖有所犯，不名破戒。」

「善男子，如有國王遇病崩亡，儲君稚小未任紹繼。有旃陀羅豐饒財寶，巨富無量，多有眷屬，自以強力，伺國虛弱，篡居王位。治化未久，國人居士婆羅門等，亡叛逃走，遠投他國。雖有在者，乃至不欲眼見是王。或有長者婆羅門等不離本土。譬如諸樹隨其生處，即是中死。旃陀羅王知其國人逃叛者眾，尋即遣諸旃陀羅守邏諸道。復於七日擊鼓，唱令諸婆羅門：『有能爲我作灌頂師者，當以半國而爲爵賞。』諸婆羅門聞是語已，悉無來者。各作是言：『何處當有婆羅門種作如是事？』旃陀羅王復作是言：『婆羅門中若無一人爲我師者，我要當令諸婆羅門與旃陀羅共住食宿，同其事業。若有能來灌我頂者，半國之封，此言不虛。咒術所致三十三天上妙甘露不死之藥，亦當共分而服食之。』」

「爾時有一婆羅門子，年在弱冠，修治淨行，長髮爲相，善知咒術。往至王所白言：『大王，王所敕使，我悉能爲。』爾時大王心生歡喜，受

此童子作灌頂師。諸婆羅門聞是事已，皆生瞋恚，責此童子：『汝婆羅門，云何乃作旃陀羅師？』爾時其王即分半國與是童子，因共治國，經歷多時。爾時童子語其王言：『我捨家法來作王師，然教大王微密咒術，而今大王猶不見親。』時王答言：『我今云何不親汝耶？』童子答言：『先王所有不死之藥猶未共食。』王言：『善哉善哉，大師，我實不知。師若須者唯願持去。』是時童子聞王語已，即取歸家，請諸大臣，而共食之。諸臣食已即共白王：『快哉大師，有是甘露不死之藥。』王既知已，語其師言：『云何大師獨與諸臣服食甘露而不見分？』爾時童子更以其餘雜毒之藥與王令服。王既服已，須臾藥發，悶亂躓地。無所覺知，猶如死人。爾時童子立本儲君，還以爲王。作如是言：『師子御座法，不應令旃陀羅昇。我從昔來未曾聞見旃陀羅種而爲王也。若旃陀羅治國理民，無有是處。汝今應還紹繼先王，正法治國。』爾時童子經理是已，復以解藥與旃陀羅，令其醒寤。既醒寤已，驅令出國。是時童子雖爲是事，猶故不失婆羅門法。其餘居士婆羅門等，聞其所作，歎未曾有。讚言：『善哉善哉！仁者，善能驅遣旃陀羅王。』善男子。我涅槃後護持正法諸菩薩等亦復如是。以方便力，與彼破戒假名受畜一切不淨物僧同其事業。

爾時菩薩若見有人雖多犯戒，能治毀禁諸惡比丘，即往其所恭敬禮拜，四事供養，經書什物悉以奉上。如其自無，要當方便從諸檀越求覓而與。爲是事故應畜八種不淨之物，何以故？是人爲治諸惡比丘，如彼童子驅旃陀羅。爾時菩薩雖復恭敬禮拜是人，受畜八種不淨之物，悉無有罪。何以故？以是菩薩爲欲擯治諸惡比丘，令清淨僧得安隱住，流布方等大乘經典，利益一切諸天人故。善男子，以是因緣我於經中說是二偈，令諸菩薩皆共讚嘆護法之人。如彼居士婆羅門等稱讚童子善哉善哉，護法菩薩正應如是。若有人見護法之人與破戒者同其事業，說有罪者，當知其自受其殃，是護法者實無有罪。」

「善男子。若有比丘犯禁戒已，憍慢心故覆藏不悔，當知是人名眞破戒。菩薩摩訶薩爲護法故，雖有所犯不名破戒。何以故？以無憍慢，發露悔故，善男子，是故我於經中覆相說如是偈：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猶如事火，婆羅門等；
如第二天，奉事帝釋。

以是因緣，我亦不為學聲聞人，但為菩薩而說是偈。」

註：出家人欲見佛性者需突破聲聞戒，以菩薩戒爲依準。見性是菩薩法，非聲

聞法故。

註：覆相：遮覆聲聞戒之戒相也

自序

末學自來弘法，初不曾預設題目，皆隨順因緣而行。初以「博山參禪警語」與諸同修共結法緣，隨因禪子普遍未具參禪功夫，念佛人亦罕具念佛功夫，乃著《無相念佛》一書，以助佛子。果然有人因此得見自性彌陀，悟明心地。

續因多人建議重演念佛法門，以應當機。遂於演述「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之後，繼之以《念佛三昧修學次第》，亦由眾同修整理成書，並蒙慈雲雜誌、大乘精舍住持樂老居士及其法眷鼎力護持，乃得流傳海內外，廣益淨土行者，庶能助益念佛人蓮登上品。

隨後因緣成熟，續說「禪——悟前與悟後」，亦由眾同修辛勞整理成書，贊助經費而印行問世。復蒙樂老居士及諸法眷鼎力護持，廣為流通，導正佛子知見。

末學原以為此生為當代諸佛子所應作者，已竟其功，乃竟突有一、二位已見道之同修，因閱讀已故某法師著述而否定世尊正法，致使其懷疑，進而否定自己所悟，欲於本心之外另覓本心。無數劫辛苦學佛參禪

而得之見地，一朝棄捨，令人扼腕嘆息。有鑒於此，乃蒐集某法師著述，詳細讀之，方知茲事體大。

竊以爲彼雖說法錯誤極多，然有《禪——悟前與悟後》一書導正，足可有餘，無須爲此尋其謬誤而作辨正。然因彼於書中否定無上甚深微妙正法，代之以虛妄想像之悟境；復以勝論外道邪法所說真我，說爲眞如佛性。彼既以外道法代替佛法，則後世佛子若有信彼言者，於眞實證悟之後，必定悉皆退轉，「棄眞爲妄，不免向外馳求」，便成心外求法。

若彼著作未被廣泛流傳，則吾眾中少數人退失亦無大礙。誠如佛說福慧不足者，正觀現前（開悟）後，有一生二生乃至十劫而退者。若有人執著出家在家相及名聲大小表相，不信世尊正法者，宜其退失。

然近年來有少數佛子未具頂門眼，昧於此師開『誤』之事實，廣印其著述，大肆流通，則後世多數佛子昧其名聲，或將爲其所惑。若有菩薩再來而未離隔陰之迷，以其夙慧善根、自參自悟，閱其否定正法之開示後，恐將一一退轉，而於本心之外另覓本心，則正法之證悟永不可得。世尊正法由茲永滅，只餘佛學研究、佛學教育、布施植福及佛法名相戒相而已。

思及佛之正法或將因此永滅，不得不隨順因緣、奮臂而起，甘冒大不韙，檢視其著作中錯誤之大者，引據佛說諸經及菩薩論述，分門別類，料簡是非，冀挽狂瀾，擁護正法。深願佛子拋棄成見，細讀本書，將此師所說及末學之引證詳細一一對照，並尋覓佛菩薩所說經論原文印證，即可真相大白。

佛子於本書細讀明辨及對照經論之後，可使未悟者提升知見，不致走入歧途猶不自知；已悟者能增益見地及悟境，道之次第脈絡了然分明，永無迷惑，正好安心向道，見法得法。

眾生著相，自古已然，非獨今日。佛世諸出家聲聞僧，見維摩詰大士、文殊大士、觀音大士時，因諸大士皆示現在家相，乃執著聲聞戒而不頂禮大士。是故此書出版，若致毀辱，亦意料中事。然末學無意因此與諸方諍論，是故毀譽一任毀譽，不關我心，亦不答辯。

若因此書而使後世百、千、萬、億佛子中之一位二位乃至諸多再來菩薩，得不退轉於正法之證悟，則佛種不斷，所願已足，一己之毀譽復何慮哉！因名之曰《正法眼藏——護法集》，是為序。

菩薩戒子蕭平實敬序 時在一九九六年晚春

再版序

拙著《正法眼藏——護法集》出版時，造成台灣佛教界極大震撼；時日既久，月溪法師邪說遺毒因之漸漸消聲匿跡。余雖因此得罪許多法師居士，然已因此導致極多學人回歸正見，可以無憾矣！

憶昔演述圓滿、決定出版此書時，許多同修憂慮余之安危，故多不贊成出版流通。然余至今依舊無恙，顯見台灣佛弟子眾、素質甚高，能以求慧求法之心態、冷靜之思考，實事求是、探求真相，終能體余悲心、各回歸正知正見，故余五蘊幻質未受橫逆；不禁私淑台灣多數佛子之有智與沈穩，令人讚歎！

然仍有極少數探討佛學者，專以研究為務，非以實修為鵠的，不解余意，乃以私心揣度而非議於余。亦有出家在家大師因曾自稱已悟，而不能與拙著《護法集》相應印證，自覺顏面盡失，乃遷怒於我，禁止徒眾閱余諸書；並以化名而於網際網路中，對余作種種人身攻擊，以資中傷，然無有敢於真名質問余者。乃至拙著《邪見與佛法》書中，公開聲明接受法義辨正——私下或公開之法義辨正——至今迄無一人前來辨正，只是遣諸徒眾、於網際網路上，作種種強詞奪理之狡辯、及誣蔑之言。

今者本書既經元覽居士化名質問，余以《平實書箋》一書辨正無訛，猶如真金之經烈火鍛鍊，益顯正真與極純淨，故應令其繼續流通，廣益今時後世學人。茲以本書初版及初版二刷皆已流通完畢，應再印行，以益學人。然因此書係由演講錄音整理而成，間有語病疏漏如《平實書箋》所討論者，宜於語病處各增二三字，令義明確易解，消除語病。復因書中五處能經慧眼檢驗，而未能受法眼檢驗，諸方在家出家大師雖仍不知其中差別，仍應自行予以修正。三因附錄一及二，已另行印單行本，別以《生命實相之辨正》為書名、單獨流通；為免重覆，宜予摘除；由是三緣，於今重印之際，應予改版。

改版後，僅抽撤扉頁二頁，將諸經文前移二頁，以供再版序文使用。並將各章辨正文、維持初版之原編頁碼，方便讀者與初版二刷及《平實書箋》二書比對閱讀。又此書所說乃月溪法師之邪謬，今已普為大眾所知，無須再隱其名諱，故此版起之參考書籍目錄中明列其名號，不再隱之。為述此由，因之造序云云。

菩薩戒子 蕭平實 謹識

公元二〇〇一年寒露 序於喧囂居

第一章 眞如與佛性之辨

我們講護法集，是因為已故某法師及信受其知見諸師，有許多的知見不但誤導學佛眾生，甚至用他們所說的「佛法」把世尊的正法否定。有鑒於此，我們不得不再一次入草和泥，不怕渾身沾滿了腥羶臭味，專門指說他們的謬誤。

因為如果他們講的法對，那麼經律論三藏十二部就講錯了；如果他們說的法對，則歷代祖師眞悟之人就變成未悟了，乃至西天二十八祖、護法菩薩、世親菩薩、彌勒菩薩以及世尊都被否定了。

爲護正法，以免被錯誤知見之師以「佛法」破壞佛法，所以不得不提起極大的勇氣講這本護法集。他們的嚴重錯誤很多，而以已故某法師爲代表。此師之錯誤極多，一時間無法全部整理出來，只好一面講，一面整理資料。現在先講第一章——眞如與佛性之辨：

第一則 某師云：《佛性究竟是什麼樣子？佛性叫做本來面目，又叫做法身，又叫眞如。》（1-8、3-83）（引述出處詳見附錄）

又云：《佛性與靈性的分別，佛性就是本來面目。》（1-11、

2-7)

又云：《法界體性智便是佛性，禪宗所謂本來面目。》（1-92、5-135、10-131）

又云：《絕對的佛性究竟是什麼樣子？佛性又叫做本來面目，又叫法身，又叫眞如。》（3-83）

又云：《本體即最究極之實在，又叫實相，又名眞如，又名佛性。》（5-44、5-62、10-7、10-58）

辨正：眞如是本體，佛性是作用。譬如燈與光——眞如是燈，佛性是光。光從燈而生，但光不是燈；如果說「光就是燈」，那就錯了。燈能產生光，但燈不是光，如果講「燈是光」，那也錯了。

同理，眞如具備佛性作用，但眞如不是佛性；佛性雖從眞如來，但佛性不等於眞如，佛性與眞如非一非異。眞如是本體，佛性是本體的作
用，學禪的人和學佛的人必須弄清楚這一點。

此師將眞如與佛性混爲一談，他說眞如就是佛性，佛性就是法界體性智，就是眞如。他不明白眞如與佛性的體用關係，所以就講：「佛性本自清淨，如華嚴經所舉九十九種譬如，已將佛性講得清清楚楚，無可

再爲解說了。」(3-82)接著便引述《華嚴經》十迴向品云「譬如眞如……」這是引喻失當。後文當再解說，此處暫置不論。

因爲《華嚴經》十迴向品裡面講的「譬如眞如恆守本性」等九十九種譬喻，是講眞如，不是講佛性。佛性本自清淨沒錯，但佛性不即是眞如，不可將經典中講眞如的經文拿來比喻佛性。而且，法界體性智不是佛性，此點留到後面再解釋。

第二則 某師云：《楞嚴經》「知見立知，即無明本」，是說我們未明心見性，一切都是見聞覺知作主，一切知見建立皆是無明根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是明心見性後佛性作主，則將見聞覺知一切皆變爲佛性。(5-142、10-138)

又云：《我們未見性以前乃見聞覺知作主。見性以後乃佛性作主。佛性與見聞覺知中間有無始無明隔闕。》(7-30)

又云：《悟後之人佛性作主，一切皆由佛性發揮。》(9-175)

辨正：第一、「知見立知，即無明本」，不是他講的這個意思；而是

說——我們尋覓眞如的時候，如果是在能知能覺的這個心上面，去把能知的心找出來，當作是眞如的話，這就錯了。因為這個能知的心是無明的根本，是輪迴生死的根本。所以能知能聽能見的一念心不是眞如，是這個意思，而不是「我們未見性前，由見聞覺知作主。」見聞覺知從來不作主，而是我們能知能識的六、七二識在作主，不可錯解經文。

第二、「知見無見，斯即涅槃」，還沒有悟的人請注意：這意思是說，我們如果很清楚的知道，而且看見了那個看不見的，那就是涅槃本心，而不是說「見性以後由佛性作主」。佛性一向不作主，會作主的，在悟前是染汙末那以及染汙意識。見性以後轉依——是清淨末那及清淨意識。也就是下品轉識成智的平等性智的本體——清淨末那在作主，清淨意識配合祂，佛性是從來不作主的。

也不可說「見性以後，把見聞覺知一切知見都變爲佛性」，佛性是本來具足，不是變來的；只是功夫不夠的人看不見，慧力不夠的人看不見而已；佛性一向都在，不是從見聞覺知變來的。

《大般涅槃經》云：「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許多經典都這麼講。既然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就可見佛性不是因爲學禪、修禪、參禪而把見聞

覺知變爲佛性，所以佛性不是變來的，它是本來就具足的。

我們見性以後就會看到——佛性與見聞覺知並存，佛性不離見聞覺知。見性後見聞覺知依舊是見聞覺知，沒有變成佛性；佛性依舊是原來的佛性，沒有和見聞覺知合併或把它消滅。所以佛性不是變來的，不是從見聞覺知轉變而來，是本來就具足的，因此「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絕非他解釋的那種意思，他錯解經文了。

第三、上面所講的那兩句經文，講的是眞如，不是佛性。如果把這兩句經文當作是在講佛性，如此一直參下去，無量無數劫之後還是不能悟。因爲這兩句是講眞如，是說五陰之中有眞——眞妄和合，不即不離。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是說我們能知能見的一念心，是無明的根本。我們知道這是無明的根本，知道祂是虛妄以後，我們才會以「知見立知」的這個妄心去尋找眞如。眞如不在能聽能知能看的心中，若人想要從能聽能知能看的心裡面去找眞如，他永遠找不到。

當我們有一天知道了、悟了，也看見了這個不見不知的心，那我們就找到眞如了。但是我們找到了眞如眞心之後，這個能知能見的妄心還是繼續存在，並不因此消失掉。這能知的六七二識因此產生了妙觀察智

和平等性智，但這只是下品的轉識成智而已。所以說，只有體用不分的人，才會說「這兩句經文是在講佛性」，眞悟的人不會體用不分。

此外，我們明心見性以後也不是佛性作主，佛性向來都不作主。我們悟前由染汙末那作主，透過第六識去分別，時時刻刻在決定要做什麼或不做什麼，不明白眞如的人就以爲自己是主人，認爲這個能思惟、能知、能作主的心就是主人。

悟了以後由清淨末那作主，運用第六意識的下品妙觀察智作分別。他自己雖然是眞正作主運作的人，但他不認爲自己是主人，而把他所找到的眞如前身——阿賴耶識做爲主人。雖然悟了，他卻繼續以下品妙觀察智和下品平等性智來主宰五陰，繼續修道和過生活。

我們開悟時找到的眞如，這時候還不叫眞如，叫做阿賴耶識，因爲還有異熟性及識種流注，不能成佛，所以不能稱爲眞如。而這個阿賴耶識恆而不審，所以祂一向自己不作主。因爲一向不作主，才能「本來解脫」。

話說回來，佛性是眞如之用——眞如爲體，佛性爲用。在見性以後，佛性不論做什麼，都是由清淨末那透過阿賴耶識的識種來運作，佛性向

來不作主。佛子萬勿因爲體用不分，猶如此師產生這種嚴重的錯誤。

第三則 某師云：《良以佛性是絕對，不可以心觀，可觀者非佛性也。觀假作空，觀空作假，或於空假中取中道，皆是腦筋作用。自己作怪，不能見佛性也。》(8-81)

又云：《金剛經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佛性絕對，故超越三界。無所不在，故無去來。非肉眼所能見，故見同無見。》(9-111)

又云：《若有人說：「我見佛性」，斯則未見佛性。因爲佛性乃無所見，無所行，非言語所可及者。》(11-40)

辨正：佛性不是絕對，因爲他相對於境界而運作，眞如方是絕對。佛性可以用肉眼看見，怎麼可以說「不能以心觀」呢？因此不可以說「可觀者非佛性也」。《大般涅槃經》卷 8、25、26、27、28、29、30 中，世尊都爲我們開示佛性可以眼見，怎麼可說「佛性非肉眼所能見」呢？

《大般涅槃經》卷 25 云：「不見佛性而斷煩惱，是名涅槃，非大般涅槃。若見佛性能斷煩惱，是則名爲大般涅槃。」所以佛性是可見的。

卷 26 云：「若有菩薩具足智慧、福德二莊嚴者，則知佛性，亦復解知名爲佛性。乃至能知十住菩薩以何眼見，諸佛世尊以何眼見。」所以佛性是看得見的。

卷 27 云：「佛性亦爾，一切眾生雖不能見，十住菩薩見少分故，如來全見。」所以佛性是可見的。世尊又云：「復有眼見，諸佛如來，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又云：「善男子、見有二種，一者眼見，二者聞見。諸佛世尊眼見佛性。」又云：「復有眼見，諸佛如來十住菩薩眼見佛性。」

卷 28 云：「眼見者謂十住菩薩、諸佛如來眼見眾生所有佛性。」

卷 29 云：「嘴者喻於十住菩薩得見佛性。」

卷 30 云：「善男子！眾生佛性非有非無。所以者何？佛性雖有，非如虛空。何以故？世間虛空雖以無量善巧方便，不可得見；佛性可見，是故雖有，非如虛空。」

卷 8 云：「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性如是微細難知，云何肉

眼而能得見？」佛言：『迦葉善男子，如彼非想非非想天亦非二乘所能得知，隨順契經，以信故知。』所以佛性雖然無形無相，卻眞實可以用肉眼看見。

佛子讀經前應先辨明所讀了義經是說眞如？抑或是說佛性？或者是二者俱說？《金剛經》、楞伽經、維摩詰經》是說眞如，不是說佛性。《楞嚴經》中的「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也是說眞如，不是說佛性。眞如不可見，故云見無所見。佛性是眞如之用，雖然無形無相，但可以見，也必須眼見爲憑。欲眼見佛性，必須具備定力與慧力，二者兼具方可眼見。若向人道「佛性不可見」者，此人乃是聞見佛性，不是眼見佛性。

所以佛性是可以肉眼看見的，肉眼沒有看見佛性而說他見性了，那是「聞見佛性」。何謂「聞見佛性」？《大般涅槃經》卷²⁷ 世尊云：「復有聞見：一切眾生乃至九地聞見佛性。菩薩若聞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心不生信，不名聞見。」

卷²⁸云：「聞見者，一切眾生，九住菩薩，聞有佛性、如來之身。」聞見佛性的人，不知用何方法可以眼見佛性？亦不知須具備福德莊

嚴與定慧莊嚴，方能以肉眼看見佛性。此師看不見的緣故，便說「佛性非肉眼所能見，故見同無見。」請諸佛子詳查《大般涅槃經》，細加印證，即可明了。吾等當以佛之開示及經典原旨爲依循，莫學此師違背經典而說「佛性不能眼見。」（以上由駱○○居士整理）

第四則 某師云：《經云：「佛性離見聞覺知」，若認見聞覺知是佛性，是大錯的，是見聞覺知的腦筋，不是佛性，佛性離見聞覺知。》
(7-14)

又云：《見聞覺知出維摩詰經。經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讀此可知見聞覺知全是腦根作用，與佛性相離甚遠。》(4-34)

辨正：《維摩詰經》云：「法離見聞覺知」，不是「佛性離見聞覺知」，也沒有經典說過「佛性離見聞覺知」。《維摩詰經》所說的「法離見聞覺知」是說眞如離見聞覺知，因爲《維摩詰經》全經都是說眞如，不是說佛性。

佛性雖非一般人的見聞覺知，但不離見聞覺知，若離見聞覺知則不見佛性。眞如離見聞覺知，佛性不離見聞覺知；若有人說：「佛性離見聞覺知」，或說「見聞覺知與佛性相離甚遠」，此人是沒有眼見佛性的人，眼見佛性者，必知「佛性與見聞覺知非一非異」之道理故。

《大般涅槃經》卷 32，世尊云：「說佛性者亦如復是，非即六法，不離六法。善男子！是故我說眾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我。」
（註：六法即六入諸法。）

卷 35，世尊云：「眾生佛性非內六入，非外六入，內外合故名爲中道。」故知佛性不離六入見聞覺知，佛性在一切見聞覺知中見故。

卷 7 云：「佛告迦葉：實有殺生，何以故？善男子！眾生佛性住五陰中，若壞五陰，名曰殺生。」若離五陰則不見佛性。若入涅槃或入無心定，亦不能眼見佛性，故佛性不離見聞覺知。

從眼見佛性的體驗來講，佛性是不離見聞覺知的。古來禪宗一切眼見佛性的祖師也都不說佛性離見聞覺知，只有說「眞如離見聞覺知」或「法離見聞覺知」，請佛子細加體察上述諸經典之意旨，當以佛說之大乘經典之見地爲是。

第五則 某師云：《要破無始無明必定要用一念無明，一念無明一起就分爲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若用六根中無論哪一根來破無明，無始無明一破，見了佛性，我們一念無明、六根，通通要變爲佛性。》（7-11、7-20）

又云：《無始無明一經打破，六根變爲佛性。》（4-41）

又云：《明心見性者，四大變爲佛性，則無四大。一旦見性，則四大即是佛性。》（9-115）

又云：《五蘊即一念無明化身，明心見性後五蘊變爲佛性。》（9-136）

辨正：破無始無明是用六七二識去參禪而破，不是用一念無明來破無始無明。一念無明是指煩惱，也就是四種住地煩惱——見一處住地煩惱、欲界愛住地煩惱、色界愛住地煩惱、有愛住地煩惱。四種住地煩惱是煩惱障，所以一念無明是煩惱的名稱，它不是工具，沒有作用，不能用它來破無始無明。

六根不是從一念無明而生，六根是由阿賴耶識中六根種子會同父精母血而生。所以六根不從一念無明而生出來。五根無知，意根別境慧極

劣，不能破無始無明，因此不能說用六根之中的那一根來破無始無明。

前五識不恆不審，也不能破無始無明，必須用六七二識同時運作才能破無始無明。又第六識審而不恆，故單獨用第六識也不能破無始無明。第七識恆審思量，但它沒有思惟分析的作用，所以必須會同第六識運作才能破無始無明。

佛性是本來就有的，不是因為破無始無明而變來的，不能說「破了無始無明而將六根六塵或者六識變成佛性」，更不是將四大、六根變爲佛性，四大及六根從來無知，六識才能知。如果見性以後四大、五蘊、六根都變爲佛性的話，那一切已經眼見佛性的人應當永遠都不會死亡；因爲佛性不生不滅的緣故。既然六根已變爲佛性而不生不滅，所以見性的人不應該會死亡，因此世界壞時見性的人也不會死。但事實上，見性人是證知眞心不死，色身依舊會死。見性後，六根依舊是原來的六根，沒有變爲佛性。

由此可知，見性之後四大、五蘊、六根並未變爲佛性，而是佛性一向不離四大所成之五蘊六根以及見聞覺知，是本來就有，不是開悟後從五蘊六根變來。

明心見性以後一念無明仍然還存在，一念無明永遠不會變爲佛性。因一念無明是煩惱，見性以後斷除了一念無明的見一處住地煩惱，但其餘三種煩惱是修所斷煩惱，不是見所斷煩惱。既然一念無明中其他三種煩惱是修所斷煩惱，就應該在悟後歷緣對境之中去修除；短的話一生修除，長則七次人天往返才能除盡，所以見性以後一念無明也沒有變爲佛性，說見性之後一念無明變爲佛性是錯誤的，佛子務必詳審。

此外，一念無明是煩惱，不是真心本體，它是真心本體——阿賴耶識裡面所蘊含的七識相應之煩惱，所以見性後必須經由修道來修除，而不是真心之中的一念無明變爲佛性。

第六則 某師云：《佛有三身四智，一、法身：就是佛性。二、報身：就是見聞覺知。三、應身：即化身，就是六根。明心見性後阿賴耶識變爲大圓鏡智，末那識變爲平等性智，意識變爲妙觀察智，前五識變爲成所作智。只要能明心見性，則三身四智就具備。》（1-28）

辨正：第一、佛有四種身：一、法身即眞如。二、報身即三十二種

大人相，八十種隨形好，身量廣大莊嚴，唯有初地以上菩薩才能見到，未入地菩薩及聲聞緣覺皆不得見。三、應身：是應世間眾生得度因緣成熟而示現於人間，有色身，有生老病死及成道轉法輪而後入涅槃種種諸相。四、化身：是佛以成所作智及神通之力，於十方世界變化示現，利樂有情，忽現忽滅。

第二、佛的一心三身和一切明心見性者的一心三身一樣：一、法身，即眞如（或阿賴耶識），不是佛性。二、報身，即佛性，不是見聞覺知。三、應身，即見聞覺知。不是六根，因爲六根無知。所以一心三身不是此師所說的這三種身。

第三、明心見性只是六七二識轉識成智，而且只是下品轉而已，悟後起修到第七地滿足，進入第八地時是中品轉，最後身菩薩明心見性成佛時是上品轉，才算滿足。

成佛的時候第八識才轉生大圓鏡智，前五識才轉生成所作智，所以三身四智須要佛地方才滿足，並不是第一次明心見性的時候就具足了。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要到佛地見性之後才轉，所以經中講「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就是這個意思。

最後身菩薩已經在過去生明心見性過，也沒有隔陰之迷，為何他成佛之前卻要重新再來參究，然後明心見性？有人可能會產生疑問。因爲大菩薩入胎、住胎、出胎都是分明正知，爲什麼佛反而會比菩薩差呢？彌勒菩薩說有四種入住出胎的不同：《瑜伽師地論》卷二：「云何四種入胎：一、正知而入，不正知住出。二、正知入住，不正知而出。三、俱能正知。四、俱不正知。初謂輪王，二謂獨覺，三謂菩薩，四謂所餘有情。」

這就是說有一種人他是正知入胎，但住胎與出胎不正知，這是轉輪聖王——金輪王、銀輪王、銅輪王、鐵輪王。第二種人正知入胎住胎，但不正知出胎，這是獨覺，也就是辟支佛，或者最後身菩薩即將成佛，爲示現給眾生看——一個人精進修行可以成佛。所以正知入胎、正知住胎，乃至於在母胎中廣作佛事，但是出胎時不正知。所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行走七步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要示現與眾生相同，這樣眾生才會效法學習，所以最後身菩薩示現出來反而不如八地以上菩薩。一切八地以上菩薩都可以正知入住出胎，而凡夫則完全不知道，入住出胎完全迷迷糊糊。尚未遠離隔陰之迷的已悟菩

薩，只能正知入胎，住胎出胎則不正知。

因此，最後身菩薩示現和凡夫一樣，經過勤苦修行，才能在一生之中學得四禪八定、滅盡定、以及明心見性，具足三身四智。所以四種智慧是在佛地滿足才圓滿成就，而不是此師所說第一次見性便成就圓滿了。請佛子參考相關經典，細加分辨，以免錯謬。

第二章 關於開悟之辨正

第一則 某師云：《悟有解悟頓悟之分，解悟即理悟，頓悟即事悟；解悟是見聞覺知腦筋的作用，見解高為大悟，見解淺為小悟；頓悟是一悟就悟，不悟就不悟，不分階級層次，即明心見性之頓教法門。》
(1-26)

又云：《悟道者，明心見性成佛之謂也，悟理者明白道理之謂也，明白道理並非成佛。悟道是證悟，悟理是解悟。頭腦清楚之人，懂得經教道理，但仍須參禪修行，向心內用功，打破無始無明，才能明心見性，證悟佛道。故世人常謂「悟道是悟理」者，非也。佛性是絕對的，理是相對的，不能用理來代表佛性本體。》(1-232)

辨正：第一、頓悟是理悟而不是事悟，從來只有理悟事修，沒有事悟。故《楞嚴經》云：「理則頓悟，乘悟並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
《圓覺經》云：「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

理障就是不明真如佛性，又名所知障，就是無始無明，事障是指煩惱障，被根本煩惱及各種隨煩惱所障礙，不能取證涅槃。事障就是四種

住地煩惱，也就是一念無明；除了《楞嚴經》、《圓覺經》說「理」是真如佛性，「理」是頓悟以外，《楞伽經》等其他諸經也是講「理」代表真如佛性。

世尊在許多經典裡面用「理」表示真如佛性，我們不應該因為儒家也學著我們套用這個「理」字在說「理」學，那我們就說「理」不可以代表真如佛性。如果因為儒家用「理」，我們就要把「理」取消掉——說「理」不能代表真如佛性的話，那佛教的了義經典大部分都要改了；要再創造另一個字來代表真如佛性了，所以不能說「理」不是指真如佛性，因為經典裡面處處都用「理」表示真如佛性，請佛子明白辨正。

第二、凡是解悟的人，他是意識思惟而落入妄心妄覺之中，悟得不真稱為解悟，那就沒有大悟小悟的分別；真正悟道的人才有大悟小悟之分。譬如悟得真如，但是只知道片段，這叫小悟；悟得真如能夠隨時隨地體驗觀照真如，這叫大悟成片，所以證悟才有大悟小悟之分。解悟不分大悟小悟，因為所悟不真，所以解悟的人沒有大悟小悟之分。

第三、證悟或悟理有層次差別不同，有人明心小悟，只有片段的真如體驗。有人明心大悟成片，有人明心見性，大悟徹底，一次便過三關，

譬如西天二十八祖。有人明心而不見性，也有人見性而不明心，也有人明心見性而不能過牢關。像法末法時期，學人根器參差不齊，所以不能像西天二十八祖一樣，一悟便徹底，所以悟有多種層次之不同，沒悟的人才會說悟只有一次。佛子若能努力參究，親見本來面目，悟得徹底之後自可明證。

第二則 某師云：《今天明心見性，以後就永久不會壞的。宇宙有壞，佛性是不會壞的。一悟就悟，永久不會迷的。不是坐著才悟，起來就不悟的外行話。》（1-30）

辨正：明心見性的人，如果會修行十信圓滿，信根信力具足，並且修學到第六住滿足，慧力圓滿成熟，基本定力也具足，那就必定不會退失。信力慧力定力不具足的話，仍然會退失。我們分五點來說明。

第一點、定力如果退失的話，那麼他眼見佛性的境界會隨之退掉。必須修回已失定力，才能恢復眼見佛性。想更詳細瞭解的話，可以請閱《大般涅槃經》卷 27、28、29，世尊有很詳細的開示。從教學的經驗而

言，也證實世尊的開示是真實語。

第二點、從破本參明心而言，慧力信力不具足的人，如果遇到有大名聲的惡知識予以否定時，他就會退失掉，而否定了自己所悟的真心。要再另外去尋覓真如，那就變成心外求法。慧力信力具足的人即使遇到大名氣的惡知識加以否定，也不會退失，所以信力慧力不具足的人有退失的情形。如果自己不加以否定，則明心之開悟，今生永不退失。

第三點、信力慧力不具足的人雖明心見性了，如果沒有諸佛菩薩或真善知識的護持，時間久了，他也會自己懷疑否定而退失掉。例如《菩薩櫻珞本業經》云：「諸善男子，若一劫二劫乃至十劫修行十信得入十住。是人爾時從初一住至第六住中，若修第六般若波羅蜜，正觀現在前，復值諸佛、菩薩、知識所護故，出到第七住，長住不退。」世尊又云：「佛子！若不退者，入第六般若，修行於空、無我、忍、主者，畢竟無生，必入定位。佛子！若不值善知識者，若一劫二劫乃至十劫，退菩提心。如我初會眾中有八萬人退。如淨目天子法才、王子舍利弗等，欲入第七住，其中值惡因緣故，退入凡夫不善惡中。」

從以上世尊的開示中，我們知道明心見性以後還是可能有人會退失

掉。譬如有人悟得真如以後，去尋覓被公認為已悟而其實尚未明心的人求印證，被認定他所悟的不是真如，加以否定，那個開悟者就退失了。我們也發現有一些人因為讀此師的語錄而自我否定，退失了，非常可惜。他們不知此師尚未悟，相信此師的錯誤知見，所以自我否定而退失了。一切佛子必須覓得真正開眼的善知識印證，以免被假名善知識所誤。

第四點、明心見性的人應該深入全部了義經典，融會貫通，則此生絕不會退失，也不怕大名聲的惡知識否定。而且要趕快修除煩惱，進入第四禪，再以四禪的定力加修天眼通與宿命通，那就可以配合明心見性的功德，生生世世永不退失。如果明心明得不真，見性見得不真，又沒有天眼或宿命通，猶如此師一般，就不免會有隔陰之迷，入胎就迷失掉了。如果有天眼通與宿命通而沒有明心見性的人，他不知修道之次第與內容，而執著一念無明中之欲界愛與色界愛住地煩惱，這個人必定會往生欲界天或色界天。天福享盡大多會落入三惡道中，也會同時失去了天眼與宿命通，所以會退失菩提。

第五點、因為有隔陰之迷的緣故，不信受善知識攝受護持而起疑的

緣故，遇到惡知識否定的緣故，雖然已經明心見性，仍然有可能會退失，乃至一劫十劫才退。知道了退失的因緣以後，我們就會知道悟後起修之道應如何走？所以明心見性以後，有人退失，有人不退失，並不是悟後的人都永不退失。

第三則 某師云：《禪宗是頓教，一悟便悟，不分階級漸次。一般人主張參禪要破本參、重關、末後關，名破三關，乃是後人偽造，傳燈錄中無此說。》（1-46、3-102、5-72、10-68）

又云：《證悟就是明心見性成佛。成佛只有一次，所以證悟亦只有一次。因這是絕對的悟，所以一悟永悟，不會今天是證悟，明天又要證悟，如果這樣，則那一天能算成佛呢？》（6-353）

又云：《禪宗本無階級，一悟便悟，不悟便不悟，本參、重關、牢關是偽造的，古無此說。》（7-54）

辨正：第一、參禪之證悟情形有許多種不同，有人明心而不見性，有人見性而不明心。明心的人又有三種不同，初參明心，有人悟得片段，

也有大悟成片者。也有大悟徹底，牢關與本參同時過。所以三關真實有，不是偽造。

西天二十八祖只要一關即大悟徹底，因為根器猛利、心性調柔、定力圓滿的緣故，所以只須一關。後人不同，必須三關二關才能徹底。此師說沒有三關，可是他講《圓覺經》時又云：「諸大菩薩有已悟及未徹悟者，而諸弟子尚居學地。」（8-23）既然悟而未徹底，就必定還須再參究徹底才能停止，怎麼可以說「一悟便悟，不分階級漸次」？這就自相矛盾了。

第二、除了最後身菩薩已歷經十地和等覺，修集各種功德以後，從兜率天降神母胎，於人間明心見性可以成佛之外，一切人如尚未具足福慧及五十二位階的過程而明心見性的人，都不能稱為究竟佛，通常稱為「相似即佛」，最多只能稱為「分證即佛」而已。所以不可因為成佛只有一次便說證悟只有一次；更不可說見性就是佛，因五十二位階所應修集的福、慧、定，都還不具足的緣故。

第三、《傳燈錄、續傳燈錄、指月錄、碧巖錄、天童宏智禪師廣錄、無門關、人天眼目、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等，在在

處處都曾提到末後句、末後關，不可以因自己沒深入研讀或不曾體究牢關，便否定一切大悟徹底的祖師，說他們偽造末後關的說法。

第四、此師未明心的緣故，讀不懂傳燈錄，所以講「沒有末後關」。據傳燈錄所載，唐宋年間就有末後句、末後關的存在，不應以個人管見，說三關是偽造。譬如投子山大同禪師，有僧人問：「如何是末後句？」大同禪師云：「最初明不得。」巖頭禪師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是末後句。」又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欲會末後句，只這是！」

招慶大師問羅山禪師云：「如何是末後句？」羅山禪師云：「雙明亦雙暗。」招慶大師三日後又來問。羅山云：「盡情向汝道了也。」招慶大師云：「和尚是把火行。」羅山云：「若恁麼，據大師疑處，問將來。」招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羅山云：「同生亦同死。」招慶大師禮謝而去。

所以說末後句是有的，後來招慶大師悟了末後句，開示云：「我在天上說一句，他在人間也知；我在東勝神洲說一句，他在西瞿耶尼洲也知。」所以古來真實有末後句。

遠錄公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指南之旨，不在言詮。」克勤圓悟大師也說：「會末後句，方到牢關。」無門慧開大師也說過，會末後句只是到達牢關，須有末後句之體驗才算過牢關，所以三關確實有。若有行人悟得不真或缺乏體驗，便敢開口毀謗一切大悟徹底的祖師，不免要承擔誹謗三寶的因果，後世學人千萬別學假善知識胡言亂語，免得揆負因果才好。

第四則 某師云：《考查歷史以來，照教下道理用功的，沒有一人明心見性。》(1-37)

辨正：第一、此師如此說法，太武斷了。自古以來有不少人因讀了義經典或祖師公案語錄而悟，也有不少人因聽聞法師提示祖師公案或聽聞法師說了義經典而悟，不可因自己讀經教不能悟，就說照教下道理用功不能悟。

最著名者，例如民初有位法師讀《楞嚴經》，讀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而開悟的。古時也有許多人因教通宗，例如玄沙師備禪師因讀《楞

嚴經》而開悟見性。此種事例，不勝枚舉。如果依教下道理用功不能明心見性的話，那麼世尊所說那麼多的了義經典應該燒掉了。很多經典上記載，世尊說法時，有多少人、多少天子，證得無生忍或者無生法忍或法眼淨或者見道跡。怎可說用教下道理用功沒有人明心見性的呢？

第二、讀經教用功比較難以悟入，雖是事實，但是不可以說從來沒有一人讀經教而悟的。例如我們從開始共修以來，若有人來學禪，我們一開始都教他少讀經教，專學功夫以及禪法，悟後才鼓勵他去讀經教。這不是因為讀經教不能悟，而是因他功夫還沒有具備，因此難以體會經教所講意旨。例如《成唯識論》、百法明門論、八識規矩頌、解深密經、深密解脫經、楞伽經》讀這些經典，如果沒有人教導，一般人根本就讀不來。

如若經教研究很透徹的人，能夠深入唯識學，真正體悟《成唯識論》的宗旨，那他必定可以悟明真如。除非他對《成唯識論》沒有深入研究而落在法相上。真正深入通達《成唯識論》者必定可以悟明真如，只是欠缺功夫，不能眼見佛性而已。當他悟明真如之後，只需半年，便可以

精通禪宗各種公案，只是沒學功夫不能眼見佛性。倘能加學看話頭功夫，有朝一日一念相應，便可以眼見佛性，一樣可以過重關的。所以照教下道理用功的人，亦不應錯失開悟之因緣。

所以不應學此師說「照教下道理用功的，沒有一人明心見性。」這樣的說法是在鼓勵佛子輕視教典佛經，是在破壞佛菩薩所說的經論，即是謗佛、謗法、謗僧。如照這樣講，此師生前講《圓覺經》，註疏《楞伽經》、《維摩詰經》也用不著了。因講那些經沒有辦法明心見性，讀那些經典註疏也不可能明心見性，那他講經和註疏就沒有意義了，又何必講？何必註疏呢？（以上由陳○○居士整理）

第三章 悟後起修之辨正

第一則 某師云：《牧牛者，明心見性之後，調節情性，汰除習氣，非修行也。因為明心見性之後，一悟永悟，不須再修。但仍有無始習氣未除，故須加以調節，滄山和尚說：「汝等豁然貫通，修不修是兩頭語，除卻習氣是修。」》（1-178、5-115、10-110）

又云：《見了佛性之後於此無修，出圓覺經。經云：「善男子，此菩薩及末世眾生修習此心得成就者，於此無修，亦無成就。圓覺普照，寂滅不二。」蓋菩薩及眾生見了佛性之後，便具足法性。一切法性平等不壞，亦不迷悶故也。滄山和尚說：「汝等豁然貫通，修不修是兩頭語，除卻習氣便是修。」可以悟矣。》（3-51）

辨正：第一、《瑜伽師地論》卷八一彌勒菩薩云：「佛子成佛有五地。一、資糧地。二、加行地。三、見地及通達地。四、修地。五、究竟地。」根據彌勒菩薩此一開示便知——明心見性乃是見道。見道之前應先修集幾種資糧，稱為資糧地或資糧位。資糧位修習滿足之後，還要修四種加行，加行滿足以後才可能見道。

見道後進入見道位，又稱見地。見道後深入整理通達即是通達位，仍屬於見道位。明心見性只能算是見道，只能斷見所斷煩惱，仍不能頓斷修所斷煩惱。所以悟後須進入修道位，歷緣對境中修除修所斷煩惱。

尚未明心見性之前，先要修行信心。十信滿足後還要修四種加行圓滿，才能由加行位而進入見道位——明心見性。見道後，如果明心見性未徹底，還要繼續參究，一直到徹底而進入通達地，通達之後就進入修道位。所以見道者不一定完全通達，見道後深入整理思惟，徹底了然分明，才算是進入修道位，修道位主要是：一、斷除修所斷煩惱。二、修學無量百千三昧。三、修學地上菩薩所學八識心王之五法三自性、七種性自性、七種第一義、二種無我等心地法門。四、斷盡習氣。

修所斷煩惱主要就是六根本煩惱之前五種——貪瞋癡慢疑。第六個根本煩惱是惡見（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惡見是見所斷煩惱，在明心見性後便除掉了。但是前五種修所斷煩惱，須在我們見道通達後，進入修道位去斷除。而這五種修所斷煩惱之中尚有隨煩惱。根本煩惱與隨煩惱都斷盡後，人我執的煩惱就斷盡了，一念無明也就斷盡。

聲聞人斷盡一念無明後就取涅槃，非聲聞種性之菩薩斷盡一念無明後不取涅槃，他進入菩薩阿羅漢位或第八地，仍不是佛，仍在修道位中。從此開始修斷塵沙惑（即無始無明之過恆沙數修道所斷上煩惱），塵沙無明斷盡，便斷法執，到此才算把無始無明斷盡無餘，金剛喻定現前，「金剛道後異熟空，大圓無垢同時發，普照十方塵刹中。」四智圓明，能照大千，方是究竟位——已經成佛。

所以悟後汰除習氣是真正的修行，不可說悟後汰除習氣不是修行。貪等習氣如果不除，禪定就永遠不現前。禪定不現前，則無量百千三昧也就無法成就，所以悟後起修才是正知見。如果說悟後不用再修行，那麼彌勒菩薩就不需說修道的五個階位了。所以主張「悟了就是佛，悟後不須修行」的人是錯會了，真悟的人絕不會如此說。

近年來，也有人同樣是未悟而自以為悟，相信此師的錯誤知見，聚眾開示以後也出書了，他說：「講悟後起修的人就是沒有悟。」本身沒有真正的悟入，反而否定已悟的人「講悟後起修是沒有悟」，這就犯下了大妄語和誹謗正法誹謗彌勒菩薩的大惡業，值得我們悲憫。

第二、此師舉《圓覺經》的經文說：「修習此心得成就者，於此無

修亦無成就。」但是他解釋錯了。世尊的意思是說，真如本心是本來就有的，祂不是因我們修行而得，也不是因為修行而從別人那裡得到。明心是明白和找到我們本來就有的真心，所以說「於此無修亦無成就。」

但是我們明心時，只斷了見一處住地煩惱，還有三種住地煩惱——欲愛、色愛、有愛住地等三種一念無明尚未斷盡。而且無始無明雖破而未斷盡，故悟後應汰除習氣、增益見地，這正是修行，不能說汰除習氣不是修行，亦不可說悟後不必修行。若悟後不再修行，就不能將因地阿賴耶識轉變為第八地的異熟（菴摩羅）識，亦不能再進一步轉變為真如。《華嚴經》卷30云：「譬如真如非是可修，非不可修。」故應悟後起修，請佛子明察。

第三、明心見性的人，雖然已證得真如佛性無生無滅的無生忍，但因尚未獲得盡智，即未斷盡一念無明，未斷盡貪瞋癡慢疑等修所斷煩惱，所以雖然得到了大乘無生忍，仍然還要再輪迴。懈怠者七生天上、七生人間；有的人一往來；有的人一往不來，生於五不還天而取涅槃；有的人勇猛精進，當生就能取涅槃。所以大部分的人都須悟後歷緣對境去斷除一念無明之修所斷煩惱，才獲得一切後有永盡的智慧，才能成爲菩薩。

阿羅漢，或證得第六地的解脫果，才能免除分段生死的輪迴，不是一悟就得涅槃。佛子們必須謹慎，切莫妄自尊大，自誤誤他。

一切明心見性的人，他可以自行檢查——悟後還有沒有修所斷煩惱？去檢查自己的根本煩惱和隨煩惱還在不在？就知道自己是否已經遠離分段生死？我們再引述《圓覺經》的經文，大家就知道這個道理了：「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為根本。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欲因愛生，命因欲有。眾生愛命，還依欲本。愛欲為因，愛命為果。由於欲境，起諸違順。境背愛心而生憎嫉，造種種業，是故復生地獄、餓鬼。知欲而厭，受厭業道，捨惡樂善，復現天人。又如諸愛可厭惡故，棄愛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為增上善果。皆輪迴故，不成聖道。是故眾生欲脫生死，免諸輪迴，先斷貪欲及除愛渴。」

世尊又開示：「云何二障？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若此二障未得斷滅，名未成佛。若諸眾生永捨貪欲，先除事障，未斷理障，但能悟入聲聞緣覺，未能顯住菩薩境界。善男子，若諸未

世一切眾生，欲泛如來大圓覺海，先當發願勤斷二障。二障已伏，即能悟入菩薩境界。若事理障已永斷滅，即入如來微妙圓覺，滿足菩提及大涅槃。」

從以上所引經文便知：愛欲貪瞋等煩惱並非悟後立刻除盡，所以明心見性是得大乘無生忍，最懈怠的開悟者，須七次人天往返，才能不受生死；有的人一次人天往返而不受生死；有的人往生於五不還天，在那裡解脫；有的人特別利根，悟的當生斷盡煩惱而成慧解脫的菩薩阿羅漢，不受分段生死，各不相同，但仍未到究竟佛地。所以應當悟後起修，請佛子明察。

世尊在經中說有兩個障礙，使人不能成佛。第一個障礙是理障。理障是不明真如佛性——不能親證。或者親證了，但是不究竟。我們有的人悟了以後說：「我找到真如了！」但這個悟，對真如的瞭解其實還是很有限。我們打個比方：沒見過電視機的人好比未悟的人。見過的人好比是已悟的人。如今悟了，知道這就是電視機。但同樣是知道電視機，卻有許多層次不同。

一般人知道電視機，是只知道它可以讓我們收看一些影音節目，知

道開關頻道怎麼調而已。但在技術學院裡學電子的學生們，他們知道電視機的原理和內容。電器公司的服務員們則知道如何保養修理它。更高一層的人是設計電視機的人。最高層次的人，他能設計電視機的每一種零件，指導人家如何去製作每一種零件。同樣是知道電視機，卻有許多層次之不同。

開悟也是如此，理障斷而未盡的話，也就是說你雖找到了真如，但在目前祂還不是真如，叫做阿賴耶識。這阿賴耶識裡面的內容，你知道嗎？只知道一點兒，修到八地時，「喔！原來是這麼回事。」想要究竟的話，須到佛地。到了阿羅漢位或八地時，不稱爲阿賴耶識了，改名爲異熟識或菴摩羅識，到了佛地才稱爲真如——無垢識，《金剛三昧經、成唯識論》說之甚詳。故理障斷而未盡，不名爲佛。阿羅漢辟支佛雖斷盡一念無明，仍不能成佛，不明真如不見佛性故。明心見性的菩薩，最多七次人天往返，必斷盡一念無明（詳楞伽經卷二），將來必定會成佛。

要成佛，在斷盡理障之前，還須斷事障。事障就是一念無明——因起煩惱而續諸生死。一念無明就是剛才講的四種住地煩惱。其中見一處住地煩惱，在明心見性時斷除。其餘欲界愛、色界愛、無色界愛三種住

地煩惱還沒有斷。不斷盡就不能成爲菩薩阿羅漢，更不能進入第八地，何況成佛？明心見性時，一念無明尚未斷盡，初地或阿羅漢的功德都未曾具足，如何能說見性就是佛？就不必修行呢？

剛才所引述的經文說——如果沒有明心見性而除貪瞋癡慢疑等煩惱，斷盡一念無明的話，只能證入聲聞緣覺的果位。必須明心見性以後再修除煩惱，才能證入菩薩阿羅漢的境界。之後再修增上慧學及無量百千三昧，直到七地滿足，獲得世尊加持，授與「引發如來妙智三昧」，才能進入菩薩八地。所以悟後應當要修行，不可以說「悟後不必修行」。真正明心見性的人不會說「悟後不必修行」。

佛子們讀經時，如果不落在一字一句之中，能將經文的前後脈絡全部仔細加以探討的話，其實很多經典都告訴我們要悟後起修。譬如《維摩詰經》、楞伽經、楞嚴經、不退轉法輪經、十地經、華嚴經》等，都告訴我們如何悟後起修。此師雖然也講《圓覺經》、楞伽經、維摩詰經》但卻錯會了。他講《圓覺經》，卻不知道《圓覺經》已經把悟後起修講出來。他錯解理障與事障的意思，才會說「見性就是成佛，悟後不必再修行」。

第四、此師所引述滄山靈祐禪師的話，其實和《圓覺經》一樣是說悟後起修。滄山禪師說：「真心不是從修行而得，如果講真心是從修行而得，不修便沒有真心，那就落到兩頭。」最後則點出來說：「除卻習氣是修。」明明向我們說「汰除習氣就是修行」，而此師讀祖師的開示，和讀經典一樣不求正解；他錯會了，便說悟後不須修行。

第二則 某師云：《一般人每謂「古來成佛只有釋迦一人」，此乃大錯。佛乃覺義，凡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但能覺悟明心見性，便與諸佛無異。古來祖師證入如來境界者甚多，皆有事跡語句可考，豈可謂之非成佛耶？》（1-234）

又云：《證悟就是明心見性成佛。成佛只有一次，所以證悟亦只有一次。因為這是絕對的悟，所以一悟永悟。不會今天是證悟，明天又要再證悟。如果這樣，則哪一天能算成佛呢？》（6-353）

這兩則開示，分爲十二點辨正之：

一、我們在前一則已引述《圓覺經》經文，知道要成佛的人必須斷

盡理障與事障，便知明心見性仍然不是佛。一切明心見性的人不可以聽聞假善知識說「明心見性就是佛」，那就自我膨脹，以佛自居，而生大我慢，障礙自己成佛之道。不但《圓覺經》講悟後漸修，《楞嚴經》、楞伽經、十地經、大集經、大寶積經、華嚴經、金剛三昧經》等，都詳細述說悟後應如何修行。甚至淨土經典也描述往生極樂世界的眾生，花開見佛悟無生忍或無生法忍之後，還要聽受彌陀世尊說法，還要坐禪、一心、修定、經行……等。經中在在處處莫不說明悟後起修，如何可說見性即是究竟佛？

二、《大般涅槃經》也說明——見性的人有「了了見」及「見不了了」的差別。卷²⁸世尊云：「眼見者，謂十住菩薩、諸佛如來，眼見眾生所有佛性。」又云：「復有眼見，諸佛如來、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卷²⁷云：「佛性亦爾，一切眾生雖不能見，十住菩薩見少分故，如來全見。……十住菩薩雖見佛性不能明了，以首楞嚴三昧力故能得明了。」

在實證和教學經驗上說，眼見佛性者若定力退失，見性境界亦隨之而退。故見性人有位在十住者，亦有因定力退失而退回九住乃至七住者，有位在三賢位者，也有位在初地乃至十地佛地者，並不是一切人見性即

是佛。

見性以後除了保任眼見佛性的境界以外，還要精勤除斷煩惱，斷盡一念無明之後還要加修各種禪定三昧及無生法忍，才能進入第八地，仍不是佛。所以不可說「見性了就是佛」，不可說「見性後不必修行」。

三、如果見性以後就是佛，就不必再修行的話，那麼古來有很多祖師明心見性，佛爲什麼授記說「當來下生彌勒尊佛」？爲何不授記那麼多的祖師成佛？爲何禪宗初祖見性時仍不是佛？若迦葉尊者見性時即是佛，則世間有二佛同時住世，便違世尊聖教。故知見性不一定是佛。

彌勒菩薩在佛滅後九百年降生人間時都還不是佛，更何況是這些祖師們見性怎麼會是佛呢？因此，彌勒菩薩尚未下生人間成佛轉法輪和入滅前，任何人明心見性都還未到佛地。除非十方世界諸佛化身於這裡方便度眾（但他們絕不會示現佛身），否則一切人明心見性都還不能稱爲佛。

禪宗說「見性成佛」，那是理上的佛，雖證法身但未具足功德，而且分證即佛之前的觀行即佛和相似即佛的境界也未具足，如何可說一見性便是究竟佛呢？

四、《無量義經》云：「是則諸佛不可思議甚深境界，非二乘所知，亦非十住菩薩所及，唯佛與佛乃能究了。」十住菩薩眼見佛性猶未是佛，未得盡智故，未得法空故。明心見性之人如果尚未斷盡一念無明，未斷事障煩惱，即是未得盡智，仍須受分段生死；少則一生，多則七次人天往返，才能不受後有。不可誤信此師之言，誤認見性即是究竟佛，否則不但成就大妄語業而墮入地獄，未來無數劫中只怕難聞佛法，何況信受修學？

五、《楞伽經》佛云：「大慧，不異者聲聞緣覺諸佛如來煩惱障斷，解脫一味，非智障斷。智障斷者見法無我，殊勝清淨。煩惱障斷者，先習見人無我斷，七識滅。法障解脫，事障習滅，究竟清淨。因本住法故，前後非性。無盡本願故，如來無慮無察而演說法。正智所化故，念不妄故，無慮無察。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二煩惱斷，離二種死，覺人法無我及二障斷。」這就告訴我們——聲聞緣覺及佛皆必須斷盡事障（一念無明）。欲成佛者更須斷盡無明住地（無始無明）煩惱及習氣，二障盡才是究竟佛。所以明心見性時仍不是成佛，只有最後身菩薩斷盡二障時才是見性成佛。

六、由此師所說的法亦可證知悟後應修行，但他有時卻說悟了就是佛，悟後不必修行。他註解《圓覺經》時有一段話說：「諸大菩薩有已悟及未徹悟者，而諸弟子則尚居學地。」（8-22）既然有悟而未徹的人，當然不是一見性即成佛，應該悟後再修，直到徹悟才停止。他卻又講「一悟便悟，不分階級漸次」，又講「一悟便是佛，與釋迦佛無異」，這就自相矛盾了。

七、見性後仍有無始劫以來累積的煩惱習氣應除應斷，所以《楞伽經》中世尊開示云：「漸淨非頓，如菴羅果漸熟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陶家造作諸器漸成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大地漸生萬物，非頓生也，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人學音樂書畫種種技術漸成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

所謂自心現流就是自心現業流識。我們自心顯現出來的各種業報種子，猶如瀑流不斷流注。這些自心現業流識就是我們阿賴耶識中累積的無數劫的煩惱習氣種子，必須歷緣對境之中修除，並非見性就是佛。阿

羅漢、八地以上菩薩仍有習氣，佛無習氣，便是這個道理。

起煩惱除盡了，就是斷盡一念無明——獲得盡智。開悟明心時所找到的如來藏——阿賴耶識，因為悟後起修，眼見佛性、過牢關後，修除煩惱，斷盡一念無明而沒有流轉生死的種子，改名為異熟識、菴摩羅識，成為菩薩阿羅漢或菩薩八地。

雖然斷盡一念無明而改名第九識——異熟識、菴摩羅識，但仍有一念無明的習氣和法執的異熟種子，仍須繼續修行。直到佛地斷盡習氣及塵沙無明，才改名為第十識——無垢識、真如。未到佛地，不能稱為真如。因此明心的人所謂的真心真如，其實只是阿賴耶識，是真如的前身，為眾生方便說為真如。

唯識學研究得很透徹的人，聽我們這麼講，應該就會開悟明心了。因為他知道阿賴耶識，只是不知道阿賴耶識便是禪宗所說的真如。禪宗開悟明心，明的只是阿賴耶識；找到祂，體驗祂而已。但不可認為「悟明此心就是佛了」，世尊云：「我若說為真，其奈帶持種子；妄習不除，眾生將迷妄為真，未免瀑流漂轉。我若說為非真，其奈體即真如；離此無真，眾生將棄真為妄，未免向外馳求。由此真如，真與非真二俱難言，

是故非時非機故，我常不開演。」

世尊的意思是說：眾生開悟明心時找到祂，方便說為真如。如果誤會了這心就是真如，認為我已經和佛一樣了——佛是證得這個真如，我也是證得這個真如，那我就是佛了。那就錯了。

所以佛說：「我不能說阿賴耶識就是真如，如果說這個心就是真如的話，可是這阿賴耶識之中，明明還帶著無數劫累積下來的業識種子，貪瞋癡慢疑等種子還在。若說祂是真如，眾生就從此不再修行，妄習不能除掉，就會迷妄為真，認為真心既然有貪瞋癡性，那就隨著祂的習氣而行，結果就不免隨著妄習瀑流漂轉，輪迴生死，所以不能說祂就是真如。

但也不能說祂不是真如。若說祂不是真如，明明這阿賴耶識本體就是真如，離開阿賴耶識本體，眾生就找不到真如了。若說祂不是真，眾生將會捨棄這個真心，那就不免要向真心之外再去尋覓另一個真心，就會變成心外求法，便永遠找不到真心，永遠不能開悟了。

因為這個阿賴耶識尚未轉變為真如之前，究竟是真？或者非真？都很難說明，因此，在不適合講這個法的時候，或根器不適合的人，我都

不會開示這種深奧的法。」

根據世尊以上的開示，我們就知道，除了最後身菩薩以外，一切人明心見性的時候仍不是佛，還要悟後起修。必須悟後漸漸的斷除第八識中累積的無數煩惱習氣的種子，再修學無量百千三昧，斷盡塵沙無明，才是最後身菩薩，彼時明心見性才能成佛，唯識論典云：「金剛道後異熟空」即是明證。所以一般人見性時仍不是佛，不應以佛自居，悟後仍應努力修行。

八、最後身菩薩五陰已盡，所以在人間一悟就到佛地，其餘的菩薩，有的人還在色陰區宇，有的人色陰已盡而仍在受陰區宇。有的人受陰已盡而仍在想陰區宇。有的人想陰已盡而仍在行陰區宇，有的人行陰已盡而仍在識陰區宇，有的人識陰已盡，進入十地等覺，而大圓鏡智、成所作智尚未現前，層次差別不等，所以悟後仍應精進修行。

唯有最後身菩薩見性才能成佛。有人見性了成爲十地菩薩，如《大般涅槃經》卷27「復有聞見，一切眾生乃至九地聞見佛性。」有些明心菩薩修到九地仍未眼見佛性，必須見性才能進入第十地。有的人見性了是九地、八地乃至初地。一般而言，大多數人見性了，只有進入十住位，

初地的聖位境界都尚未達到，即是《大般涅槃經》卷28：「眼見者謂十住菩薩、諸佛如來，眼見眾生所有佛性。」所以見性了仍不是佛，應該悟後起修，一直修到識陰滅盡，消除五陰的遮蓋以後，進入最後身菩薩位，示現與眾生無別，在那一生明心見性時，「大圓無垢同時發」，才算真正成佛。欲知修學過程，可以請閱《十地經、楞嚴經、華嚴經、金剛三昧經》，閱後便可以明瞭了，請佛子詳查經典辨正。

九、祖師們所謂見性成佛，或者說一悟即至佛地，是說理上已證得本心，本心即是佛法身。但是想真正證入佛地，並非僅是悟得真如佛性而已，還有四禪八定、八背捨、觀禪、鍊禪、薰禪、修禪、首楞嚴大定、大乘照明三昧、引發如來妙智三昧及無量百千三昧要修。

諸佛都在第四禪大悟成佛，捨報時也都示現薰禪而在第四禪入般涅槃。這必須有禪定功夫才能辦到。古來見性的祖師，有很多人都還未得第四禪，此師連初禪都未得，怎麼可能悟了見性了就是佛呢？

此外，諸佛在成佛之前，必定先成就五種神通，用祂的神通召來天魔及魔子魔孫魔兵魔將，加以降服，降魔後才見性成佛。古來那些見性的祖師及此師有沒有降魔？沒有！

諸佛成佛後，必說四聖諦，教聲聞弟子斷盡一念無明而成阿羅漢者甚多，而今此師尚且不知一念無明為何物？又說一念無明是無始無終，是不可能斷盡的，他自己尚且到不了阿羅漢境界，何況度人成為阿羅漢？而古來禪宗諸見性祖師也未度人成為阿羅漢，怎可說見性了就是佛？

諸佛成佛前，成就六種世出世間大神通，一切大阿羅漢及辟支佛所不能知，菩薩摩訶薩亦不能及，此師及諸見性祖師都未曾有這六種世出世間大神通，如何可說見性了就是成佛？怎可說悟後不必修行？

諸佛具備四無礙辯，凡有說法，初善中善後善，具足圓滿。諸佛不但於人間說法，也在龍宮說法，也在忉利天宮說法，祂的莊嚴報身更是常住色究竟天宮說法，猶如釋迦牟尼佛的莊嚴報身——盧舍那佛，今現在色究竟天宮說法。乃至示現入中陰界說法。諸佛在他處說法，百千萬倍於人間所說，而此師和諸見性祖師做不到，怎可說悟了就是佛？

諸佛對於四種悉檀究竟了知，無有剩餘。此師及諸見性祖師尚未究竟了知，所以許多禪宗祖師悟後猛讀經典。而今有許多緇素連阿賴耶識就是真如前身的道理都不知道，怎可說是開悟？又如何能說開悟就是成

佛呢？

諸佛於十地十真如究竟通達，此師尚且未曾明心，何況能通達呢？諸見性祖師大多尚未證得十地十真如，所以不是究竟佛，如何可說他們悟了就和釋迦佛一樣呢？

諸佛證得十八不共法，此師和諸見性祖師尚未證得十八不共法。諸佛及八地以上菩薩斷盡一念無明而得盡智，此師尚且未破一念無明，遑論斷盡？

諸佛了了觀見第八業識種子生滅流注，以及八識心王之五法三自性、七種性自性、七種第一義、二種無我淨，此師尚無能力真實解釋這些名詞，何況觀見？諸見性祖師大多還須從佛經聞受，讀經之後也尚未完全了知，如何可說見性即是佛呢？

諸佛入大般涅槃時，依薰禪而入，而此師尚且無法安住於妄念停住的未到地定（請閱 219 頁第四則第三點之說明），遑論薰禪？古來諸見性祖師大多未得薰禪。（薰禪就是從初禪入二禪，轉入三禪、四禪、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然後依順序退回初禪，再由初禪進入二禪、三禪、四禪。）諸位將來成佛之後要入大般涅槃

槃時，一樣要用薰禪入般涅槃。而今此師未到地定尚且不得，怎可自比爲佛呢？

諸佛以成所作智於十方世界遍一切處示現無量無數化身，此師及大多數的見性祖師不能做到。戒定直往之初地菩薩能到百佛世界，能化現一百尊化菩薩，同時在每一尊化菩薩旁各化現出一百位化眷屬。二地菩薩能化現一千尊化菩薩，每尊化菩薩各有一千位化眷屬，能分別到一千個佛世界供養一千尊佛，而此師不能。大多數的見性祖師尚且未到初地，怎可說見性了就是佛？所以除了最後身菩薩以外，一切人明心見性時都還不是佛。

十、如果此師所說：「見性了就是佛」的說法沒有錯，那麼《大般涅槃經、華嚴經、菩薩瓔珞本業經、十地經、大般若經、楞嚴經、楞伽經、圓覺經、大寶積經、大集經、法華經》乃至一切大方廣經都變成僞經了，佛子務必詳細審察。因爲這些經典都開示菩薩見道（明心見性）以後，應該如何一步一步修行而後成佛。如果此師說法對，那麼這些佛說經典豈非說錯了？是否應該燒掉呢？

但是，真正明心見性的人，知道這些經典沒說錯。古來真正見性的

祖師也不會說過「見性即是究竟佛」。所以此師認為「見性了就釋迦佛相等」的說法是錯誤的。是沒有明心——不明白真如的前身阿賴耶識，也沒有找到祂，不能體驗祂，而產生錯誤的見解。他落在見聞覺知之中而說自己已離見聞覺知，才會說「見性後見聞覺知變為佛性」的話。不明心之故，才會認為見性就是究竟佛。

十一、如果說「證悟只有一次，所以見性就是佛」，那麼《大寶積經》記載釋迦世尊無數劫以前尚未成佛，名為大精進菩薩時，他修觀像念佛而見性，證入初地，那時見性，為什麼還不是佛呢？為何只成為菩薩摩訶薩呢？

大乘方廣經典常常記載，在世尊說法時，有許多的菩薩、人、天人、天子、夜叉等明心見性，而得無生忍或無生法忍，為什麼那些眾生還不是佛呢？所以此師說「見性就成佛，和釋迦佛一樣」，只是他的虛妄想像而已。

十二、此師曾多次講《圓覺經》，此經說覺有四種：（一）凡夫隨順覺性，（二）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三）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四）如來隨順覺性。那就已經很明白開示，見性有不同的層次。第一

種凡夫隨順覺性是未悟之凡夫，不能眼見。第二種與第三種是已經見性，但仍不是佛。第四種見性才是佛，已經明白指示出來了，為免某些佛子妄自尊大，生大我慢，招致惡果，乃不憚其煩一一引述，敬請鑒察。

（以上由林○○居士整理）

上週說護法集，第二則第十二點尚未談完，我們繼續再說明。譬如《圓覺經》裡面有明載，圓覺菩薩等人已開悟見性，為什麼他們還不是佛呢？為何他們還不能成就正遍知覺呢？為何他們還有疑問須請示世尊呢？從《圓覺經》的記載就知道，見性的人如果不是最後身菩薩，雖然見性了，仍然不是佛。若見性即成究竟佛，請問：「觀世音、大勢至、文殊師利、普賢、地藏王、彌勒、維摩詰、金剛智、金剛藏……等菩薩有沒有見性？」若已見性，為何不稱為佛？若說諸大菩薩尚未見性，即是誹謗菩薩僧，捨報時必下地獄。

此師講《圓覺經》，卻未明白此經真正的意旨，猶如他註解《楞伽經》、《維摩詰經》而不明白《楞伽經》、《維摩詰經》的真正意旨，才會說「見性就是佛，悟後不須修行。」如今有某些人既未真正明心，也未眼見佛性，就學他亂說，是可憐憫者。

第三則 某師云：《假如見自性後則不受後有。所言某人化身，某人應世，乃是世俗謬說神話。一人說假，萬人傳真也。》（7-35）

辨正：第一、除最後身菩薩外，眼見佛性之後仍須再受後有。因為尚未得到盡智。所謂盡智是一切後有永盡的智慧，因斷盡一念無明煩惱而獲得盡智。十住菩薩雖然眼見佛性，乃至初地以下菩薩，仍皆未具足盡智，仍須受未來生五蘊之有，並非見性後就一定不受後有。三地滿心至七地菩薩能證俱解脫果而不取證，留惑潤生故。

一念無明就是四種住地煩惱。見一處住地，在明心見性時斷。其餘欲愛、色愛、有愛等三種煩惱，要在悟後歷緣對境修除，到第七地滿足，才斷盡一念無明而獲得盡智，從此以後才不受後有。不受後有的人就會取證涅槃，取證涅槃的人就永遠不能成佛。

所以七地菩薩修學滿足，斷盡一念無明而獲得盡智無生智時，必定會取涅槃。但是因為有諸佛世尊加持覺悟，傳授他「引發如來妙智三昧」，所以不入涅槃，繼續精進修學，自度度他，最後終於成佛。

《十地經》云：「復次佛子！菩薩如是行此第八不動地時，安住本願

力所持已，即於如是法門駛流，蒙諸如來覺悟勸導。是時諸佛授與「引發如來妙智」，作如是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此即隨順一切佛法勝義之忍。然善男子！吾等諸佛所有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佛法自在，汝今未得，當為成就佛法自在，應起精進，於此忍門勿復棄捨」。

世尊又云：「佛子！如是諸佛世尊覺悟勸導此地菩薩，授與此等無量引發智門，令其無智差別故，能成如是引發之業。佛子！我今告汝得解：若時諸佛不垂誨示，令此菩薩入於如是引發門者，當時即入究竟涅槃，休息一切利有情業。」

以上經文已說明七地菩薩斷盡一念無明，獲得盡智，由諸佛加持覺悟，傳授『引發如來妙智三昧』而進入第八地，才能發起中品妙觀察智及中品平等性智。這是中品轉識成智，諸位如果想瞭解八地菩薩的六七二識中品轉識成智的妙觀察智和平等性智內容，可以請閱《十地經》，在卷六之中說得非常清楚。

從上列《十地經》經文及《楞伽經、圓覺經》經文，可以確定見性的人仍須再受後有。必須悟後歷緣對境修除貪瞋癡慢疑等欲愛、色愛、有愛三種住地煩惱以後，才能不受後有。短者一生除盡，長者七次人天

往返方能不受後有。八地菩薩斷盡四種住地無明煩惱以後，雖能不受後有，而仍然在人間繼續接受後有，這是爲了利益有情的緣故，爲了求成佛的緣故。

此師不知道一念無明可以永斷，他說一念無明是無始無終的，永遠不能斷的。他既不知一念無明爲何物，又不斷一念無明，仍須再受後有，而說自己不受後有，這是大妄語。如果「見性以後就不受後有」是對的話，則《圓覺經》、楞伽經、十地經》就變成妄說了。眾所週知——佛世尊是不妄語者。既然《圓覺經》、十地經》都說悟後修行有不同的階段內容，此師所說與經典不符，究竟何者是？何者非？佛子們應加以判別，不可人云亦云。

第二、佛菩薩應世的說法有虛有實，不應一概否定。例如彌勒菩薩在佛滅度後九百年，降生於中印度阿瑜他國，爲無著菩薩解說《瑜伽師地論》，有一百卷傳世。後來又在中國示現布袋和尚，入滅時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當代方知他是彌勒菩薩應世，因此到處有人圖繪布袋和尚的像，當做彌勒菩薩供奉，今日仍有許多寺院供奉彌勒菩薩，皆以布袋和尚的形像爲其法相，不可強

指爲傳說也。

唐朝貞觀初年，有寒山、拾得兩人，是文殊師利和普賢兩位大士示現於人間。他們兩人常常以居士相貌，在天台山國清寺廚房生火打雜。平時常有禪語應對，並且很多次示現禪的機鋒。當時上至和尚，下至沙彌，不知不會，以爲他們二人是瘋瘋癲癲不正常，所以稱寒山子爲風狂子。

後來新上任的太守閻丘胤，因爲豐干禪師的指示，尋到國清寺廚房，顧不得廚房泥地濕淋淋地，倒頭便拜。闔寺僧眾大驚，問道：「尊官何故禮二貧士？」寒山拾得兩人牽手大笑說：「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於是兩人手牽手走出寺門，不知所終。

當時人才知道豐干禪師乃是彌陀世尊示現，寒山子是文殊師利菩薩示現，拾得是普賢菩薩示現。閻丘太守便在國清寺壁柱走廊蒐集他們題的詩偈，又派人到寒山子所住的寒山岩附近蒐集他所題詩偈，在樹幹上，樹葉上，以及人家的牆壁上蒐集抄錄，連同豐干禪師所題並三百餘首，編集成卷。閻丘太守乃撰《天台三聖詩集序》附於詩集之首，如今仍有流傳。我在一九七一年買到一本寒山詩集，附有閻丘太守所撰親遇

三聖示現之親身經歷之序文，並附有豐干、拾得、楚石、石樹原撰詩偈，此書至今仍在手上。這是歷史上有記載的。閩丘太守的官名很長：「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閩丘胤」，他所親撰的「天台三聖詩集序」是他親遇 彌陀、文殊、普賢三聖的經歷，可為我們作證，不可誣指為傳說也。

至於其他菩薩的示現，歷史上記載也不少。譬如現在仍有人供奉馬郎婦觀音，有人供奉魚籃觀音、竹林觀音、白衣觀音、青頸觀音，這些都是 觀世音菩薩示現，都有真實的文獻記錄。很多菩薩的示現，我們無法一一枚舉，所以不可說佛菩薩示現人間的說法全部虛妄。《楞伽經》卷二，佛也說明：「餘者行菩薩行及佛化。巧方便本願故，於大眾中示現受生，為莊嚴佛眷屬故。」

綜合以上兩點說法，便知除最後身菩薩以外，一切人見性時仍不是佛，仍須再受後有，短者一生，長者七次人天往返，方免分段生死，而仍有變易生死未斷。故不是見性之後便不受後有。以 文殊、普賢之境界，尚且不自稱為佛，何況是第一次見性的人，如何自以為是佛呢？因此師說「見性便是究竟佛，見性便不受後有」的說法不正確。而佛菩薩在

人間示現應化的事，在歷史記錄及經典記載上都證明確有其事，不可全部否定爲「世俗謬說神話」。

第四則 某師云：《假如我們見佛性後，即生法身淨土（亦名常寂光淨土），遍滿虛空四維上下十方世界。》（3-105）

又云：《證真如後，八識七識六識五識，通通變爲真如，遍滿虛空，不生不滅，凝然不動。》（2-102）

又：此師傳記云：《師於民國五十四年乙巳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香港擬講圓覺經之日，忽感不適，方知捨報時至，乃說偈曰：「講經說法數十年，度生無生萬萬千。待等此日世緣盡，遍滿虛空大自在。」》（4-65、5-167）

辨正：第一、自古以來，禪宗祖師提前一年乃至三年宣示入滅時間的人很多。也有人捨報時間未到，就提前入滅的。例如紫柏真可禪師因被冤獄，求出無期，在獄中又不能度眾生，決定提前捨報，乃在獄中念佛數聲後坐化。

隱峰禪師爲平息戰爭而示現神足通，後來恐怕人家說他神異惑眾，因此提前捨報。在金剛窟前倒立而亡，衣服平整而不散亂。又如廣欽老和尚在七十歲時，自覺色身已老，想要入滅再來，但是信眾捨不得他，只好再延二十年才入滅。

這些祖師都是禪定功夫很深才能這樣。即使如此，他們也都不敢以佛自居。廣欽老和尚說自己是度人師，不敢自稱天人師。而今此師自己不能作主，到捨報前三天或當天才知道捨報時至，沒有能力提前或延後或自定時間，只能隨業報而行。既無法像世尊在事先聲明，將於某年某月某日月圓之時，在雙娑羅樹間入滅，他怎可自比爲佛呢？

五祖送惠能行者離黃梅時吩咐道：「汝去三年，吾方入滅，……。」又如仰山慧寂禪師入滅前三年示眾偈云：「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攀屈膝。」（詳傳燈錄）三年後同一天抱膝而逝。他們都是大悟徹底，而且禪定功夫甚深，來去自由，都不敢自稱爲佛，佛子們怎可說自己見性了就是佛呢？

第二、此師說法數十年，度了十餘萬弟子皈依學佛，這是他的功德。但是他所度的弟子不可能開悟（非因他開示而自參自悟者除外）。因爲他

自己都沒有明心證真，如何能使人明心證真？他自己沒有眼見佛性，如何能度人眼見佛性？最難讓人認同的是——他否定了世尊的正法，否定了真正明心見性的祖師所悟的境界與內容，而成爲心外求法。

自己沒有明心，又沒有眼見佛性，哪有可能度生「無生」？而且是萬萬千呢？而他說法數十年，將佛法用自己的意思隨意解釋，導致信受他的人所學佛法觀念，紊亂異常。

而且當他遇到有人證悟真如阿賴耶識的時候，他就加以否定，而教人捨棄阿賴耶識，另外再尋覓真如，成爲心外求法。像他這樣的教法，若一直流傳下去而又廣泛宣揚的話，正法的修證只怕將會斷絕。

他又說佛性不能眼見，則信他說法的人，就不會探求如何眼見佛性，盡皆以「聞見佛性」爲見性。又教人不必斷一念無明，一念無明若不斷盡，永遠無法證入涅槃無生境界。如此度人，要度一人無生，尙且不可得，何況是度萬萬千人無生呢？

第三、此師入滅的那一天說偈云：「……遍滿虛空大自在」，這不是他的境界。從兩個原因可證明不是他的境界。第一、定未充。第二、慧有差。

一、定未充：他未修得諸禪定三昧，因為他不懂得定學。如果瞭解四禪八定、觀禪、鍊禪、薰禪、修禪、首楞嚴定等三昧的話，自己會去檢查，看自己有沒有這些境界？就不會說「見性就和釋迦佛一樣成佛」的話，也不會否定悟後起修的原則。

如果有四禪的功夫，則生死的時間和處所都可以自己做主，何須「待等此日世緣盡」呢？既不得四禪，更不能知四空定的空無邊處定。未證得未到地定功夫，便認為妄念不可能停住，而排斥別人入定十天半個月。不知菩薩必須定慧等持之道理，便誹謗道：「傳說現時某大和尚（影射○雲老和尚）一入定便是半月一月，以此受人崇拜。若照此理觀之，豈非欲與婆羅門外道爭一日之短長耶？」（8-33）

又道：「……中乘破妄念無明境界，滅時是破，但一動念又生，總是破不了的。蓋斷妄念是暫時的，難持永久。」（3-38、4-37）

又云：「比喻龍潭出水的水源，時時有水生出來的，斷了又生，生了又斷，無有了期。修行斷妄念，這個道理實在不通。」（1-192、7-72）

此師若有初住位菩薩的未到地定的定力，心能停住，就不會這樣說。若能斷盡一念無明成爲阿羅漢，或證得未到地定成初住位菩薩，則妄念自

然不生，也不會這樣說。此師對菩薩初住位及五行位境界尙且不知，怎能誇口說「遍滿虛空大自在」？

即使修得空無邊處定，若不斷盡一念無明，仍然不能取證涅槃，竟然自以爲入滅後就可以取涅槃，而誇口說「遍滿虛空大自在」。

二、慧有差：是說他沒有明心，不知道阿賴耶識非眞如、非非眞如之理，不知阿賴耶識就是眞如之前身，而否定阿賴耶識，也不會找到阿賴耶識本心，不明白有情生命本體之實相，所以他入滅時以平常讀經揣摩眞如之印象，而開口說「遍滿虛空大自在」。

《華嚴經》十迴向品云：「譬如眞如遍一切處。」是說因地眞如遍十二處，遍十八界，不是遍滿虛空，而且眞如是佛果地的境界，不可將菩薩因地眞如證悟境界拿來相比，故《華嚴經》卷³⁰云：「譬如眞如，是佛境界。」因地果地不同，不可相提並論。

此外，佛地所說眞如遍一切處，並不是說遍滿虛空，若眞遍滿虛空，就不得解脫了。而是說眞如究竟無所著，沒有任何束縛，不像凡夫之阿賴耶識被業風所漂轉。佛地眞如無形無色，具足一切智慧，無功用作，三身四智，所以能於十方無盡世界示現，十方虛空無所障礙，稱爲「遍

一切處」。

於最後身菩薩見性成佛時——「大圓無垢同時發，普照十方塵刹中」，此時才能稱為真如。大圓鏡智和成所作智，此時方才出現。大圓鏡智出現的緣故，具足道種智、一切種智、一切智智，所以世尊名為一切智者，十方三世一切諸法無所不知。

成所作智出現之故，能在十方虛空無窮無盡的世界，隨緣赴感靡不周。遍現於十方無盡國土，虛空不能障礙，並非真如遍滿充塞於十方虛空。此師未明得本心，又不明白經文的真正意旨，才會以想像所得而說「遍滿虛空大自在」。

明心證真之人，知道自己所明所證的本心就是阿賴耶識。還沒有獲得大圓鏡智和成所作智之前，仍不能如十方諸佛一樣於十方虛空無所障礙，所以真正證悟的人都不會說「遍滿虛空大自在」，而應該像廣欽老和尚那樣說：「無來也無去，無什麼事情。」若說「遍滿虛空大自在」，那就是「執我常遍，量同虛空。」世尊早就訶責過這種人。此師未明心證真，所以有此大過。

如果一悟就到佛地的話，初悟所證本心就是真如，不是阿賴耶識的

話，而無垢識真如是遍滿虛空的話，那麼一切開悟的人應該悟後就不會隨著色身而受苦樂。那爲什麼世尊的應身在世間還受背痛風寒木檜之苦呢？一切已經大悟徹底的菩薩和祖師們，尙且隨著他的色身而受各種苦樂。由此可知「遍滿虛空大自在」的話是錯誤的，是誤解經文旨意，憑空想像得來的。

若真如是遍滿虛空的話，應該是一切有情的真如都在悟前就遍滿虛空了，因爲此師說他不變異，悟前悟後是一樣的。若開悟時所證的本心就是真如，就遍滿虛空的話，那就應該像清水充滿在透明玻璃瓶之中，加以搖晃，水也不動轉。那又爲什麼世尊的真如住在釋迦牟尼佛應身之中，四十九年說法，可以到處動轉呢？

如果真如是遍滿虛空的話，一切開悟者在悟後就不能住在色身裡面隨著身體動轉。若明心見性所證真如遍滿虛空而不是阿賴耶識，則一切悟者及十方諸佛的真如，應都全部遍滿充塞虛空，則一切悟者之真如和十方諸佛的真如應該要相雜相入，混爲一體。

果真如此，則一切開悟者悟後應不可能再住於世間，悟的當下就應進入涅槃了。因爲他悟後就遍滿虛空，就不能動轉，就與諸佛混爲一體

了。若說悟者死後，真如才遍滿虛空，那他生前所悟的就必定不是真如，就不可能成佛，將來也不會成佛。

若說十方虛空一切諸佛和一切有情的真如本體是同一個本體，是共有的，那就應該一人成佛時，十方虛空世界有情眾生也一時成佛。應該一人明心見性時，一切人同時明心見性。一人作業受報時，應該一切人同時作業受報。若真如此，世間就沒有因果了。若真如此，佛說的因果報理論就不能成立了。

爲有以上所述諸種過失，故知此師尙未明心證真，「遍滿虛空大自在」一語亦是妄想而來。由於他始終誤認一念無明不可斷、無始無終，便不肯下功夫斷一念無明故妄想不斷；一念無明不斷，妄想仍在故，即使明心見性亦不能取證涅槃，仍在輪迴之中。何況他未得明心見性之大乘無生智，豈有可能捨報時就「遍滿虛空大自在」？

以上引經據典所舉辨正之理，顯示此師不明白斷一念無明之理，亦未明心證真，未破無始無明，故有大錯。《如來藏經》佛云：「我見眾生種種煩惱，長夜流轉，生死無量。如來妙藏在其身內，儼然清淨如我無異。」故知不是遍滿虛空。

此師不知阿賴耶識是真如之前身，名異體同。非一非異，非真如非不真如之理不明白，便將阿賴耶識否定，欲於阿賴耶識之內另尋一個獨立的真如。覓不可得，便以讀經想像揣摩所得，認爲真如無形無色，遍滿十方虛空。便以爲捨報後不取後有，空無所有時便是真如本體，便說「待等此日世緣盡，遍滿虛空大自在。」世尊曾開示云：「我若說（阿賴耶識）爲非真，眾生將棄真爲妄，未免向外馳求。」即是說此師等一類人也。

第四章 略辨唯識與真如

第一則 某師云：《修唯識法門者，第一緊要關頭在找到潛伏於阿賴耶識中的無始無明種子，即白淨識，將他搗碎，則八識得八解脫，三性變為三無性、變為四智矣。識轉成智之後，不再變為識。未轉識成智時是阿賴耶作主；既轉識成智之後，則是真如佛性作主。真如佛性恆守本性，無有變易，故成佛之後不變為眾生，不受輪迴。》（1-164、5-104、10-99）

又云：《修行人切勿用腦筋去揣測佛性，只可用腦筋去找到無始無明。無始無明找到了，一錘搗碎，佛性自然顯現也。》（5-105、10-100）

又云：《如欲徹底達於大圓覺境界，仍須將無始種子（即無始無明菴摩羅識）打破。》（2-89）

辨正總說：阿賴耶識中沒有無始無明種子。白淨識亦非無始無明種子。《解深密經、深密解脫經、大乘顯識經、大乘同性經、不增不減經、無上依經、金剛三昧經、如來藏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瑜伽師地論、

成唯識論》及諸唯識了義經皆不曾說有白淨識或無始無明種子，請佛子明察經論即可得證。轉識成智不是搗碎白淨識或哪一個識。菴摩羅識不是無始無明。轉識成智之前或之後，阿賴耶識皆不作主；轉識成智後，真如佛性亦不作主。

辨正分述：一、阿賴耶識中從來不曾有無始無明種子：從無始劫以來，阿賴耶識中只有八識心王煩惱障種子，是第八識中本有及熏習有漏種子。所謂無始無明不是菴摩羅識而是所知障，乃是眾生的意識與末那識因不明真如、異熟識（菴摩羅識）阿賴耶識之實相，由此所知障而蒙蔽了智慧，以致煩惱永續不斷，不停造業、不停熏習而使本有煩惱種子大量增長，因而永沉生死。阿賴耶識中只有煩惱種子，沒有無始無明種子。無始無明就是所知障，只是一個名詞，我們找到了阿賴耶識，證知牠的真與非真的實相時，就是破無始無明破所知障，但是不究竟，要修到佛地才究竟斷盡。所以無始無明是不明白生命本體的實相，是所知障，是一個名詞說明，阿賴耶識中只有八識心王的一切煩惱識種，不可說是無始無明種子。故《成唯識論》卷五云：「如契經說八地以上一切煩惱不復現行，唯有所依所知障在，此所知障是現非種。」故知沒有無始無明

種子。

二、無始無明種子不是白淨識，因為沒有無始無明種子之故。亦無白淨識，何以故？《勝鬘經》云：「心不相應無始無明住地。」全部唯識學的經典，譬如《大乘顯識經》、大乘同性經、無上依經、不增不減經、大乘密嚴經、金剛三昧經、深密解脫經、解深密經、楞伽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都不曾說有白淨識這個名詞，亦不曾有經論說「無始無明種子就是白淨識。」又：菴摩羅識是主體識，主體識能含藏無量種子，是一切種子所依識，故主體識不可能是種子，不應說無始無明種子即是白淨識。

三、所謂轉識成智並不是搗碎白淨識，因為沒有白淨識之故。若依此師前後所說語意，他所謂白淨識是指第九識，是異熟識，或稱爲菴摩羅識。在他註疏《楞伽經》時也說「九識的境界白淨一無所有。」
(2-100)

又列表云「第九識是菴摩那識」。依其意旨第九識即是菴摩那識，是他所謂的「白淨識」。既是「白淨識」，應無塵垢，應是眞如。但他又說：「應將此白淨識打破，破此識已，得見法界體性智。法界體性

智即是佛性，佛性即是真如。」（1-92、3-83、5-135、10-131）牛頭配上馬嘴，羊角安在兔頭上，將世尊之開示胡亂搭配解釋，不倫不類，顯然誤解。

而轉識成智非將第八或第九識找出來搗碎，而是在參學佛法時找到第八識之後，證知色身非我，證知受想行識（即能知能覺能聽之心）非真實，而轉依阿賴耶識爲我。了知阿賴耶識雖然真實存在，駐於身中而體如虛空，無得無失，因此發起智慧，使第六識產生下品妙觀察智，第七識產生下品平等性智，而斷見所應斷無明煩惱，分證解脫。不是消除六七二識而剩下妙觀察智與平等性智。此二智不離清淨轉依的六七二識。二識是體、二智是用，離體即不得其用。故不可說「轉識成智之後不再變爲識」。故《成唯識論》卷五云：「又諸論言：轉第七識得平等智。彼知餘智定有所依相應淨識，此識無者彼智應無。非離所依有能依故。」

至於第八識及前五識，要在上述六七二識明心見性轉識成智以後，悟後起修，斷盡一念無明，成爲菴摩羅識。（菴摩羅是主體識，不可說祂是無始無明。）再修行到佛地滿足時，第九識（即以前的第八識）中的

識種已經完全清淨，流注生滅已盡，才能稱為真如，此時第十識真如（亦即原本的第八阿賴耶識改名第九菴摩羅，再改名為真如，名異體同）頓時出現大圓鏡智，前五識頓時出現成所作智。這兩種智慧在我們初次明心見性時尚未發起，須等究竟成佛時頓得。

第八識修行到第七地滿足，斷盡一念無明而得盡智，進入第八地，改名為異熟識或菴摩羅識，阿羅漢的本體亦是此異熟識，也就是第九識。名為第九識，仍然是第八識同體，只改其名，不改其體。不是在阿賴耶識中另有一個白淨識或異熟識、菴摩羅識。如果要在阿賴耶識中去找另一個「白淨識」，永遠也找不到，因為「白淨識」就是斷盡一念無明的阿賴耶識，是同一個識。

若打破或搗碎第九「白淨識」，就永遠找不到真如了，因為真如就是第九「白淨識」，是同一個本體，只是經過一段很長時間的修行以後，「白淨識」（菴摩羅）的內容變化，無始無明的過恆沙數修道上煩惱斷盡，而成為真如——大圓覺境界。這是必須從八地境界經過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能成為真如。若想在八地境界尋覓未來佛地真如，永不可得。若想從現在凡夫地阿賴耶境界中尋覓未來八地的菴摩羅識，永不可得。若依

此師說法而修，永不見佛性，因為在凡夫地永遠找不到將來第八地的菴摩羅識。既找不到，依他的說法便不能見性。

因為第八識的本體就是第九識的本體，就是第十無垢識的本體，只因內容與時間的變化，安立不同名稱，方便為佛子宣說而已。第九菴摩羅識雖已斷盡一念無明——斷我執。但仍有法執——無始無明的過恆沙數修道上煩惱未斷盡，故過恆沙數所應證法未證。須至佛地才究竟斷盡、修證圓滿，證得道種智、一切種智、一切智智，稱為一切智者，方才改名真如。而真如不是佛性，我們第一章中已經辨明。

故真如即是第八識阿賴耶之體，即是第九識菴摩羅、異熟識（白淨識）之體，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內容和不同的智慧，為方便開示而假立不同的名稱。如果把菴摩羅（白淨識）搗碎，那就變成斷滅了，如何能見佛性？（以上由賴○○居士整理）

若依此師的說法是認為阿賴耶識裡面，隱藏著各別的獨立的白淨識，叫做菴摩羅識。在菴摩羅識裡面又隱藏著另一個獨立的真如，所以他說要將阿賴耶識裡面隱藏的菴摩羅識找出來一錘搗碎，就像是破除外殼一般，殼破了裡面的真如便出現了。

但是阿賴耶識裡面，其實並未含藏另一個獨立的個體菴摩羅識，菴摩羅識裡面也未含藏另一個獨立個體真如，而是阿賴耶識就是第九菴摩羅識（異熟識、白淨識）的前身，第九菴摩羅識是第十無垢識——真如的前身。

比如一個人十年前當鄉長，現在當縣長，十年後當省長；並不是十年前的鄉長身體裡面含有另一個獨立的現在的縣長，也不是現在的縣長身體裡面含藏另一個十年後獨立的省長。如果把十年前的鄉長的身體剝開，你找不到現在的縣長；把縣長的身體打碎了，更找不到十年後的省長。因為鄉長、縣長、省長是同一個人當，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身分名稱。

故《入楞伽經》卷七，佛云：「大慧，如來藏識不在阿梨耶識中，是故七種識有生有滅，如來藏識不生不滅。」是故佛云：「大慧，阿梨耶識者名如來藏，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又云：「是故大慧，諸菩薩摩訶薩欲證勝法如來藏阿梨耶識者，應當修行令清淨故。」又云：「大慧，此如來心阿梨耶識如來藏諸境界，一切聲聞辟支佛諸外道等不能分別。」

所以八、九、十識是同一個本體，不同時間有不同的名稱；並不是第八阿賴耶識同時含藏第九白淨識，再由第九白淨識（菴摩羅識、異熟識）同時含藏第十無垢識真如，而是不同階段有不同名稱而已。所以轉識成智，並非將那一個識找出來一錘搗碎。搗碎了便沒有真如，沒有真如就沒有佛性，就沒有三身四智，成爲斷滅，哪來的解脫呢？

是故《楞伽經》卷一佛云：「若自真相識滅者，藏識則滅。大慧！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論義。」那就是說：如果阿賴耶識或者異熟識（菴摩羅識）這個真相識滅掉的話，那麼藏識（如來藏）就消滅了。如果如來藏這個識消滅的話，那就和外道的斷見論說法沒有差別了，可見此師不懂佛法，不懂唯識經典。此師以破外道而聞名，但是他所說的法卻跟外道見解一樣，真不可思議呀！

四、此師云：「未轉識成智前阿賴耶識作主，既轉識成智之後則是真如佛性作主。」而其實是不論有沒有轉識成智，阿賴耶識一向都不作主，因祂恆而不審的緣故，祂對一切見聞覺知境界及善惡、美醜、淨垢、苦樂都無分別。悟前如是，悟後亦如是；凡夫地如是，聖賢地亦如是，乃至佛地亦復如是不作主。在凡夫地的阿賴耶識如是，悟後因地的阿賴耶

識、異熟識如是，乃至果地的無垢識真如亦復如是，一向都不作主。作者者乃染污末那，悟後是清淨轉依末那，所以轉識成智以後真如佛性也不作主。

聲聞羅漢畏懼生死，不願世世常在三界度人，故捨報時滅七轉識而入涅槃，在涅槃中一無所住，亦無覺知受想，永遠不起淨念妄念，寂滅安隱，此時第八識改名爲菴摩羅識或異熟識，並未破除掉。諸佛及斷盡一念無明的菩薩，雖已證涅槃而世世不入涅槃，故皆不滅七轉識，世世常在三界度化有情。所以諸佛成佛之後第一識到第八識並沒有破除而消失掉，而是將識的種子轉變爲絕對的清淨。絕對清淨的緣故，三身四智成就，由清淨末那識所生之上品平等性智作主。真如佛性不論悟前悟後都不作主。真如佛性成佛後亦不作主，因爲恆守本性的緣故，因爲不再受熏染的緣故。如果成佛以後由真如佛性作主的話，那就意味這一個成佛後的真如佛性仍然有熏染而不守本性，那就不是成佛了。所以真如佛性不論悟前與悟後，乃至成佛，一向都不作主。

第二則 某師云：《簡括言之，唯識宗乃以八識所構成之體爲相對

之心，一切見聞覺知作用，皆歸之識，故名唯識；此識乃內外因緣和合而成立，非單屬人，亦非單屬物。可說是宇宙全體合股組成之一大托辣斯。大家皆參加，皆有股份，皆是股東，皆為權利與義務，不能說是某人所獨有。而主持者乃八識爾。》（6-48）

辨正：一、此師說「此（阿賴耶）識乃內外因緣和合而成立」，不符佛說。佛於全部唯識經典皆開示見聞覺知作用是了別識，乃指一至七識，不是指阿賴耶識。佛說阿賴耶識遠離見聞覺知能所分別，本性清淨，無始劫來為一切法所依，祂生七轉識，具五十一心所有法作用，而能生吾人色身等十一種色法，再衍生二十四種心不相應行法，由此四法而顯示六種無為法。歸結到一切法的根本，莫不是由阿賴耶識而來，祂是本來就有，是一切法的根本，故名法相唯識。此師竟然說阿賴耶識是內外因緣和合而成立，與佛開示諸多了義經典相反。此師「悟後」開示，認為阿賴耶識能作主，有見聞覺知，也與佛說相反。佛子由此即可判定此師之「開悟見性」究竟是真是假，無須末學饒舌了。

二、若依此師意旨，認為一切眾生都屬於同一個第八識，每一個有情眾生都屬於同一主體，就像是許多公司同受一個聯合壟斷市場的托辣

斯組織所管轄一樣，就像每一個職員同屬於一家公司所管轄一樣，而這個托辣斯或是一家公司就是第八阿賴耶識，這樣的說法倒與一貫道的說法一樣。

一貫道認為一切人是由無極老母（或者叫做老母娘）放出來的原人，將來還要由老母娘收回天堂。一神教則認為一切人是由造物主所創造，將來還要因為行善而回到造物主的天堂。此師如此說法符合一貫道及一神教的說法，卻完全違背佛法。

世尊降生人間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每一個有情眾生的生命本體都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曹山本寂禪師云：「頭角混泥塵，分明露此身；綠楊芳草岸，何處不稱尊。」每一個牲畜，乃至每一隻螞蟻的生命本體第八識，尚且是唯我獨尊，何況是一個人？

三、若依此師所言，一切有情眾生都屬於同一個第八阿賴耶識，而不是每一眾生各自有自己獨立的阿賴耶識，就會有許多矛盾，不能自圓其說。若眾生是同一個阿賴耶識，則一切眾生之聰明才智、品行、習氣、思想、語言、福德乃至佛道的修持，一切世出世間法的修持，都應該完

全相同，可是爲什麼事實上會有種種的不同呢？

若眾生皆是同一個阿賴耶識分出來，那麼業種相同，就應該是一個人造業受報的時候，一切人都同時造業受報；應該一個人明心見性時，一切人同時明心見性；應該一個人成佛時，一切人同時成佛；應該在此師捨報的時候，一切人同時捨報。

他又常常講：應該要滅除阿賴耶識，應該要滅除菴摩羅識才能解脫。如果這樣講是對的話，那應該他滅掉第八識第九識，他自己認爲成佛的時候應該該宇宙之間一切有情眾生及他自己，全部都成爲斷滅，這樣的說法與世尊所說之理不相應，佛子務請細思。

所以我們從這些論點就知道——第八阿賴耶識並不是由宇宙全體有情眾生合股組成的一大聯合體，而是每一位有情眾生都各自有其獨立而完整之第八阿賴耶識。身爲佛教法師，自命爲明心見性之人，竟然悖離佛法，落入六十二種外道法中，作此邪說，實屬不該，佛子宜予簡擇，使正法久住。

第三則 某師云：《然八識心乃相對之心。佛說唯識破眾生之人執、

法執。二執已破，佛即否定唯識而說轉識成智，已達圓成實絕對之境。故唯識者乃否定相對，以達絕對之法也。》(6-49)

又云：《真識即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能生虛妄分別，亦能滅種種虛妄分別。阿賴耶識滅，則前七識俱滅，一切相皆滅。》(2-68)

又云：《唯識乃將整個相對歸納於八識中而否定之。唯識之最緊要關頭在轉識成智，破我執法執。而破法執須連識本身亦破之。》(6-350)

辨正：一、第八阿賴耶識不是相對之心，也不是絕對之心。相對與絕對兩者都不能說對，也不能說錯。如果是相對之心，那麼第八阿賴耶識應受苦樂，應該如此師所說「阿賴耶識能生虛妄分別」，為什麼了義經裡面卻說阿賴耶識恆而不審？為什麼佛說阿賴耶識本性清淨遠離能所分別？如果是絕對，一切有情眾生之阿賴耶識為什麼不停的受生？為什麼駐於一切有情眾生的五蘊之中來來往往、造作諸業、受諸苦樂？故知第八阿賴耶識之心非相對非絕對。

二、佛於晚年開示了許多唯識經典，目的確實是要破眾生之人我執與法我執；但是佛說轉識成智，不是否定唯識，如果否定唯識，則轉識

成智之說就不能成立。唯識經典之開示更不是否定相對以達絕對之法，而是說明有情眾生生命本體之實相，以免佛子猶如此師一般悟得不真，說法似是而非，不符教典，誤人自誤，便以爲一悟就是佛，不須悟後起修——斷除妄緣習氣。不悟後起修，就會隨著妄習輪轉生死。我們必須明白——我們開悟明心時所找到的真心，仍然不是真如，而是第八阿賴耶識。

第八阿賴耶識即是有情眾生生命之本體，輪迴生死是祂，因爲祂不生不死。見聞覺知之心，及常寂常照之心不能延續到未來生，見聞覺知或寂照之心只有一生而已。今生的見聞覺知或寂照之心不同於過去生的見聞覺知或寂照之心，也不同於未來生的見聞覺知或寂照之心，此心只有一生而已。我們開悟明心時，找到了阿賴耶識，證知祂永恆不滅，證知祂不受苦樂，本來解脫，證知見聞覺知心及常寂常照之心虛妄不實，只有一生，而不再執著見聞覺知心及寂照心，因而獲得解脫功德受用。成佛是阿賴耶識，成菩薩也是阿賴耶識，凡夫眾生也是阿賴耶識，聲聞緣覺斷盡一念無明而入涅槃也是阿賴耶識，只是不同階段，安立不同名稱而已。這個阿賴耶識裡面含藏無始劫以來造作熏習的善惡業種

子。這些種子歸納起來就是四種住地煩惱——所謂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因為阿賴耶識裡面的這些煩惱種子，尚未轉化清淨，所以隨時隨地會生起妄想妄念，因此又稱爲一念無明。一念無明之根源，即是阿賴耶識中蘊集的無量四種住地煩惱的善惡業種子而生。明心見性破無始無明時也斷一念無明之見一處住地，其餘三種住地仍未斷除，所以明心見性時仍然不是佛，須以開悟所生之智慧，歷緣對境修除、轉化這些種子。

四種住地煩惱（一念無明）斷盡而進入菩薩第八地時（或者進入菩薩阿羅漢位時），改名爲異熟識或菴摩羅識，這是第八識轉識成智之中品轉；此時第六、第七識也同時進行中品轉識成智。至於中品的第六、七識轉識成智之功德內容，諸位如果想要明白的話，可以請閱《十地經》之八地菩薩品就知道了。

此時已經斷盡人我執，但是仍然還有法我執未斷，也就是塵沙無明，或稱爲「修道所斷過恆沙數上煩惱」未斷，還需要親近供養十方諸佛、奉事修學，將第九異熟識中塵沙無明轉化清淨。而這些過程都必須要用第六、七識所生之中品妙觀察智及平等性智來啓發智慧，而轉化異熟識

之無始無明。到最後身菩薩位，降生於人間大悟成佛之時，異熟識中之無始無明斷盡，清淨圓滿，永無流注，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頓時現前，才能稱之為無垢識真如。

到這個地步雖然名為真如，而其本體仍與等覺前之異熟識及七地前之阿賴耶識是同一本體，只是因為識的種子轉化清淨安立不同名稱，方便簡別而已。此時第六、七識同時進行上品轉識成智。諸位如果想要知道佛的上品妙觀察智及上品平等性智的大約內容，可以請閱《佛地經》以及各種大乘經典就可以瞭解。

從這個過程我們就知道，所謂轉識成智只是淨化、轉化如來藏——阿賴耶識或異熟識之種子而產生智慧，並不是將清淨識否定；如果將清淨識、阿賴耶識或者菴摩羅識否定的話，那就變成心外求法，同於外道，佛子切莫被誤導而變成在佛門中修外道法。

心外求法的人必定找不到真心，便須用意識思惟真如，便以為真如猶如虛空不動不轉。殊不知佛地之真如，即是等覺前之異熟識、菴摩羅識，即是七地前之阿賴耶識。否定了阿賴耶識，就永遠找不到真如，將現在自己身中之阿賴耶識否定，而要在現在尋覓無量劫以後成佛時才會

有的真如境界，永不可得。如今學佛人不明白這個道理而錯解佛意，猶如此師一般否定阿賴耶識，向阿賴耶識以外尋覓未來真如的人多如牛毛，多如過江之鯽，不可勝數，令人感慨。

誤解佛意的緣故，便捨棄現在的因地真如——阿賴耶識，而想在眼前另外尋找未來無數劫以後才會有的果地真如。如果不改變這種錯誤的知見，而執著此師的錯誤見解，要想開悟的話，百劫也無法開悟。

我們既然已經知道第一次開悟時下品轉識成智的阿賴耶識，就是七地斷盡一念無明進入第八地中品轉識成智的異熟識（菴摩羅識），就是最後大悟成佛上品轉識成智的真如，只是因悟後起修，在不同階段，不同層次而改其名稱，依舊是同一個本體；那我們就知道，佛所說的轉識成智，不是否定阿賴耶識，也不是肯定阿賴耶識，所以唯識學不是否定相對以達到絕對之法。

所以唯識所說阿賴耶識非真非不真，非相對非絕對。是故佛云：「我若說爲真，其奈帶持種子。妄習不除，眾生將迷妄爲真，未免瀑流漂轉。我若說爲非真，其奈體即真如。離此無真，眾生將棄真爲妄，未免向外馳求。」根據以上佛所開示，就知道：說阿賴耶識真不真都錯，說相對

說絕對都錯。請佛子細讀唯識經論，詳加辨正。

第四則 某師云：《端身正坐，心中想著法界體性智，生來就是智，智與識是兩樣，不是一樣。不是忽而智忽而識。識作主就有生死，智作主，將識轉為智就沒有生死。用前五識向內轉第六識，六識轉七識，七識轉八識，八識轉九識，九識的境界是白淨一無所有。到此時思想不可停止，再向一無所有那裡繼續下去。九識一破，當下就可以看見法界體性智。法界體性智是普遍體，光明遍照。將阿賴耶識轉為大圓鏡智，末那識轉為平等性智，第六識轉為妙觀察智，前五識轉為成所作智。從前阿賴耶識作主，我們就有生死，譬如亂世。現在法界體性智作主，我們就沒有生死，譬如世界太平。》（2-100）

又云：「佛性的法界體性智是沒有變遷的，不會受熏染的。你既然發願學佛，目的便在了生脫死不受後有，要見法界體性智才是究竟的目的。法界體性智便是佛性，禪宗所謂本來面目。要用前五識轉意識，意識轉末那識，末那識轉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轉蒼摩羅識。蒼摩羅識嘩的一破，便可以看見法界體性智。法界體性智的妙用一轉，將阿賴耶識轉為大圓鏡智，末那識轉為平等性智，意識轉為妙觀察智，前五識轉為成所作智。」

(1-92, 5-135, 5-136, 10-131, 10-132)

現在我們把他的這兩段開示一句一句加以辨正。

第一點、「端身正坐，心中想著法界體性智，生來就是智。」依照他所說的，法界體性智就是佛性。而佛性是應該生來就有，那他爲什麼又說見性以後，一念無明及六根通通要變爲佛性？既然說佛性是從見性以後之一念無明及六根變來，如今又說佛性是本有，那豈不矛盾呢？此師既然說生來就是智，爲什麼還要說轉識成智呢？如果是轉識成智的話，那這個智就不是生來就是智，而是明心見性以後由識產生了智，那怎可以說生來就是智呢？

第二點、他說「智與識是兩樣，不是一樣，不是忽而智忽而識。」應該說智與識非二非一，不是兩樣，也不是一樣。智由識而生，識是本體，智是功用；離體即無用，故不是兩樣。轉識成智並不把識消滅而留下智慧，識仍然存在，只是因爲轉化清淨，具備了解脫的智慧而已；所以智不離識，識不離智，不是兩樣也不是一樣。

第三點、他說「識作主就有生死，智作主，將識轉爲智就沒有生死。」應該說識有作主的、有不作主的。例如前五識不恆不審，他們不作主。

第八阿賴耶識恆而不審，所以祂也不作主。第六識審而不恆，祂有思惟、分別、分析、歸納、寂照、觀照的能力，但是祂不恆，所以祂也是不作主的。作主的是第七末那識，因為祂恆審思量。第六識思惟分別分析歸納之後，由第七識來作主，所以作主的是第七末那識，不論祂是悟前的染污末那，或者悟後的清淨轉依末那，都是祂作主，其餘七識都不作主；所以不能草率的講「識作主就有生死」。

因為識有八識，八識之中有作主的，也有不作主的。清淨末那識作主，漸漸就脫離生死；染污末那識作主，眾生就不停造業，不停累積後有的種子。苦集的緣故，所以就不停的生死輪迴。因此不能講「識作主就有生死。」因為到佛地的時候，八地以上菩薩及辟支佛、阿羅漢未入無餘涅槃之前，仍然是清淨末那識作主，還是識作主，但已經離開生死，所以不能講「識作主就有生死」；應該說「染污末那識作主就有生死」，所以「識作主就有生死」這句話錯了。

即使轉識成智以後，智也不作主，所以不能講「智作主，將識轉為智就沒有生死。」因為轉識成智以後仍然由識作主，皆是識的作用的緣故。第一次明心見性，下品轉識成智以後，識轉化清淨，成為清淨識，

稱爲清淨末那識、清淨意識。清淨末那識產生下品平等性智，清淨意識產生下品妙觀察智。因這兩種智慧而使清淨末那識轉依無我相之無漏法，轉依第八識爲我而無我可得，所以漸漸遠離生死。

第一次的明心見性以後，已經確定未來無數劫必可成佛，但並未離開生死，故仍有分段生死，雖然已經獲得菩薩不共聲聞緣覺的大乘無生智，而仍然尚未獲得共聲聞緣覺的解脫道盡智無生智，所以有的人明心見性以後尚須七次人天往返，才離分段生死；有的人一往來，有人一往不來而在色究竟天斷分段生死；有的人特別利根，當生在人間斷分段生死。而這些過程都須要悟後起修，斷除修所斷煩惱，也就是一念無明中的欲愛、色愛、有愛住地煩惱。一念無明斷盡，便獲得一切後有永盡之智慧，才離分段生死，並不是初次明心見性的下品轉識成智就離開生死。

第四點、他說「用前五識轉六識。」我們說前五識不能轉第六識。因爲前五識不恆不審，前五識在我們睡著無夢的時候斷了，我們入二禪以上等至及無心定的時候斷了，我們昏迷不覺時斷了，所以他不恆。而且他本身沒有能力作思惟、分析、歸納等工作，他沒有這個能力，所以不能轉第六識；而且第六識本身具有審察、分別、觀照、思惟、分析、

歸納的能力，祂用不著前五識來轉祂，所以「用前五識轉六識」這個說法不符唯識經中轉識成智之旨，可見此師不明唯識經論。

第五點、他說「用意識轉末那識」，這個說法就對了，因為意識能夠審察、分別、分析、思惟、歸納的緣故，如果他如理作意思惟就能轉末那識。如果意識明知自己的思惟作意是不如理、不如法的話，末那識就不會轉。因為意識本身所做的思惟、分析，本身就知這種分析、思惟是不如理不如法，那麼末那識就不會接受，所以意識轉末那識，必須是如理作意的思惟分析。譬如一個惡人要殺另一個人，他心裡一定認為「我殺這個人，理由十分充足」，他才會去殺。如果他心裡有懷疑，認為「我為這一件事情殺他，這個道理不充分。」那他的末那識一定不會接受，就不會下令付諸於實行。

同樣的，一個人學佛，去聽人家講經說法，知道色受想行識不是常不壞的我，回家後也去思惟。但是思惟了以後，他無法真正確認五蘊不是常不壞我。因為沒有悟，所以雖然明明經藏講五蘊非常我，法師善知識也說五蘊非我，可是他的意識心仍然還有懷疑，所以末那識的執著習氣還是不會轉；要等到他親自悟了，證實五蘊確實不是常不壞我，那個

真如才是真實常不壞我，然後末那識才會轉。所以意識轉末那識必須是如理作意的思惟，至少在意識本身他要認為是如理作意的思惟。如果意識認為這樣的思惟有問題，末那識就不會接受。

第六點、他說「用末那識轉阿賴耶識」。我們說末那識不能單獨轉阿賴耶識，祂需要由意識來配合、分析、思惟，再由末那識觀察意識的思惟是如理作意的思惟，祂才會去轉換阿賴耶識裡面的種子。所以末那識的本身，不能單獨轉阿賴耶識。

此外阿賴耶識非受轉非不受轉。不受轉是說阿賴耶識本身一向恆而不審，祂一向不作主不分別的緣故，所以祂不受轉，祂照樣不作主不分別；悟前悟後都不分別，乃至成佛都不作主。未成佛之前，一向恆而不審，所以祂不受轉。非不受轉是說：阿賴耶識裡面的業識種子開始轉變，所以既不能說祂不受轉，也不能說祂受轉。

第七點、他說「第八識轉第九識，阿賴耶識轉菴摩羅識」我們說第八阿賴耶識不能轉第九菴摩羅識。因為第八阿賴耶識一向恆而不審的緣故。而且依照他的說法：第八阿賴耶識和第九菴摩羅識是兩個識同時存在，而其實這兩個識並不是同時獨立的存在。祂是同一個識，前後不同

時期，有不同名稱的緣故。並不是在第八阿賴耶識之中含藏另一個第九菴摩羅識。佛子們切莫被似是而非的言論所誤。

如果說由第八識轉第九識，或是說由阿賴耶識去轉菴摩羅識，那就表示這兩個識是同時存在，是兩個各別的識，好像前五識與第六識，好像第六識與第七識，好像第七識與第八識是同時各別存在；但是事實上第九菴摩羅識跟第八阿賴耶識是同一個識，在不同時期而有不同名稱。

譬如十年前的鄉長和現在的縣長是同一個人當，並不是教十年前的鄉長來教導現在的縣長要怎麼去轉變，他是同一個人，不同時期分別稱為鄉長或縣長。譬如我們修行：不能叫過去生的蕭平實來教導今生的蕭平實：「我過去生做錯什麼事，你今生不要再做錯這件事。」過去生的蕭平實不能來到今生教導今生的蕭平實。同樣的道理，今生的第八識不能轉一大阿僧劫以後的第九識。因為現在的第八識就是一大阿僧劫以後的第九識，第九識就是第八識，是同一個識的緣故。（以上由林○○居士整理）

第八點、此師說：「菴摩羅識擘的一破，便可以看見法界體性智。」又云：「九識一破，當下就可以看見法界體性智。」其實菴摩羅識就是第

九識，又叫做異熟識，祂不是白淨一無所有，因為仍然還有變異生死、無始無明上煩惱存在，所以還不是真如。《金剛三昧經》佛說八、九、十等三個識的次第是這麼講的：《佛告心王菩薩曰：「眼、眼觸悉皆空寂，識亦空寂，無有動不動相。內無三受，三受寂滅。耳、鼻、舌、身、心意、意識及以末那、阿賴耶識，亦復如是，皆亦不生。」》

接下來《佛告無住菩薩曰：「諸佛如來，常以一覺而轉諸識入菴摩羅。」又云：「覺本無生，離眾生垢。覺本無寂，離涅槃動。住如是心，心無所住，無有出入，入菴摩羅識。」》然後接下去再為大力菩薩說如來禪，所謂「存三解脫，守一心如」。然後得到「八識海澄，九識流淨，風不能動，波浪不起。」接下來《梵行長者從本際起而白佛曰：「如是如義，即佛菩提，菩提之性則無分別。無分別智分別無窮。」乃向佛問云：「云何三乘道，其智有異？」佛云：「水在江中，名為江水。水在淮中，名為淮水。水在河中，名為河水。俱在海中，名為海水。法亦如是俱在真如，唯名佛道。」》由以上經文的次第而觀，便知菴摩羅識就是異熟識。此菴摩羅識即是斷盡一念無明、斷盡人我執以後的阿賴耶識。然後再於第十地修如來禪，存三守一，而達到異熟流注淨盡，四智

圓明，到達佛地，稱爲真如。

所以菴摩羅識也就是真如的前身，我們如果打破菴摩羅識，那真如就不存在，就變成斷滅。我們打一個比方：十五歲的少年，他身中蘊藏著未來二十歲的青年身，我們如果想要尋覓二十歲的青年之身，應該經由生活成長學習，而在五年後獲得二十歲的青年之身，而不是將現在這個十五歲少年的外表剝除所能得到。如果將十五歲少年的身體表皮剝掉了，他就死了，就得不到五年後的二十歲的青年身了。

同樣的道理，想要獲得真如，應該要將菴摩羅識裡面的異熟流注種子轉化清淨；將來才能獲得佛地的真如，我們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而想將菴摩羅識打破而取出真如的話，那真如必然隨之幻滅，所以打破菴摩羅識的說法不符合 佛陀所說的教理。而且菴摩羅識是斷盡一念無明以後的阿賴耶識，未斷盡一念無明之前，一定找不到菴摩羅識。一切人未斷盡一念無明之前，未成爲阿羅漢或六地滿心菩薩之前，不可能找到祂而打破祂。所以此師開示說「九識的境界是白淨一無所有，到此時思想不可停止，再向一無所有那裡繼續下……。」這種修法是他想像所得，不符合證量及聖教量。所以一念不生時用思想向心中觀看進去的境界只

是欲界定而已，不是菴摩羅識的境界，佛子不可誤會。

此阿賴耶識或者菴摩羅識，不可能被打破，因為其體猶如虛空，非形非色的緣故。所以明心見性以後是因證得阿賴耶識而出生了智慧，也就是說：依阿賴耶識而生的第六識、第七識產生了妙觀察智和平等性智。識與智不相離，六七二識是本體，妙觀察智和平等性智是祂的作用，所以《大寶積經》卷一二〇《世尊云：「如汝所言，識思惟者，是識增上，非智增上。所以者何？識能分別，智能了知。識智和合乃如汝說。」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曰：「無有少離智，由識能了知，識智不相離，和合我常說。」》合一切佛威神力為一大力，此力仍不能打破任一微賤有情之第八識，所以並不是將哪一個識打破才能看見佛性或找到真如。在前一段時間，我們講禪的時候也說：「真妄和合」，世尊在這裡也說：「識智不相離，和合我常說。」也可以證明我們講的真妄心和合的道理是正確的。所以此師說：「打破菴摩羅識就可以看見佛性，看見法界體性智」，是錯誤的說法，佛子們應避免傳播這種邪知邪見。

第九點、此師說：「法界體性智便是佛性，禪宗所謂本來面目。」從他這句話，我們就知道——他所謂的「菴摩羅識一破，便可以看見法

界體性智」，這句話就是指見性。但是見性不必打破第九識，因為也不可能無從打破的緣故。而且想要見佛性的人——如果具足了禪法的知見以及看話頭的定力，便有因緣眼見佛性，所以十住菩薩就能見性，不須要超越十地、等覺才見性。此師不明白《大般涅槃經》的意旨，也沒有眼見佛性的體驗，便以為世尊是見性成佛，所以必須要超越異熟識的境界，要打破菴摩羅識，才能眼見佛性，便認為一切見性的人，都與佛一樣境界，全部都是佛，便認為悟後不必再修行了。

第十點、他說：「法界體性智便是佛性，禪宗所謂本來面目。」其實法界體性智不是佛性，法界體性智是密教所說的，源於《金剛頂經》。而且在《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云：「十方佛位各表一智。東方阿閼佛，因成大圓鏡智，亦名金剛智也。南方寶生佛，由成平等性智，亦名灌頂智也。西方阿彌陀佛，由成妙觀察智，亦名蓮華智，亦名轉法輪智也。北方不空成就佛，由成所作智，亦名羯磨智也。中方毘盧遮那佛，由成法界智為本。」

由這一段論文裡面，可以知道法界體性智，就是佛地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和成所作智四種智慧的總名，合稱為法界體性智，這

四種智慧全部都由佛地的真如法界智而生，所以這四種智慧的總名稱爲法界體性智，因此法界體性智不是佛性。譬如我們在第一章裡面講佛性是真如的作用，佛性無智，所以佛性不是法界體性智。

第十一點、此師又說：「法界的體性智的妙用一轉，將阿賴耶識轉爲大圓鏡智，末那識轉爲平等性智，意識轉爲妙觀察智，前五識轉爲成所作智。」而他在這幾句話之前卻主張要打破第九識，才能看見法界體性智。第九識如果打破了的話，那就沒有第一識到第八識了，因爲第八識就是第九識，只改其名不改其體的緣故。第九識如果打破了，就沒有第八識。第八識如果沒有了，就沒有第一識到第七識，所以打破第九識以後，就沒有一到八識可以讓我們轉識成智，因此打破第九識而見性轉識成智的說法，非常荒唐，既違背唯識經論之意旨，而且誤導眾生。

此外，轉識成智，並非消滅第一識到第八識而留下四種智慧，而是說到了第十地的時候修學如來禪——存三守一，漸漸將第九識中的異熟習氣因及等流習氣因淨化，淨化以後稱爲無垢識，又叫作真如；然後便會由無垢識的純淨的作用，而使得第一識到第七識同時進行上品轉識成智而清淨，由這個清淨的第一到第八識產生了四種智慧，這四種智慧出

現以後，清淨的如來無垢識——真如也不會消滅。

智是清淨識的作用，譬如燈與光的道理一樣，不能說把燈滅掉了，而燈光可以單獨存在，所以並不是把識滅掉而留下智慧。大圓鏡智等四種智慧，並不是由「法界體性智的佛性作用而轉識成智」。如前所述，法界體性智即四智之總名，它只是一個名稱而已；而且四種智慧的圓成，並不由佛性催化而轉識成智，乃是我們淨化阿賴耶識、異熟識的種子，斷盡了一切修道「上煩惱」，然後證得過恆河沙數的修道所應證的各種法門而成就，所以四智的圓成，不是由佛性催化而轉識成智。此師顯然錯了。

第十二點、此師說：「從前阿賴耶識作主，我們就有生死譬如亂世。現在法界體性智作主，我們就沒有生死，譬如世界太平。」我們說悟前阿賴耶識不作主，悟後的阿賴耶識也不作主，即使我們修到十地、等覺，這個阿賴耶識、異熟識也是從來都不作主，因為祂一向恆而不審的緣故，因為第八識一向須依第七識或與其它轉識俱轉，才能在世間活動的緣故。成佛後的第八淨識真如，雖與遍行別境善等二十一心法相應，仍是不作主，純無功用行故。

此外，佛性只是真如的作用，只是異熟識的作用，只是阿賴耶識的作用，所以佛性從來不作主。譬如燈有光的作用，而光是不作主的，它從來不會說我要亮一點，我要暗一點。光變亮或變暗，是由人把燈的開關加以控制，使光變亮一點，稍微暗一點或者全部關掉，光的本身不能作主，所以佛性是從來不作主的。真如也是一樣，不論悟前與悟後，也不論是佛地或眾生地，真如佛性都不作主，作主的是染污末那識、染污意識，或者清淨轉依末那識、清淨轉依意識。

第十三點、此師說：「佛性的法界體性智，是沒有變遷的，不會受熏染的。你既然發願學佛，目的便在了生脫死不受後有。要見法界體性智，才是究竟的目的。法界體性智便是佛性，禪宗所謂本來面目。」我們說「佛性沒有變遷，不受熏染」的講法是對的，猶如冷與熱的性不受熏染是一樣的，但是佛性不是法界體性智，不是真如，也不是禪宗的本來面目。禪宗的本來面目是指真如——阿賴耶識，不是佛性或法界體性智。我們明心見性是了生死的開始，而不是完成。聲聞緣覺沒有明心見性，所以不得大乘無生智，不能成佛。菩薩明心見性是得到大乘無生智，也就是真如法身本來無生，永遠不滅，所以將來可以成佛。但是了生死

還得要加學與聲聞緣覺共道的盡智——一切後有永盡的智慧。這就要斷盡一念無明，必須經由梵行的修持而完成。菩薩種性的菩薩，必須明心見性以後，才可能開始斷一念無明，斷盡一念無明以後才離開分段生死。所以他說「見性以後法界體性智作主，我們就沒有生死，譬如世界太平。」這是誤導眾生。佛子若信受他的開示，在見性後便可能生起大我慢，以佛的化身自居，大妄語成就，捨報便下地獄，非常危險。

第五則 某師云：《真如在未見性時不受熏染，無變易。未見性時乃見聞覺知作主而受熏染，有變易。見性後是佛性作主，佛性之本體真如乃不受熏染，無變易，為支配見聞覺知者，不被物所轉而能轉物，即是轉識成智也。故如指此轉法，亦可謂之受熏染，有變易，但本體固不受染變也》（7-25）

又云：《「真如不受熏染」出華嚴經卷 73，經云：「佛性清淨，無染無亂，無礙無厭，不受熏染。」又云：「法身無染：究竟清淨。」》（3-40）

又云：《阿賴耶識裡面含藏有真如不動。》（2-102）

又云：《唯識的本身便是要說明這一點，說明它沒有真正的認識，要你放棄它，這樣你才會被引導進到絕對的宇宙，使你得到真正絕對的認識。》（9-88）

這個部分我們分爲四點來辨正：

第一、真如在未見性時，名爲阿賴耶識。未到八地以上之菩薩，見性以後仍然是阿賴耶識，既然還是阿賴耶識，那就有熏染，因爲它含藏無量生以來累積的淨業、染業、無記業等種子，所以有熏染，不是無熏染。而且我們修學世間法，出世間法，乃至世出世間法——所謂出世間上上法的這一些過程之中，也是念念變易，不是無變易。

如果我們開悟的時候，就沒有變易，那我們這第八識就無法漸漸轉化清淨而成爲無垢識，那我們就不可能成佛，所以見性之後還是有變易。因此悟後要一直斷除各種煩惱，修學各種智慧，直到佛地成爲無垢識，才叫做真如，未到佛地都不能稱爲真如，所以未成佛之前，本識中之一切種子應能熏染能變易才對。

未見性時，不是見聞覺知作主，而是第六識、第七識配合運作來作主，見聞覺知只是前六識的作用，好像光是燈的作用一樣，它不作主。

見性以後也不是佛性作主，我們前面講過了，這裡不再說明。

第二、此師既未明心，也沒有深入研究唯識經典，便以為阿賴耶識裡面另外含藏一個獨立的真如不動，就以為阿賴耶識和真如的關係，好像母親懷孕子女一樣，認為母親有熏染、有惡習，而尚未出生的子女，他是清淨而沒有熏染的。但是這樣的想法錯了，因為阿賴耶識、異熟識（菴摩羅識）以及真如，它是一體三名，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名稱。並不是說大球裡面含著一個中球，中球裡面再含藏一個小球，不是大中小等三個球同時存在。

這樣講可能有人不明白，我們再打一個比方。譬如說有一杯清水，加了鹽巴，再加進了紅色素，溶解以後，成了一杯紅色的鹽水。這一杯紅色鹽水就好比阿賴耶識，純水就好比是真如，鹽份就好比是塵沙無明煩惱——是法執；紅色素就好比一念無明的煩惱——是我執。我們明心見性以後，斷除了見所斷煩惱，仍有修所斷煩惱未斷。見所斷煩惱就是一念無明中的見一處住地。修所斷煩惱，就是一念無明中的欲愛、色愛、有愛等三種住地煩惱。

明心見性的時候，見一處住地斷了，那就好像把紅色素丟掉了四分

之一，還有四分之三的紅色素。這個時候，仍然還是紅色的鹽水，只是紅色稍微淡了一些。一般人見性以後，仍然還是在阿賴耶識的階段，只是煩惱少了一些，經過悟後起修，漸漸的斷除修所斷煩惱，好比使用過濾機，把紅色素漸漸的過濾掉。修所斷煩惱盡了，就是斷了一念無明中的欲愛、色愛、有愛等三種修所斷煩惱，就好比剩餘的四分之三紅色素已經過濾完成了，現在轉變成透明的鹽水，這個時候就改名為異熟識或者菴摩羅識，而其實仍然是原來那杯水。也就是說它仍然是原來阿賴耶識的本體，只是把其中的一念無明除掉而已。

這就是說阿賴耶識好比一杯紅色的鹽水，並不是紅色的水裡面包含著另一團獨立的透明鹽水。

然後我們再把透明的鹽水，用另外一台過濾機來過濾鹽份，這就是明心見性的人或阿羅漢位或八地以上的菩薩，開始斷除塵沙無明，開始斷除修道所應斷除過恆河沙數無始無明上煩惱。水中鹽份過濾完畢，成為純淨的清水，比如菩薩修行斷盡無始無明上煩惱而成佛，這時便將異熟識或菴摩羅識改名為真如。所以真如的前身，便是菴摩羅識，便是阿賴耶識。果地名真如，因地名阿賴耶識、菴摩羅識，同一個本體，在不

同階段逐漸淨化而有不同的名稱，不是三個識同時存在。比如鄉長升官成縣長，再升官成省長，是經過歷練而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稱呼，其實是同一人。不是鄉長身內同時有一個獨立的縣長，亦非縣長身內同時有一個獨立的省長。因此不是阿賴耶識中含藏真如不動。此師不明白阿賴耶識非即真如、非不真如之理，便教人要放棄阿賴耶識，另外尋覓絕對真如，如此即成心外求法，欲開悟明心，便不可得。故知此師未開悟明心，未破初參也。

第三、此師說：「真如不受熏染」，並舉《華嚴經》卷七三「佛性清淨，無染無亂，無礙無厭，不受熏染。」及「法身無染究竟清淨」經文為證。

然經文不是說「佛性清淨不受熏染」，他變更經文，實屬不當。經典原文云：「本性清淨，無染無亂，無礙無厭，非長非短，盡未來際劫，持一切剎。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以等虛空界廣大深心，起大願風輪，攝諸眾生令離惡道，生諸善趣，悉令安住一切智地。」講的是菩薩本性清淨，而不是佛性清淨。這是說菩薩本性清淨，是他的心清淨不受熏染，不是指真如或佛性不受熏染。

《華嚴經》卷 73 的經文裡面也沒有「法身無染，究竟清淨」這一句經文。唯識學的所有經典都告訴我們「阿賴耶識及菴摩羅識非即真如，非異真如」之理，教我們明白如何悟後起修的道理，而不是教我們放棄它、否定它。若放棄它或否定它，我們將永遠無法到達佛地真如的絕對境界。務請佛子仔細，切莫人云亦云，而幫助此師傳播錯誤知見，以免鑄成毀壞正法的地獄共業。

第四、「真如不受熏染」一句在《華嚴經》卷 30 及卷 73 裡面都沒有這樣講，雖然捏造經文，但是不違背經文的意旨。《華嚴經》卷 30 裡面有這一句：「譬如真如恆守本性。譬如真如無有變易。」有這麼說法沒錯。但是我們應該要知道——真如是佛的境界，不是一切菩薩開悟所得境界（除了最後身菩薩的開悟）。

《華嚴經》卷 30 云：「譬如真如是佛境界。」所以，如果不是最後身菩薩修學佛法而開悟的第八識，仍然不是真如。既然不是真如，那就必須有熏染，必須有變易，才能成佛。既然不是真如，那就不守原有不淨本性，而能漸漸變易，轉依清淨本性。所以悟後之阿賴耶識或異熟識必須是能受熏染，能變易，不守原有本性，才能轉化如來藏中的煩惱有

漏種子，而漸漸到達佛地，成爲真如。既成真如則「不受熏染，恆守本性，無有變易」，這樣才是正說。未到佛地，不可以說不受熏染、恆守本性、無有變易，否則就不能成佛。

未到佛地不能稱爲真如，而稱爲如來藏：也就是說，阿賴耶識裡面含藏著成就如來法身的功能。如來藏有熏染，常處生死之中，而自身沒有生死，所以《勝鬘經》云：「世尊，生死者依如來藏。」世尊云：「如此二法，汝及成就大法菩薩摩訶薩，乃能聽受。諸餘聲聞，唯信佛語。」由此經文可以證明，已經見性的人，雖然說他所明的是真心真如，其實是阿賴耶識——如來藏。

《勝鬘經》裡面又說：「此性清淨如來藏而客塵煩惱、上煩惱所染。」又云：「然有煩惱、有煩惱染心；自性清淨心而有染者，難可了知。唯佛世尊實眼實智，爲法根本，爲通達法，爲正法依，如實知見。」

《大方廣如來藏經》佛云：「善男子！彼如來藏處在一切煩惱之中，如來爲彼有情除煩惱皮，令其清淨而成於佛。爲說於法常作是念：何時有情破去一切煩惱藏皮，得成如來出現於世。」

以上經文已經說明開悟後找到的這一個本性清淨的如來藏，裡面有

客塵煩惱以及上煩惱所污染。客塵煩惱就是一念無明，上煩惱就是無始無明。《勝鬘經》世尊及勝鬘夫人爲我們說明——這個本性清淨的如來藏（阿賴耶識）中，有一念無明的客塵煩惱（起煩惱）及無始無明的上煩惱所污染。

這個自性清淨心，而竟然有染污，這種事情，一般凡夫眾生、阿羅漢、辟支佛及未悟的菩薩很難瞭解，已悟的菩薩能知一部分，只有佛世尊「爲法根本，爲正法依，如實知見。」祂才能究竟了知這一個如來藏——這一個本性清淨的心裡面有污染啊！所以聲聞種性以及樂修定法而不樂修慧的菩薩，都無法信受這樣的說法，即使聽了也不知道啊！

依照上面《勝鬘經》的經文，我們就知道，悟後的第八識如來藏仍然還有雜染煩惱種子，並非不受熏染，並非不變易，並非恆守本性，因爲恆守本性而不變易，那就永遠不能轉變雜染污染爲清淨，而不能成佛了。

第六則 某師云：《妄念是從見聞覺知靈性起。佛性是如如不動的。假如佛性能起妄念，則妄念斷爲佛性，妄念起爲眾生，豈不是成佛亦有

輪迴乎。》(7-30)

辨正：這一則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沒有錯，但是妄念不是從見聞覺知的靈性生起，而是因為阿賴耶識中的一念無明種子尚未斷盡，這一些種子遇緣遇境，就會生起。是從一念無明煩惱種子而起，不是從見聞覺知的靈性而起，因為見聞覺知靈性，只是阿賴耶識所生七轉識的作用而已。譬如說熱不是從陽光而起，是從太陽而起，藉著陽光來傳達而已。佛性並不是如如不動，如果佛性是如如不動或一點不動，那一切有情眾生就不能生活了！佛性如果如如不動，眾生就不能覺，不覺則與死人無異，所以佛性不是如如不動或一點不動。

第七則 某師云：《既明因緣所作虛妄，然後直進向前看，便到無始無明境界，即第九菴摩羅識境界，此為最緊要關頭。眾生所以不能見佛性，皆此識所蔽也。》(2-82)

這一則分爲三點來辨正。

第一、雖然我們已經明白因緣所作虛妄，但若只是直進向前看，還

是到不了無始無明境界。所謂到達無始無明境界，是說已經斷盡一念無明，也就是斷盡《勝鬘經》所說的「起煩惱」所到的境界。並不是暫時的一念不生就到無始無明境界。

而且一般所說斷一念無明而到無始無明境界，這樣的說法有語病。因為凡夫眾生，乃至七地以下菩薩，一向都是同時處於無始無明及一念無明的境界。破一念無明之前，也同時在無始無明境界之中。斷盡一念無明之後，也還是在無始無明境界之中。所以並不是斷一念無明而到達無始無明境界，應該說是斷盡一念無明後，剩下無始無明未斷，因為它們是同時存在。

第二、未斷盡一念無明的人，還沒有到達菴摩羅識、異熟識的境界，而是同時處於菴摩羅識及阿賴耶識涵蓋境界。並非一念不生就是菴摩羅識境界。一般人保持一念不生的境界不過三秒鐘、五秒鐘而已。煩惱少的也不過二十秒、三十秒而已；就算是能夠一入定就十天、半個月，那也只是未到地定的境界而已。初禪尚且未得，何況是菴摩羅識的境界呢？必須要斷盡一念無明，見思二惑永斷無餘，才能到達菴摩羅識境界。此師不明白一念無明和定學，就以爲不打妄想、直進向前看，沒有語言、

文字、形相就是第九識的境界，這是很大的錯誤。

第三、見不見佛性與第九識無關：因為有許多菩薩在第十住就見性了，譬如諸位一樣，還沒有斷盡一念無明，還沒有到達第九識境界，就眼見佛性了。有的人，他成就聲聞道、緣覺道而迴向菩薩道以後才眼見佛性，這一類人，已經先斷盡一念無明，所以他還沒有見性之前，就已經到達第九識的境界。

也有聲聞、緣覺種性迴向大乘的菩薩，他喜歡修無量百千三昧，樂於斷一念無明而不入涅槃，一直到第九地才相信有佛性可見，然後再見性而進入第十地，這個就是先到第九識的境界，然後才見性。

從這些不同的狀況看來，我們就知道第九識菴摩羅識，一向不會蒙蔽眾生眼見佛性、如果必須先到達第九識的境界才能見性的話，那就必須先成爲阿羅漢、辟支佛或八地以上菩薩才能見性，則佛說《大般涅槃經》就錯了。而且自古以來禪宗的祖師十有九個，沒有到這個境界，他們爲什麼能夠眼見佛性呢？而且六祖眼見佛性的時候，也還沒到達斷盡一念無明第九識的境界，他爲什麼能夠見性呢？由此可知，沒有眼見佛性的人，才會學此師這樣說啊。

第八則 某師云：《蓋轉識成智後，一切皆是自心現量，皆是佛性。

阿賴耶識尚無，則因緣何有耶！》（2-194）

辨正：我們說轉識成智，並不是把識滅掉而留下智慧，而是開悟後，由識產生了智慧。所以見性以後阿賴耶識仍然存在，不可以說見性以後，阿賴耶識變為佛性而消失了。並不是由佛性來取代阿賴耶識，因為佛性是阿賴耶識的作用，阿賴耶識若無，佛性亦無。在第七地以前，佛性不離阿賴耶識，第八地以後佛性不離菴摩羅識、異熟識。成佛以後，佛性不離無垢識——真如。

阿賴耶識、異熟識、真如，是佛性的本體，佛性是阿賴耶識、菴摩羅識、異熟識、真如的作用。離體即無用，所以見性以後阿賴耶識仍然在，不是用佛性來取代阿賴耶識，如果說見性以後是佛性取代阿賴耶識，說阿賴耶識就不在了，那麼這樣講的人，是沒有眼見佛性的人。他不瞭解八識轉生四智，亦不解法界唯心、萬法唯識之意旨，此師所說之法不符佛典，其可信度自可想而知了，諸佛子們！請您查閱 佛說唯識經典即可明瞭。

月溪法師講無始無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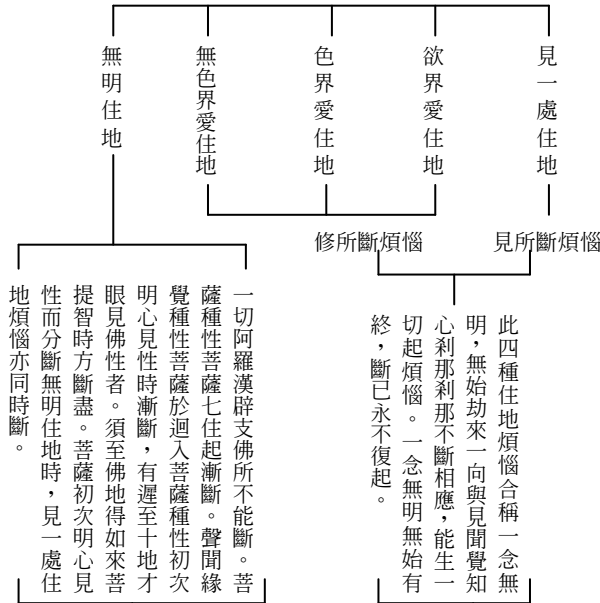
| | | | | |
|----|-----|------------------|--------------------|---|
| 法身 | 體 | 眞如 — 即佛性 | 無始無終 | 是無生死，無來去，遍滿虛空，充塞宇宙，究竟快樂，是不受薰染，無漏的，人人的一樣的。 |
| 禪那 | 奢摩他 | 空執 | 無始無明 | 即發業無明是前際 無始有終 |
| 報身 | 宗 | 是能起淨緣 | 見聞覺知 — 即腦筋靈性 | 是無善、惡、是、非、煩、惱、愛、欲、思、想，是無知無覺的。 是能起染緣，有善惡、是非、愛、喜、怒、哀、樂、欲煩惱、思想、種種俱全，是受薰染，有漏的，人人的不是一樣。 |
| 應身 | 用我執 | 法執 — 是不可破的 | 一念無明 | 即潤生無明是後際 無始無終 即思想一起 |
| | | 眼耳鼻舌身意 | 無始無終 | |

悟後佛性能轉萬物——悟後一切種子和盆托出——悟後六根六塵六識皆變為佛性

無始無明與一念無明表解

蕭平實 製

阿賴耶識中所有煩惱共五種



阿羅漢、辟支佛、八地菩薩能斷一念無明。一念無明斷已，離阿賴耶識名、改名異熟識（菴摩羅識），已斷見思二惑故，名為已斷事障。無明住地未斷盡故塵沙惑未斷，仍有法我執。

無明住地即無始無明。無始無明所覆故，能生一切一念無明以外之修所斷等恒沙上煩惱，此塵沙煩惱無始有終，佛地方盡。無始無明煩惱自無始劫來不與見聞覺知心相應。聲聞緣覺種性菩薩迴向菩薩種性後，於初次明心見性時，無始無明煩惱與見聞覺知心相應。初次明心見性菩薩雖斷無始無明而不究竟，亦未斷盡一念無明故，仍有人我執。無始無明未斷盡故塵沙惑未斷盡（註）。最後身菩薩明心見性得如來菩提智時無始無明斷盡，塵沙惑新盡。

一念無明及無始無明二者皆斷盡無餘，見惑、思惑、塵沙惑、斷盡，則如來所應得超過恒沙數一切諸法通達無礙，方離異熟識（菴摩羅）名，改名真如，是究竟位——佛世尊，十號具足。

註：勝鬘經云：「無明住地不斷不究竟者，過恒沙等所應斷法不斷不究竟。過恒沙等所應斷法不斷故，過恒沙等法應得不得應證不證。是故無明住地積聚，生一切修道斷煩惱上煩惱；彼生心上煩惱、止上煩惱、觀上煩惱、禪上煩惱、正受上煩惱、方便上煩惱、智上煩惱、果上煩惱、得上煩惱、力上煩惱、無畏上煩惱。如是過恒沙等上煩惱，如來菩提智所斷，一切皆無明住地之所建立。」

第五章 關於無明之辨正

現在進入第五章——關於無明之辨正。第一節講某師對一念無明的誤解，我們講這一章的時候，請大家對照剛才所發的影印表——一念無明與無始無明之表解。

第一節 某師對一念無明之誤解

第一則 某師云：《我是一念無明，涅槃是無始無明。我是一念無明，是我執法執，而無始無明是空執。由一念無明入於無始無明，則一切皆空，狀若平等矣。》（9-120）

辨正：我們說「我」，不僅有一念無明，不僅有無始無明，更有如來藏與前七識，所以不可說「我」是一念無明。如果一念無明就是「我」的全部，那麼一切眾生只有一念無明，而沒有如來藏，那是誰取證涅槃呢？其它的錯誤我們留到後面再談。

第二則 某師云：《法界體性智即佛性，菴摩羅識即無始無明，阿賴耶識即見聞覺知，末那識即一念無明，前六識即眼耳鼻舌身意。》
(2-102)

現在和前面又不同了，他又換了一種說法了。「法界體性智即佛性」，這個說法錯誤，我們前面已經講了，這裡不再講。

他說「末那識即一念無明」，這是錯解了。依照《勝鬘經》及《瑜伽師地論》的記載，一念無明即是四種住地煩惱——所謂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不是末那識。欲愛住地就是欲界愛住地；色愛住地就是色界愛住地；有愛住地就是無色界愛住地，也就是執著見聞覺知和常寂常照的心，稱之為有（無色界有）。

如果依照此師的說法，末那識就是一念無明的話，一切阿羅漢、辟支佛，斷盡一念無明之後，就應該立刻會死掉，或成爲植物人，那世間就沒有阿羅漢和辟支佛了，這樣的說法，和《金剛三昧經》、楞伽經、深密解脫經、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都不符合，跟《圓覺經》也不符合，這樣的說法與理不相應，所以末那識不是一念無明，其它的錯誤，我們把它留到後面再來說。（以上由王○○居士整理）

第三則 某師云：《茲再詳述，小乘所修的法，苦集滅道叫做四諦。苦是受報的苦果，集是招果的因，滅是斷招果的因，道是集滅樂的果。修持的法就是知苦斷集慕滅修道的意思。諦是審實不錯的意思，修的方法將六根斷倒，澄心靜慮，清清淨淨的，淨到只有一點淨念，就是小乘所達到的境界。》(3-43)

又云：《小乘人修行其動機在於厭生死煩惱而未清淨寂滅，認為靈性中本無苦惱，一切苦惱皆由六根招集起來，故欲得清淨寂滅之樂，只有修道。將六根停止，使不生招集作用，眼不見、耳不聞、鼻不嗅、舌不嚐、身不觸、意不想。六根既斷，六戶已扁，靈性中僅有清淨一念尚存，寐靜快樂。此即小乘所證之道果也。》(5-55、10-53、10-54)

辨正：小乘聲聞的修法，是由四聖諦入手，藉著聲聞禪而證知五蘊之空幻不實，也就是聲聞人的開悟。這就是聲聞初果人斷見所斷煩惱，再經由八正道的方法於歷緣對境中斷除五下分結、五上分結等修所斷煩惱，即是斷盡一念無明。

聲聞阿羅漢入滅盡定時，乃至清淨的一念也斷除，並非存有清淨之一念。入涅槃時不但滅此一清淨念，連七轉識亦滅。未入涅槃時仍在人

間度化眾生，所以仍有清淨一念，並非將六根斷倒。六根如果斷倒必定取證涅槃，取證涅槃的時候就沒有這清淨之一念了。不明一念無明之內容和本質，也未親證斷一念無明境界，便揣測思維阿羅漢之境界，自以為知，其實是無智。

第四則 某師云：《妄念起是一念無明，妄念不起是無始無明，勝鬘經中發揮此理最明白。》（114）

辨正：妄念起是一念無明的作用，但是妄念不是一念無明，是煩惱妄想，從四種住地煩惱而生「起煩惱」。妄念不起也不是無始無明，只是粗淺的定境而已。《勝鬘經》所說的一念無明、無始無明並非如此師所解釋的那樣，他是誤會了《勝鬘經》的旨意。

我們前兩週曾發了一張影印的表，諸位把這張表正確的解釋和他的解釋一對照，就知道錯在那裡了。

第五則 某師云：《吾人之思想感覺未生起之前已有「見、欲、色、

有」存在。前面所提之「住地」意即在吾人思想不起以前，已有內在之性情存在。見一處住地意即人人有知見，而此知見人各不同。所謂「欲」，即人之性欲，在思想感覺尚未發生以前已經存在裡面。譬如嬰孩長大以後，其性欲自然發出，無須人教。所謂「色」，即凡人都必愛好種種形色，並各有其不同之所好。所謂「有」，即人之所有權，如言此物為我所有。》（二一、二一—二一—）

又云：《易、繫詞說：「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百姓日用而不知。」這就是一念無明的解釋了。》（6-310）

辨正：此師真是誤會了。我們在表解裡面已經印得很清楚了，「見、欲、色、有」四種住地煩惱，不是他剛剛解釋的那樣；見一處住地是指不明白五蘊空的實相，而執著於顛倒見——以世間的顛倒知見來看世間一切法，以及揣摩猜測涅槃實相而產生的錯誤見解，才是見一處住地，並不是說人人有知見。

欲——所謂的欲有、欲愛，是指欲界的貪愛。而不是單指對性欲的執著。欲界愛住地，是說對於欲界六天和物質世間的色聲香味觸以及這五塵引生的各種法的貪著，叫做欲界愛住地，不是單指性欲。

色有或者叫色界愛住地，並不是人喜歡種種的形色、愛好，而是指修學禪定的人或修道的人，對於色界天的境界，也就是初禪到四禪的這些境界的貪著，叫做色界愛住地，或者稱為色愛住地。

有——或者叫做有愛住地。「有」不是指人之所有權——此物為我所；不是的。所謂有，是說還有一個心在。我們修學禪定，斷除色界愛煩惱，超過欲界、色界，到了無色界；進入無色界的時候，沒有色陰，但是有受想行識四陰，這受想行識就是未悟者所說的心——能知的心，以及能作主的心，這個心還在，就是「有」，這也是三界之中的有。修行人已經沒有欲愛、色愛，但是能知的清淨的心還在，所以稱為有愛。也就是說：對無色界的境界，對於能知能覺常寂常照的心不可執著。執著覺知心寂照心，便不能解脫，這就是有愛住地。這四種住地煩惱，只要讀過《勝鬘經、瑜伽師地論》就明白了，便知他解釋錯誤了。

接下來我們引用《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來為大家作說明，世尊說：「故善惑二心起欲界惑，名欲界住地。起色界惑名色界住地，起心惑故名無色界住地。」那就是說，修善以及除惡，但是不明白真心本性，所以不明白五蘊的空，因此產生對於欲界之中的色聲香味觸法

的無明。以爲它真實有，不知道它的虛幻性，因此生起欲界惑。這叫做欲界住地。

那麼對於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的境界——色界天的境界，不明白它的虛幻，因此產生執著、無明，這叫做色界住地。對於我們見聞覺知心和寂照心的虛幻不明白，以爲不住在世間的色聲香味觸裡面，只剩下一個清淨心在，一念不生，以爲這樣的境界就是解脫。不明白這個心還是虛幻的，所以稱爲無色界住地。以上是《菩薩瓔珞本業經》裡面世尊爲我們解釋四種住地。

世尊又跟我們解釋說：「此四住地起一切煩惱故爲始起四住地。」那就是說這四住地的無明生起一切的煩惱，這種煩惱叫做「起煩惱」，就是一念無明煩惱。

世尊又解釋說：「其四住地前更無法起故，故名無始無明住地。」那就是說，在凡夫眾生還沒有明心見性之前，所會生起一切煩惱都屬於起煩惱，起煩惱則是從四種住地產生。那麼這四種住地的煩惱之前沒有任何一法能夠生起，因此叫做無始無明住地。《勝鬘經》裡面也跟我們說：「心不相應無始無明住地」。那就是說——無始無明住地所能生起一切煩

惱叫做「上煩惱」，這些上煩惱只在我們明心見性之後才會生起。

那就是說無始無明住地的煩惱要在明心見性之後，想要修學成爲究竟佛的心生起之時，才會產生無始無明住地煩惱，才會產生上煩惱，所以上煩惱又稱爲「過恆河沙數修所斷煩惱」。這是無始無明住地。因此四種煩惱，並不是此師所解釋的那樣。

爲什麼說他解釋錯了呢？我們再引述《瑜伽師地論》卷六和卷十裡面的說明來爲大家解釋。卷六裡面彌勒菩薩爲我們解釋見一處住地：「謂不如理作意施設建立。由十六種異差別，顯不如理作意應知。何等十六？一、因中有果論……」等十六種。

這就是說，所謂見一處住地並不是「每一個人有各人的知見」，而是說它是不如理作意的施設所建立的觀念。因爲不明白三界的虛幻，不明白五蘊的虛幻，而執著五蘊是有、五蘊是無，執著因中有果，因中無果等錯誤的觀念，這種不如理作意而施設の錯誤觀念，彌勒菩薩說有十六種，這叫做見一處住地。

在卷十裡面解釋其他二種住地說：「欲愛云何？謂欲界諸行爲緣所生，於欲界行染汚希求，由此能生欲界苦果。色愛云何？謂色界諸行爲

緣所生，於色界行染污希求，由此能生色界苦果。無色界愛云何？謂無色界諸行爲緣所生，於無色界行染污希求，由此能生無色界苦果。」

這就很清楚的跟我們解釋了——欲愛住地就是因爲欲界裡面的身口意行作爲助緣而產生的。在欲界裡面身口意三行，貪求不淨的欲界各種苦樂，因此而產生欲界的苦果，這就叫做欲界愛住地或者欲愛住地。

色愛住地是說在色界境界中，經由色界的各種行爲助緣，譬如對初禪的五支的樂，二禪四支的樂等等而生起貪愛，因此產生色界苦果。畏懼色界的定境失去，或者畏懼色界的樂觸失去，或畏懼失去四禪清淨境界，因此產生色界苦果。這叫做色愛或稱爲色界愛。

有愛或無色界愛，是無色界諸行爲緣，也就是心的行爲——四空定中的心的行爲。因爲貪著無色界中的心的境界而產生無色界的苦果。不是此師所解釋的看法。

周易繫詞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說的是不落善惡的見聞覺知心，不是禪宗講的真心，禪宗只是把這一句話拿來借用而已；這一句更不是在講一念無明，此師錯會一念無明，才會如此說。

第二節 一念無明從何處來？

第一則 某師云：《一念無明、六根，從見聞覺知靈性來。見佛性後，一念無明、六根皆變為佛性，所以一念無明不能斷。》（1-23）

又云：《一念無明是有知有覺，有生有滅，就是從靈性裡面起一個妄念，謂之一念無明。》（1-12）

又云：《一念無明不可破，明心見性後變為佛性。》（9-184）

又云：《無始無明與一念無明之分別，不同之點：無始無明是無知無覺，無生無滅，空洞黑暗，無善無惡，一無所有，是可以破的。一念無明是有知有覺，有生有滅，就是從靈性裡面起一個妄念，謂之一念無明。無始無明是無知無覺，無始有終，可以打破。一念無明是有知有覺，無始無終，是不可破的，悟後變為佛性。》（1-12、8-15）

又云：《一念無明又名一念妄動性，是不覺的起了念頭之謂。》（11-82）

辨正：第一點、他說「一念無明、六根，從見聞覺知靈性來。」這樣的說法，和外道的說法相同。一念無明是四種住地煩惱，它從阿賴耶

識中與七識相應之煩惱種子來，不是從見聞覺知靈性來。六根是由阿賴耶識以及父精母血三事和合而生，不是從見聞覺知靈性而生。

見聞覺知靈性是從有六根之後才有，因此見聞覺知靈性不能出生六根。見聞覺知靈性是由阿賴耶識配合五根六識七識而生，見聞覺知靈性是因為阿賴耶識中一念無明煩惱種子業力的緣故，受取五蘊身而生。見聞覺知靈性是從五蘊及阿賴耶識的種子而生，不可以顛倒說。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云：「起欲界惑，名欲界住地。起色界惑，名色界住地。起心惑，故名無色界住地。以此四住地起一切煩惱故，為始起四住地。」那就是說這四種住地煩惱都由阿賴耶識中四住地煩惱種子而生，不是從見聞覺知靈性來。

第二點、此師又說「見佛性後一念無明、六根皆變為佛性。」這句話是大錯特錯了。那麼前面我們已經有說明了，這裡再提出一些補充說明。如果見佛性以後，一念無明及六根會變為佛性的話，那麼佛性應非本有。佛性既非本有，那就是修得。如果是因修而得，不是本有，將來必定會散壞。

此外，「見佛性後一念無明及六根皆變為佛性」這句話有語病，因為

經典中世尊所說的是佛性本有，既然是佛性本有，又何必將一念無明和六根變為佛性呢？如果見性以後要將六根和一念無明變為佛性，那麼這些變來的佛性加入原有的佛性，那佛性就變成有增減。如果有本有的佛性和見性後變來的佛性，那眾生的佛性是二，由二合併為一。這樣的說法與理不相應，與佛說經典相違背。既然是見性的人就不應該說這一種未見性的人所說的話。

第二則 某師云：《以上所述係中乘破妄念無明境界。滅時是破，但一動念又生，總是破不了。斷妄念是暫時的，難持永久，更與破無始無明見佛性迥然不同。》（3-38）

辨正：在佛法中沒有妄念無明這個名詞。依照此師的說詞，我們知道他所謂妄念無明就是指一念無明。但是他不知道聲聞阿羅漢與緣覺辟支佛的境界什麼地方相同？什麼地方不相同？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說法。

阿羅漢與辟支佛的共道，都是同樣斷盡一念無明而取證涅槃。兩者的不共道在於聲聞是從斷煩惱及明五蘊空而得解脫，辟支佛則是深入十

二因緣觀，而了知生命輪迴根本，乃是在於阿賴耶識的煩惱種子——無明，雖然知道有阿賴耶識，但找不到祂。

十二因緣觀比起四聖諦、四念處觀要來得深細，這不是阿羅漢之所能知。但是不論阿羅漢或辟支佛都已經永斷妄想。因為四住地的煩惱已經斷盡的緣故；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的緣故；如果說阿羅漢、辟支佛斷盡一念無明之後，過一段時間又會生起妄想的話，這不是真正的阿羅漢與辟支佛，而是修定或者是自己幻想的境界。

在四阿含中 世尊曾經明確開示：「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所作已辦，盡諸有結，心善解脫，解脫知見知如真。」所以不但小乘阿羅漢永斷妄想妄念，中乘辟支佛也永斷妄想妄念。所以一念無明是可以永斷的，不是此師所說的無始無終。

《大般涅槃經》卷 34 云：「煩惱亦爾，阿羅漢斷，終不還生。」《勝鬘經》云：「阿羅漢辟支佛斷四種住地。」所以四種住地煩惱如果已經斷盡，永無妄想妄念，不可能斷了又生一念。是故，說「辟支佛斷一念無明之後還會再起妄念」的人，就是毀謗 世尊，不解 佛所說意。

第三節 一念無明會變為佛性？

某師云：《無始無明一破，見了佛性，我們一念無明及六根通通要變為佛性。》（7-19）。

又云：《五蘊即一念無明化身，明心見性後五蘊變為佛性。》（9-136）

又云：《一念無明已變為佛性，故佛性所在，一念無明亦在。》（9-174）

辨正：第一、如我們前面所說，見性是看見我們本有之佛性，不是將一念無明及六根變為佛性。佛性若是變來，終究還是會變壞。此說不通，過失很多。

第二、五蘊不是一念無明化身。五蘊是以阿賴耶識中的一念無明四種住地煩惱為因，加上父精母血為緣所成。若無父精母血，一念無明本身不能成就五蘊，所以五蘊不是一念無明之化身，因為一念無明非形非色的緣故。如果明心見性後五蘊變為佛性，那麼開悟的人必定永不死亡，因為五蘊已變為佛性，而佛性不生不滅的緣故。

第三、他說「一念無明已變爲佛性，故佛性所在，一念無明亦在。」如果這樣的道理可以成立，那麼八地以上菩薩及諸佛應該全部都沒有斷盡一念無明。可是許多的了義經都說八地以上菩薩以及十方諸佛已斷盡一念無明，所以不可說「佛性所在，一念無明亦在」。而且此師這個說法有語病：一念無明既然已經變爲佛性，則一念無明應該已經不存在。所以不可說「佛性所在，一念無明亦在。」此師說法前後自相矛盾，絕非證悟之人，學人請自辨別。

第四節 一念無明無始無終？

第一則 某師云：《一念無明六根從見聞覺知靈性來，見佛性後一念無明六根皆變爲佛性，所以一念無明不能斷。》（1-23）

又云：《以上所述係中乘破妄念無明境界。滅時是破，但動念又生，總是破不了的，蓋斷妄念是暫時的，難持永久。》（3-38）

又云：《中乘修法者觀此三世眾生盡爲十二因緣所支配，而十二因

緣則依一念無明而起。認爲小乘未能破此一念，故非究竟。倘能將此一念斷倒，便可超出三世，了生脫死。故其用功方法在將一念無明打掃乾淨，達於空洞冥漠、一無所有之境。自謂已證涅槃，誰知乃落於無始無明境界也。此境空無所有，冥頑不靈，與木石無異。況一念雖暫時停止，若受刺激仍能再起，故中乘所證非究竟也。》(5-57、10-54、10-55)

又云：《一念無明不可破，明心見性後變爲佛性。一念無明雖爲邪法根源，然可利用，以打破空執（破無始無明）而見佛性。》(9-184)

辨正：第一點、一念無明及六根不是從見聞覺知靈性來，見佛性以後一念無明及六根也不會變爲佛性。前面已經說明了。辟支佛非未斷盡一念無明，前面也已經說明了。

第二點、辟支佛及阿羅漢都已斷盡一念無明，既然斷盡一念無明，一切妄想煩惱永不復起。如果煩惱妄想又生起來，就是沒有斷盡一念無明，只是暫時伏住而已，這是欲界定或者未到地定的境界，而不是阿羅漢、辟支佛的境界。

在《四阿含》中，佛世尊處處開示說：「阿羅漢者，梵行已立，煩惱已盡，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解脫，解脫知見知如真。」《瑜伽師地論》卷50 彌勒菩薩云：「謂阿羅漢比丘貪欲永斷、瞋恚永斷、愚癡永斷，一切煩惱皆悉永斷，由得畢竟不生法故，是名煩惱寂靜。」

卷52 又云：「阿羅漢果諸漏永盡，於相續中永無一切染法種子，尚不應起不正思惟，況諸煩惱？是故當知由出世道斷煩惱者，定無有退。」所以一念無明是無始有終的。

一念無明如果已經究竟斷，就必定永不復起。如果沒有斷盡一念無明四種住地煩惱，就算修得非想非非想定，八萬大劫之內突然又生一念，仍然還要輪迴。如果斷盡一念無明，就沒有這種過失。世尊及彌勒菩薩都說一念無明是可斷，是斷已永不復起，是無始有終，不是此師所說的無始無終。

第三、《勝鬘經》云：「聲聞緣覺初觀聖諦，以一智斷諸住地。以一智四斷，知功德作證，亦善知此四法義。」又云：「阿羅漢辟支佛斷四種住地，無漏不盡，不得自在力，亦不作證。無漏不盡者，即是無明住地。」請大家注意這一段經文，因為這一段經文可能是此師誤會阿羅漢辟支佛

未出三界之原因所在，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勝鬘經》這一段經文說：阿羅漢與辟支佛已經斷了四種住地無明，但是，在無漏法方面還沒有完全究竟，因此還無法得到自在力，不能證得佛的無住處涅槃。甚麼叫做無漏不究竟呢？就是無明住地——就是無始無明未破未斷盡。因此阿羅漢及辟支佛是斷盡一念無明的。從這裡我們就知道一念無明——四種住地煩惱，不是無始無終，而是無始有終。因為是無始有終的緣故，所以阿羅漢、辟支佛、八地以上菩薩及十方諸佛能取涅槃。如果一念無明是無始無終的話，這些聖人就不能取涅槃了。因為入了不斷一念無明的涅槃（如果有這種涅槃的話），還是會起一念，起了一念，還是要在三界裡面受生。

如果一念無明是無始無終的話，世間就沒有阿羅漢、辟支佛、八地以上菩薩，沒有十方三世諸佛了。如果一念無明是無始無終的話，那麼《圓覺經、楞伽經、楞嚴經、阿含四藏、勝鬘經》都全部應該燒掉。如果一念無明是無始無終，是不斷的話，那麼佛便是妄語。眾生到底是應該要相信此師呢？還是應該相信佛的話呢？請佛子們深思明辨。

第四、想要見佛性的話，並不是用一念無明作為工具來破無始無

明。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一念無明是四種住地煩惱的名稱，猶如一切的名相，它本身沒有作用，不可能成爲工具。破無始無明而見佛性者，必須要用六、七二識的作用，去參禪修定才能見佛性；如果離開六、七二識，那就沒有人能修定參禪，也沒有人能夠開悟，也沒有人能眼見佛性；此師竟連此基本唯識道理亦不懂，真叫人驚訝！所以不可學此師說：「用一念無明破無始無明。」也不可以說：「用一念無明去見佛性。」

第二則 某師云：《修大乘人知一念無明之不可破，故利用一念無明以打破無始無明而見本源自性，乃擒賊先擒王之法也。》（5-59、10-56）

又云：《佛性與根本無明、一念無明，乃從無始以來俱有的，佛性、一念無明俱是無始無終的。》（7-29）

辨正：修大乘佛法的人除非像此師一樣誤解佛法，否則不會說一念無明不可以破。因爲大乘法中有許多大乘經典都說要破一念無明。例如

《楞伽經、圓覺經》都說要斷事障。事障就是四住地煩惱，就是一念無明。

《維摩詰經》菩薩行品也說：「譬如有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又云：「菩薩欲度眾生，除其煩惱。」又云：「菩薩行阿羅漢慈，破結賊故。」

《勝鬘經》云：「聲聞緣覺初觀聖諦，以一智斷諸住地，以一智四斷，知功德作證，亦善知此四法義。」《十地經》也開示菩薩應斷一念無明進入八地。《楞嚴經》也開示一念無明的各種煩惱應該要斷。諸大乘經開示菩薩應該要斷除一念無明之處甚多，我們無法一一枚舉。所以一念無明應該要斷除。

但是在斷一念無明之前應先求明心見性，免得成爲菩薩聲聞，那就不容易成佛。所以《維摩詰經》云：「若見無爲入正位者，不復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悟後起修，應該要修除煩惱習氣，斷盡一念無明，而明心見性應該要在斷盡一念無明之前完成。此師雖然處處說法講：「一念無明，無始無終，斷不了。」但是他在註疏《楞伽經》的時

候又講：「中乘斷一念無明，證辟支佛果是也。」卻又自相衝突了。

第三則 某師云：《此言聲聞所以被自共相境界所漂轉者，以彼但斷四住煩惱而未破無始無明故也。》（2-237）

又云：《心解脫者斷一念無明，落於空執，則香消矣。》
（9-226）

辨正：此師的許多開示語錄書中以及他繪製的無始無明與一念無明的表解之中都說一念無明不可斷，是無始無終的。例如他說：「起一念無明，妄動分爲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是無始無終的。」（7-13）另一本書又說：「一念無明是有知有覺，無始無終，是不可破的。」（1-12）

但是他註疏《楞伽經》和《維摩詰經》的時候，因爲經裡面說應該要斷一念無明，所以他又隨著經文說一念無明是可以斷的。所以有這兩則的開示，但是卻和他自己所說的法，自相矛盾。有時說可以斷，有時說不可斷，莫衷一是，令人無所適從。如果一念無明可以斷盡，不是斷而復起，即是無始有終，不是無始無終了。我們已經發給諸位影印的表，

諸位自己去加以分別判斷，詳細閱讀對照就會明白。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以上由郭○○居士整理）

第五節 一念無明不須斷除嗎？

我們今天進入第五節，談一念無明不須斷除嗎？

第一則 某師云：《諸法起於一念無明，一念無明不可破。若能破空執無始無明，則一切法皆變為絕對佛性妙用，故一念無明不須除。》
(9-121)

辨正：「諸法起於一念無明，一念無明不可破。」這句話不對。因為諸法是從一念無明煩惱種子而生，菩薩還沒有開悟之前不需要破一念無明的修所斷煩惱，但是必須破一念無明的見所斷煩惱——就是見一處住地煩惱。如果不破見一處住地，就不是明心見性。明心見性的時候必定同時破見一處住地煩惱，也就是破一念無明的見所斷煩惱；所以不可以說一念無明不可破，如果這樣講，一定是沒有明心見性的人。

他說：「若能破空執無始無明，則一切法皆為絕對佛性妙用，故一念無明不須除。」也不對。所謂空執是指已經斷盡修所斷煩惱，證得人無我的境界。既然已經到了空執境界，就必定已經斷盡一念無明；還沒有斷盡一念無明的人不能到達空執人無我境界。依照《楞伽經、圓覺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都說佛地已經斷盡一念無明。此師自己說見性以後便是究竟佛，如今又說：「一切法皆變為佛性絕對妙用，故一念無明不必除。」這樣講法，就跟經典所說相違背。

佛說一切人成佛都必須要斷事障與理障，才能成佛。《圓覺經》云：「云何二障？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若此二障未得斷滅，名未成佛。」事障就是一念無明。所以悟的時候斷除一念無明的見一處住地，剩下的部分是修所斷煩惱，應該在悟後努力修行，全部斷除。斷除之後，才能進入菩薩阿羅漢位；或者配合一切種智的修證，才進入第八地，也還沒有成佛。

成佛之前，必須先進入到第八地；欲進入第八地，必須斷盡一念無明。經云：「欲求密嚴土，當修十種智，法智隨生智，世俗知他心，及苦集滅道，盡智無生智。」大乘無生智從明心見性得，至佛地圓滿。十智

的無生智盡智由破一念無明得，菩薩八地或阿羅漢位圓滿。欲成佛，欲解脫，必須斷盡一念無明。所以一念無明必須除，而不是不必除。

第二則 某師云：《斷見惑思惑如硬將百里河流堵住，不但辦不到，即使做到，終有一日崩潰成災也，學者慎之。比喻龍潭出水的水源，時時有水生出來的。斷了又生，生了又斷，無有了期。修行斷妄念，這個道理實在不通。》（1-192、7-72、5-127、10-123）

辨正：此師不明白斷一念無明之意義，也不明白斷見惑思惑的意義，更不明白阿羅漢、辟支佛的境界。乃至初果斷三縛結，三果斷五下分結，阿羅漢斷五上分結的境界也都不懂。定學方面的四禪八定、八背捨乃至滅受想定的內涵，他也不懂。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比喻。

聲聞人修四禪八定及八背捨而證得滅受想定之後，永遠沒有妄想妄念，不須觀照，妄念自然不起；見惑、思惑、一念無明，都已經斷盡，並不是做不到的事。如果做不到，那世間就應該沒有阿羅漢辟支佛，但是佛說世間真實有阿羅漢辟支佛。

佛陀住世的時候，諸大阿羅漢如大迦葉尊者、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蓮華色比丘尼等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眾，都已經斷盡見思二惑等一念無明。並沒有像此師所說的，斷思惑見惑之後哪一天崩潰成災。《圓覺經》世尊云：「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所以我們從這一句開示就知道，妄念其實是可以斷盡的。所以他用龍潭出水來比喻斷見思二惑及斷妄念，這個道理實在不通。

一切外道修行人，也有許多人修得非想非非想定，修得此定之後，乃至八萬大劫之中不起一念，所以妄念不是不可斷。不可以因為自己沒有能力斷一念無明及妄念，便向一切人說：「一念無明及妄念不能斷、不可斷、不必斷。」不可以因為自己無力斷煩惱斷妄念，便說煩惱妄念不可能斷。身為佛教法師，竟然因為自身無法修證，便推翻佛所說的法，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第六節 斷盡一念無明不能出三界嗎？

某師云：《這樣看來，人生是由一念無明開始的。思想感覺的世界亦是由一念無明造成的。那末，要超出生死輪迴苦海，要否定這思想感覺的世界，非把一念無明斷滅不可。若一念無明滅，則十二支無由緣起，一切皆空，豈非很徹底？但法執雖破而落於空執，翻不過身子來尤其不妥。此之謂「空」乃表面上之「空」，其實仍有極微細之無始無明種子潛伏於識心深處而未發覺，故仍未脫離生死。以上方法乃由欲界諸天，上至於色界無色界諸天，但未能越過三界二十八天範圍，仍在相對界之內。》
(6-344)

這是他的「大乘絕對論」裡面講的。**我們分爲三點來辨正。**

第一點、此師的許多著作裡面以及他所列出來一念無明的表解，都說一念無明是無始無終的，是不可能斷的，也是不可以斷的，是不必斷的。如今在「大乘絕對論」書裡面又說一念無明必須斷滅，自相矛盾。到底那一種說法才對呢？佛子們應加以辨別。

第二點、依此師所說：斷一念無明是破法執而落於空執，但是世尊

所說的正好相反。阿羅漢辟支佛斷盡一念無明是落於空執，認為一切皆空，五蘊身心及世界皆空，而不知有真如佛性，不信有真如佛性。執著生空的緣故，不能迴小向大、不修菩薩法。阿羅漢辟支佛斷盡一念無明的緣故，捨報以後必定取證涅槃，成佛的機會非常少。

破法執的人，他是阿羅漢辟支佛迴小向大捨離空執而修菩薩法，直至成佛的時候才破盡法執；一切菩薩乃至等覺，未成佛前都未破盡法執，何況阿羅漢辟支佛尚且不知道「法執」的名字，不知道「法執」的內容，如何能破法執？所以他的說法與世尊的開示顛倒。佛子應當信受佛語，不可信他。

第三點、此師之說法認為斷盡一念無明仍然未離生死，仍然在三界二十八年範圍，仍在相對界內，意即阿羅漢辟支佛斷盡一念無明之人仍未出三界，事實不然。我們由他這個說法，就可以知道此師尚且未到阿羅漢辟支佛境界，怎可自比為佛？由這一則開示，便知他不懂佛法，讀一切經典時總是一知半解，不求甚解。大小乘諸經裡面，世尊常常說：「阿羅漢、辟支佛，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解脫，解脫知見知如真。」明明已經離開三界，已經超過二十八年境界；此師竟然說斷盡一

念無明之聖者沒有超過三界二十八天範圍，違背世尊的開示。

譬如他曾註解《勝鬘經》，《勝鬘經》裡面也說阿羅漢辟支佛斷四住地一念無明而得解脫。《勝鬘經》裡面說：「阿羅漢辟支佛度生死畏，次第得解脫樂，作是念：『我離生死恐怖，不受生死苦。』世尊，阿羅漢辟支佛觀察時，得不受後有，觀第一蘇息處涅槃地。」從《勝鬘經》這段經文，也證明斷盡一念無明的阿羅漢辟支佛已經超越三界的境界，不受生死。他曾註解《勝鬘經》，竟然還說阿羅漢辟支佛沒有超越生死。從大小乘諸經的記載，我們知道斷盡一念無明的人，雖然尚未成佛，其實已經出離三界。所以此師認為斷盡一念無明的人仍在三界之中，未離生死，乃是妄說，不如法說。

第七節 某師對無始無明之誤解

第一則 某師云：《可見見聞覺知全是腦筋作用，與佛性相離甚遠，縱見聞覺知不著妄念，只到無始無明境界。》（3-42、11-6）

辨正：見聞覺知確實是腦筋意識的作用，但是它與佛性不即不離，不是相離甚遠。在《大般涅槃經》卷三二裡面，世尊云：「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六法。善男子！是故我說眾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我。」卷三五中，世尊云：「眾生佛性非內六入，非外六入，內外合故名爲中道。」所以我們從世尊的開示就知道，佛性不離六入見聞覺知，佛性必須在一切見聞覺知中見的緣故。

卷七：「佛告迦葉：『實有殺生，何以故？善男子！眾生佛性住五蘊中，若壞五蘊名曰殺生。』」所以佛性不離五蘊。因此佛性與見聞覺知是不即，但是也不離，不是相離甚遠。從眼見佛性的體驗來說，佛性是不離見聞覺知的，不是相離甚遠，不見性者才會說是相離甚遠。

見聞覺知不著妄念的時候，不但未到無始無明的境界，也沒有離開一念無明境界。設使見聞覺知不著妄念而入定的話，定中如果仍然有個知的話，雖然沒有妄念，至多也不過是欲界定或者未到地定的淺定而已。即使在定中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時候，仍然只是未到地定的深定而已，尙未到達初禪。即使修得四禪八定，也還沒有破一念無明，更不能說已到無始無明境界。何況是粗淺的無念境界，如何能到無始無明境界呢？

所以聲聞人必須斷盡一念無明後才能到達無始無明境界。

菩薩種性的佛子，不須要斷盡一念無明，便直接破無始無明。此師不明白一念無明及無始無明境界，又不懂得定學，所以有這種錯誤知見，詳細的情形請諸位參照我們以前發的影印表就知道了。

第二則 某師云：《我是一念無明，涅槃是無始無明。我是一念無明，是我執法執，而無始無明是空執。由一念無明入於無始無明，則一切皆空，狀若平等矣。》（9-120）

辨正：我們分爲三點加以辨正。

第一點、他說「我是一念無明，涅槃是無始無明。」我們說：「我不是一念無明，一念無明也不是我。乃是四住地的一念無明煩惱沒有斷盡，染著三界諸法，而生起一念執著去執取五陰。「我」是因爲一念無明的煩惱種子而生，但是「我」不是一念無明。譬如光從燈而生，但光不是燈。所以《金剛三昧經》本覺利品第四云：「一念心動，五陰俱生。」即是此意。

第二點、他說：「我是一念無明，是我執法執，而無始無明是空執。」我們說：未破一念無明的人，仍然還在我執法執蒙蔽之內，但是不可以說我是一念無明，也不可以說一念無明是我執法執。因爲一念無明是四種住地煩惱，由四住地煩惱而生我執法執，例如金礦沙石能生黃金，黃金能成爲首飾。首飾雖然由金礦沙石來，但不可以說首飾就是金礦沙石。

無始無明不是空執，無始無明是不明白真如之體性。這個無始無明從無始以來不與見聞覺知心相應，一直到第一次明心見性後方才相應，所以稱爲無始無明。

《菩薩瓔珞本業經》云：「四住地前更無法起故，名無始無明住地。」也是這個意思，所以無始無明不是指空執。空執是聲聞緣覺證知五蘊空，而執著所證五蘊空境界而取涅槃。阿羅漢辟支佛必須捨棄空執，才能迴小向大，求覓真如佛性。所以空執是斷盡一念無明而起空執，並不是像他所列出來的表所說是無始無明。

他的表說一念無明是法執和剛才他的這個說法都錯誤了。法執是八地以上菩薩或阿羅漢、辟支佛斷盡一念無明後未斷盡塵沙惑，於佛一切

種智未能證得，於佛所應證過恆河沙等法未能證得，而產生法執。所以法執是斷盡一念無明以後之境界。斷盡一念無明之後，起心尋覓真如佛性，想要修行成佛才知有法執。所以不可說一念無明就是法執。

第三點、他說「由一念無明入於無始無明，則一切皆空，狀若平等矣。」但是《勝鬘經》說：「無明住地有五：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及無明住地。」而四種合稱為一念無明，後一種即是無始無明。這五種住地同時並存，無始無明不在一念無明之上，一念無明也不在無始無明之上，它們是同時並存。

十住以上菩薩雖然分破無始無明，如果沒有斷盡一念無明，仍然成不了阿羅漢，進不了第八地。聲聞種性的菩薩斷盡一念無明而修到第九地，若未見性而進破一分無始無明，也不能進入第十地。就好像車子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這一念無明、無始無明，就好像車子二輪，是二輪並排，不是前後各一。一念無明跟無始無明也是同時並存，不是前後境界。所以不可說一念無明斷盡以後才能與無始無明相應。

斷盡一念無明的人，無始無明仍然不斷不破；無始無明已經斷盡的人，一念無明必定斷盡。無始無明破而未斷盡的人，能夠同時斷一念無

明的見一處住地，其餘的三種住地煩惱也必定會漸漸斷。短者一生，長者七次人天往來。所以《勝鬘經》云：「如是無明住地力於有愛數四住地，其力最勝，恆沙等數上煩惱依，亦令四種煩惱久住。」

此外，無始無明所蒙蔽的時候，那個境界並不是一切皆空。阿羅漢、辟支佛斷盡一念無明之後，證得五蘊皆空而除去一切起煩惱，所以永無妄想妄念而證得涅槃；但是還有恆河沙數上煩惱未斷，因此並不是一切皆空，狀若平等。所以《勝鬘經》云：「阿羅漢辟支佛度生死畏，次第得解脫樂。作是念：我離生死恐怖，不受生死苦。世尊！阿羅漢辟支佛觀察時，得不受後有，觀第一蘇息處涅槃地。世尊！彼先所得地，不愚於法，不由於他，亦自知得有餘地。」

又云：「無明住地不斷不究竟者，過恆沙等所應斷法不斷不究竟。過恆沙等所應斷法不斷故，過恆沙等法應得不得，應證不證。是故無明住地積聚，生一切修道斷煩惱上煩惱：彼生心上煩惱、止上煩惱、觀上煩惱、禪上煩惱、正受上煩惱、方便上煩惱、智上煩惱、果上煩惱、得上煩惱、力上煩惱、無畏上煩惱。如是過恆沙等上煩惱，如來菩提智所斷，一切皆依無明住地之所建立。一切上煩惱起，皆因無明住地、緣無明住

地。」所以依照上開經文，就知道無始無明之中並不是一切皆空，狀若平等；而是其中有塵沙數之修道所應斷煩惱及上煩惱，顯見此師並明白無始無明真義，何能破無始無明而見佛性？

第三則 某師云：《法界體性智即佛性，菴末羅識即無始無明，阿賴耶識即見聞覺知，末那識即一念無明，前六識即眼耳鼻舌身意。》
(2-102)

又云：《既明因緣所作虛妄，然後直進向前看，便到無始無明境界，即第九菴摩羅識境界，此為最緊要關頭，眾生所以不能見佛性者，皆此識所蔽也。》(2-82)

我們分爲六點來辨正：

第一點、法界體性智是大圓鏡智等四種佛地智慧的總名，不是佛性，前面已經說明。

第二點、菴摩羅識不是無始無明。阿賴耶識不是見聞覺知。菴摩羅識是斷除一念無明等四住地煩惱後的阿賴耶識，改個名稱叫做菴摩羅識

或異熟識，是同體二名，不是在阿賴耶識之外或在阿賴耶識之內另外有一個菴摩羅識。如果依照此師所說：「菴摩羅識即無始無明，阿賴耶識即見聞覺知。」的話，那是同時有阿賴耶識與菴摩羅識，二個識並存。這樣的說法，違背一切了義經典，與世尊所說的法正好相反。

無始無明不是菴摩羅識，而是《勝鬘經》所說的無明住地。無明住地就是因為不明白阿賴耶識、菴摩羅識、真如的內容的不同和不明三階段的演變而產生心上煩惱、止上煩惱……等恆河沙數修所斷煩惱，以致過恆沙數等法應得不得，應證不證，這些上煩惱與修所斷煩惱和所應證之法，從無始劫以來與心不相應的緣故，所以稱為無始無明。因此菴摩羅識不是無始無明，阿賴耶識不是見聞覺知。阿賴耶識本身也不會有見聞覺知，有見聞覺知的心不是阿賴耶識，是妄心——七轉識。

第三點、依照上述的說法，我們就知道末那識不是一念無明。一念無明是阿賴耶識從無始劫以來累積留存下來之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四種煩惱的總稱。這四種煩惱能生一切起煩惱，所以沒有斷盡一念無明的人，時時會產生妄想妄念。這妄想妄念就是起煩惱，明心見性的人，已經斷除見一處住地煩惱和一部分的無明住地煩惱，

所以妄想妄念比一般人少。悟後精進修行的人，欲愛、色愛、有愛等三種住地煩惱漸漸淡薄，所以妄想妄念又比初悟的人少。修到完全沒有欲愛、色愛、有愛住地煩惱的時候，就是斷盡一念無明，稱為菩薩阿羅漢。聲聞阿羅漢斷盡一念無明而不破無始無明，菩薩阿羅漢斷盡一念無明，也分破無始無明。如果曾經詳細閱讀《勝鬘經、大寶積經、大集經、楞伽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便會知道末那識不是一念無明，此師顯然不明白上述經典之意旨，佛子應明辨之，勿受其誤導。

第四點、前六識不是眼耳鼻舌身意。依照《解深密經、楞伽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等所記載 世尊的開示：前六識是因為我們內六根接觸外六塵，配合阿賴耶識中的六識種子，三事和合因緣而生六識。如果六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就是六根之中自己具備有六識，那麼世尊所說三事和合因緣生眼識，乃至三事和合因緣生意識的法就是錯誤囉！如果六根自然而那就具備六識的話，那麼人死了應該六識還會繼續運作，那就應該死後仍有見聞覺知，因為六根還在呀！六根不必阿賴耶識，自己就有六識呀！但我們知道 佛世尊是實語說、如語說、不誑語說、不妄語說，所以我們就知道此師是妄說，不如法說。是故前六識不是眼

耳鼻舌身意。六識是六識，六根是六根，不相同。

第五點、他說：「明白因緣所作虛妄而向前直看，就可以到無始無明境界，就到菴摩羅識境界。」但是我們說，雖然明白因緣所作虛妄而向前直看，仍然未與無始無明相應。因為這個向前直看的心，仍然不離妄想意識心。一切眾生無始劫來不與無明住地相應，一直到明心見性的時候才第一次與無始無明相應。

尚未明心見性前都沒有到達無始無明境界。明心見性以後分斷無始無明，仍然還有過恆沙數修所斷上煩惱未斷，名爲塵沙惑未斷，到這個時候才能稱爲到無始無明境界。未明心見性前，即使妄想不生，即使八萬大劫不生一念，乃至證得阿羅漢、辟支佛果位，仍然還沒有到達無始無明境界。此師因爲沒有明心見性，不明白道的次第，也不明白《勝鬘經》的旨意，錯以爲心中無想無念，直向前看，一念不生處就是無始無明，他錯會了。

第六點、第九菴摩羅識一向不曾蒙蔽眾生見性。我們不應學此師誣賴第九菴摩羅識蒙蔽眾生。因爲第九菴摩羅識就是淨除人我執以後的第八阿賴耶識，同體二名。這個識一向恆而不審，不是像第七末那識我見

我慢我貪我癡恆共相隨而障礙見性，所以第八、第九識都不曾蒙蔽眾生見佛性。又：未見性之八地以上菩薩及菩薩阿羅漢，其佛性是由菴摩羅識而生，欲見佛性不得離菴摩羅識而求，故不可說菴摩羅識蒙蔽眾生見性。

此外欲見佛性，不須先斷除一念無明，所以不須先修到第九菴摩羅識境界。修到第九菴摩羅識境界的人，已經離開阿賴耶識的名字，諸經諸論都說這是阿羅漢、辟支佛、或者菩薩阿羅漢、菩薩八地的境界。

此師說：「欲見佛性必須找到第九菴摩羅識以後，一錘搗碎才能見性。」這樣的說法和經論相違背，例如《大般涅槃經》卷 27、28、29、世尊都說十住菩薩眼見佛性，我們知道十住、十行、十迴向、初地乃至七地（五地）菩薩都沒有斷盡一念無明，尚未離開阿賴耶識境界，未到菴摩羅識境界，就可以眼見佛性了。所以他說要到達第九菴摩羅識境界，然後把它找出來搗碎才能見性，這樣的說法是虛妄之說。菴摩羅識也不可搗碎，搗碎了這個本識如來藏，就成爲斷滅，哪有佛性可見呢？

第四則 某師云：《有眾生然後有無明，故無明應同眾生的根塵識

中來。眾生非無始便有，故無明亦非無始便有。》（6-309）

辨正：《勝鬘經》云：「煩惱有二種，何等爲二？謂住地煩惱及起煩惱。住地有四種，何等四？謂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此四種住地生一切起煩惱。起者剎那心剎那相應。世尊！心不相應無始無明住地。」依照上開經文的說明，我們知道有兩種無明：一者一念無明，二者無始無明。這兩種無明都不是從眾生的根塵識中來，而是從阿賴耶識來。也不離眾生的根塵識，七轉識是見分故，六轉識須依六根六塵而轉故。

眾生是無始劫以來便有，不是因爲有這個世界然後有眾生。還沒有這個世界之前，眾生於四禪天以上或者他方世界生活。一切眾生無始劫以來，於十方世界流浪生死，是從無始便有。世尊講世界悉檀的時候，常常開示這個道理，我們不可以學此師說眾生不是無始便有，一神教的信徒才會如此說。眾生既然無始以來就有，那麼無明必然無始劫以來就伴同眾生存在，不可以說有先有後。

依照上開經文說，四住地煩惱能生一切起煩惱，所以眾生的妄想妄念隨滅隨起，煩惱不斷。一念才滅，一念又起，所以稱爲一念無明。這

個一念無明乃是因爲眾生無始劫以來不明白五蘊的空幻，所以對四種住地所涵蓋的六塵及五蘊貪愛不捨，業相不滅，業種滋長。業種不淨的緣故，而生一切起煩惱輪轉生死。所以一念無明無始劫以來恆與眾生相應，因此《勝鬘經》說：「起者剎那心剎那相應」。

但是無始無明不是從眾生的根塵識中來。因爲眾生從無始劫以來不曾與無始無明相應，無始無明是眾生不明白眞如實相，不明白阿賴耶識、異熟識、眞如等演變過程及其五法、三自性、七種性自性、七種第一義。這種無始無明從無量劫以來不與眾生心相應，一直到菩薩第一次明心以後才第一次相應，而仍然還沒有斷盡，要到佛地方才斷盡。所以說：「心不相應無始無明住地」。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 佛云：「其四住地前更無法起故，故名無始無明住地。」一切眾生無始以來除四住地煩惱生起以外，無始無明煩惱法不會生起，所以無始無明自無始劫來與眾生心不相應，直到明心見性後才第一次相應。所以無始無明無始劫以來就有，不是因爲有眾生以後才有，也不是從眾生的根塵識中來，故知此師不明佛法。（以上由郭○

居士整理）

眾生若不是無始便有，那麼是什麼因緣而有的呢？難道會像《楞伽經》裡面所記載那些外道所講的道理一樣？果真如此，則一切有情的真如本性，就不是不生不滅了，這樣就違背世尊所說的法：因地真如阿賴耶識本來不生，所以永遠不滅，隨著個個有情眾生的業力，在十方世界處處受生。所以眾生是從無始以來便有，並不是「非無始便有」。此師身在佛門，不應學一神教及其他外道的說法，說眾生「非無始便有」，這是自壞法城。眾生既無始便有，所以無明應該從無始便有，如此方是正說。

第五則 某師云：《老子道德經云：「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又云：「後歸於無極。」老子以「無」為萬物本體。「無」者即佛家所謂無始無明是也。》（5-103、5-104、10-98）

又云：《參禪錯認莊子大宗師篇坐忘為禪宗。顏回復見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回曰：「回座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雖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賢乎？丘也

請從而後也。」坐忘的道理就是佛家的無始無明境界。》(5-123、10-118)

又云：《無始無明即發業無明，上文所述窺基法師所言各節，至為詳盡。可以想見的，清清淨淨、黑黑暗暗、空空洞洞，禪宗所指無明窠臼，黑漆桶底，即無記性，即六祖所言無記空是也。》(3-86)

又云：《可見見聞覺知全是腦筋作用，與佛性相離甚遠。縱見聞覺知不著妄念，只到無始無明境界。》(3-42)

又云：《心中清清淨淨、明明白白的，這是淨緣。淨緣斷了是見聞覺知。知覺斷了，空空洞洞的是無始無明。》(7-72)

又云：《無始無明是空洞黑暗，無知無覺，不起念。》(7-72)

又云：《思想語言文字同出於一念無明。一念未動時，空洞冥漠，無思想感覺，當然亦無語言文字，此一境界謂之無始無明境界。迨無始無明受刺激，一念已動，思想遂生，由思想而有語言，由語言而有文字。》(5-47、6-63、7-20、10-45)

以上分爲五點來辨正：

一、老子所說「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後歸於無極。」這一

些說法都是在物象之成住壞空的法相上而說，還未說到心也。若說心之「無」為萬物之本體，亦有大錯。若無心，如何能成就萬物呢？必須是阿賴耶識這個心，才能成就萬物世間。如果用止息妄心之空洞無所有境界，當作是心的話，其實這樣仍然未超越四空定及未到地定範圍，仍然未斷一念無明，更不明白無始無明是什麼。

一切眾生如果尚未明心見性，都不可能與無始無明相應，《勝鬘經》云：「心不相應無始無明住地。」《菩薩瓔珞本業經》云：「四住地前，更無法起故，名無始無明住地。」所以從這兩部經的開示，就知道即使修得四禪四空定仍然都是與妄心相應、與意識心相應，仍未與無始無明相應，何況老子的物象上的無和思惟上的無極呢？所以不可說「無」即是佛門所謂的無始無明。

二、顏回之坐忘、莊子大宗師篇之坐忘，只是粗淺的未到地定境界而已，尚未到達初禪境界，更不要說四禪四空定了；即使修到無所有處定，乃至證得滅受想定，成阿羅漢，仍然未與無始無明相應，如何可以說「坐忘的道理就是佛家的無始無明境界」？自未證得者，千萬莫學此師以推理方式「想當然爾！」

三、還未至阿羅漢、辟支佛、或八地菩薩境界者，其發業無明有二：第二、凡夫眾生之發業無明，都是屬於一念無明的四住地煩惱，不與無始無明相應。第二，佛子已瞭解第一義而探究真如佛性，欲求明心見性者，其發業無明有二，即一念無明之四住地煩惱及無始無明住地煩惱。這種人雖與無始無明住地煩惱相應，但仍然不知無始無明是什麼？未與無始無明相應。直至一念相應，明心見性時，方與無始無明相應。這時仍未斷盡無始無明，直到佛地方始斷盡。所以禪宗所指無明窠臼、黑漆桶底及六祖所謂無記空，都不是無始無明境界，只是一念不生而不起疑情，落於未到地定或欲界定之境界而已，甚為粗淺，不可便說是無始無明境界。

四、見聞覺知雖然是腦筋意識作用，但和佛性卻不即不離，不可謂見聞覺知與佛性相距甚遠。眼見佛性的人，絕對不會如此說。若見聞覺知不著妄念，那只是欲界定之粗住而已。再進一步進入未到地定，定中滅掉見聞覺知，尚且未到初禪。即使證得四禪八定，再入滅受想定，仍然還未能與無始無明相應。須明心見性後，方能與無始無明相應，故見聞覺知不著妄念，只是欲界定境界而已，還不到無始無明境界。此師所

說進入暗無覺知漆漆黑暗深坑的時候，也只是未到定的深定而已，也未到無始無明境界。

五、猶如前面所述：滅卻見聞覺知還只是未到地定境界，何況在見聞覺知之中明白自己一念不動、空洞冥漠之境界？猶未入未到地定境界也。所以一念未動、空洞冥漠、無思想感覺時，仍然非無始無明境界。一念忽動而生語言文字，那是由一念無明四住地煩惱而生，非無始無明受刺激而起念。眾生從無始劫來，念念不斷，思想澎湃，皆因「起煩惱」而生，不是由「修道上煩惱」而生，故不與無始無明相應。

起煩惱是一念無明之四住地煩惱所生，所以眾生於平常中或四禪四空中忽生一念，乃是由一念無明的四住地煩惱所生。這一念無明若未斷盡，饒他修得非想非非想處定，往生非想非非想天，八萬劫中，必有一朝忽生一念，又於他處受生，不斷輪迴。

斷盡一念無明的人，必定不再起任何妄念，故八地菩薩得意生身，不受分段生死；阿羅漢辟支佛得解脫身，也不受分段生死。但是八地菩薩破無始無明而未究竟，七住十住菩薩也破無始無明而未盡。阿羅漢、辟支佛雖斷分段生死，卻仍未與無始無明相應。阿羅漢辟支佛尚且未與

無始無明相應，何況凡夫眾生起心動念如何得與無始無明相應呢？故知一切凡夫眾生起心動念產生思想，都是一念無明「起煩惱」相應，無始無明尚未「受刺激」也。

第六則 某師云：《註解中以斷五住煩惱爲見性成佛。五住者：見惑、思惑、塵沙、煩惱、無明是也。此與小乘斷六根，中乘斷一念無明相同。六根斷倒，如同木石。一念無明無法永斷，此非大乘究竟之理也。》
(1-192)

辨正：窺基法師註解中所說斷五住煩惱爲見性成佛，絕對正確。但五住煩惱是指一念無明之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四種，以及無始無明，合稱五住地煩惱，並不是此師所說之「見惑、思惑、塵沙、煩惱、無明。」

斷五住煩惱與小乘斷六根、中乘斷一念無明不同。而且小乘斷六根，是指藏六如龜，防意如城，不於三界中之六塵起任何攀緣，非將六根斷倒，如同木石。若將六根斷倒，如同木石，那麼阿羅漢、辟支佛，爲什

麼餓的時候知道餓？癢的時候知道癢？痛的時候知道痛呢？又爲何尚能在人間遊行度眾？所以小乘之「身心語言悉皆斷滅」，乃是六識六根不再喜樂攀緣三界中之六塵，而非將六根斷倒，如同木石。

阿羅漢斷盡一念無明，辟支佛亦斷盡一念無明，不可以說阿羅漢斷六根，而不斷一念無明。因爲同樣是斷一念無明的緣故，所以辟支佛亦得稱爲阿羅漢，世尊亦得稱爲阿羅漢、八地（或六地滿心）以上菩薩也可以稱爲阿羅漢。但是聲聞阿羅漢以四證淨證得五蘊空，它是總相，所以慧淺薄。辟支佛以十二因緣證得五蘊空，雖然也是總相，但其智慧比阿羅漢深細，所以名辟支佛，二者皆永斷一念無明，即是斷四住地，但仍未破無明住地，詳見《瑜伽師地論》之聲聞地及緣覺地即知。

一切經典都不曾說過一念無明無法斷，反而處處說一念無明可以斷盡，佛子應當斷盡一念無明，而且亦說已經有人斷盡一念無明，比如《四阿含、楞伽經、圓覺經、勝鬘經、楞嚴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皆說一念無明斷盡以後，永不復生。又如《勝鬘經》云：「如是無明住地力，於有愛數四住地，其力最勝，恆沙等數上煩惱依，亦令四種煩惱久住。阿羅漢辟支佛智所不能斷，唯如來菩提智之所能斷。」這是說一念

無明依附無始無明而同時存在。

但是眾生之一念無明四住地煩惱的根本，還是在於無始無明裡面恆沙等數「上煩惱」即「修道所斷煩惱」，因為這修道所斷煩惱而產生一念無明「起煩惱」。這個一念無明起煩惱能夠久住，也是因為無始無明的緣故。那麼這無明住地無始無明，是阿羅漢辟支佛的智慧所不能斷，唯有如來菩提智才能斷盡。

《勝鬘經》又云：「阿羅漢、辟支佛斷四種住地，無漏不盡，不得自在力，亦不作證。無漏不盡者，即是無明住地。」故又云：「阿羅漢辟支佛自知得有餘地。」未得佛世尊之無住處涅槃的緣故，阿羅漢辟支佛所未斷盡者，無始無明住地也。無明住地，即是無始無明，不可錯會為一念無明，便說一念無明無法永斷。

《十地經、十住經》皆說七地菩薩斷盡一念無明後才能進入第八地，所以不論大小乘法，皆須求斷一念無明，不可說一念無明不可斷也。此師這一開示，是錯在誤解五種住地煩惱以及誤解無明住地為一念無明所致。

第七則 某師云：《修行人切勿用腦筋去揣測佛性，只可用腦筋去找到無始無明，無始無明找到了，一錘搗碎，佛性自然顯現也。》
(1-164)

又云：《欲超出三界者，須先找到無始無明，將他打破，然後能見本來佛性。》(1-198)

又云：《大乘禪學，因為我們本有的佛性，被無始無明遮藏，要將無始無明打破，佛性始可出現。》(7-67)

又云：《我們未見性前，乃見聞覺知作主，見性後乃佛性作主。佛性與見聞覺知中間有無始無明隔闕。》(7-30)

又云：《我們的佛性被無始無明遮障，要見佛性，必定將無始無明打破方能見佛性。》(7-72)

辨正：一、無始無明不是具體的物質，也不像眼識、耳識乃至阿賴耶識，可以讓我們體驗祂。依《勝鬘經》說明，無始無明，是眾生因為不明真如之實相，乃至明心見性後，有許多人仍然不知真如（阿賴耶）之五法三自性、七種性自性、七種第一義、二種無我及修道所斷過恆河沙數上煩惱，這樣名為無始無明。無始無明是聖人施設的名詞，並不像

八識心王一樣具體存在，怎麼可能找到無始無明而將它一錘打破呢？

二、佛性與見聞覺知中間，並沒有無始無明隔闕，因為見聞覺知之心，從無始劫以來不與無始無明相應。如果無始無明在佛性與見聞覺知之間隔闕，那麼這見聞覺知應該與無始無明相應，不須等到明心見性後方才相應。故《勝鬘經》云：「心不相應無始無明住地。」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無始無明並未在見聞覺知與佛性之間隔闕。

三、明心見性是因為一念相應慧出現，才破無始無明。不是先打破無始無明，然後才明心見性；或找出無始無明，一錘搗碎而見佛性，不可以倒因為果。

四、十住菩薩乃至十地菩薩明心見性後，仍有部分無始無明，尚未斷盡，所以大慧菩薩雖是明心見性的初地以上菩薩摩訶薩，仍須求佛開示。所以《勝鬘經》云：「如來藏者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間上上藏、自性清淨藏。此性清淨如來藏、而客塵煩惱上煩惱所染，不思議如來境界。何以故？剎那善心非煩惱所染，剎那不善心亦非煩惱所染。煩惱不觸心，心不觸煩惱，云何不觸法而能得染心？世尊！然有煩惱、有煩惱染心。自性清淨心而有染者，難可了知，唯佛世尊實眼實智，為法根本，

爲通達法，爲正法依，如實知見。」

從這段經文開示便知道無始無明並非一錘搗碎、或明心見性後便斷除淨盡，只有佛能夠如實知見，乃至等覺菩薩還未斷除究竟。故《勝鬘經》云：「勝鬘夫人說是難解之法問於佛時，佛即隨喜：『如是如是，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難可了知。有二法難可了知，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彼心爲煩惱所染亦難了知。如此二法，汝及成就大法菩薩摩訶薩乃能聽受，諸餘聲聞，唯信佛語。』」

所以明心見性後，仍有許多無始無明尙未斷盡，應隨佛學。故《八十華嚴》善財大士五十三參，第二參時得念佛三昧——明心見性以後仍須再經過五十一參，方得入等覺位。所以明心見性後雖已經獲得大乘無生智，仍須斷盡一念無明，才能出三界。進入八地後仍須斷盡塵沙惑，塵沙惑斷盡則無始無明斷盡究竟，方得成佛也。

五、十住菩薩，尙未究竟斷盡無始無明，已能眼見佛性，所以無須斷盡無始無明方能見性；此師仍未見性，而且對無始無明錯解，故說法錯亂混淆，學人千萬不可學他。

第八則 某師云：《由有法執故有所知障，有變易死。我執法執皆破，落於空執，二煩惱未斷，即無始虛妄種子及虛妄習氣，又名無始無明。……空執破，則二煩惱除，明心見性矣。》（2-245）

又云：《法執雖破，尚有空執（即無所有地，無始無明是也）。須再破空執，然後得如來法身，然非先破法執不可，故曰：善當分別。分別乃阿賴耶識作用，不分別是無始無明（即第九白淨識境界），未到如來境界也。》（2-142）

又云：《小乘所修之法門為斷六根，即破我執；二乘所修法門，為破一念無明，即破法執；大乘所修者為破無始無明，即破空執。破我執法執皆不徹底，唯有破空執，然後能見佛性。》（8-31、8-32）

又云：《小乘破我執，而落於法執；中乘破法執，而落於空執；唯大乘破空執，始能見本來佛性。其實我執（即六根見聞覺知）法執即一念無明，皆不可破，唯空執及無始無明可破。》（11-84）

分句辨正：一、「由有法執故有所知障，有變易死。」這種說法是倒果為因。由於有所知障，對阿賴耶識、菴摩羅識、真如之實相不明不證，不知一切法由此根本識而來，不知一切法實際本然空寂，才有

法執。有法執故有變易死，不是有法執故有所知障、有變易死。不可顛倒錯置。

二、「我執法執皆破，落於空執，二煩惱未斷，即無始虛妄種子及虛妄習氣，又名無始無明。」我們說：所謂空執是說阿羅漢辟支佛親證五蘊空，斷盡一念無明，而執著此五蘊空，害怕再受生死，而趣入涅槃，這方是空執。破我執者是聲聞與緣覺二乘人，斷盡一念無明，而落於空執。

破法執的人，必先破我執而後破法執，破法執者是究竟佛，故我執法執皆破的人，已無一切煩惱，怎麼可以說破法執的人還有二煩惱未斷？破法執即是究竟佛，怎可能落入二乘的空執？

二煩惱者，不是無始虛妄種子及虛妄習氣，但是也不離此二者，《圓覺經》云：「善男子，一切眾生由本貪欲，發揮無明，顯出五性差別不等，依二種障而現深淺。云何二障？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若此二障未得斷滅，名未成佛。若諸眾生永捨貪欲，先除事障，未斷理障，但能悟入聲聞緣覺，未能顯住菩薩境界，善男子！若諸末世一切眾生，欲泛如來大圓覺海，先當發願勤斷二障。二障已伏即能

悟入菩薩境界。若事理障已永斷滅，即入如來微妙圓覺，滿足菩提大涅槃。」

這段經文 世尊告訴我們，只要事理二障永斷無餘，即是究竟佛地。事障斷盡，則破我執，落於空執。迴小向大則破空執。理障斷盡，則破盡法執。二障斷已，即是究竟佛，何來空執？所以《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覺人法無我，了知二障，離二種死，斷二煩惱，是名佛之知覺，聲聞緣覺得此法者亦名爲佛。以是因緣故，我說一乘。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善知二無我，二障煩惱斷，永離二種死，是名佛知覺。』」

《楞伽經》又云：「如來無慮無察而演說法。正智所化故，念不妄故無慮無察。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二煩惱斷。離二種死，覺人法無我及二障斷。」二煩惱者：一、人我執；即是事障，未斷盡一念無明，續諸生死，受分段生死；破一念無明是破我執，不是此師說的破法執。二、法我執；即是理障，無始無明未破或破而未斷盡者須受變易生死（八地以上）乃至分段生死（七地以下）。破無始無明是破法執，不是破空執。法執究竟斷盡即是佛地。此師不明我執、法執、空執、二煩惱、無始無

明之真義，胡亂說法，誤認破我執法執後，落於空執，即是無始無明。佛子們應深入經典，貫通諸經，建立正知正見，方免被說法錯誤百出之邪知邪見所誤也。

三、「空執破，二煩惱除，明心見性也。」明心見性不必先破空執、我執、法執才能見性。破我執是阿羅漢辟支佛，破空執是菩薩境界，破法執是佛世尊的境界，既已破我執法執空執，即是究竟佛，何須再求明心見性？

菩薩七住明心，十住見性，都未斷盡一念無明，猶有我執習氣，生空未具足得，尚無空執可言。菩薩阿羅漢或七地菩薩斷盡一念無明，證得生空具足，方落空執。世尊恐七地菩薩取涅槃而落於空執，乃予加持，授予「引發如來妙智三昧」，七地菩薩因此進入第八地，而不取涅槃。但仍有法執，至佛地斷盡無始無明，法執才究竟破盡。故知菩薩明心見性，不須以斷一念無明及無始無明為條件。乃至最後身菩薩於人間成佛時，亦是先明心見性後而斷盡無始無明破盡法執，不是先找到無始無明，將它打破而明心見性。此師不明此理，故以為明心見性即是究竟佛，便誤認為悟後不須修行。（至於他說：分別乃阿賴耶識作用，這句話錯了，我

們留到後面第七章第一節中再行辨正。）

第九則 某師云：《中乘人認為借助於「法我」而得到的暫時解脫，不是究竟的解脫，於是進一步把「一念無明」完全停止（就是把思想感覺完全滅盡），這時的境界是可怕的、無知無覺的，除了呼吸還沒停止外，全同木石一樣，空空洞洞，一無所有（叔本華之無，不過是理論上之無，而此則是實驗上的無。老子的無極，亦是實驗上的無。）此實驗所得「無」的境界，便是「無始無明」的境界了。》（6-171、6-172）

辨正：一、此師對於法執我執及一念無明之錯解，前面已經說過，茲不贅述。

二、緣覺由十二因緣觀而斷盡一念無明，實證涅槃，在這涅槃之中安穩寂靜，無諸惱患，亦無喜樂，永離生死，是一切佛子乃至十方三世諸佛所應證境界。此境界中無有境界，亦無心行，一切菩薩及十方三世佛皆應親證而不取涅槃，這是究竟解脫安樂，不是可怕的。誤認見聞覺

知心爲佛性，放不下見聞覺知心「佛性」的人，才會覺得這是可怕的境界。

一切阿羅漢證此涅槃後，在捨報前，安住於滅受想定時，呼吸停住，心脈亦停住，並不是像此師所說尚有呼吸也。一般人在滅除覺知，空空洞洞，只剩呼吸時，那只是未到地定過暗的境界而已，不可說即是阿羅漢、辟支佛之斷一念無明，而剩下無始無明境界。

三、老子道德經，總共有八十一章，其所言多屬欲界器世間事情。有關修證者唯有七章：道沖章第四、視之章第十四、致虛章第十六、孔德章第二十一、有物章第二十五、道生章第四十二、爲學章第四十八。觀乎其境界，未離受想行識，或在未到地定，或在想像中之無色界定，仍未親證。大部分是在欲界之器世間之中，未見其有初禪以上修證之描述。其所認知之生命宇宙本體之實相，仍未離四住地煩惱，尙未斷一念無明之見一處住地，更未斷盡一念無明，如何能說便是無始無明境界？綜觀全部道德經脈絡，多在欲界器世間法上而已。所以不可認爲老子道德經境界相等於阿羅漢辟支佛境界也。這樣的說法，只顯示他對佛法的無知而已。

第十則 某師云：《小乘斷六根，其結果為獲得三昧寂滅之樂，然未能超過無色界、無始無明，仍屬相對之境。》（6-30）

辨正：一、小乘阿羅漢、中乘辟支佛所證的境界，都已超過三界，不能說他們是在相對境界，也不能說他們未超過無色界。小乘阿羅漢已出三界，佛在大小乘經已曾多次開示，佛子鮮有不知者，此師竟說小乘未出三界，連基本佛法都不明白，其開示語錄可信乎？

二、無始無明打破而未斷盡時，全部都在菩薩地，仍在相對境界。無始無明斷盡，方至佛地，才是絕對境界。請諸位參照我們影印的表解就知道了，此處不再重複說明。（以上由周○○居士整理）

第六章 雜疑辨正

第一節 雜疑辨正

第一則 某師云：《釋迦佛知道過去現在未來，乃指佛性而言。佛性中過去如是，現在如是，未來如是，並非能知明日將發生何事。佛有金鎗、馬麥、乞食空鉢、旃遮女謗、調達推石、寒風索衣、雙樹背痛等厄。倘能預先知道，則不致有此遭遇也。》（1-28）

辨正：第一、菩薩在五行位（戒定直往者）或三地（戒慧直往者）已經有天眼通、宿命通，在五行位或三地滿心位就能正知入胎、正知住胎、正知出胎，怎麼說佛反而不如五行位及三地菩薩呢？

第二、菩薩摩訶薩有十定十通，不可思議，不是我們所能揣測，《華嚴經》卷四〇至四四有很詳細的說明（文繁不錄）。十地菩薩境界如此深不可測，猶不能成佛，怎麼可能境界更高的佛反而沒有粗淺的天眼宿命通呢？

第三、諸天天主、天人、天神、外道五通仙人乃至大力鬼神，想要

見觀世音菩薩的時候，還須要虔誠恭敬，馨香祝禱才能得見。而諸大菩薩、諸等覺菩薩欲見佛時，亦復如是虔誠恭敬、馨香祝禱才能得見佛世尊。因為佛世尊具足世出世間上上神通的緣故。而凡夫外道、五通仙人就已經有天眼宿命通了，怎麼可能佛沒有天眼宿命通呢？此師美其名爲弘揚佛法，其實卻在滅除眾生對佛的信心，佛子宜加愼思。

第四、佛世尊住於世間而示現金鎗、馬麥、乞食空鉢等等十種事情，這是佛世尊度眾的善巧方便，如《大寶積經》卷一〇八云：「善男子！如今提婆達多放大醉象欲害如來，亦於耆闍崛山推下大石，亦是如來方便示現，非業報罪。何以故？由此方便利益無量眾生。善男子，如來總說（金鎗、馬麥等）十業因緣，皆是如來方便示現，非是業報。何以故？眾生不知業因所得果報。爲眾生故，如來示現如是業報。此業作已得如是報。……眾生聞已，作如是業，離如是業。離不善業，修習善業。」

第五、《大般涅槃經》卷四 佛云：「然我是身都無飢渴，隨順世法，故示如是。我又示同諸眾生故，現有睡眠，然我已於無量劫中，具足無上深妙智慧，遠離三有。我又示現進止威儀、頭痛腹痛背痛、木檜、洗

足洗手、漱口、嚼楊枝等，眾皆謂我有如是事，然我此身都無此事。我足清淨猶如蓮花，口氣淨潔，如優鉢羅香。一切眾生謂我是人，我實非人。」

《維摩詰經弟子品》第三云：「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默往，阿難！勿謗如來，莫使異人聞此粗言。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又云：「但為佛出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眾生。」所以《維摩詰經香積佛品》第十又云：「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就是這個意思。

第六、此師不知定學、不會神通；對初地菩薩的境界和十住菩薩的境界尚且不知，卻妄以凡夫境界揣測佛世尊境界。不知佛世尊已經究竟解脫，為度眾生示現如是方便善巧，此非聲聞緣覺之所能行，更非此師之所能知，所以不能學此師妄說佛沒有六種神通。

第二則 某師云：《因為二乘斷六根，雖暫獲寂靜三昧之樂，乃相

對之解脫，非絕對之解脫。煩惱雖斷，智障未斷，故我執破而落法執，未離分段死，故與大乘不同。》(2-236)

辨正：這一段開示是他對《楞伽經》卷二「不覺法無我，不離分段死，故說三乘」的註解。但世尊在《楞伽經》這一段的開示，是說世尊為尚未離開分段生死的眾生，方便說有聲聞乘緣覺乘，能了分段生死，所以為他們說阿羅漢、辟支佛斷分段生死。又因為阿羅漢、辟支佛不懂得法無我的義理，世尊想要度阿羅漢、辟支佛斷除法執而邁向佛道，所以最後又說佛乘菩薩道。為了想要顯示層次境界差別，所以說有三乘佛法，這不是指阿羅漢、辟支佛未離分段生死。不可學此師說阿羅漢、辟支佛未離分段生死，諸位閱讀《楞伽經》卷四開示就可以明白。此師讀經不求正解，囫圇吞棗，所以常常錯解經文的意思，他註解《楞伽經》是這樣，註解《勝鬘經、維摩詰經、金剛經》也都是這樣大而化之，處處錯解經文。

第三則 《楞伽經》卷四云：「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二種攝

受生，智者則遠離。」

某師註疏云：《見性之後，七識俱是佛性妙用，佛性雖與七識俱，而無能取所取。未見性者則藏識與七識互為消長，有能取所取，故智者離之也。》（2-337）

辨正：世尊這一段《楞伽經》的開示不是此師解釋的意思。他錯解這一段經意部分，我們暫時放過不談，單就他這一段註解本身的錯誤來加以辨正：

佛性是直接由阿賴耶識作用，但是也不離五陰六入見聞覺知，佛性不是第七識。佛性與第七識不同，第七識一向有我見、我慢、我愛、我癡恆共相隨，悟後轉依之清淨末那「恆審思量無我空相」，所以不論悟前悟後，第七識都有能取所取（唯除佛地）。

執著於根本煩惱的話，就會在三界之中受生。執著於人無我相，就會取寂滅而入涅槃。斷人我執、法我執，就一無所取，才能夠在十方世界示現受生、成道、轉法輪、入涅槃，而其實永不入涅槃，名為無住處涅槃。所以不論見性前後，未到成佛之前，末那識皆有所取，不是無所取能取；真正無所取與能取，要到佛地才能完成。

此外，阿賴耶識與末那識永遠不會互為消長，說阿賴耶識與末那識會互為消長的人，完全不懂唯識經典。《成唯識論》卷四云：「如瑜伽說，有藏識故得有末那。」又云：「阿賴耶識俱有所依，亦但一種，謂第七識。彼識若無，定不轉故。論說藏識恆與末那俱時轉故。又說藏識恆依染污，此即末那。」故知藏識與第七識不會有互為消長的現象，此師說二者互為消長，違背經論。

第四則 某師云：《「妄念無明」出大寶積經。詳說十二因緣，其大意為：因補特伽羅起一念，叫做無明……》（3-37）

辨正：我們詳查《大寶積經》¹²⁰卷中，講到十二因緣的有卷¹³、³⁵、³⁶、³⁹、⁵³、¹¹¹、¹¹²等七處，但是統統沒有說到「妄念無明」這個名詞，也不是像他所說的生起妄念而輪迴。而是說不明白識的種子習氣，所以產生十二因緣的生死輪迴。我們又查遍《大寶積經》¹²⁰卷中，也統統沒有「妄念無明」這個名詞和內容，我們也查過《深密解脫經》卷四，世尊講二十二種無明之中，也沒有「妄念無明」這個名詞，這是

他自己創造的。佛子們！離經一字即同魔說，切勿自己創造名相，混淆佛語。

第五則 某師云：「得第一義空，即明心見性，佛性遍滿空中，名為中道。」第一義空就是佛性。（詳見楞伽經）（3-63、11-19）

辨正：《楞伽經》有三種譯本，都沒有這種經句，也沒有這樣的意思開示。此師所講的這類開示，很類似《大般涅槃經》的開示，但是《大般涅槃經》中也沒有這樣的經句，也沒有開示說「明心見性以後佛性遍滿空中」。《大般涅槃經》卷30 世尊云：「善男子，眾生佛性非有非無，所以者何？佛性雖有，非如虛空。何以故？世間虛空雖以無量善巧方便不可得見，佛性可見，是故雖有，非如虛空。」卷七 世尊云：「實有殺生。何以故？善男子，眾生佛性住五陰中，若壞五陰，名曰殺生。」經中明白開示，佛性不是遍滿空中，所以從這裡也可以證明他曲解經典，不是眼見佛性的人。眼見佛性的時候，一定不會說見性以後佛性遍滿虛空。此外，中道第一義空，應該先明心然後再見佛性，二者俱足才能稱

爲中道，此師既未明心，復未見性，豈知中道？

第六則 某師云：《禪宗之方法，乃一種直截核心之方法，不作無謂之眾多否定，惟否定最後之一否定（即打破無始無明），遂直入絕對之境，故名「頓悟」》（6-35）

辨正：禪宗不是否定否定，也不是否定肯定，也不是肯定否定，更不是肯定肯定。禪宗只是教人參禪，找到阿賴耶識——真如的前身；體驗阿賴耶識（未來的真如）的真實存在與空性，無得無失，不生不滅，因此而斷除身見、我見，獲得無生忍，無所謂否定與肯定。此師不知，落入意識思惟與推測之中。

第七則 某師云：《大乘佛法將此相對宇宙中之一切相對歸納爲三系，而加以否定，即以上所講煩惱障、空障、所知障是也。而此三系者實唯心所造，故佛之講唯心，目的在否定唯心。否定之方法爲六波羅蜜，而以禪那、般若爲主要。》（6-65）

辨正：大乘佛法所說煩惱障就是事障——一念無明、四住地煩惱。所知障是指理障——無始無明、住地無明、塵沙惑。空執是指二乘斷盡一念無明而執著五蘊空，畏懼生死而入涅槃。此師誤解這三個名詞，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了。

此師認為「大乘佛法將相對宇宙的一切相對歸納為三系，也就是煩惱障、所知障、空執」，顯示他完全不懂大乘佛法，也更不瞭解聲聞法，而導致這種嚴重的錯誤。在天竺之所謂大乘三系是指中觀見、唯識見、藏性見。在中國太虛大師則分大乘為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識宗、法界圓覺宗。而非此師所解釋之煩惱障、空障、所知障也。

佛說唯心，不在於否定唯心，而是在彰顯「真如」心的真實與空性，教導眾生如何破除煩惱障、空執、所知障，而將凡夫的阿賴耶識轉變為無垢識——真如而獲得究竟成佛。舉凡六波羅蜜、十波羅蜜、般若性空學、唯識學等，目的都在為我們明白顯示和肯定真心真如，是一切法唯心，而不是否定唯心。

第八則 某師云：《船子和尚悟道後，他度了一個學人名夾山後，

即自願跳水死了。蓋在自性體中無生無死，無來無去。生死來去，同一空花，這是他的來去自由了。》（7-33）

辨正：一、摘錄原文云：《夾山善》會擬開口，船子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船子當下棄舟而逝，莫知所終。》這是《景德傳燈錄》卷14的記載。

二、原文解釋：夾山善會擬開口回答時，船子禪師知道他還沒有悟，突然用竹篙將夾山善會撞落水中，夾山因而大悟。船子禪師見他已悟，當下拋棄渡船走了，不知去向。「棄舟而逝」，不是拋棄渡船跳水而死。傳燈錄的語文非常的淺白，他尚且誤會了，怪不得解說經典時錯誤百出。

第九則 此師註疏《維摩詰經》錯誤百出，不忍卒讀，無法一一加以批判指正。譬如他註疏《楞伽經及金剛經》一般，錯誤極多，無法一一加以檢校。因為《金剛經、維摩詰經、楞伽經》都是在說真如，不是說佛性，不應該自始至終都以佛性來解釋。此師沒有明心見性，體用不

分，所以註解之中，錯誤連篇，我們佛教界其實不應再出版他的著作和開示錄，以免誤導眾生。我們現在檢校他註疏《維摩詰經》的大錯誤六個地方（小錯誤太多了，談之不盡），將他顯示給一切佛子，佛子們或許能夠因此而獲得法益，不失為因禍得福之緣也。

一、經典原文云：「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賒梨子、刪闍夜毗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駄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

此師註解云：《凡法皆相對也，與絕對本體無關。絕對本體中，並無所謂正法、邪法，若尚存邪正之見，則未明心見性，維摩以此勘驗須菩提。》（9-62）

正解：如果須菩提開悟明心，見到不可見的真如，便知真如無形無相，是真正的佛——法身佛。真如不可見，所以見到這個不可見的真如，名為不見佛。真如法身佛不說法，自己的真如法身亦不聞法。開悟明心時知道了這個道理，則六師外道，也就是心外求法——向六根覺受之中執著追尋的能知能覺的心，乃是你須菩提的師父。藉這六師外道參禪尋

覓真如，有朝一日這六根六識悟得真如法身時，方知他們是你出三界之家的善知識。這六根六識既已出家，你須菩提也隨著這六識所悟的智慧而進入真正出家的境界，然後你須菩提才可以拿起鉢中的食物受施而食。應當如此解釋才對。

二、經典原文：「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減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

此師註解云：《意謂汝與眾生，同為具足凡夫，倘你自以為得無諍三昧，則眾生亦皆已得此三昧矣。因汝未見性，故施汝者無福田之可言。供養汝不但無益，反且招損。因為汝與眾魔無異之故，怨心未除，謗佛毀法，故不能入於四眾之數，終不能成道。》（9-62、9-63）

如此解釋是在毀謗大阿羅漢。我們再來講正確的解釋。

正解：須菩提！你如果開悟明心，就能入諸邪見。所謂入諸邪見是說沒有世間，沒有天地，沒有君臣，沒有父母師長子女，無恩無義，無

善無惡，無眾生學佛行善，無眾生毀佛謗法，一切眾生造一切業皆不受報。所以者何？真如之中完全沒有這些事情，這些事情全部都是五蘊所爲，將來還是五蘊受報，這樣叫做入諸邪見。

須菩提！你若入此邪見，就永遠不到彼岸。我們如果有解脫的彼岸可以到，那就是沒有解脫；沒有彼岸可到才是真正的解脫，因爲真如本來解脫，沒有解脫的彼岸可到。如此解脫，無彼岸可到的話，才能夠住於八難中而不入涅槃。能夠受八難之苦，每天處於八苦煩惱之中，不離煩惱，不住於清淨寂滅的境界，遠離清淨寂滅境界。

須菩提，你得到無諍三昧，其實一切眾生從本以來常住涅槃，也都已經得到無諍三昧，因爲一切眾生從本以來，他的真如不怒不瞋，無有爭執。

如果有眾生布施飲食給你的話，都不能稱爲種福田，因爲你的真如一向無所受的緣故。如果你認爲自己是福田，而以此心受供養的話，如果眾生執著你是福田，而產生求福之心來供養你，這些人和你都不能解脫。因爲這種不明真如非福田的心，而起福德的貪著，將來出生於人間、天道、修羅道之中，而受各種人天有爲福報，就不能遠離生死。在人天

有爲福報之中生活，不離色聲香味觸諸法，和眾魔一樣不離五欲。

而其實你和眾魔及一切勞碌眾生沒有差別，同樣對一切眾生都有怨心，都是爲了求離苦得樂，而抱怨五陰爲我們帶來生老病死等八苦，都希望遠離五陰這個眾生。

須菩提，你如果真能明心——悟得眞如法身，證知眞如不是佛，佛是施設的名詞。了知十方諸佛乃是報化身佛，法佛才是眞佛；但是法佛非佛，無佛可成，這樣叫做謗佛。法佛眞如既不說法，一切佛法都是報化身佛假名言說，諸佛實際本然空寂，無有佛法可得，證入這個境界，就是毀壞佛法。能如此謗佛毀法的人，是眞正悟得眞如法身的人，這樣的人不在眾僧數中。眾僧乃五陰出世俗之家，依佛而住，住於寺院之中修學佛法的眾出家人。但是眞出家的人其實不是五陰，而是眞如。悟得這個眞如法身的人，就知道眞如法身不是僧寶，不在眾僧的數目之中。

這個眞如法身永遠不壞滅，從來無生死，所以說永遠不得滅度。你須菩提如果能夠悟得這些道理，你才可以拿起鉢中的食物受施而食。應當如此解釋。

三、經典原文：《維摩詰經》云：「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

此師註解云；《十二因緣已變為佛性，故無須觀，亦無可觀。》

(9-85)

正解：從這一句解釋也可以證實他沒有明心，因為十二因緣是法相，不是心體，不可能變為佛性。而且佛性是本來圓滿具足，不是變來的。菩提乃是真覺、大覺之心。這個菩提心不觀察一切人，不觀察一切世間，也不觀察一切法，因為他無所見的緣故，離見聞覺知的緣故，離一切外緣的緣故。於因緣法有所知、有所覺、有所觀的心是妄心不是菩提心。應該如此解釋，不可學此師將佛性「變來變去」。

四、經典原文：《維摩詰經》云：「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

此師註解云：《明心見性者，能知眾生種種心性，內外六入皆變為佛性故不會。》(9-87)

正解：「知是菩提」這個「知」是菩提的知，不是見聞覺「知」的知。《維摩詰經不思議品》第六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見阿闍佛品》第十二云：「非見非聞，非覺非知。」前面經文明明說真如非見聞覺知，在這裡為什麼又說知是菩

提呢？所以這裡講的知，不是他所說「能知眾生種種心性」的知。所謂「知是菩提」是說真如能完全了知一切有情眾生的心行欲念，而起極爲微妙之運作，這種運作不是一般眾生尙未悟得真如者之所能知，所以借用一句道家的話，說「百姓日用而不知。」

真如非知非不知，非覺非不覺。真如若是真的不知不覺，一切眾生就會形同死人。爲了還沒有開悟的眾生而方便施設，所以說真如不知不覺，以免眾生錯將能知能聽或定中常寂常照之心誤爲真如。

真如不是能知能覺的心，而能夠了知眾生能知能覺之心的一切心行而配合運作無間，所以說「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維摩詰大士說這一句話以後，恐怕眾生錯以能知能覺的心爲真如，所以緊接著說「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真如雖然能了知眾生的心行，但是祂不見色、不聞聲、不嗅香、不嚐味、不受觸，乃至不知六入諸法，祂對六入六塵不能體會，這個不會六入的心才是菩提心，不是「將內外六入變爲佛性故不會」。因爲佛性從來不是變來的。此師常常將佛性變來變去，理教俱違，有智佛子閱後思惟，即知此師既不通宗，亦不通教，愚癡佛子才會修學他的禪法，智者必定敬而遠之。

五、維摩詰經云：「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

此師註解云：《以參禪而明心見性。》（9-102）

正解：參禪明心見性後，就知道菩提真心的法相，進入理一心的狀態而消除煩惱，以理一心除煩惱的功德，而漸漸發起禪定境界功夫。禪波羅蜜是第五度禪定功夫，不是指禪宗的禪，禪宗的禪是明心見性，是般若波羅蜜。此師「禪」與「禪定」不分，可見一斑。

六、維摩詰經云：《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於地獄，無諸垢穢。」》（9-117）

此師註解云：《無間者，犯五逆罪入地獄，受無間斷之苦也。明心見性者雖行五無間而心無惱恚，不為所轉也。黃蘗傳心法要云：「能轉五逆為佛性，則罪福不二矣。」》（9-117）

正解：一般人說五無間，是指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維摩詰經》講的這五無間罪，是說菩薩也同樣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菩薩做這五種無間的地獄重罪而心沒有煩惱瞋恚。

殺父是什麼？無明為父，殺無明父是第一無間之罪。殺母是什麼？

貪愛渴想爲母，殺貪愛母是第二無間之罪。殺阿羅漢是什麼？究竟無所著，遠離阿羅漢的寂靜空執，遠離凡聖之想，沒有凡夫想，也沒有阿羅漢想，名爲殺阿羅漢，是第三無間罪。出佛身血是說善惡諸法全部除去，世間法乃至佛法都是假名，我們只要修證就好，修證以後不要執著法相，修證以後說「無佛法可得」，這就是毀謗佛法，毀謗佛法就是出佛身血，是第四無間罪。破和合僧：凡聖的一切出家人都是假藉五陰而有，證得真如以後，我們說真如不是僧人，一切證悟者乃至末悟的出家人也都同樣是這一個真如，真如不需要和合。你的真如與我的真如不須要和合，真如不是僧，因此名爲破和合僧，這是第五無間罪。（楞伽經則以唯識之觀點而作另一種解釋，大同小異，佛子請自行檢閱）

如果菩薩行這五無間罪而沒有煩惱瞋恚的話，他雖然處於六塵地獄，每天看六塵六入猶如萬箭穿心的眾苦，而不毀壞世間的善法，以及佛所制定的淨戒，而沒有任何污垢雜穢。應如是解，而不是此師所說菩薩真的犯五逆罪以後下地獄，心無惱恚。

此外，此師引述《黃蘗傳心法要》云：「能轉五逆爲佛性，則罪福不二矣。」我們查過《黃蘗傳心法要》以及《黃蘗禪師宛陵錄》，都沒有這

句話，是他自己捏造的，佛子們可自行查證。

第十則 某師云：《其實經》所說無我人眾生壽者四相者，謂佛性中無此四相也。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者，謂佛性中不住不生也。》
(1-195)

又云：《如大寶積經等講二乘，不講大乘。阿含經等講小乘不講二乘大乘。》(8-17)

又云：《佛性要義：楞嚴經云：「二者無始菩提涅槃，本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6-382)

辨正：此師因為沒有真正的悟入，所以錯解經文者比比皆是。《金剛經、維摩詰經、楞伽經》始終是講真如本體，不是說佛性，如果以佛性來解釋，就違背佛的意旨。聽他開示的人和讀他的註解的人，將會被誤導。

尤其是《楞伽經》專講真如和真如所生的七轉識，合為八識心王，

專爲悟得本心的人和初地以上菩薩而講，想要使已經證悟的人，能更深入斷除本心之中的現業流識，並指示悟後起修之道和次第。

此師沒有悟得本心，完全不懂其中的道理，所以就妄說一悟即至佛地，如果一悟就到佛地，達摩大師又何須交付《楞伽經》與二祖慧可呢？因爲慧可大師既然悟了，就是佛，佛何須再讀經呢？一切諸佛不須讀一切經典，過恆河沙數一切惑已斷盡故，過恆河沙數一切法已經親證的緣故，是一切智者，具足一切種智、一切智智以及道種智的緣故。

佛子學經應先知道悟前悟後的不同。《金剛經、維摩詰經》是爲還沒有悟的人說，《楞伽經、華嚴經》是爲已悟的人說。

《長阿含、中阿含、雜阿含》說聲聞乘也說緣覺乘，《增一阿含及雜阿含》中，不但說聲聞乘、緣覺乘，也說大乘、菩薩乘，不是此師所說的「不說菩薩乘。」譬如《雜阿含：佛說耆掘摩羅經》，完全在講大乘真的如佛性之意，不可以說《阿含經》不講大乘。而《大寶積經》十有八、九是講大乘法，只有一小部分說二乘法；是二乘法說得少，大乘法說得多，不是此師所說的「不講大乘」，可見此師未曾讀過《四阿含、大寶積經》。

至於前面此師所舉《楞嚴經》的開示，其實是說真如，不是說佛性。因爲此師對於真如的體與用不能覺了，說一切了義經的時候全部都用佛性來解釋，所以就造成大錯誤，因此他解說《金剛經、楞伽經、維摩詰經、勝鬘經、心經》等都變成錯解，佛子們讀他的經典註疏和論著，弊多於利，不如不讀，以免吸收了他的錯誤知見而自誤誤他。（以上由林○○居士整理）

第十一則 某師云：《用一念無明破無始無明，出大般涅槃經。經云：「婆伽婆，婆伽名破，婆名無明。」即用一念無明破無始無明的意思。》（7-29）

又云：《涅槃經：「十住菩薩聞見佛性故不了了。」即圓覺經中未入地菩薩。》（6-383）

辨正：第一《大般涅槃經》有四十卷、三十六卷、六卷等三種譯本。這三種譯本都沒有說過用一念無明破無始無明的話。此師誤解經文，變造經文。四十卷的《大般涅槃經》，在卷十八裡面佛說：「菩薩摩訶薩

能覺一切無量煩惱，既覺了已，令諸煩惱無所能爲，是故名佛。以是覺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名佛。婆伽婆者，婆伽名破，婆名煩惱；能破煩惱故名婆伽婆。」由以上經典原文，便知所謂「用一念無明破無始無明的意思」是錯誤的解釋。此外，遍查三藏十二部經，佛不會說過「用一念無明破無始無明」的話，諸大菩薩亦不會說過，乃是此師自己創造，誤導眾生。

第二、《大般涅槃經》卷²⁷云：「十住菩薩聞見佛性故不了了。」經中雖實有此一句，然此師斷章取義，頗不恰當。這一句經文的原文，世尊是這麼講的：「善男子！見有二種：一者眼見，二者聞見。諸佛世尊眼見佛性，如於掌中觀阿摩勒果，十住菩薩聞見佛性故不了了。十住菩薩唯能自知，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能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善男子！復有眼見，諸佛如來、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復有聞見，一切眾生乃至九地聞見佛性。菩薩若聞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心不生信，不名聞見。」這一段經文 佛開示說：十住菩薩有的是聞見佛性，有的是眼見佛性。如果有的菩薩他修到第九地，還不能眼見佛性的話，這是定多慧少的菩薩，屬於聲聞種性的菩薩；若是慧多定無的菩薩，只能聞見佛性；若是慧多

定少的菩薩，十住便眼見佛性；定多慧無之人，乃至九地不見佛性。譬如第一章第三則的辨正裡面，我們已經列舉世尊的開示甚多，在在處處說明十住菩薩眼見佛性。此師誤解見性即是究竟佛，便斷章取義以附和自己的說法，所以故意一再忽略佛說「十住菩薩眼見佛性」的開示。變造經典、錯解經典、斷章取義，以附和自己說法的人，不是三業誠實者。他既不肯按照經典如實修行，又常變造經典，錯解經典，斷章取義，誤導眾生，我諸佛子當何以待之？請自行斟酌研判。

第二節 大乘起信論法義真偽之辨正

第一則 某師云：《倘真如而可變易，則是生滅法矣。大乘起信論所闡明者為「真如緣起」，只此四字，可以判定此論乃外道偽作，假託馬鳴之名以行世，否則真如無有緣起不受熏染，倘有緣起，定有生滅，生滅之法定非佛法也。》（1-158、1-159、1-258）

又云：《然李翹實為偽經所誤，即誤於「淨明圓覺本心（佛性）」，能起無明煩惱」一語是也。此語出大乘起信論，所謂「真如緣起」之

說。大乘起信論是外道所作，託馬鳴之名以傳者，乃生滅法，非佛法也。何以言之？真如佛性不受熏染，恆守本性，無有變易，出華嚴經迴向品。無明本無體性，如空花夢影，非由真如而起也。》（1-258、5-89、10-84）

又云：《單只「真如緣起」四個字，便可判定起信論是偽造者，何也？凡有緣起者皆生滅法也。真如不生不滅故無緣起。真如不變不動故無所緣起。若有緣起則有生滅、有變易。有生滅變易則同輪轉矣；故華嚴經云：「譬如真如無有變易；譬如真如恆守本性；譬如真如不受熏染。」》（6-348）

辨正：自古以來有許多假名善知識，質疑《大乘起信論》是偽論。此師則直接說是外道所作，假託馬鳴菩薩的名義在世間流通。古來有許多大知識寫文章質疑《大乘起信論》所說真如緣起的說法為不如法。歸納這一些假名善知識的全部質疑共有三大類：第一、真妄別體之難；第二、真前妄後之難；第三、悟後卻迷之難。對於這一些質疑，在《圓覺經》中，金剛藏菩薩已經為末世眾生事先請問世尊。

金剛藏菩薩云：「世尊，若諸眾生本來成佛，何故復有一切無明？（此

即真前妄後之難)。若諸無明眾生本有，何因緣故如來復說本來成佛？(此即妄真別體之難)。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這是悟後卻迷之難)」

凡此疑難，皆因古今諸大知識不明白阿賴耶識斷盡一念無明而成爲菴摩羅識(異熟識)證入聲聞阿羅漢、辟支佛、菩薩八地、菩薩阿羅漢境界的道理；也不明白異熟識斷盡無始無明而成爲無垢識(真如)證入究竟佛地的道理。

諸大知識之所以會有種種的疑難，乃至毀謗《大乘起信論》爲僞論者，皆因沒有悟明真心，復未深入貫通經藏而導致此類錯誤。似此類人，不離十信凡夫之位，乃竟敢毀謗馬鳴菩薩所造《大乘起信論》爲僞論，殊堪浩歎。但是也有許多融會經教的真正善知識，爲護法故，起而爲《大乘起信論》辨正。

《大乘起信論》云：「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爲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大乘起信論》所說的心真如門，是屬於橫面的、剖面的說明生命本體的本質。心生滅門則是說阿賴耶識轉化爲異熟識再轉化爲真如的過程與內容；也說明凡夫心的識種生滅不住。然

後說明真心的內涵，乃至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爲得入。」

這不是說妄心沒有念就是真如，而是說真如一向不起念，於不起念中有無量無數念在不斷的運作，不是見聞覺知的心之所能知，唯有證悟者方能知此念，唯有證悟者才能如此說。這就是《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思。證知此法而使妄心自然不起念，於覺觀中遠離覺觀，名爲得入。

廣說真心的體性以後就講心生滅門，那就是說真妄和合的意思：「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黎耶識。」然後就說這阿黎耶識的境界和內涵，以及悟後起修等四個階位——所謂不覺、相似覺、隨分覺、究竟覺四位；然後說「依阿黎耶識說有無明」。也就是說真如在還沒有進入佛地之前有無明；便叫人要斷一念無明；一念無明斷盡，又叫人應破無始無明，乃至斷盡無始無明。故云：「依無明熏習所起識者，非凡夫能知，亦非二乘智慧所覺。謂依菩薩從初正信發心觀察，若證法身，得少分知。乃至菩薩究竟地，不能盡知，唯佛窮了。」初證法身，得少分知，就是禪宗的開悟——找到因地

真如（阿賴耶識）。

這個阿賴耶識雖然本性清淨、離覺觀、離能所分別而名爲真心，但是因爲尙未斷盡一念無明，也沒有斷盡無始無明，仍然還有煩惱熏染。悟的時候雖然已經破無始無明，但是還沒有斷盡，仍然還有修道所生過恆河沙數上煩惱存在阿賴耶識中。故經云：「是心從本以來自性清淨而有無明，爲無明所染有其染心。雖有染心而常恆不變。」爲修除一念無明中的修所斷煩惱及無始無明上煩惱，悟後必須修道，故《勝鬘經》云：「自性清淨心而有染者，難可了知，唯佛世尊如實知見。」

此師不明白阿賴耶識、異熟識、真如名異體同的道理，不明白阿賴耶識與真如非一非異的道理，所以就引述《華嚴經十迴向品》云：「譬如真如無有變易，譬如真如恆守本性，譬如真如不受熏染。」等經文來駁斥真如緣起之說。但是我們應該知道：無垢識、清淨識的果地真如，並不是一悟便得，必須開悟而斷除見一處住地及打破無始無明，悟後起修而分斷無始無明及斷盡一念無明之修所斷住地煩惱，進入異熟識（菴摩羅識）的境界，然後再繼續分斷無始無明，直到無始無明斷盡才能成爲無垢識——真如，並非一悟就是真如。分斷無始無明而分證法身的過程，

請大家詳細閱讀《十地經》或《華嚴經》的十地品中所說初地菩薩漸修至等覺的過程就可以知道。《深密解脫經》和《解深密經》也有詳細說明，我們這裡不做引述。

我們深入閱讀《圓覺經》、楞伽經、楞嚴經時也會發覺世尊早已詳細為我們開示，應該要斷盡事障——一念無明，及斷盡理障——無始無明。兩者全部斷盡才能成佛。所以《圓覺經》云：「若此二障未得斷滅，名未成佛。」

從上面提示的經文可知真如緣起的說法完全正確。簡而言之，想要到達真如成佛境界的人，必須先明心見性——找到阿賴耶識而破無始無明及一念無明的見一處住地，之後再斷盡一念無明的修所斷惑（欲愛、色愛、有愛住地），繼續斷盡無始無明才能成佛，才能到達佛地真如境界。

初開悟的時候雖然已經明心見性，可是所明的真心只是阿賴耶識——如來藏而已。這個如來藏雖然本性清淨，但是仍然還有污染。所以《勝鬘經》云：「世尊！如來藏者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間上上藏、自性清淨藏。此性清淨如來藏而客塵煩惱、上煩惱所染，不思議如來境

界。何以故？刹那善心非煩惱所染，刹那不善心亦非煩惱所染。煩惱不觸心（真心），心（真心）不觸煩惱，云何不觸法而能得染心？世尊！然有煩惱，有煩惱染心；自性清淨心而有染者，難可了知。唯佛世尊，實眼實智，爲法根本，爲通達法，爲正法依，如實知見。」勝鬘夫人說是難解之法問於佛時，佛即隨喜：「如是如是，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難可了知。有二法難可了知：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彼心爲煩惱所染亦難了知。如此二法，汝及成就大法菩薩摩訶薩乃能聽受，諸餘聲聞唯信佛語。」

又如《入楞伽經》卷七，佛云：「大慧！此如來心阿梨耶識如來藏諸境界，一切聲聞辟支佛諸外道等不能分別。何以故？以如來藏是清淨相，客塵煩惱染垢不淨。大慧！我依此義、依勝鬘夫人、依餘菩薩摩訶薩深智慧者，說如來藏阿梨耶識共七種識生，名轉滅相。」

所以我們開悟明心時找到的眞如，其實只是阿賴耶識。必須斷盡一念無明及無始無明以後，一切起煩惱及上煩惱斷盡，成爲無垢識才算是果地眞如。自此以後才能像《華嚴經》十迴向品中所說「無有變易，不受熏染，恆守本性」。故《成唯識論》卷二云：「由此如來第八淨識唯帶

舊種，非受新熏。」不再熏染，不再變易故。但未到佛地之前都有變易，都有熏染，都不守本性。未到佛地之前，如果就恆守本性而無變易不受熏染，那麼一切起煩惱、上煩惱都不可能斷除，因為無有變易；一切過恆河沙數修道所應證法，也不能證得，因為不受熏染。

此師沒有開悟明心，未證阿賴耶識的緣故，不知道開悟時所找到的真心，仍然還不是真如，只是阿賴耶識，因此便以意識體會所得，以為開悟見性就是成佛。悟後就不需再修行了。

世尊曾經開示：「此性清淨如來藏而有染污」，因此世尊說：「我若說為真，其奈帶持種子。妄習不除，眾生將迷妄為真，未免瀑流漂轉。我若說為非真，其奈體即真如，離此無真，眾生將迷真為妄，未免向外馳求。以此真如真與非真二俱難言故，非時非機故，我常不開演。」所以除了最後身菩薩具足了四禪八定、滅盡定以及觀、鍊、熏、修、四種三昧，再修無量百千三昧之後，明心見性可以成佛之外；一切人明心見性的時候，仍然還不是佛。必須悟後起修，廣修十度波羅蜜，將所悟的阿賴耶識轉化清淨而成為無垢識——真如，這才是究竟佛。所以《大乘起信論》的「心真如門、心生滅門」的真如緣起說是究竟說，完全符合世

尊在《楞伽經、楞嚴經、大乘顯識經、圓覺經、金剛三昧經、十地經、華嚴經、不退轉法輪經、勝鬘經、菩薩瓔珞本業經、解深密經、深密解脫經、大寶積經、大集經》等等開示，而且也與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論》的開示完全符合，和《成唯識論》也完全符合。還請佛子們查閱佛經，加以印證。

如果能開悟明心而找到阿賴耶識這個一切有情都有的本心，再深入一切了義經，加以融會貫通之後，就知道一切有情眾生的生命本體阿賴耶識，祂本來解脫、本來沒有生死、本性清淨而有煩惱染污。在眾生地是祂，在阿羅漢、辟支佛地是祂，在八地以上菩薩也是祂，將來成佛還是祂，所以說「眾生本來成佛」。如果能夠真正明白這個道理，那麼古今一切大知識所質問「眞妄別體之難、眞前妄後之難」，頓時消逝得無影無蹤。

如果知道悟後起修之道，是應該斷盡一念無明，並且應該斷盡無始無明，應該修學四禪八定、滅盡定、觀、鍊、熏、修各種三昧，乃至十地菩薩、等覺菩薩等，都應斷盡二十二種無明，除十一種障，方能轉阿賴耶識爲菴摩羅識，再轉爲眞如，知道這個道理之後，那麼「眞妄別體、

真前妄後」之疑難頓時消失。

《深密解脫經》卷四云：「雖滿彼分而不能得滿足法身，及不能得受樂法身，彼諸菩薩不滿彼分。為滿足故修行進求得滿彼分。……得滿菩提菩薩名之為佛。觀世自在！如是十一種分攝諸地應知。」這是佛世尊向觀世音菩薩開示分證法身，然後觀世音菩薩白佛言：「世尊，此諸地有幾種無明？幾種障對？」佛言：「觀世自在，有二十二種無明，十種障；觀世自在，於初地中執著人我法我無明，惡道煩惱染相無明。迷沒彼二，是故名障。於二地中……。」一直說到等覺地，共斷二十二種無始無明十一種障。我們從這裡就可以證實，祖師開示「破一分無明，證一分法身」的說法沒有錯。所以真如緣起的說法也是正確的。沒有開悟的人，又沒有深入了義經加以融會貫通的人，他只知道經典的片段，或誤會禪宗祖師方便假說為真如的道理，就用佛地真如的境界來比較對照初悟時因地真如的境界，然後他就起大我慢，自抬身價說道：「開悟見性就是佛，悟後不用修行。」這樣的講法不是真正開悟的人，真悟的人不會這樣糊塗。

《解深密經》卷三，世尊說有雜染真如云：「如是一切如所有性

者，謂即一切染淨法中所有真如，是名此中如所有性。此復七種：一者流轉真如，謂一切行無先後性。二者相真如，謂一切法補特伽羅無我性及法無我性。三者了別真如，謂一切行唯是識性。四者安立真如，謂我所說諸苦聖諦。五者邪行真如，謂我所說諸集聖諦。六者清淨真如，謂我所說諸滅聖諦。七者正行真如，謂我所說諸道聖諦。當知此中，由流轉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故，一切有情平等平等。由相真如、了別真如故，一切諸法平等平等。由清淨真如故，一切聲聞菩提、獨覺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平等平等。由正行真如故，聽聞正法、緣覺境界、勝奢摩他毘鉢舍那所攝受慧平等平等。」雜染真如等即是因地真如。

此外《瑜伽師地論》卷五一，彌勒菩薩也說如來藏就是阿賴耶識，有四相流轉，而建立如來藏的雜染還滅門，因此而開示聲聞地、緣覺地、菩薩地以及佛地之修行漸次。由此可知，真如這個心，如果還在因地的話，仍然還有雜染，這個因地真如名為異熟識菴摩羅識或者名阿賴耶識；佛為向凡夫眾生示現這個阿賴耶真心與轉識妄心不同的緣故，所以方便說祂是真如，一切佛子不應將果地清淨真如、無垢真如的不受熏染等圓

滿體性來比喻因地有雜染的阿賴耶識及異熟識的真心境界。

若因地凡夫的眞如與悟後修道位菩薩的眞如相同，與究竟佛的眞如相同，皆是不受熏染、不變易、恆守清淨本性的話，則佛說諸了義經皆是錯誤，方才引述「世尊所說悟後修道的開示也變爲錯誤了，然世尊是實語者，如語者，不可能錯誤。故因地眞如必須是能受熏染、可變易、不守本性，方可能將「本性清淨而有染污」的因地眞如修成究竟佛地的無污染而完全無功用的眞如。佛於諸了義經已多次開示「無爲法前後不變，無生長熏習作用」，若因地眞如即已成就諸無爲者，即無可能將「本性清淨而有染污」的因地眞如，經由開悟轉成果地清淨眞如。因爲本來無爲，具足清淨，又何須開悟來轉變而成佛呢？既然因地就是恆守本性永無變易，則開悟前後應無不同，怎可主張「開悟可以成佛」？怎可主張「一悟即是究竟佛」？既然無有變異，恆守本性，開悟亦不能變易祂，則吾人何須求悟？既然因地眞如就「恆守本性而不變易，與佛無異，所以一悟即至佛地，與佛無異」，則眾生本來就是究竟佛，何須求悟？學人當知「眾生本來成佛」乃是理即佛、名字即佛，非究竟佛。故因地眞如必須是可受熏染、能變易、不守本性，方能將因地眞如——阿賴耶識轉

爲菴摩羅識再轉爲無垢識——真如。若因地真如與佛地真如完全相同，若悟前真如與悟後真如完全相同，則修行不能轉變真如之內容，開悟也必不能變易真如之內容，則吾人精進修行求悟即成多餘，佛說轉識成智之理便成錯誤說。

凡此皆因不明因地真如阿賴耶識體雖清淨而離能所分別、遠離覺知觀照、隨緣自在而不作主，直至成佛皆是祂，但未成佛前，其清淨體中含藏無量無數之上煩惱及起煩惱種子，須賴開悟及悟後修道而變易其內容，故必須是可熏，能變易，非恆守染污本性。由《楞伽、楞嚴……》等諸了義經典，皆可證知佛已多方開示此理。是故「因地真如同於果地真如，因地真如不受熏染、永不變異、恆守本性」的主張，進退失據，不能成立。是故《大乘起信論》真如緣起說及心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之說，乃是正說，是宗教俱通者所說。

所以契經中金剛藏菩薩承佛威神之力，向大眾云：「阿賴耶識亦復如是，是諸如來清淨種性，於凡夫位恆被雜染。菩薩證已，斷諸習氣，乃至成佛，常所寶持。」爾時金剛藏菩薩欲重宣此意，乃說偈曰：「如來清淨藏，亦名無垢智。常住無始終，離四句言說。佛說如來藏，以爲

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環，展轉無差別。如是賴耶識，出於習氣泥，轉依得清淨，佛菩薩所重。」

所以真如在因地有雜染習氣，是雜染真如，《解深密經》世尊名之為邪行真如、流轉真如，即是阿賴耶識。佛子證悟阿賴耶識以後，悟後起修，除卻一切雜染習氣，斷盡一念無明的人我執，及無始無明中的人我、法我二執，才能稱為真如。此時才能成佛，世尊在《金剛三昧經》中也有詳細開示。所以《大乘起信論》的「心生滅門與心真如緣起門」是正說，是證悟者所說，完全符合佛陀的開示。此師不解了義經而又否定《大乘起信論》正法，可證他不明第一義經典，不是證悟之說，明為弘揚佛法，實則違背佛意，暗中破壞如來正法。

在《解深密經》卷三云：「菩薩從是已後，於七真如有七各別自內所證通達智生，名為見道。由得此故，名入菩薩正性離生，生如來家，證得初地。」所以明心見性的人，慧解雖然和初地菩薩相同，但是還未引發菩薩廣大威德之時，不可以就說自己是初地菩薩。還沒有引發七真如七種各別自內所證的通達智，也不能自命為初地菩薩。必須要悟後起修，

善知六處，能夠引發菩薩廣大威德之後才算進入初地。而多數菩薩，譬如十住菩薩還沒有修得四禪八定及觀、鍊、熏、修、四種三昧，還沒有獲得天眼宿命通的人，悟後雖然不迷，捨報中陰也不迷，但是正知入胎之後，仍然還會有隔陰之迷。需要加學四禪八定，以及天眼宿命通，或得阿賴耶三昧以後才能遠離隔陰之迷，這就需要三地滿心以上的菩薩才能做到。

尚未進入三地滿心之前，來生大多還需要重新再參再悟再修；三地滿心之後永遠就沒有「悟後卻迷」的困擾。最後身菩薩故意示現與眾生凡夫無別，所以要示現悟後卻迷的現象。但這是佛世尊度眾之方便，不可一概而論。因為修到三地滿心位以後就永遠沒有悟後再迷的事情。所以《圓覺經》云：「善男子！如銷金礦，金非銷有。既已成金，不重為礦。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明白這個道理之後，悟後卻迷之疑，也就煙消雲散。

綜合以上明確的引述與說明，就知道《大乘起信論》的「心生滅門、真如緣起」之說乃是正說，非不正說。學者如果想要詳細瞭解的話，應當要破初參，找到《解深密經》所說的流轉真如——阿賴耶識，詳細體

驗流轉真如——阿賴耶識，再深入全部了義經，融會貫通之後，便知真如緣起之說正確，便會知道「心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之說正確。爲什麼這樣說呢？《楞伽經》中世尊早有開示：「諸識有二種生住滅，非思量所知。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可見《大乘起信論》中「心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之說契合佛意。

流注滅及相滅的時候，就是真如已經離開異熟識和阿賴耶識的境界，即是《解深密經》所說的清淨真如、正行真如，從此以後永無起煩惱的生滅及流注生滅，從此以後就永遠「恆守本性，不受熏染，永無變異。」由此可知真如緣起之說，以及真如雜染生滅之說正確無訛。但是這個真如之雜染生滅，真如的真與非真，不是一般凡夫和未開悟的聰明博學之人所能知道。佛子們要知道這個境界，應當精進參禪，悟後廣閱了義經之後，才能知道。如果不念佛觀行或參禪，而作佛學研究，終究沒有什麼利益。千萬不要學這位知識悟得不真，反而誹謗某些經典是偽經，誹謗某些論典是偽論，誹謗○雲和尚悟得不真，那就不免謗佛、謗法、謗僧的大因果了。

第二則 某師云：《大乘起信論》以真如比水，以生滅比波，此乃錯誤。真如乃佛性作用，生滅乃腦筋妄想作用，兩不相干。真如乃如如不動，無有變易，不起妄念。華嚴經迴向品言之極詳，倘真如能起生滅妄念，如水之起波，則真如亦有生滅輪迴，非最究極之實性矣。楞伽經則以海水比阿賴耶識，以波瀾比七識乃正理也，人謂大乘起信論是外道偽造者，不為無因也。》（1-166）

辨正：《大乘起信論》以真如比水，以生滅比波浪，確實沒有錯誤。真如就是阿賴耶識，還沒有到佛地時，有流注的緣故，名為阿賴耶識或異熟識或菴摩羅識。為眾生方便辨別七轉識的虛妄，而說阿賴耶識是真如，這是方便說，不是果地真如。猶如《楞伽經》說阿賴耶識比如海水，境界風比如猛風，七識比如海浪，起信論亦如是說，並無二致。

所以起信論說：「復次，生滅因緣者，所謂眾生依心、意、意識轉故。此意（末那）云何？以依阿黎耶識說有無明，不覺而起能見、能現、能取境界、起念相續，故說為意。此意（末那）復有五種名。云何為五？

一者名爲業識，謂無明力，不覺心動故。二者名爲轉識，依於動心能見相故。三者名爲現識，所謂能現一切境界，猶如明鏡現於色像。現識亦爾，隨其五塵對至即現，無有前後。以一切時任運而起，常現在前故。四者名爲智識，謂分別染淨法故。五者名爲相續識，以念相應不斷故，住持過去無量世等善惡之業，令不失故。復能成熟現在未來苦樂等報無差違故，能令現在已經之事，忽然而念；未來之事，不覺妄慮。是故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

所以起信論的說法，符合《楞伽經》所說，波者七轉識波浪也，七轉識的波浪乃是有阿賴耶識住持種子，於對境時因末那能生諸種妄想妄念；不對境之時，因末那能生過去諸事的想念，以及攀緣於未來諸事而起思慮之念，七轉識因此而產生，因此而轉。真如在因地名爲阿賴耶識、異熟識（菴摩羅識），仍然還有種子生滅輪迴，所以菩薩明心見性以後，如果還沒有進入阿羅漢位或菩薩第八地，仍然還有分段生死，必須斷盡一念無明以後進入第八地或阿羅漢位才沒有分段生死。即使已經離開分段生死，仍然還有變異生死，仍未到佛地，不名真如。因爲因地真如阿賴耶識、菴摩羅識（異熟識）的本體雖然不生不滅，但本體中仍然還有

識種流注變異，流注變異就是生滅。進修到佛地，流注的現象消滅才稱爲眞如，果地眞如就沒有生滅變易。此師不明白道的次第，也不明白《楞伽經》的意旨，所以他說起信論是偽造，實在是天大的誤會。

他又誤導眾生說：《眞如乃佛性作用，生滅乃腦筋妄想作用，兩不相干。》從這兩句話也可以證實他完全不懂《楞伽經》，所以他註疏《楞伽經》時，從開始到最後結束，都用佛性來解釋《楞伽經》。但是《楞伽經》所說的完全在解釋八識心王，想要使已經開悟的佛子深入體會眞識的流注生滅和轉識的虛妄以及轉識的重要，讓佛子眞正明白轉識成智的道理，因此能夠漸修而進入佛地。所以《楞伽經》不是講佛性。

佛性是眞如的用，不可學此師顛倒說眞如是佛性的用。起信論「心生滅門」的說法，不是講腦筋妄想的作用，而是說明眞如在因地阿賴耶識、異熟識的時候，有業種的流注生滅而住著定境或起諸妄想，是說識種流注生滅，不是指腦筋妄想作用的生滅。佛子們讀經閱論的時候，應該要眞實解知經論的意旨，不可學此師一知半解，便亂做評論，四處說法，自誤誤他。

第七章 護正法章

第一節 由教門分別與無分別之說明而證知某師未破初參

某師云：《憨山大師說：「分別是識，不分別是智。」這兩句話有點含糊。識與智，一是腦筋，一是佛性。沒有轉識成智之時，分別固然是識，不分別亦是識。已經轉識成智，則不分別是智，分別亦是智。分別與不分別，不能以之來判別凡聖也。》（1-154、5-98、10-93）

辨正：第一、憨山大師說：「分別是識，不分別是智。」這兩句話一點兒都不含糊，含糊的是這位法師。識與智不是他說的腦筋與佛性，而是說妄心與真心——前七識與阿賴耶識。不明白這個道理，就說轉識成智前如何如何？又說轉識成智後如何如何？這都是夢中說夢話。真正破初參，真正明心的人，都知道「分別是識，不分別是智」的真正道理。因為覺得很貼切，所以說一點兒都不含糊。

「分別是識」是指了別識、轉識、也就是前七識。「不分別是智」這是指真心——阿賴耶識沒有分別，隨緣而應，無緣則住而無所住。這是真妄二心有分別與無分別，不是說轉識成智前後的分別與不分別。轉識

成智後妄心有分別，真心無分別。轉識成智前依舊是妄心有分別，真心無分別。

一切眾生明心見性後，無分別心常現在前。明心見性前也是無分別心常現在前，只是凡夫眾生被邪見煩惱和錯誤的參禪知見所遮障，不能眼見而已。不可以說悟後沒有「分別心」，也不可以說悟前沒有「無分別心」。此師未破初參，沒有找到這個無分別心——阿賴耶識，不知道這個無分別心一向不分別美醜、善惡、長短、方圓、人我、生死、染淨……，就批評憨山大師講這兩句話含糊；其實憨山大師是有根據而說，他不是隨便講的。爲了護持正法的緣故，我們摘錄世尊開示有關分別與無分別的金言，用來護持一切證悟的人，敬請正知正見的佛子詳細閱讀思惟之：

《大寶積經》卷³⁷云：「從境界生，是名爲識。從作意生，是名爲識。從分別生，是名爲識。無取無執，無有所緣，無所了別，無有分別，是名爲智。」

《大乘入楞伽經》卷一云：「彼諸佛法皆離分別，已出一切分別戲論，非如色相，唯智能證。爲令眾生得安樂故而演說法，以無相智說名如來，

是故如來以智爲體，智爲身故，不可分別，不可以『所』分別，不可以人我眾生相分別。何以故不能分別？以意識因境界起，取色形相。是故離能分別，亦離所分別。楞伽王！譬如壁上彩畫眾生無有覺知，世間眾生悉亦如是無業無報；諸法亦然，無聞無說。楞伽王！世間眾生猶如變化，凡夫外道不能了達。楞伽王！能如是見，名爲正見，若他見者，名分別見。」又云：「法與非法唯是分別，由分別故不能捨離，但更增長一切虛妄，不得寂滅。寂滅者所謂一緣，一緣者是最勝三昧，從此能生自證聖智，以如來藏而爲境界。」

《大寶積經》卷 58 佛云：「大王當知：一切諸行來無所從，去無所至。若無來去則無生滅。彼智無智亦復皆無。何以故？無有少法而能了知生與非生。若離能知是爲智也。」

卷 69 又云：「真如者即是如來，一切諸法即是真如，是故一切法即是如來。」

卷 89 又云：「如來像者非覺非知，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覺非知。」

卷 112 亦云：「我是一邊，無我是一邊。我無我，是中無色無形無名無知，是名中道諸法實觀。復次迦葉！若心有實，是爲一邊，若心非實，

是爲一邊。若無心識，亦無心數法，是名中道諸法實觀。」（以上由林○居士整理）

《深密解脫經》卷一云：「我說第一義者是過一切諸相境界，覺觀是名諸相境界。如是我說第一義者是無言境界，覺觀是名言說境界。曇無竭！我說離諸言語是第一義相，覺觀名字是世諦相。如是我說離諸諍論是第一義相，覺觀名字是諍論相。曇無竭！依此義相：汝今應知，過諸世間覺觀境界是第一義相。」（註：覺觀即是分別也。）

《解深密經》卷一：「佛云：『廣慧，此識亦名阿陀那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隨逐執持故。亦名阿賴耶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攝受藏隱，同安危義故，亦名爲心。』」

《維摩詰經》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又云：「不觀是菩提。」又云：「菩薩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又云：「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六入）不會故。」

《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

《金剛三昧經》無生行品：「心王菩薩言：『如無生行，性相空寂。』」

無見無聞無得無失，無言無說，無知無相，無取無捨。』」（註：知即是分別也）

《大乘同性經》云：「楞伽王！若正觀時不得眾生，無我無眾生，無壽命無畜養，無人無眾生數；無知者，無見者，無覺者，無受者，無聽者乃至無色受想行識等。楞伽王！若正觀時無有分別而可得者。」

《契經》云：「賴耶即密嚴，妙體本清淨。無心亦無覺，光潔如真金。不可得分別，性與分別離。體實是圓成，瑜伽者當見。」

《無上依經》卷上 佛云：「阿難！何者是菩提利益事？有二種事：一者無分別智，二者無分別後智。是二種智有二種事：一者為成就自利，二者為成就利他。何者自利？圓滿解脫身，持淨法身，滅煩惱障一切智障，是名自利，無分別智能成此法。何者為利他？從無分別後智，乃至盡生死際不作思量顯二種身，說法無窮無間無量，為脫生死三惡道苦，為欲安立一切眾生置於善道，住三乘處，是名利他。」

以上所摘錄 佛與菩薩開示，都是佛門的照妖鏡。一切佛子悟了之後，應該以這些經文來自行檢查及印證。如果我們所悟的真心真如尚有一個知的話，還是有覺有觀的話，那就是分別心，不是本心，乃是意識

的靈明覺了，不是本心。本心無知無覺無觀無分別。離開語言文字而有覺觀的心，乃至定中常寂常照的心仍有知，仍然是意識，仍然有分別。

譬如師長來了，我們心中不須透過語言文字，便可以直接明白這是哪一位師長。父母兄弟姊妹子女來了，我們也能直接分別。心中雖然沒有語言文字的運作，仍然可以清楚分別。不會將太太當作母親、將父親當作兒子，所以無語言文字無妄想之心，仍然是分別心，祂能直接分別明暗、冷熱、乾濕、來去、長短，仍不離知覺分別，仍是妄心。

這常寂常照的分別心悟前常在，悟後也是常在，一直到死亡才消失。一念不生常寂常照的靈知心仍不離知，未離欲界定或未到定之淺定，未離寂照境界之分別觀照；雖然祂的生存只有一生而已，我們卻必須用這個分別心去尋覓無分別心。如果是能覺能觀能知的妄心不動，進入定中離開覺知而不作分別，那依舊是妄心，只是入定，或者睡著，或者昏迷，或者進入沒有語言文字妄想的無記中，所以妄心不動不知的時候，仍然不是無分別心，因為祂醒了以後，依舊能知能覺能觀，能知能覺能觀的心永遠不能成爲無分別心。

如果入定的時候，無知無覺無分別，出定之後就變成有知有分別，

那就和上面所說的了義經相違背，與理不相應。無分別心是悟前就一向無分別，悟後依舊無分別。醒的時候無分別，睡覺了也無分別，是醒夢一如皆無分別的心！能知能覺能觀能分別的妄心，和無知無覺無觀一向不分別的本心，在日常生活中，一向並行運作，一直到死亡或入涅槃才分開。無分別心悟後一直在運作，悟前依舊一直在運作。

如果找到本心——明心開悟了，便可以從妄心的第六、第七二識產生下品妙觀察智與下品平等性智。彌勒菩薩開示云：「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憨山大師只是加以轉述說明而已。這意思是說一向能分別的心是識心，一向無分別之心才是真心智心。此師未曾開悟明心，反將他人所悟本心否定，所以不明白本心的體性；因此，他認為憨山大師說得含糊，而其實憨山大師不含糊，是他自己含糊。

這個無分別心是證悟者對眾生方便而說，為那些還沒有明心的眾生而說，怕眾生不明白，錯以能知能覺能照之分別心為真心，所以就說這個本心是無分別。但是對於已經悟得真的人而言，則有不同的說法。

例如《金剛三昧經》如來藏品：「如是如義即佛菩提，菩提之性則無分別。無分別智分別無窮，無窮之相唯分別滅。如是義相不可思議，不

思議中乃無分別。」這就是《金剛經》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思了，完全相同。《成唯識論》云：「如契經世尊說：『阿賴耶識，業風所飄，遍依諸根，恆相續轉。』」也是這個意思。這就是《楞伽經》七種第一義境界之「慧境界」了，但是當我們了知這個境界的時候，則已經落入「智境界」了，而用語言文字加以說明的時候，那已經落入「見境界」了。這種境界甚深難解，我在講《楞伽經》的時候已經很詳細的方便說明了，但還是不敢明講，因為恐怕明說之後，佛子落入意識思惟而不參究，沒有參究的體驗，一定會誹謗及否定正法，宗門正法就會斷滅，那我豈不成爲宗門罪人？

這一種境界不是一般淺悟者之所能知，聲聞禪的開悟者及大乘禪的解悟者更不能知，何況是一般還沒有悟得真如的眾生呢？此師既然說「轉識成智後不分別是智，分別亦是智。」可見他是沒有悟的人。

爲何如此說呢？因爲悟後的無分別心雖然依舊如同悟前的無分別心一樣，但是這個無分別心的分別作用，在一念之間有八萬一千次的生滅分別，絕非此師之所能知。證知此種無分別心的無窮分別就是智。這一種智不是淺悟者之所能知。這種分別名爲了知，證知此種境界者便能獲

得《無上依經》卷上佛說二種菩提利益事之第一種——無分別智。這種了知是由一切有情本具的無分別心而生，不是由七轉識而生的見聞覺知的知所生。識是分別心不是了知心。

一切眾生不論悟前悟後，這一個能了知的無分別心，以及時常執著分別六塵法塵定境的意識心，和時常恆審思量的末那心，一直都是和合而不相離，是真妄同在，也是識與智同在。這個智並不是轉識成智的智，轉識成智的智是指悟後由識產生智慧，譬如第六識產生下品妙觀察智，但是「不分別是智」講的是《楞伽經》七種第一義之「心境界、慧境界」，而不是分別與不分別的意思。

對眾生而言，沒有開悟破參之前，沒有找到無分別心之前，把妄心安處於無分別的狀態時，依舊是妄心，依舊是分別心；分別心是識心，不是智心，祂只有一生而已。智心本心是從無始劫以來就不分別，又盲又啞又聾，於盲聾啞而又不知分別中，卻能夠有無窮的了知。所以無分別心是從來無分別，於無分別中才能有這種無窮的分別。這無窮的分別不是一般所講對六塵的分別。

開悟破參之後找到了分別心之外的另一個無分別心，才知道悟前分

別心與無分別心同時存在，悟後分別心與無分別心也是同時存在。能分別的心是神識，無分別的心是智慧心，這個智慧心了別無窮，乃至妄心與妄識的分別也是從祂而來。所以《華嚴經》說「一真一切真。」至於此師所說：「識是腦筋，皆是佛性。」這是沒有悟的人所講的說法，悟明真心而且眼見佛性的人，絕不會這樣講。

他又認為「悟前分別與不分別皆是識，悟後分別與不分別皆是智。」他不知道悟前悟後分別心與無分別心都同樣存在，明心悟前悟後之差別，只是有無證知這種本就存在的事實而已，這種本就存在的事實，並不因為悟前悟後而有所不同。開悟只是發起智慧明白實相而已，解脫境界則必須悟後起修，斷盡一念無明等等而發起本心的功德，方有不同。悟前識與智同時存在，悟後識與智也是同時存在。不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就是尚未真正開悟的人；所以從教門而言，此師沒有開悟明心，已經可以確定。因此，佛子們應速棄捨此師所說邪知邪見，回歸世尊與諸大菩薩所說正知正見而修，以免誤入歧途。最後我們引述《大寶積經》卷 120 內世尊的偈，作為剛才說法的證明，世尊云：「無有少離智，由識能了知，識智不相離，和合我常說。」

第二節 由教門開示證知某師尚未開悟明心

第一則 某師云：《清涼國師說：「至道本乎一心，心法在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迷現量則感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這幾句話亦不是明心見性的話，是見聞覺知的腦筋不住。住與不住，與佛性了不相干。說法亦是住，不住哪裡會說法，乃誤認靈性為佛性。》（1-69）

辨正：清涼國師上面的開示講的是真如，不是佛性。此師不明白真如，也沒有眼見佛性，他將真如佛性混淆了，而以揣摩所得批評清涼國師，未悟之人竟說已悟之人未悟。清涼國師之開示真如本心，其實沒有錯誤，唯有無住心體才能夠靈知不昧而又性相寂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靈覺心是有所住的，是常常在六塵中應對的。一念不生常寂常照的心是在定境法塵上攀緣而住，是有所住的，睡著昏迷或死亡時，他就斷滅了，那不是性相寂然而無所住的真如本心。真如本心則是不論在日常活動中或睡著時都無所住而又性相寂然靈知不昧，祂一向不睡覺不昏迷。不論在悟前悟後，祂一向是無所住而又性相寂然，靈知不昧、不睡覺、

不昏迷。所以《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維摩詰經》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就是這個意思。

「法身真如不說法」是對一般未悟的人說；對已經悟的人而言，真如法身非能說法、非不能說法。因為若離真如法身，一切聖人及十方諸佛都不能說法，須知一切悟者說法時，真如阿賴耶識依舊是無分別無所住而生其心，不斷地配合妄心而說法，於第一義而不動。這是真悟者方知，不是此師之所能知。學人莫學此師云：「住與不住，與佛性了不相干」的外行話。更勿學此師云：「說法亦是住，不住哪裡會說法」，便誣賴清涼國師證悟聖者「誤認靈性為佛性」，犯下誹謗賢聖僧之地獄業。佛子們萬勿學他，應小心謹慎，以免禍從口出。

第二則 某師云：《圓覺經》裡邊說過：「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這幾句話是指信佛居士說的，出家釋子千萬不要錯會。出家人根本就不結婚，那有淫怒癡？出家若錯會，自招罪過。《（1-81、

1-82）

辨正：《圓覺經》所謂的「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這是說悟得真實的人，他在戒定慧及淫怒癡的各種動靜行爲之中都能體驗真如法身在運作。在行淫中，在瞋怒中，在睡眠中，都不離真如法身之運作，而真如法身在這些運作之中沒有貪求、不受淫慾之樂、不瞋不怒、不知不覺、沒有執著。所以說：「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

此師沒有證得真心，所以不知道這一句經文的真正意思，反而說「這一句經文是爲在家佛子而說，不爲出家佛子說」。但是世尊這一句話其實是說出家人的境界——是明心見性真出家者的境界，不是未悟佛子的境界。真正證入這一句話的人才是出家的佛子，不論他身穿白衣或者黑衣，都是出家人，這在了義經裡面已經有多次說明了。從大乘佛法而言，未證入這個境界的人名爲假名出家，是身出家，不是真出家。一切證悟的人都已經親證這一句經文所說的境界，都知道這句經文是爲出家人說的，不是爲在家人而說，此師不懂這一句經文，可見他沒有開悟明心。

第三則 某師云：《小乘二乘斷六根、一念無明，不過是暫時斷，不是永久斷。人非木石，若永久斷，釋迦佛未曾說過永久斷，是暫時斷。

外道斷妄念是永久斷，因為妄念斷了，就是本來的真性。》（1-112）

辨正：依照他所說的這段開示，外道反而勝過阿羅漢與辟支佛了。那就成爲外道有解脫，二乘人反而沒有解脫了。

二乘人斷盡一念無明之後，既不須觀，亦不須照，妄想妄念自然永不再復生，所以不是暫時斷，而是永久斷。因此世尊在大小乘經中都說阿羅漢、辟支佛一念無明及諸妄想夢想永斷，不是暫時斷。二乘人及菩薩阿羅漢斷盡一念無明後，妄想妄念自然永不再生，不受後有，永離輪迴，已出三界。是永久斷，不是此師所說的暫時斷。

外道斷妄念，必須用觀或照，才能使妄念不起，乃至修行到非想非非想定，仍然是暫時斷，只是攀緣定法或觀照的法，才能八萬大劫之中不起一念。因爲一念無明尚未斷盡的緣故，八萬大劫內仍然會再起一念，當他再起一念的時候還是要再輪迴，不離三界生死。一切佛子無論已悟未悟之人，都知道佛已經多次說明這個道理。此師自命爲明心見性之人，又是佛教法師，竟然附和外道的說法，和世尊說法相反，變成外道妄念是永久斷而證得真性，阿羅漢辟支佛斷六根貪著及一念無明反而是

暫時斷，如此則不能出三界，仍須再輪迴。身為佛教的大法師，竟能說出這樣悖離佛法的開示，也是近代佛教界一大奇事。此外，一般人妄念斷了，大不了是未到地定的境界，數小時後、數天之後又起一念，便又出定了。若未斷盡一念無明，而用定法永不起念，捨報時以為滅除覺知心自己之後便是涅槃，此人必生無想天，五百大劫後，多下墮人間為蟲蟻，本心中多無記業種故。就算他修得非想非非想定，八萬大劫之內不起一念，那也還不是本來的真性。如果說外道妄念斷了就是本來真性，那外道是得解脫了，可是世尊為什麼說一切外道不得解脫呢？

如果說妄念斷了就是本來的真性，那麼一切阿羅漢、辟支佛都應該已經見佛性了，已經明真如了，那為什麼《勝鬘經》說二乘未破無明住地呢？為什麼《大般涅槃經》說聲聞、緣覺定多慧少不見佛性呢？所以證悟的人絕對不會像他這樣說。證悟的人都知道斷妄念的寂照心仍然不是真心本性，所以我們從這一則教門的開示就知道他不但沒有開悟，而且也不懂聲聞法、緣覺法及定法。

第四則 某師云：《維摩詰經》云：「直心是道場」，意謂見性之後，起心動念無往而非佛性。佛性不易不變，唯一直心。》（1-196、

辨正：《維摩詰經》全經都在說真如法身，不是講真如之用——佛性，他用佛性來解釋《維摩詰經》，可見他尚未開悟。

「直心是道場」不是指悟後起心動念都是佛性，而是說明直心就是真如，真如就是直心。但是這個直心不是指做人正直的直心，也不是妄念不生時的妄心。這個直心很難會，但也是最容易會的。難易只在一念之間。直心老實的人容易會，聰明伶俐的人、葛藤多的人、疑心重的人難會。從以上此師教門的解釋，可見他不是證悟的人。

第二節 由宗門公案的開示證知某師未破初參

第一則 傅大士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1-55)

此師批曰：「此偈下疑情在『祇這語聲是』一語，功夫純熟，便可悟道。」(1-55)

平實云：「要且不在語聲上，若在語聲上下疑情，驢年亦未會得。」

第二則 此師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什麼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僧曰：「和尚還得否？」祖曰：「我不會佛法。」》

(1-63)

此師乃指淨瓶云：「諸仁者！若能識取淨瓶，即能識取不會佛法的。不會佛法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心。甚麼是無所住的心？就是緣慮心、肉團心、靈知心、真如心，一舉一動、一言一語皆是。離此心外還通諸仁者一個消息，慶快平生。什麼消息？殿前梅花是老僧親手栽。」遂下座。(1-63)

平實云：「落在淨瓶上也。上座若喚作淨瓶，舌頭須斷爲三截。無所住的心，要且不是緣慮心，不是靈知心。若認一舉一動一言一語中的緣慮心、靈知心爲真如者，不免大妄語口業，捨報時入地獄快如射箭。」

第三則 此師舉拂子云：「諸仁者！如能識取拂子，古今諸佛亦奈你不何。彼亦丈夫我亦爾。汝與諸佛無二無別。古人云：『老僧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出氣。』」遂下座。(1-64)

平實云：「學祖師裝模作樣，猶落在拂子境上，這叫做似是而非。爲

何恁麼道？諸位讀者看官，汝若喚作拂子，管保舌頭墮地，莫學他識取拂子好。」

第四則

戊寅季夏，此師掛錫濠江。一日在齋中彈七弦琴，吟舜帝南薰歌，思擬身在華山中。忽有客至問曰：「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信口答曰：「餐霞。」客曰：「原來佛法在日用中。」師曰：「如何是日用中的佛法？」客對曰：「餐霞。」師曰：「除卻餐霞，將本來面目拿來看看。」客對曰：「請除卻看。」師曰：「我除卻了。」客曰：「我拿了。」師曰：「你拿了之心如何？」客曰：「與法師無異。」師曰：「我是我的，與你不相干。」客曰：「不相干的且有兩樣耶？」師曰：「怎麼是不相干的？」客對曰：「一點不動，遍滿虛空。無言無說，無示無聞。」師點頭，客遂頂禮。(1-116)

平實云：「賺殺人！如此稱爲真如者，古來一切野狐盡皆是悟者也，此一則公案中，雙方皆落在識神思惟境界，未明得本心。若這個就是，則達摩大師等悟者便都不是。」（編案：請參閱《生命實相之辨正》關於本心之說明）

第五則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俱亡。師入堂白

槌曰：「父母俱喪，請大眾念摩訶般若。」眾才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眾。」便下坐。(1-140)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念摩訶般若。」(1-140)

平實云：「要且不在這一句上。且道大眾未念摩訶般若，荷澤神會因什麼便道謝大眾，各自散去？須知關節不在念摩訶般若一句上。」

第六則 裴相國延黃蘗禪師入府，執弟子禮。一日托一尊佛禮師，

前跪曰：「請師安名。」黃蘗禪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1-141)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與汝安名竟』。」(1-141)

平實云：「若在『與汝安名境』一句上下疑情，驢年亦未會得。」

第七則 福州大安禪師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如何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未審，問曰：「始終如何保任？」

百丈曰：「如人牧牛，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1-141)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騎牛覓牛』一語。」(1-141)

平實云：「此段公案疑情卻下對了，卻只怕是瞎貓撞上死老鼠爾。欲

知端的，且看後面公案拈提便知。」

第八則 大愚一日辭智常禪師。智常問曰：「甚麼處去？」大愚曰：「諸方學五味禪去。」智常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裡有一味禪。」大愚便問：「如何是一味禪？」智常便打，大愚忽然大悟。

(1-141)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只有一味禪』一語。」(1-141)
平實云：「禪子們若向這一句下疑情，不免誤入歧途。」

第九則 夾山參船子德誠。船子曰：「大德住什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子曰：「不似似個什麼？」山曰：「不見目前法。」子曰：「什麼處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船子曰：「一句合頭話，萬劫繫驢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速道速道！」夾山擬開口，船子以竹篙撞落水中，夾山落水大悟。乃點頭三下。船子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罷鉤時如何？」船子曰：「絲懸流水，浮定有無之意。」夾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船子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船子曰：「如是如是。」

(1-141, 1-142)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1-141、1-142)

平實云：「若依此師之意參去，依舊是悟不得。只因他將本心棄捨一旁，卻教人向意識境界上用心，所以悟不得。」

第十則 婆子供養一僧，常令二八女子送供。一日令女抱住僧問曰：「恁麼時如何？」僧云：「枯木倚寒岩，三冬無暖氣。」婆子聽得云：「我二十年只供養個俗漢。」遂將庵燒卻遣出。其僧去二十餘里，忽然大悟，疾回舊處打坐。婆復令女亦如前問，僧云：「你知我知，莫與你阿娘知。」
(1-142)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你知我知』一語。」(1-142)
平實云：「下錯疑情也。須知此僧不是開悟人。」

第十一則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即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隱，縛苑燕處，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即佛，我便向這裡住。」僧曰：「大寂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僧曰：「馬大師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

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寂。寂曰：「梅子熟也。」（1-142）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即心即佛』一語。」（1-142）
平實云：「恰撞著，且道是阿哪個心？」

第十二則 大珠慧海禪師，初參馬祖。祖問：「何處來？」曰：「趣州大雲寺去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裡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哪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1-142）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自家寶藏不顧』一語。」
（1-142）

平實云：「未悟之人才會教人在這一句上參究。」

第十三則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唐憲宗詔入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法師無語。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只知欲

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又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卻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此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眾皆杜口。

(1-143)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佛身無爲』一語。」(1-143)

平實云：「『佛身無爲』，且不是無爲。若真無爲，豈非木石一般？若有爲，不免輪轉生死。諸禪子若在此句下疑情，百劫亦悟不得。此師若來問我，我不點空，卻點向他額頭。」(諸同修聞之大笑)

第十四則 趙州和尚問南泉曰：「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擬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大悟。

(1-143)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平常心是道』一語。」（1-143）

平實云：「這一則卻是拈對了。若此師再來時，我卻問他：『汝喚哪個心是平常心？』如果將第二則所說『一言一語，一舉一動中的靈知心、緣慮心、真如心』來答我，便好取棍子打出門去，再搓一顆鼻屎扔向他臉上。」（諸同修聞已，忍俊不禁。）

第十五則 僧問趙州禪師：「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1-143）

此師拈提曰：「此公案參一『無』字，便可明心見性。」（1-143）
平實云：「自古以來，真悟之人，多不教人參無字。隨便拈個公案機鋒，都強過『無』字，大慧宗杲禪師勸人參個『無』字，耽誤了後代多少禪子落在定中。趙州平生亦多看個無字，但他是悟後修定除習氣用，不是作參究用。所以有道之禪師，大多不教人參『無』字。此師未曾悟過，不知此中蹊蹺，卻拈出這個紙盆子，舀得了水麼？」

第十六則 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與趙州禪師，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卻下禪床轉一匝，乃曰：「傳語婆子，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子。

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1-143、1-197）

此師拈提曰：「此公案要知如何是半藏，應在未起禪床時參。」（1-143、1-197）

平實云：「若在未起禪床時參，必定落在識神中。此一公案不是未悟之人參得，若向此一公案參究，至死也不得悟。須是有真悟之人提示，方有希望悟得根本。公案中這婆子也是吹毛求疵，想要與趙州一別高下，顯顯自己的差別智。如今平實無奈，祇好將趙州的話收回來，坐回禪床之後，卻向來人說道：「全藏轉竟。」」

第十七則 滙山禪師上堂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脅下書五字曰：『滙山僧靈祐。』當恁麼時，喚作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滙山僧。畢竟喚作什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述偈曰：「不是滙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卻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1-144）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離卻兩頭』一語。」（1-144）

平實云：「若在此下疑情，永劫不悟。如何道得出常流？卻是仰山道得出常流。」

第十八則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投天皇道吾禪師出家，服勤左右數

年。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道吾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心要。」師曰：「何處指示？」道吾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道吾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道吾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1-144）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直下便見』一語。」（1-144）
平實云：「若在『直下便見』一語上面用功，驢年到來亦未見得。禪子欲會麼？但擎茶來，在下爲汝喝茶。」

第十九則 天皇道吾禪師參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1-144）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本來是佛』一語。」（1-144）
平實云：「此一公案，須是已參得本心而不敢承當之人，方得言下大悟。若一般人參此公案，劫盡之時，依舊是悟不得。若在『本來是佛』

一語上參究，管保落在意識心與恆審思量心上。」

第二十則 香嚴禪師上堂云：「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腳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若不答他，即違他所問。若答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眾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1-145)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參『未上樹時』一語。上樹是一半，未上樹又是一半。」(1-145)

平實云：「此師特殺聰明，善能出此妙語，用來耽誤學人。平實語拙，不會言語，上樹了，只是咬著樹枝，七手八腳而已。」(諸同修聞之大笑)
(以上由郭○○居士整理)

第二十一則 德山禪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啊哪！啊哪！」復告眾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
(1-145)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如何是不病者』一語。」(1-145)

平實云：「若在此一句下疑情，饒汝參上百千劫，也只是空勞神識。設有所得，亦不免落在離開語言文字、一念不生的寂照心中，不入正理。上座若問平實，平實亦只是呻吟道：『哎唷！哎唷！』」（眾同修會心而笑）。

第二十二則 筠州九峰道虔禪師，爲石霜侍者，泊霜歸寂，眾請首座當住持，師問眾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首座曰：「先師有什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清清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鍊去。』其餘即不問，如何是一條白鍊去？」首座曰：「這個只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原來未會先師意在。」首座曰：「你不肯我耶？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馨香，香煙不斷，首座已脫去。師附首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1-145）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一條白鍊去』一語。」（1-145）

平實云：「且得不相干！蓋此公案乃是牢關公案，非可用之作爲初入門參究之用。若用此參究入門，必落神識思惟之中。欲會此公案者，須

先破本參，明得心真；破重關，見得性明；並須解悟牢關，到得明暗雙雙底境界，方好會得。若未明得心真，見得性明，猶不知明暗雙雙底時節，便敢拈出此一公案，誤己誤人，不免以遍滿虛空比類如來藏，便道應向『一條白鍊去』一句下手，三十年後不免遭平實檢點。諸大悟見性之人欲會此一公案麼？且看雪竇重顯大師云：『東西南北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切莫落入定中去，便道：『古廟香爐去，一條白鍊去』是坐脫立亡之意。克勤圓悟大師云：『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天童宏智正覺大師云：『石霜一宗親傳九峰，香煙脫去正脈難通，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若知圓悟大師、天童大師之意，則不落一色邊事，方會得雪竇大師之意。假饒此師再來三十回，若不改聰明伶俐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習氣，不免三十生中，生生遭平實點額，過不了龍門也。」

第二十三則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依仰山剃度，北遊謁臨濟，

復歸覲山。山曰：「汝來此作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否？」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個什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

仰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決無了者，子保任之。」仰山每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1-146）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亦不似佛』一語。」（1-146）

平實云：「清淨如來藏，從來不似佛；一切佛子知，不勞上座說。若從此一句下手，饒汝三十年苦參，亦不得會。設使會得，不免落入思惟所得，便道如來藏——真如法身猶如太虛，遍滿虛空，便學此師誑言道：「遍滿虛空大自在。」須知此一公案乃勘驗悟後之人用，不可以之作爲參究之用。一切悟者雖斷我見，猶不免我執習氣所纏，以此公案自驗，不亦善乎？」

第二十四則 潭州石霜楚圓禪師，出全州清湘李氏。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賢行，使之遊方。師連眉秀目，欣然豐碩。然忽繩星，所至爲老宿所訶，以爲少叢林。師崖柴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囊石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善昭禪師道望爲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路澤皆屯重兵，人多勸其勿行。師不顧，渡大河，登太行，

易衣，類廝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川，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未許入室。師詣昭，昭揣其志，見必詬罵，使侍者。或詆毀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霜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今歲月飄忽，己事未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昭公忽掩其口，師大悟。(1-146)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昭公掩其口』一語。」(1-146)

平實云：「此則拈提則正也，諸方知識若會此語，便知德山棒下無生忍。」

第二十五則 雲居曉舜禪師，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

居士。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請開疏；若不相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磨後如何？」師曰：

「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師即懨懨而歸。洞山問

其故，師述其語。山曰：「汝問我。」師遂舉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又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1-146、

1-147)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此去漢陽不遠』及『黃鶴樓前鸚鵡洲』兩語。」（1-147）

平實云：「此師拈提此則，正確無誤，但是未搔著癢處。諸人欲會麼？漢陽山水走一遭來，莫向我道黃鶴樓，亦莫向我道鸚鵡洲，且道是什麼？」

第二十六則 百丈大師云：「汝等爲我開田，吾爲汝等說大義。」僧開田了，白云：「開田已竟，請和尚說大義。」百丈行數步而立，展開兩手。（1-147）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行數步而立，展開兩手。』（1-147）平實云：「此一則公案，壁立千仞，此師亦無用意識處，只得道應下疑情在『行數步而立，展開兩手。』只是此師會不得，所以入滅時猶道：『遍滿虛空大自在』。此師再來投胎求法時，若向我問道：『百丈行數步而立，展開兩手，是什麼意？』在下只教叫他：『爲我開田去！』」

第二十七則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卻造石霜，中途聞石霜慈明，

慢侮少叢林，遂改登衡獄，謁福巖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師心喜，且欲觀其人，以驗雪峰之言。明既至，貶剝諸方，件數爲邪解。而泐潭密付之旨，亦在所斥中，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雲門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汝若會雲門意旨，則趙州道：『台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哪裡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答。次日又請，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耶？」師於言下大悟。乃作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明如鏡，行人莫與路爲仇。」明以手指「沒」字，師乃易爲「有」字，明頷之。（1-147、1-148）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汝作罵會耶？』」（1-148）

平實云：「此則公案，任是初學之人，亦知在此一句下疑情，然天下人多如此師一般錯會。此師若真會得慈明怒罵，則前舉二十六則公案提示，便不會錯多對少，應當每一則提示皆落在三寸上，卻爲什麼十之八九抓在蛇腹上？故知此師非證悟明心之人。」

只如『汝作罵會耶？』一句，上座作麼生會？此師若來問我，我卻不罵他，儘檢好話褒獎他，便大聲道：『上座遍滿虛空大自在，超佛越祖古今無人比得上。在下晚生末學，不能遍滿虛空大自在，只是一個平凡與實在。』便向他頂禮三拜，三拜起來道『兩重公案』，若還不會，便打他三棒，推出門外，向他揮手道：『拜拜！』（大眾聞之，忍俊不禁。）

第二十八則 袁州楊歧方會禪師。少警敏，不事筆硯。及出家，閱經典，輒自神會。折節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慈明皆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日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慈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擲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慈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途。（1-148）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知是般事便休』。」（1-148）

平實云：「此一公案，一切人總知在此一句作疑情，只如監寺方會究竟知得哪般事？一般人多如此知識一般不知這般事。此師若率徒眾來，

不待他攔住我衣領，我卻先抓了他衣領逼問：『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他若不會，我便一掌將他推開道：『我恁麼老婆，也不會！』」

第二十九則 清獻了趙忞，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繫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日往視之，慧未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震雷驚，即契悟（平實云：也只是片段。）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茫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老撞彩耳。」（平實云：果然撞彩，兩個片段。）公嘗自題偈齋中曰：「腰佩黃金已退藏，個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從前趙四郎。」後曰：「切忌錯認」（1-148）

（此師於此一則公案未曾指註，只列舉爾。）（1-148）

平實曰：「此師讀了這一則公案，疑情卻下在什麼處？若下得疑情，猶可悟得片段。再下功夫體驗整理，便可成片。也免得臨命終時妄語道：『遍滿虛空大自在。』」

第三十則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黃山谷初有所入，乃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時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

「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山谷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倫比，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倫比，來朝日出東，傳此以爲笑。」死心和尙見之，歎曰：「權兄提喝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1-148、1-149）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吾心似燈籠』。」（1-149）

平實云：「此師可謂眼光昏暗，手腳遲鈍。此一公案精彩處，猶如擊石火、閃電光、早蹉過也。不看煙花，卻向煙花餘燼尋覓，更向天下人道：應下疑情在『吾心似燈籠』一句上。若信他語，驢年悟得。此師若來質疑，在下便當胸打他一掌，看他可知痛癢麼？」

第三十一則 左丞范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稍遠。」通呼：「內翰。」公應諾。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去此洪都有回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豁然有省。（1-149）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見即便見』。」（1-149）

平實云：「要且不在此句上。若向此句下疑情，不免落在識神。須從此句向前推溯始得。范左丞喝了圓通三盞茶，猶道未沾唇。圓通老婆，更端出一盤古黃金，無奈范左丞眼昏，看作是黃楊木，直到圓通第三句下，方才薦得。古德云：『第一句薦得，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如今此師教人在第四句下疑情，直如欲叫鹹魚翻身一般——難如登天。且道這公案中，第一句在什麼處？」

第三十二則 莫將尙書，字少虛，管西蜀。時謁南堂，咨決心要。

堂使其問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偈曰：「從來姿韻受風流，譏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答曰：「一法才通佛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年伏，碧眼胡僧笑點頭。」（1-149）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得來元在鼻尖頭』。」（1-149）

平實云：「抓蛇須在三寸處，若眼暗手鈍，抓在蛇腹，不免被青蛇反咬一口，落在生死魔手中，永無出頭之日。學人須知，莫尙書不是好意，故意道是鼻尖頭。若向鼻尖頭做文章，永無出頭之日，不如每日搵搵腳

丫子好。」

第三十三則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個見處，才被人問，卻開口不得，未審過在什麼處？」堂曰：「過在有個見處。」堂卻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什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1-149、1-150）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開口不得』與『爲什麼道開口不得？』兩語。」（1-150）

平實云：「且得沒交涉，若在此二句下手，不免落在靈知寂照之心，此猶是識神。學人若學此師在此二句下疑情，永無會處，此師若來問，在下便教他對著鏡子每日三個時辰大聲唸道：『開口不得。開口不得。開口不得……』唸上三個月，若還不會，殺了他罷。這種鈍根阿師，救得有什麼用處？」

第三十四則 大慧禪師問僧：「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汝作麼生會？」僧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某但恁麼會。」師曰：「抱取貓兒來。」僧無言，師便喝出。又云：「但得本，莫愁末，空卻此心是本。既得本，則種種語言、種種智慧，日用應物隨緣。七顛八倒，或喜或怒，或好或惡，或順或逆，皆末也。於隨緣處能自覺知，則無少無剩。」（1-150）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數語。」（1-150）

平實云：「這老兒！教人在第三句做疑情，誤人不淺。此公案中有第二句：『於隨緣處能自覺知，則無少無剩。』若向第三句下疑情，自救不了。且道：公案中哪一句是第一句？給我一塊錢。」

第三十五則 道一禪師曰：「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暗。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境界，妄想即除。妄想既除，即是無生。法性本有，有不假修。禪不屬坐，坐即有著。若見此性，真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1-150）

此師拈提曰：「此段參『法性本有』一語。」（1-150）

平實云：「此師不明馬祖這一段開示之意。將悟後起修之開示語錄誤

作公案機鋒禪機。若要勉強以此開示參究，倒有一句使得——『隨緣度日，起坐相隨。』上上根人，或可悟入，等而下之，皆無論矣！何況下下根人而以不相干之『法性本有』一句參究者乎？」

第三十六則 慧可祖師告牛頭禪師：「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牛頭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不非心。」牛頭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1-150、1-151）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河沙妙德，總在心源』」（1-151）

平實云：「此一公案是四祖道信禪師對牛頭法融禪師開示，不是二祖慧可開示。四祖見牛頭時，有虎自牛頭禪床下出，四祖乃舉手作怖勢，問曰：『是什麼？』牛頭不會四祖之意，便曰：『猶有這個在。』牛頭離

座，四祖乃於其座上書一『佛』字，牛頭回來欲坐時，忽見座位佛字，嚇出一身冷汗，四祖曰：『猶有這個在。』牛頭方受教。四祖乃爲開示此語。牛頭錯過黃金，不知懊惱，卻向地上拾取黃銅，猶自歡天喜地，道是已得黃金。禪者須知：牛頭不是悟者。四祖此段開示，只是爲他打葛藤而已，若向這些葛藤語句上覓，貓年亦未會得。還道什麼『河沙妙德，總在心源』？」

第三十七則 天台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備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是佛，佛即是性。故曰：『見性成佛。』」（1-151）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本來湛然』一語。」（1-151）
平實云：「若參此語，永不能會。若依雲居此一開示觀之，雲居雖然見性，要且未得明心。明心見性具足者決不道：『性即佛，佛即性。』若向『本來湛然』一語參究，已落第三句，設使參得，能做什麼用？」

第三十八則 司空山本淨禪師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

觀自在。」(1-151)

(1-151)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若會應處本無心』一語。」

平實贊曰：「此一則拈提卻合我意，且道上座如何會取？應！」

第三十九則 百丈禪師上堂：「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1-151)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但離妄緣即如如佛。』」(1-151)

平實云：「此偈是福州古靈寺神贊禪師爲其師父開示，不是百丈禪師所說。此偈不應拈來讓禪子參究，無入處故。若依此師所示，向『但離妄緣即如如佛』一句尋覓者，必落一念不生常寂常照之意識境界。」

第四十則 無業禪師告弟子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虛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界。一爲境界，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切當情。是諸佛用處。汝等勤而習之。」言訖

踟躕而逝。(1-151、1-152)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無一法可得』。慧忠國師曾說：『見聞覺知不是佛性。』又維摩詰經說：『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求法，非求法也。』乃指未明心見性而言。若明心見性，則見聞覺知皆是佛性。」(1-152)

平實云：「見聞覺知之性不是佛性，若見聞覺知之性即是佛性，則佛成妄語。《大般涅槃經》中，佛曾詳細說明，欲見佛性者須定力慧力俱足方能得見。佛云：『聲聞緣覺定多慧少，以是因緣不見佛性。十住菩薩慧多定少，雖見佛性猶未了了。十方諸佛定慧等故，明見佛性，了了無礙。』若見聞覺知之性即是佛性者，一切眾生不須修定修慧便能見之，何須十住菩薩及諸佛呢？佛性不是見聞覺知之性，但是一向不離見聞覺知。欲見佛性者，須修定慧方可得見，偏慧偏定者皆不得見。不論悟前或悟後，佛性皆不是見聞覺知，不可說悟後見聞覺知皆是佛性，詳閱《大般涅槃經》可以明白。又《維摩詰經》云：『法離見聞覺知』是說眞如，非說佛性，不可混淆。若依此師拈提，在『無一法可得』一句用功者，永不見性。」

第四十一則 滄山禪師上堂云：「夫道人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妄作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清潔，清淨無爲，澹澹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1-152）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情不附物』一語。」（1-152）

平實云：「滄山靈祐禪師這一段話是開示悟後起修的話，如果教人參禪時參究『情不附物』一語，永無悟處。」

第四十二則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1-152）

此師拈提曰：「此偈下疑情在『全露法王身』一語。」（1-152）

平實云：「欲知興教禪師這個悟境落在何處，須先看他當時疑情是在真如上？抑或在佛性上？若疑情是在真如上，則此悟境亦只能悟得片段，猶未能知《維摩詰經》云：『菩薩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之意。觀其偈意，知其當時疑情落在佛性上，則是眼見佛性無訛。見性前若未

先明真如而直接眼見佛性者，亦未能知上開《維摩詰經》經文之意。若依此師之說而向『全露法王身』一句參究者，永不得悟。」

第四十三則 佛果禪師示眾云：「直下如懸崖撒手，放身捨命。捨卻見聞覺知，捨卻菩提涅槃。真如解脫，若淨若穢，一時捨卻。令教淨裸裸、赤灑灑、自然然，一聞千悟，從此直下承當，卻來反觀佛祖用處與自己無別。乃至鬧市之中，四名浩浩，經商貿易，以至於風鳴鳥噪，皆與自己無別。然後佛與眾生爲一，煩惱與菩提爲一，心與境爲一，明與暗爲一，是與非爲一，乃至千差萬別悉皆爲一。不可攬長沙爲蘇酪，變大地作黃金。都盧渾成一片，而一亦不立。然後行是行，坐是坐，著衣是著衣，吃飯是吃飯，如明鏡當台，胡來胡現，初不作計較，而隨處現成。」(1-152、1-153)

此師拈提曰：「此段下疑情在『令教淨裸裸赤灑灑』一語。」
(1-153)

平實云：「此一段開示，是克勤圓悟大師教人拋棄知解葛藤，便能一聞千悟，隨處現成。此一段公案不是供參究之用，如果在此師拈題之『令教淨裸裸赤灑灑』一句參究者，永無悟處，不如看個話頭好。」

第四十四則

湖南長沙招賢大師遣僧向同參會和尚問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以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告帥，帥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更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6-379）

此師拈提曰：「會和尚得體未得用。」（6-379）

平實云：會和尚體且未得。未明本心，落在意識思惟之虛空無爲之中，與此師相同境界，故此師以爲會和尚已悟得本體。此僧回舉似長沙，長沙招賢大師即作偈訶責會和尚以一念不生常寂常照之妄心爲真。此僧復問長沙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長沙曰：「朗州山，澧州水。」長沙此句是參究真如之公案，非參佛性之用。所以長沙之意，也認爲會和尚未悟得本體。一切眞悟之人，看此一則公案，也知會和尚仍未悟得本體，何況性用？此師一生喜愛遊山玩水，彼若來問我：「如何是體？」我便教他：「遊山玩水去！」

第四十五則

僧問六祖：「黃梅意旨什麼人得？」六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會佛法否？」六祖曰：「我不會佛法。」

（1-185）

此師拈提曰：「我不會佛法者，佛性本來現成，非修而有，非會而得。圓覺經所謂『無證無修』，金剛經所謂『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也。夫真如佛性者，非腦筋思想可及。凡可以意會可以言傳者，便非佛性。既已明心見性，則有何佛法可會耶。故祖曰：『我不會佛法。』」（1-185）

平實云：「由此一則解釋，也可以證實此師未悟明本心。六祖云：『會佛法人得』，是指六祖的五陰會佛法的緣故，所以得到五祖的衣鉢，會佛法是會得什麼？是會得那個不會佛法的。若會得那個不會佛法的，便會佛法，從此讀《金剛經》、心經、維摩詰經》及禪宗公案，皆可七通八達。」

那個不會佛法的才是真，會佛法的人是假，只有一生而已，故六祖云：『我不會佛法』。此師未悟得真，故有錯誤開示，他若來質問：『你說我悟得不真，那你蕭平實知道佛法嗎？』在下便向他道：『我也不知道。』

第四十六則 梁武帝問達摩祖師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有無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

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1-191）

此師拈提曰：「後人以爲『不識』者，一念不動，不加分別之謂，此乃錯誤。『不識』者真如佛性是也。佛性非思量所能及，故曰『不識』。一念不動，不加分別是無記性，非佛性也。古人云：『識得不識，參學事畢。』蓋指此也。」（1-191）

平實云：「古人道：『識得不識，參學事畢。』一語中的。但是此師尙未明白古人此話意旨。達摩大師睹面相呈，梁武帝蕭衍執著教相法相等有爲功德，所以當面錯過。此師拈提曰：『不識者真如佛性是也』，若在此一句打住，便說得對。無奈他又畫蛇添足曰：『佛性非思量所能及，故曰不識。』多此一句，便差十萬八千里也。由此一句，便知此師未曾明得本心。」

以上列舉某師拈提公案或他爲人勘驗公案總計四十六則，其中有九則拈對，但只是瞎貓撞上死老鼠而已。譬如博彩賭博，偶然湊巧中

其中有些公案，就只有一個地方可以讓入下疑情，任是再愚癡之人，也知道在彼處下疑情。所以這九則拈提雖對，只是巧合。觀察其餘三十七則公案，則則皆錯，這不是真正開悟的人。若是真悟之人拈提這四十六則公案，必定全部都對，沒有一則錯誤。所以南堂元靜禪師悟後，五祖法演「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五祖遽轉面曰：『不是。』南堂曰：『不是卻如何？』五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一則錯，尚且全盤錯，何況四十六則中有三十七則錯？由此可知，此師不是開悟者。爲他印證的鐵巖和尚也不是開悟的人，學人若不相信，且看他爲此師印證的過程：

師問曰：「如何方法用功，方能明心見性？」鐵巖告曰：「汝不可斷妄念，用眼根向不住有無黑深坑那裡返看，行住坐臥不要間斷，因緣時至，無明湛湛黑暗深坑，嘩的一破，就可以明心見性矣。」師聽此言，如飲甘露，由此用功，日夜苦參，形容憔悴，骨瘦如柴。至八月某中夜，聞窗外風吹梧桐葉聲，豁然證悟，時通身大汗曰：「哦！原來原來，不青不白，亦不參禪，亦不唸佛，亦無死生事大，亦無無常迅速。」信口說

偈曰：「本來無佛無眾生，世界未曾見一人，究竟了解是這個，自性還是自己生。」向窗外望，正是萬里青無雲，四更月在天。師數日後再往問巖曰：「不求用功法門，但求老和尚印證。」巖舉柺杖作打勢，問師曰：「曹溪未見黃梅意旨如何？」師答曰：「老和尚要打人。」巖再問曰：「見後意旨如何？」師再答曰：「老和尚要打人。」巖點頭。師將所悟稟呈，巖告曰：「子證悟也，今代汝印證，汝再將傳燈錄印證，汝大事畢矣。」（1-164、4-62、6-397、7-14、10-145、11-90）

平實云：「大凡真知識勘驗人時，必先驗明學人已悟真如與否？此須睹面相呈，當面驗證，然後方問見性之事，不可一見便問人見前見後如何。解悟之人，才如此問。此師兩度被問，皆答曰：『老和尚要打人。』兩度落在『要』字上，這是意識知覺及作主的末那心，不是佛性，也不是真如。真如從來不曾想要打人想要做什麼！佛性也從來不曾想要打人想要做什麼！想要做什麼的心，不是本心，是末那心。能知的心是意識心。意識心能覺，這個覺是妄覺。這個心這個覺，雖然不青不白，修到無念的時候也不參禪也不唸佛，但是祂靈明覺了常寂常照，仍然還在見

聞覺知之中。此師以見此心爲見性，所以會說『悟後見聞覺知變爲佛性』。從他兩度答話都落在『要打人』上面，便知他沒有悟明本心。真正悟的人不會說：『要打人、要喝茶、要吃飯、要爬山、要玩水、要拜佛。』

鐵巖和尚也是悟得不真，所以就將此師印證爲悟，由著他數十年中惑亂禪子，毀壞正法。鐵巖和尚如果舉著拐杖來問平實勘驗的時候，平實就教他『放下拐杖』。他如果不肯放下，一杖打來，平實便奪卻他拐杖，往他身上的一棒戳去，看他會不會？如果還不會，在下便丟卻拐杖，向他道：『三重公案。』轉身便行，由他疑三十年去！」

再看此師在青島市和濠江爲二個人印證的故事。其中有一則留下了詳細對答記錄，雙方都落在識神知覺和意識想像的境界之中。例如：「客對曰：一點不動，遍滿虛空，無言無說，無示無聞。師點頭，客遂頂禮。」

(1-116)

既是一點不動，絕無可能同時遍滿虛空。不論是一點不動或是遍滿虛空，任何一種皆屬錯誤，經論中已曾多次破斥，何況二者俱足？若如此是悟，何用參禪呢？（以上由郭〇〇居士整理）

第四節 一切佛子應護正法

我們在第三節裡面舉出將近五十則宗門公案拈題，是此師尚未開悟明心的確實證據。一切真悟之人一望而知他沒有開悟，當然——悟得不真的人除外。由本章第一、二節列舉之教門開示，亦可證實他未曾證得真心本性，前六章之辨正亦處處證實他尚未開悟。譬如體用不分——此師對真如與佛性的體用分不清楚。他註解《維摩詰經》時又說佛性是肉眼看不見的。(G111)，可見他的見性是「聞見佛性」，不是禪宗和《大般涅槃經》所講的眼見佛性。他對禪宗所講的證悟、理悟以及悟的層次深淺、悟的三關也不明白；他不知道悟後起修——道之次第；又不知道真如佛性與見聞覺知之關係；他又不懂轉識成智的道理，又錯解一念無明與無始無明，他又不明白理障和事障，又不明白三身四智和一心三身。又常常錯解經典、變造經文，乃至以錯悟凡夫未悟言悟，竟然誹謗地上菩薩所造的《大乘起信論》為偽論。然後又錯解《金剛經》、心經、楞伽經、維摩詰經》，誤以為這幾部經是講佛性，卻不知道這幾部經完全是在解說真如本體，而不是說佛性。所以他的開示、語錄、註疏、表

解等錯誤百出。

我手上現在有他的開示及著作十八本，其中有一些是很多種合訂爲一本。詳細閱讀下來，發覺他所講的內容大同小異，而自相矛盾的地方非常多。我們無法一一列舉出來。因他自相矛盾及錯解經典的地方很多，所以導致信受他所開示「佛法」的人，或被誤導、或無所適從。

例如：他講《楞伽經》時，說前八識不可破（2-69）。在同一部《楞伽經》裡面又解釋說「阿賴耶識滅則前七識俱滅」（2-68）。他寫《大乘絕對論》時又說要將八識否定，連識的本身也應該破除（6-350）。有時說一念無明是無始無終，不可能斷、不可以斷、不必斷，有時卻說小乘中乘斷一念無明。有時又說要搗碎菴摩羅識才能見性。在在都可以證明他既沒有貫通佛教經典，也沒有明心、更沒有眼見佛性。如果是眼見佛性的人，他講佛性的時候，絕對不會違背《大般涅槃經》而說佛性離見聞覺知，因爲《大般涅槃經》講佛性不離見聞覺知。他若有眼見佛性的話，就不會講「佛性非肉眼所能見，故見同無見」的外行話（9-111）。因爲《大般涅槃經》明明告訴我們肉眼可以看見佛性：「十住菩薩眼見佛性、諸佛如來眼見佛性。」在教學修習實證上也

證明肉眼可以看見佛性。因為他悟得不真，才會說「悟後由真如佛性做主」這種外行話。

還有更甚者，在他所寫的經疏裡面，將真正證悟者之修證加以否定。如果他的否定是正確的話，那一切大乘了義經典就錯了，佛世尊也錯了。後人如果信受他，則將來悟後閱讀他的開示以後，只好把真正悟得的本心丟在一邊，而另外往本心之外再去尋覓本心。如此一來，後人參禪必會落到兩條路上去：

第一、是學他以想像來的「一點不動，遍滿虛空」的心做爲本心。但是此心不可得，即使修到佛地，也不是「一點不動，遍滿虛空」，而是「猶如虛空，遍一切處」，兩者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則是落到無妄想無妄念的、一念不生常寂常照靈覺心之中，誤以爲就是佛性。但這是妄心識神作用，不是本心，不是佛性。如果相信他的開示語錄，將來的人就很難證悟，很難獲得無生智。

如果像他一樣錯會，自以爲悟，而又相信他所說一悟就是究竟佛，和釋迦佛相同，那就不免會犯下大妄語的惡業。《菩薩瓔珞本業經》、《如來藏經》說這種人必定會落於地獄之中，求出無期。修禪參禪本是

善因，如今因為誤信他的開示，以善因而得大惡果，令人悲憫，佛子自當戒慎。

此師將有情眾生真正的本心予以否定，認為絕對不是祂。如果他所說是正確的話，那麼佛所說的諸多了義經就應該要燒掉。如果他說的對，《景德傳燈錄、續傳燈錄、指月錄、續指月錄》應該燒掉，《大寶積經、大集經、楞伽經、楞嚴經、圓覺經、維摩詰經、大般若經、大般涅槃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如來藏經、深密解脫經、金剛三昧經、無上依經、大乘同性經、大乘顯識經、不增不減經、不退轉法輪經、鶡掘摩羅經》都應該燒掉。因為此師所說恰與這些經論所說相反。此師否定佛陀正法，他造下這種大妄語及破壞佛陀正法的大惡業，不下地獄也難。

此外，真如佛性是佛世尊無上甚深密意，即使彌勒菩薩也不敢明說，何況吾人？《大寶積經》卷110，佛云：「諸比丘從今以往，於不信前勿說此經；求經過者，慎勿示之。於尼乾子、尼乾部眾諸外道中亦勿說之。不恭敬渴請，亦勿為說。若違我教，虧損法事，此人則為虧損如來。」

佛在《大寶積經》中說本心的時候，已有吩咐不可向外道及一般人說，即使是佛子來求，如果他不是恭敬渴請，也不可以為他解釋，何況明說？如果冒然明講，那就是「虧損如來」。虧損如來的重罪，誰都擔不起。

若遇修煉神通之人，更須謹慎，不可輕易為他宣說。其故有三：一者修得神通之人容易因通生慢，定多慧少，難見佛性，亦難明心。二者神通觀色而不能觀本心，觀境界而不能觀本心，他神通亦不能觀得自他一切有情之本心，設為明說，彼亦不能信受，必致誹謗。三者修神通之人多喜求有，追求境界；心境界是無所有、無所依、無所住之空性，雖能寂然而隨緣應物，但卻不在妄心知覺之中，不落於境界之中，故樂求境界之人難與真心本性相應。所以我們不應對修學神通樂求境界之人明說密意。

真如非神通所能觀照，佛性非天眼所能看見。真如就是三十二相裡面的不見頂相。一切神通外道、持咒仙人乃至大梵天也無法觀見這個本心。所以儘管神通非常廣大，如果沒有悟，還是一樣找不到這個本心。他無法猜測、無法揣摩解脫的菩薩所悟的本心究竟是什麼？不能猜測十

住菩薩如何眼見佛性？因此我們已經見道的人，平常相聚在一起也要儘量避免用語言文字明說。避免那一些有神通的聲聞人和有神通的外道，用神通潛在我們身邊竊聽，避免他們聽聞後因為不信而誹謗如來正法，請大家儘可能不用明說的方式而探討祂。

爲了護持正法的緣故，末學說此《護法集》，一切佛子如果尙未親證，或者悟錯了，或者雖然親證而沒有具足差別智、擇法眼和摧邪顯正智慧的人，千萬不要仿倣末學評斷說法之人。如果誤解誤說誤判的話，必定會障礙他人修證正法，乃至退失正道，未來無量生之果報無量慘痛。如果被我們否定誹謗的人是真實證悟者，那麼我們免不了要因此下地獄受報，求出無期。（以上由郭○○居士整理）

佛子們如果有人想要否定末學所弘揚的正法，應該要三思而後行，以免捨報的時候，悔之不及。

如前所述，誹謗正法者，將來受苦無量。佛子應以世尊以往慘痛經歷互相警惕，莫作二說云：「此法菩薩應學，彼法不應學。」免受無量地獄劇苦，悔之已晚。更莫學此法師誹謗唯識阿賴耶識非真，若誹謗阿賴耶識非真，即是謗如來藏；謗如來藏者即是謗菩薩藏，即成捨一切善根，

入一闡提趣。

譬如今人有未開眼者，不明祖師已悟未悟，隨意選取大藏經中似已開悟祖師之語錄著作，未請示已開眼善知識便予印行。佛子不知，並皆隨喜贊助，廣為流通；欲修集功德卻反而鑄成毀佛正法重大共業，未來無量生，恐不免惡報。此中雖有過去生破法因緣導致今生續造此業，然亦不免令人唏噓感歎，而不得不於此大聲呼籲：一切佛子欲重印祖師著作流通者，務須謹慎明辨該祖師已悟未悟，亦須判別其著作是悟前所作或悟後所作，以免招禍，百劫受苦。

例如近來有人印贈《唯心五種》一書，收錄五種說心歌訣或長文，其中有正有訛，乃至有否定佛之正法者，其弊甚大。未開眼者不能分辨，盲目信從，永無證悟之日；設有所悟，必致「錯悟」而成就大妄語業，流弊無窮。倡印者以助成謗菩薩藏之大惡業，後果嚴重。

當知《唯心五種》書中永明延壽禪師之《唯心訣》、定慧相資歌、警世文》固屬正說，但第四文《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所述真心則落於見聞覺知之中，謂「能見聞覺知必是汝佛性。」又云：「諸法皆空之處靈知不昧，即此空寂靈知之心是汝本來面目。」

學人應知：離語言文字妄想妄念而空寂靈知之心乃是定心，猶是意識妄心，《瑜伽師地論》說之甚詳。猶有靈知，即非本心。靈知之心有覺有觀有知有照，不是真心。《維摩詰經》云：「法離見聞覺知。」又云：「不觀是菩提。」「不會是菩提，六入不會故。」空寂靈知之心能覺能觀，能體會六入，此非真心。而彼《修心訣》敘述真心佛性內容則體用不分，故知普照禪師非是悟者，錯將定心誤爲真心。

又如第五文，元朝釋知訥法師撰《真心直說》亦錯。彼說真心妙體云：「真心本體超出因果，通貫古今，不立凡聖，無諸對待，如太虛空、遍一切處。」然一切有情真心非能遍一切處示現，未到佛地故。

《八十華嚴》卷³⁰云：「譬如真如遍一切處。」乃是佛地境界，非菩薩七住明心或初地明心所得境界，恐眾生誤會故，於卷³⁰內又云：「譬如真如是佛境界。」雖已提示，依然有許多人誤會。若道每一有情眾生之真心遍一切處示現者或說爲遍滿虛空者，此人不是真悟之人。此外，遍一切處是說遍在身中十二處、十八界，不是遍十方虛空一切處。

一切有情之真心本體，若未修至佛地者，皆名爲如來藏。如來藏即是八地以後之菴摩羅識或異熟識，即是七地以前之阿賴耶識。在此阿賴

耶或異熟識如來藏中，具有成就如來法身之能變功能，故云：「如來藏中藏如來。」經云：「藏識佛地中，其相亦如是。……在於菩薩身，是即名菩薩；佛與諸菩薩，皆是賴耶名。佛及諸佛子，已受當受記，廣大阿賴耶，而成於佛道。」又云：「阿賴耶識亦復如是，是諸如來清淨種性，於凡夫位恆被雜染。菩薩證已，斷諸習氣，乃至成佛常所寶持。」故知真心即是阿賴耶識。此識斷盡一念無明而進入第八地時改名為異熟識或菴摩羅識，成佛時名為「廣大阿賴耶」，改名為無垢識——真如，方能於十方虛空無所障礙隨處應現，方便說為遍一切處。此阿賴耶識一體三名，成佛時方名真如，未成佛前通稱為如來藏，住於有情身中，遍十二處十八界，名為遍一切處，非如太虛空遍一切處。

《如來藏經》云：「我見眾生種種煩惱，長夜流轉，生死無量。如來妙藏在其身內，儼然清淨如我無異。」釋知訥著《真心直說》則說「遍現俱該沙界」，違佛旨意，乃是將佛地真如境界與菩薩證悟之阿賴耶或異熟識境界互相混淆，致生錯會。便主張應止息妄心，以妄心不動而處於無語言文字妄想狀態為真心，故主張十種止息妄想念法門以為禪法，乃曰：「以上十種做功夫法不須全用，但得一門功夫成就，其妄自滅，

真心即現。」

殊不知見聞覺知之妄心從來是妄，息滅妄想妄念後依舊是妄心，即使滅卻覺知，依然是妄。真心並非滅除妄想妄念的妄心轉變而成，真心一向與妄心同時並存；吾人開悟而找到真心時，亦不妨礙妄心之起心動念與覺觀知照。故《六祖壇經》云：「惠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恁麼長。」釋知訥不明真心與妄心和合之理，不明真心故，便勸人「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

由《真心直說》文中種種錯謬，知釋知訥法師非是悟者。我今僅說其錯之大者，其餘似是而非之處尙多，未具擇法眼者不能知之。雖然如是，釋知訥要且不曾誹謗如來藏——菩薩藏。而正統十二年大天界蒙堂比丘於《真心直說》文後撰一短文爲跋，雖僅一頁有奇，卻已造下誹謗如來藏、菩薩藏之大惡業，令人唏噓。佛子務必引以爲鑒，敬慎戒懼。應時時警惕自己：若非親證，若非真知，萬勿輕易非毀唯識。以免因修善業淨業反得惡果，於未來無量世中受大苦惱。欲重印及流通祖師之開示語錄或著作時，務必詳細檢查求證，以免犯下「破菩薩藏」之地獄共業，成一闡提人。

蒙堂比丘跋云：「夫心者是世間出世間萬法之總相也。萬法即心之別相，然其別有五：一、內團心，……二、緣慮心，……三、集起心，……四、賴耶心，……五、真如心，……。以上五心，前四皆妄，念念生滅。後一是真，三際一如。」

然世尊於諸經中說阿賴耶識是如來藏，即是真心，未成佛前不名真如。證已漸修，斷除習氣，歷經十地，分證法身，到於佛地，改名真如，依舊是同一本體，故不可說如來藏——阿賴耶識是妄心。

若否定阿賴耶識，說祂是妄心，欲於阿賴耶之外另覓真心，必不可得，便成心外求法，永不能證悟。如此誤導佛子，誹謗阿賴耶識，即是誹謗菩薩藏。因為阿賴耶識之八識心王、五法三自性、七種性自性、七種第一義、二種無我等法，皆從阿賴耶識生，乃是菩薩藏之根本。若毀棄阿賴耶心，即成斷滅，菩薩藏一切諸法亦歸幻滅，佛成妄說；故勸人毀棄阿賴耶識者即是謗菩薩藏，即是謗佛。

《楞伽經》卷一 佛云：「大慧！一闡提有二種：一者捨一切善根，二者於無始眾生發願。云何捨一切善根？謂謗菩薩藏，及作惡言：此非隨順修多羅毘尼解脫之說。」今蒙堂比丘非毀菩薩藏之根本——阿賴耶

心，即成捨一切善根，成一闡提人，令人爲他扼腕。自古至今，世間佛子無量百千，以欠缺福德及慧力因緣，大多不知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便擁護假名善知識，共同誹謗真正的如來藏——阿賴耶識與異熟識，皆因惡慧所致也。

云何惡慧？謂執著因地真心本體猶如虛空、遍虛空一切處，而誹謗證得阿賴耶識者爲非悟，心生傲慢，輕視一切證得阿賴耶真心者，即是惡慧之人。唯識經典云：「譬如須彌量，我見未爲惡；傲慢而著空，此惡過於彼。」即此類人也。

經云：「佛說如來藏，以爲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環，展轉無差別。」又云：「阿賴耶識恆與一切染淨之法而作所依，是諸聖人現法樂住三昧之境。人天等趣、諸佛國土，悉以爲因；常與諸乘而作種性，若能了知，即成佛道。」

故知賴耶心即是如來藏，成阿羅漢是祂，成辟支佛是祂，成菩薩是祂，成佛也是祂；地地進修，到達佛地方名眞如，故《八十華嚴》卷 30 云：「譬如眞如，非是可修，非不可修。」故知阿賴耶識即是真心，未斷盡一念無明之前，常住於有情身中造作諸業，隨業流轉受生，即是《解

深密經》所說流轉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

佛子若未宗教俱通者，切莫胡亂說法。不知者應云不知，不可隨意猜測妄解，更勿妄解而作文廣泛流傳，遺害後人。尤其不可誹謗如來藏——唯識學之經典論典，否則即成就謗菩薩藏之大惡業，未來生入於地獄受苦無量，以善因而得惡果，無乃世間最大之冤苦乎？

以下恭錄《大乘方廣總持經》裡面的一段經文，證明誹謗正法者，未來無量生亦受無量苦報。這是世尊親身經歷的慘痛經驗，我早已讀誦過，之所以敢知而故為者，是爲了護持世尊的正法，如果因此而受一切苦，也沒什麼好畏懼的。如果有人因爲我剛才的說明而產生煩惱的話，我在這裡以誠懇心跟他頂禮，向他賠罪。如果後日有緣相見，當面質疑的話，我便當場跟他頂禮懺悔，感謝他給我機會悔過。

《大乘方廣總持經》佛云：

阿逸多！我今欲往十方世界隨順說法利益眾生，不爲實非菩薩而作菩薩相者，亦不爲毒惡欺誑少聞之人於我法中作二說者。其二說人，或作是言：「是菩薩應學，是不應學。」謗佛法僧，是人身壞命終，墮於地獄，多百千劫不可得出。設令得出，生貧窮家；至於後時，雖得授記，

五濁惡世成等正覺。如我今日於此生死五濁世中，成於佛道。以是因緣汝應諦聽，應當信知，隨順惡友所行如是。

阿逸多，我念過去無央數劫，彼時有佛名曰無垢焰稱起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是時彼佛壽命八萬那由他歲，為眾說法。

爾時無垢焰稱起王如來法中，有一比丘名曰淨命，總持諸經十四億部、大乘經典六百萬部，為大法師。言辭清美，辯才無礙，利益無量無邊眾生，示教利喜。爾時無垢焰稱起王如來，臨涅槃時，告彼淨命比丘言：「未來世中，汝當護持我正法眼。」爾時淨命受佛教已，於佛滅後千萬歲中，守護流通諸佛秘藏，於此方廣總持法門受持讀誦，深解意趣。於彼世界八萬城中所有眾生，隨其願樂廣為宣說。

爾時有一大城名曰跋陀，往彼城中，為八十億家隨其所樂而為說法。是時城中八十億人獲淨信心，一億人眾住菩提道，七十九億人住聲聞乘而得調伏；爾時淨命法師復與十千比丘眾相隨俱往，修菩提行。

爾時跋陀城中復有比丘名曰達摩，於大乘經、方廣正典受持千部獲得四禪。唯以方廣空法化彼城中一切眾生，不能以善方便隨欲而說，作

如是言：「一切諸法悉皆空寂，我所說者真是佛說。彼淨命比丘所說雜穢不淨，此比丘實非淨命而稱淨命，何以故？而此比丘所受諸華，不持供養而自受用，塗香末香亦復如是。淨命比丘愚癡無智，不能知我久修梵行，彼既年少，出家未久，我慢無信，多諸放逸，是諸人等無所知曉，謂是淨命持戒比丘。」

爾時達摩以其惡心謗持法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經七十劫具受眾苦。滿七十劫已，墮畜生中；過六十劫後，值遇香寶光佛，於彼法中發菩提心，於九萬世猶墮畜生中。過九萬世已，得生人中；於六萬世貧窮下賤，恆無舌根。其淨命比丘於諸法中得淨信心，爲人說法。彼於後時得值六十三那由他佛，恆爲法師，具足五通，勸請彼佛轉妙法輪。

阿逸多，汝今當知，過去淨命比丘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今阿彌陀佛是。阿逸多，汝今當知，過去達摩比丘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今我身是。由我過去愚癡無智，毀謗他故，受苦如是。我以此業因緣故，處五濁世成正覺。

是故阿逸多，若有菩薩於諸法中作二說者，以是因緣，後五濁世成於佛道，其佛國中有諸魔等，於說法時恆作障難。爾時大眾聞佛說已，

皆悉悲泣，涕淚交流，俱發是言：「願於佛法莫作二說如達摩比丘。」（註：二說者，謂向人說：「這種法菩薩應學，那種法菩薩不應學。」）

復次彌勒，我初成佛，以妙智慧，廣為眾生宣說正法。若有愚人於佛所說而不信受，如彼達摩比丘，雖復讀誦大乘千部，為人解說，獲得四禪；以謗他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惱。況彼愚癡下劣之人，實無所知而作是言：「我是法師，明解大乘，能廣流布。」謗正法師，言無所解，亦謗佛法而自貢高。若彼愚人於佛大乘乃至誹謗一四句偈，當如是業，定墮地獄。何以故？毀謗佛法及法師故，以是因緣常處惡道，永不見佛。以曾誹謗佛法僧故，亦於初發菩提心者，能作障礙，令退正道。當知是人，以大罪業而自莊嚴，於無量劫身墮地獄，受大苦報。

以上摘錄《大乘方廣總持經》供一切佛子自我檢查。這一部經年多以前就已曾讀誦過，亦明知誤評說佛法者之果報，而勇於批判此師者，有重大原因在：乃因某些人迷信名聲權威，追求境界，求有所得，不能忍於離覺觀、無境界、無所得之無生法，不能安住於大乘無生忍，乃信此師之語錄開示而否定自己真實證悟之本心，乃不告而別。此類人認為悟很玄妙，認為一悟就是佛，開悟同時就有神通。誤以為明心的時候應

該有什麼境界出現；認爲明心了就立刻可以入涅槃。認爲求不到的才是真實的悟，認爲悟了就是成佛，所以他們相信此師所說的話，就想要在本心之外尋覓另一個想像中的果地真如，是可憐憫者。

爲此緣故，我蒐集此師遺留下來的著作語錄，詳細讀過，才發現事態嚴重：

一者，他否定了佛所說的本心，如此即變相否定了達摩大師，以及一切已經證悟的大師，包括虛雲老和尚及廣欽老和尚之修證。遺害佛子極爲深遠，所以不得不說此《正法眼藏——護法集》，以挽救佛法中現在及未來世見道之人免於退失本心及誹謗菩薩藏、如來藏。

二者，如果他的遺作未被廣泛流通，則我們所度的人中，有少數人因信力慧力不具足，讀了他的錯誤知見而退失，也無傷大雅，因爲悟的人本來就有因信力慧力不具足而懷疑退失的。譬如《菩薩瓔珞本業經》等都曾這麼說，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但是因爲近年來有人大量出版此師的遺作，並且廣泛流通。復有某些出家或在家人主持之道場，專門弘揚此師之錯誤知見，如果因此而使得未來世佛子們對此師產生了大信心而全盤信受他的遺作，那麼一切正法的弘傳將極爲困難；以後佛子如果

證悟的時候，閱讀他否定本心的開示，將有可能一一退轉。以後如果有人證悟的時候，很可能被此師誤導，猶如此師一般，幻想本心及佛性遍滿虛空如如不動的境界。如此一來，一切證悟的人大多會成爲大妄語的人，恐怕難免地獄果報。佛的正法亦可能從此永斷，祇剩下教相名相及誤會了的開悟。將來佛教之中恐怕就沒有正法流傳，而祇剩下佛學、感應及自性見外道一樣的開悟——猶如一神教的神學與感應一樣。因此末學懇請一切佛子，切莫信受或流通此師之遺作，以免誹謗菩薩藏及自誤人，將來蒙受大妄語及謗菩薩藏之大苦果。

爲護持 世尊正法的緣故，我不得不說此《護法集》，講完以後再整理出版。我們再一次誠懇的呼籲所有的佛子們，不要再出版此師之著作和開示錄，也不要再去流通或爲他人演說；並且請一切的佛子，要把這一本《護法集》和此師所說，以及世尊及諸大菩薩所開示的大小乘經典詳細深入對照、明辨真妄。明辨真妄之後，還要將《護法集》廣爲流通；並請勇於勸說一切出版商及印經會，不要再出版流通此師遺作。因爲弘傳此師所說的法，就是破佛正法。破佛正法的人，身壞命終之後，必入地獄七十大劫，受苦無量。佛子們務必戒慎恐懼，切莫輕易爲之。

我在《護法集》中所說此師之錯誤，祇是檢出他大錯的部分來講，其餘小錯之處不勝枚舉，檢點不盡，所以流通他的書利少，如爪上塵；流通他的書弊多，如大地土。爲護持正法的緣故，誠懇呼籲一切佛子，勸人不要再流通他的遺作，或轉述其錯誤之知見。若能如此，未來生中乃至今生，必能速獲菩提：一者不被邪知邪見所障，二者護持正法功德廣大無邊。世尊曾經開示爲了護持正法的緣故，乃至殺人亦無有罪：

《大般涅槃經》卷三，佛云：《迦葉！我於往昔護法因緣，今得成就是金剛身，常住不壞。善男子！護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儀，應持刀劍弓箭鉞槩，守護持戒清淨比丘。

過去之世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歡喜增益如來，住世無量劫，化眾生已，入般涅槃。正法住世無量億歲，餘四十年佛法未滅。爾時有一持戒比丘名曰覺德，多有徒眾，眷屬圍繞，能獅子吼，頌宣廣說九部經典，制諸比丘，不得畜養奴婢、牛羊非法之物。爾時多有破戒比丘聞作是說，皆生惡心，執持刀杖逼是法師。

是時國王，名曰有德，聞是事已，爲護法故，即便往至說法者所，與是破戒諸惡比丘，極共戰鬥，令說法者得免危害。王於爾時身被刀劍

箭樂之瘡，體無完處如芥子許。爾時覺德比丘尋讚王言：「善哉善哉！王今真是護正法者，當來之世，此身當為無量法器。」王於是時，得聞法已，心大歡喜，尋即命終，生阿閼佛國，而為彼佛作第一弟子。其王將從人民眷屬，有戰鬥者，有隨喜者，一切不退菩提之心，命終悉生阿閼佛國。覺德比丘卻後壽終亦得住生阿閼佛國，而為彼佛作聲聞眾中第二弟子。

若有正法欲滅盡時，應當如是受持擁護。迦葉！爾時王者則我身是，說法比丘迦葉佛是。護正法者得如是等無量果報，以是因緣我於今日得種種相，以自莊嚴，成就法身不可壞身。》

卷三《世尊云：「迦葉！言護法者，謂具正見，能廣宣說大乘經典，終不捉持王者寶蓋、油瓶、穀米、種種果菰，不為利養親近國王大臣長者，於諸檀越心無諂曲，具足威儀，摧伏破戒諸惡人等，是名持戒護法之師，能為眾生真善知識。」又云：「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應當勤加護持正法，護法果報廣大無量。善男子！是故護法優婆塞等，應持刀杖擁護如是持法比丘。若有受持五戒之者，不得名為大乘人也；不受五戒，為護正法，乃名大乘。護正法者，應當執持

刀械器械，侍說法者。」「善男子！是故我今聽持戒人，依諸白衣持刀杖者以爲伴侶。若諸國王大臣長者優婆塞等，爲護法故，雖持刀杖，我說是人名爲持戒。」

卷六《世尊云》：「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猶如事火婆羅門等。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亦如諸天奉事帝釋。」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供養師長正應如是。今有所疑，唯願廣說。若有長宿護持禁戒，從年少邊諮受未聞，云何是人當禮敬不？若當禮敬，是則不名爲持戒也。若是年少護持禁戒，從諸宿舊破戒邊諮受未聞，復應禮不？若出家人從在家人諮受未聞，復當禮不？然出家人不應禮在家人也。……」佛告迦葉：「善男子！我爲未來諸菩薩等學大乘者說如是偈，不爲聲聞弟子說也。」

《金剛三昧經》佛云：「菩薩如是之人不在二相，雖不出家，不住在家。雖無法服，而俱持波羅提木叉戒，不入布薩，能以自心無爲自恣而獲聖果。不住二乘，入菩薩道，後當滿地，成佛菩提。」大力菩薩言：「不可思議！如是之人非出家、非不出家，何以故？入涅槃宅，著如來衣，坐菩提座，如是之人，乃至沙門宜應敬養。」佛言：「如是。何以

故？入涅槃宅，心越三界，著如來衣，入法空處，坐菩提座，登正覺地，如是之人心超二我，何況沙門而不敬養？……」大力菩薩言：「如是之人應不持戒，於彼沙門應不敬仰。」佛言：「爲說戒者，不善慢故，海波浪故。如彼心地，八識海澄，九識流淨，風不能動，波浪不起。戒性等空，持者迷倒。」

《大般涅槃經》卷六，世尊又云：「菩薩摩訶薩，爲護法故，雖有所犯，不名破戒。何以故？以無憍慢，發露悔故。善男子！是故我於經中覆相說如是偈：『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猶如事火婆羅門等，如第二天奉事帝釋。』以是因緣，我亦不爲學聲聞人，但爲菩薩而說是偈。」

《大寶積經》卷一一〇，勝鬘菩薩摩訶薩云：「有三種善男子善女人，於甚深法，離自毀傷，生多功德入大乘道。何等爲三？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自成就甚深法智、或有成就隨順法智、或有於此甚深法中不能解了，仰推如來：唯佛能知，非我境界。除此三種善男子善女人已，諸餘有情，於甚深法，隨己所取，執著妄說，違背正法，習諸外道腐敗種子，設在餘方，應往除滅。彼腐敗者，一切人天應共摧伏。」在《勝鬘經》、

大集經》裡面也是這樣說。

今觀此師既未證法，復不知法，而一生高座教人，果報極重。《佛藏經》佛云：「身未證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必墮地獄。」今人未開道眼，復不知果報嚴重，竟將其破壞正法之錯誤語錄及遺作誤認為佛法，加以結集成書；廣泛流通，並以之教導佛子而否定真悟者之修證及所傳正法，成就地獄共業猶自不知，令人悲憫。

以是義故，我今說此《護法集》，摧伏腐敗邪說。於前六章摧伏邪說已，應當顯示正法，乃於第七章摘列佛菩薩於諸經中開示之純正法句，護持真正證悟之佛子，以免被弘揚此師之邪說者所否定而退轉，或因其著作而退轉本心，成為心外求法。一切真悟者若見本章列印之有關證悟法句，讀已自證，心中安穩，無復猶豫。

第七章第一節中所示佛菩薩諸多開示，皆同一味，只是一句。如果閱後發覺自己所悟與這些法句不相應者，或不能印證此諸法句同共一句者，即是尚未悟得真實，應當尋覓真善知識指導，下心真修實參始得。千萬不可被虛假名聲所耽誤，繼續執迷不悟，否定正法，一錯再錯。伏願一切佛子勇於護持正法，將此《護法集》廣為流通，使世尊正法永續

流傳，而以護持正法廣大無量功德，迴向速證無上第一義諦。

皈命

本師釋迦牟尼世尊

皈命

大悲觀世音菩薩

菩薩戒子 蕭平實 謹述

西元一九九六年一月三十日述畢

(以上由張○○居士整理)

跋：呼籲及懺悔

平實拜請諸方大德云：

末法之世，當有天魔化作出家在家菩薩形像，偽作虔誠學法者，亦受比丘比丘尼戒或菩薩戒，混於清淨眾中。彼或錯誤解釋佛法，或推翻正法而代以外道法，或於正法中加置外道法、有所得法、有境界法，引入歧途，說爲了義。使末法佛子不能證道而誤以爲證道，永不離三界六道輪迴。學者不知，乃以魔所教法轉復傳授他人，其勢熾盛，乃令正法不能顯揚。

世尊所說無所得、無所有了義法，甚深極甚深，學者稍有失察，便入歧途。平實於此至誠呼籲一切佛子，務請慎思明辨，對於一切出家在家之弘法者，皆應以諸了義經而檢驗之。凡違經所說者即是魔所化現，一切佛子咸應擯棄之。

若有比丘比丘尼不誤導眾生，不未證言證，不於正法中加置外道法，所說符合了義經無所有無所得法者，即是持戒出家菩薩。一切佛子及在家菩薩皆應鼎力護持之，勿使魔化徒眾得勢，期使正法久住人間。此乃

末學念念之所繫者，伏乞諸方大德善信，慎思明辨，共護正法，令正法久住，人天有眼。

對於求了義法之學人，若不教彼參究，使其自悟自肯，而爲其明說眞如密意者，此人無參究過程之體驗故，不久必生懷疑而退失。亦必誹謗正法，成就七十大劫地獄業；揠苗助長，愛之適足以害之。

茲向諸方發露懺悔，此過我曾犯之：我共修道場早期見性之同修中，有部分人乃是我引導而得見性，見性後再於差別智課程中明說眞如。其中數人因無參究眞如之過程體驗，又因追求有所得有境界法，妄想一悟成佛，遂於接觸弘傳故○法師錯誤知見者以後，信受故○法師開示語錄等邪知邪見，竟不信諸了義經中 佛菩薩開示，反而矯辯說：「宗門與教門不相干。」不肯死卻能知能覺之妄心，不能承當不會六入之眞心，便退失原本所悟正法、否定正法，進而誹謗正法。嗣後我說《護法集》摧邪顯正，冀能相救。然彼等信力慧力福德不具足故，恐失顏面故，寧可錯到底，九牛亦拉不回。

凡此皆因末學當時未曾觀察彼等之疑慢及福德因緣具不具足，亦未察覺彼等是喜樂有所得有境界法之根器，不知彼等不能信受無境界無所

有之了義法，便濫慈悲而為彼等明說，未使彼等經歷參究過程和體驗而導致彼等退失，進而誹謗正法，成就七十大劫地獄重罪，其咎在我，不在彼等退失之人。吾今公開發露懺悔，永不復犯，並供諸方新悟菩薩借鑒，莫再濫慈悲而步我後塵明說密意，方能使正法久住。

《楞伽經》 佛云：「諸菩薩摩訶薩欲證勝法如來藏阿梨耶識者，應當修行令清淨故。」若不修行令心清淨除去疑慢者，不應使彼證解真心。若不信此語而學我當年之濫慈悲，不觀察學人根器及疑慢已除未除，便使其悟入者，必重蹈我之覆轍，虧損如來正法，反使疑慢未除之學人誹謗正法，成就地獄業。

眞如佛性乃十方諸佛無上甚深密意，樂求有境界有所得者，其信力慧力皆不具足，不應令悟，故 世尊云：「此如來心阿梨耶識如來藏諸境界，一切聲聞辟支佛諸外道等不能分別。」

世尊又於開示阿賴耶識如來藏後，特別囑咐云：「諸比丘從今以往，於不信前勿說此經。求經過失者慎勿示之。於尼乾子、尼乾部眾諸外道中亦勿說之。（佛子）不恭敬渴請，亦勿爲說。若違我教，虧損法事，此人則爲虧損如來。」

· 跋；呼籲及懺悔 ·

故彌勒菩薩云：「此是佛世尊甚深密意，是故不說。」謹請諸方新
悟菩薩以我前車之鑑，詳細觀察學人根器，謹慎傳法，令正法久住。

末學蕭平實再拜敬啓

附錄：《正法眼藏——護法集》參考書籍編號

護法集引述後開著述出處示意：(5-135)——第五冊第135頁

(第二版起，於此附錄中指明月溪法師名號)

第1冊：月溪法師語錄(菩提印經會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

第2冊：月溪法師講楞伽經(天美設計印刷公司一九九三年三月出版)

第3冊：勝鬘經。月溪法師講無始無明(菩提印經會一九九五年九月出版)

第4冊：大乘佛法簡易解。由真起妄返妄歸真之考證(菩提印經會一九

九三年十二月出版)

第5冊：月溪法師講禪宗修法(菩提印經會一九九二年六月出版)

第6冊：月溪法師著：大乘絕對論(圓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出版)

第7冊：月溪法師問答錄(菩提印經會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出版)

第8冊：月溪法師著：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疏(菩提印經會一九九

三年六月出版)

第9冊：月溪法師著：維摩詰所說經疏全集(菩提印經會一九九四年九

月出版)

第 10 冊：月溪法師著：禪宗源流與修持法（天華出版公司一九八二年七月出版）

第 11 冊：月溪法師講：金剛經心經釋要（香港天美印刷設計公司一九九五年出版）

第 12 冊：月溪法師講：世界各國大乘佛法用功概論（大乘精舍一九八三年七月出版。菩提印經會一九九七年九月出版）

第 13 冊：月溪法師講：四乘法門（大乘精舍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第 14 冊：月溪法師講：佛教人生觀（大乘精舍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第 15 冊：月溪法師著：參禪與念佛修法（圓明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二月出版）

第 16 冊：月溪法師傳（香港亞太教育書局一九九四年三月初版）

第 12 冊至 16 冊內容與前列 11 冊略同，不另引述。

佛菩提二主要道次第概要表——二道並修，以外無別佛法

佛菩提道——大菩提道

解脫道：二乘菩提

遠波羅蜜多

資糧位

- 十信位修集信心——一劫乃至一萬劫
- 初住位修集布施功德（以財施為主）。
- 二住位修集持戒功德。
- 三住位修集忍辱功德。
- 四住位修集精進功德。
- 五住位修集禪定功德。
- 六住位修集般若功德（熏習般若中觀及斷我見，加行位也）。

外門廣修六度萬行

見道位

- 七住位明心般若正觀現前，親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 八住位起於一切法現觀般若中道。漸除性障。
- 十住位眼見佛性，世界如幻觀成就。
- 一至十行位，於廣行六度萬行中，依般若中道慧，現觀陰處界猶如陽焰，至第十行滿心位，陽焰觀成就。
- 一至十迴向位熏習一切種智；修除性障，唯留最後一分思惑不斷。第十迴向滿心位成就菩薩道如夢觀。

內門廣修六度萬行

初地：第十迴向位滿心時，成就道種智一分（八識心王一一親證後，領受五法、三自性、七種第一義、七種性自性、二種無我法）復由勇發十無盡願，成通達位菩薩。復又永伏性障而不具斷，能證慧解脫而不取證，由大願故留惑潤生。此地主修法施波羅蜜多及百法明門。證「猶如鏡像」現觀，故滿初地心。

二地：初地功德滿足以後，再成就道種智一分而入二地；主修戒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猶如光影」現觀，戒行自然清淨。

斷三縛結，
成初果解脫

薄貪瞋癡，
成二果解脫

斷五下分結，
成三果解脫

入地前的四加行令煩惱障現行悉斷，成四果解脫，留惑潤生。分段生死已斷，煩惱障習氣種子開始斷除，兼斷無始無明上煩惱。

三地：由三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三地。此地主修忍波羅蜜多及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能成就俱解脫果而不取證，留惑潤生。滿心位成就「猶如谷響」現觀及無漏妙定意生身。

四地：由三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四地。主修精進波羅蜜多，於此土及他方世界廣度有緣，無有疲倦。進修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如水中月」現觀。

五地：由四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五地。主修禪定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斷除下乘涅槃貪。滿心位成就「變化所成」現觀。

六地：由五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六地。此地主修般若波羅蜜多——依道種智現觀十二因緣——有支及意生身化身，皆自心真如變化所現，「非有似有」，成就細相觀，不由加行而自然證得滅盡定，成俱解脫大乘無學。

七地：由六地「非有似有」現觀，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七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方便波羅蜜多，由重觀十二有支——支中之流轉門及還滅門一切細相，成就方便善巧，念隨入滅盡定。滿心位證得「如犍闍婆城」現觀。

八地：由七地極細相觀成就故再證道種智一分而入八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願波羅蜜多。至滿心位純無相觀任運恆起，故於相土自在，滿心位復證「如實覺知諸法相意生身」故。

九地：由八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九地。主修力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成就四無礙，滿心位證得「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

十地：由九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此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智波羅蜜多。滿心位起大法智雲，及現起大法智雲所含藏種種功德，成受職菩薩。

等覺：由十地道種智成就故入此地。此地應修一切種智，圓滿等覺地無生法忍；於百劫中修集極廣大福德，以之圓滿三十二大人相及無量隨形好。

妙覺：示現受生人間已斷盡煩惱障一切習氣種子，並斷盡所知障一切隨眠，永斷變易生死無明，成就大般涅槃，四智圓明。人間捨壽後，報身常住色究竟天利樂十方地上菩薩；以諸化身利樂有情，永無盡期，成就究竟佛道。

修道位

究竟位

圓滿成就究竟佛果

佛子蕭平實

謹製

(二〇〇九、〇二修訂)
(二〇一〇、〇二增補)

斷盡變易生死
成就大般涅槃

七地滿心斷除故意保留之最後一分思惑時，煩惱障所攝色、受、想三陰有漏習氣種子同時斷盡。煩惱障所攝行、識二陰無漏習氣種子任運漸斷，所知障所攝上煩惱任運漸斷。

佛教正覺同修會 〈修學佛道次第表〉

第一階段

- *以憶佛及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
- *學第一義佛法及禪法知見。
- *無相拜佛功夫成就。
- *具備一念相續功夫——動靜中皆能看話頭。
- *努力培植福德資糧，勤修三福淨業

第二階段

- *參話頭，參公案。
- *開悟明心，一片悟境。
- *鍛鍊功夫求見佛性。
- *眼見佛性〈餘五根亦如是〉親見世界如幻，成就如幻觀。
- *學習禪門差別智。
- *深入第一義經典。
- *修除性障及隨分修學禪定。
- *修證十行位陽焰觀。

第三階段

- *學一切種智真實正理——楞伽經、解深密經、成唯識論……。
- *參究末後句。
- *解悟末後句。
- *透半關——親自體驗所悟末後句境界，親見實相，無得無失。
- *救護一切衆生迴向正道。護持了義正法。修證十迴向位如夢觀。
- *發十無盡願，修習百法明門，親證猶如鏡像現觀。
- *修除五蓋，發起禪定。持一切善法戒。親證猶如光影現觀。
- *進修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進修大乘種智，求證猶如谷響現觀。

佛教正覺同修會 共修現況 及 招生公告 2013/11/17

一、共修現況：（請在共修時間來電，以免無人接聽。）

台北正覺講堂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
Tel..總機 02-25957295（晚上）（分機：九樓辦公室 10、11；知客櫃檯 12、13。十樓知客櫃檯 15、16；書局櫃檯 14。五樓辦公室 18；知客櫃檯 19。二樓辦公室 20；知客櫃檯 21。）
Fax..25954493

第一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下午班、週六上午班（皆須報名建立學籍後始可參加共修，欲報名者詳見本公告末頁）

增上班：瑜珈師地論詳解：每月第一、三、五週之週末 17.50~20.50
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禪門差別智：每月第一週日全天 平實導師主講（事冗暫停）。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主講。詳解釋迦世尊與諸佛世尊示現於人間之正理：為人間有緣眾生「開、示、悟、入」諸佛所見、所證之法界真實義，並細說唯一佛乘之理，闡釋佛法本來只有成佛之道，不以聲聞、緣覺的緣起性空作為佛法；闡釋二乘菩提之道只是從唯一佛乘中析出之方便道，本非真實佛法；闡釋阿含之二乘道所說緣起性空之法理及修證，實不能令人成佛，只有佛菩提道的實相般若及種智才能使人成佛；若不能信受及實地理解此真理者，終將只能成就解脫果，絕不可能成就佛菩提果。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本會學員憑上課證聽講，會外人士請以身分證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法華經講義》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將續講《佛藏經》。

第二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十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五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三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五樓。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四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二樓。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
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正覺祖師堂 大溪鎮美華里信義路 650 巷坑底 5 之 6 號（台 3 號省道 34 公里處 妙法寺對面斜坡道進入）電話 03-3886110 傳真、ADSL 03-3881692 本堂供奉 克勤圓悟大師，專供會員每年四月、十月各二次精進禪三共修，兼作本會出家菩薩掛單常住之用。除禪三時間以外，每逢單月第一週之週日 9:00~17:00 開放會內、外人士參訪，當天並提供午齋結緣。教內共修團體或道場，得另申請其餘時間作團體參訪，務請事先與常住確定日期，以便安排常住菩薩接引導覽，亦免妨礙常住菩薩之日常作息及修行。

桃園正覺講堂（第一、第二講堂）：桃園市介壽路 286、288 號 10 樓（陽明運動公園對面）電話：03-3749363（請於共修時聯繫，或與台北聯繫）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
進階班：週六上午班。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 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2009 年 11 月 24 日開始，每逢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新竹正覺講堂 新竹市東光路 55 號二樓之一 電話 03-5724297（晚上）
第一講堂：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上午班。
進階班：週四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二講堂：
禪淨班：週四晚上班。
法華經講義：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法華經講義。

台中正覺講堂 04-23816090（晚上）
第一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13 樓之四（國泰世華銀行樓上。鄰近縣市經第一高速公路前來者，由五權西路交流道可以快速到達，大樓旁有停車場，對面有素食館）。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二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

進階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法華經講義。

第三講堂、第四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裝潢中，尚未開放）。

台南正覺講堂

第一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4 樓。06-2820541（晚上）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進階班：雙週週末下午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下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第二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3 樓。06-2820541（晚上）

第三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3 樓。06-2820541（晚上）

禪淨班：週四晚上班、週六晚上班。

進階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高雄正覺講堂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45 號五樓 07-2234248（晚上）

第一講堂（五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末上午班。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二講堂（四樓）：

法華經講義：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法華經講義。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

進階班：週四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第三講堂（三樓）：（尚未開放使用）。

香港正覺講堂 香港九龍新蒲崗八達街 3 之 5 號安達工業大廈 2 樓 C 座。（鑽石山地下鐵 A2 出口）電話：（852）23262231

禪淨班：週六班 14:30-17:30、週日班 13:30-16:30。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 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每逢週六 19:00-21:00、週日 10:00-12:00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播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播《佛藏經》。

美國洛杉磯正覺講堂 ☆已遷移新址☆

17979 E. Arendt Ave, Unit B,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USA
TEL. (626) 965-2200 Cell. (626) 454-0607

禪淨班：每逢週末 15：30~17：30 上課。

進階班：每逢週末上午 10：00 上課。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 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每週六下午放映(13：00~15：00)，歡迎各界人士共享第一義諦無上法益，不需報名。播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播《佛藏經》。

二、招生公告 本會台北講堂及全省各講堂，每逢四月、十月中旬開新班，每週共修一次（每次二小時。開課日起三個月內仍可插班）；但美國洛杉磯共修處得隨時插班共修。各班共修期間皆為二年半，欲參加者請向本會函索報名表（各共修處皆於共修時間方有人執事，非共修時間請勿電詢或前來洽詢、請書），或直接從成佛之道網站下載報名表。共修期滿時，若經報名禪三審核通過者，可參加四天三夜之禪三精進共修，有機會明心、取證如來藏，發起般若實相智慧，成為實義菩薩，脫離凡夫菩薩位。

三、新春禮佛祈福 農曆年假期間停止共修：自農曆新年前七日起停止共修與弘法，正月 8 日起回復共修、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正月初一~初七 9.00~17.00 開放台北講堂、大溪禪三道場（正覺祖師堂），方便會員供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美國洛杉磯共修處之休假時間，請逕詢該共修處。

****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1、**禪淨班** 以無相念佛及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實證一心不亂功夫。傳授解脫道正理及第一義諦佛法，以及參禪知見。共修期間：二年六個月。每逢四月、十月開新班，詳見招生公告表。

2、**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主講。詳解釋迦世尊與諸佛世尊示現於人間之正理：爲人間有緣眾生「開、示、悟、入」諸佛所見、所證之法界真實義，並細說唯一佛乘之理，闡釋佛法本來只有**成佛之道**，不以聲聞、緣覺的緣起性空作爲佛法；闡釋二乘菩提之道只是從唯一佛乘中析出之方便道，本非真實佛法；闡釋阿含之二乘道所說緣起性空之法理及修證，實不能令人成佛，只有佛菩提道的實相般若及種智才能使人成佛；若不能信受及實地理解此真理者，終將只能成就解脫果，絕不可能成就佛菩提果。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會外人士需憑身分證件換證入內聽講（此是大樓管理處之安全規定，敬請見諒）。

3、**瑜伽師地論詳解** 詳解論中所言凡夫地至佛地等 17 師之修證境界與理論，從凡夫地、聲聞地……宣演到諸地所證一切種智之真實正理。由平實導師開講，每逢一、三、五週之週末晚上開示，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4、**精進禪三** 主三和尚：平實導師。於四天三夜中，以克勤圓悟大師及大慧宗杲之禪風，施設機鋒與小參、公案密意之開示，幫助會員剋期取證，親證不生不滅之真實心一人人本有之如來藏。每年四月、十月各舉辦二個梯次；平實導師主持。僅限本會會員參加禪淨班共修期滿，報名審核通過者，方可參加。並選擇會中定力、慧力、福德三條件皆已具足之已明心會員，給以指引，令得眼見自己無形無相之佛性遍佈山河大地，真實而無障礙，得以肉眼現觀世界身心悉皆如幻，具足成就如幻觀，圓滿十住菩薩之證境。

5、**佛藏經詳解** 有某道場專弘淨土法門數十年，於教導信徒研讀《佛藏經》時，往往告誡信徒曰：「後半部不許閱讀。」由此緣故坐令信徒失去提升念佛層次之機緣，師徒只能低品位往生淨土，令人深覺愚癡無智。由有多人建議故，今將擇於《法華經》講畢時宣講此經，藉以轉易如是邪見，並欲因此提升念佛人之知見與往生品位。此經中，對於實相念佛多所著墨，亦指出念佛要點：以實相爲依，念佛者應依止淨戒、依止清淨僧寶，捨離違犯重戒之師僧，應受學清淨之法，遠離邪見。本經是現代佛門大法師所厭惡之經典：一者由於大法師們已全都落入意識境界而無法親證實相，故於此經中所說實相全無所知，都不樂有人聞此經名，以免讀後提出問疑時無法回答；二者現代

大乘佛法地區，已經曾被藏密喇嘛教滲透，許多有名之大法師們大多已曾或繼續在修練雙身法，都已失去聲聞戒體及菩薩戒體，成為地獄種姓人，已非真正出家之人，本質上只是身著僧衣而住在寺院中的世俗人。這些人對於此經都是讀不懂的，也是極為厭惡的；他們尚不樂見此經之印行，何況流通與講解？今為救護廣大學佛人，兼欲護持佛教血脈永續常傳，特選此經先流通之；俟《法華經》講畢時，立即在同一時段宣講之，主講者平實導師。

6、**阿含經**詳解 選擇重要之阿含部經典，依無餘涅槃之實際而加以詳解，令大眾得以現觀諸法緣起性空，亦復不墮斷滅見中，顯示經中所隱說之涅槃實際一如來藏—確實已於四阿含中隱說；令大眾得以聞後觀行，確實斷除我見乃至我執，證得見到真現觀，乃至身證…等真現觀；已得大乘或二乘見道者，亦可由此聞熏及聞後之觀行，除斷我所之貪著，成就慧解脫果。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7、**大法鼓經**詳解 詳解末法時代大乘佛法修行之道。佛教正法消毒妙藥塗於大鼓而以擊之，凡有眾生聞之者，一切邪見鉅毒悉皆消殞；此經即是大法鼓之正義，凡聞之者，所有邪見之毒悉皆滅除，見道不難；亦能發起菩薩無量功德，是故諸大菩薩遠從諸方佛土來此娑婆聞修此經。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8、**解深密經**詳解 重講本經之目的，在於令諸已悟之人明解大乘之道之成佛次第，以及悟後進修一切種智之內涵，確實證知三種自性性，並得據此證解七真如、十真如等正理。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由平實導師詳解。將於《大法鼓經》講畢後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9、**成唯識論**詳解 詳解一切種智真實正理，詳細剖析一切種智之微細深妙廣大正理；並加以舉例說明，使已悟之會員深入體驗所證如來藏之微密行相；及証驗見分相分與所生一切法，皆由如來藏—阿賴耶識—直接或展轉而生，因此証知一切法無我，証知無餘涅槃之本際。將於增上班《瑜伽師地論》講畢後，由平實導師重講。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10、**精選如來藏系經典**詳解 精選如來藏系經典一部，詳細解說，以此完全印證會員所悟如來藏之真實，得入不退轉住。另行擇期詳細解說之，由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11、**禪門差別智** 藉禪宗公案之微細淆訛難知難解之處，加以宣說及剖析，以增進明心、見性之功德，啟發差別智，建立擇法眼。每月第一週日全天，由平實導師開示，謹限破參明心後，復又眼見佛性者參加（事冗暫停）。

12、**枯木禪** 先講智者大師的〈小止觀〉，後說〈釋禪波羅蜜〉，詳解四禪八定之修證理論與實修方法，細述一般學人修定之邪見與岔

路，及對禪定證境之誤會，消除枉用功夫、浪費生命之現象。已悟般若者，可以藉此而實修初禪，進入大乘通教及聲聞教的三果心解脫境界，配合應有的大福德及後得無分別智、十無盡願，即可進入初地心中。親教師：平實導師。未來緣熟時將於大溪正覺寺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註：本會例行年假，自 2004 年起，改為每年農曆新年前七天開始停息弘法事務及共修課程，農曆正月 8 日回復所有共修及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每日 9.00~17.00）開放台北講堂，方便會員禮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大溪鎮的正覺祖師堂，開放參訪時間，詳見〈正覺電子報〉或成佛之道網站。本表得因時節因緣需要而隨時修改之，不另作通知。

佛教正覺同修會 贈閱書籍 目錄

2012/05/20

- 1.無相念佛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2.念佛三昧修學次第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5 元
- 3.正法眼藏—護法集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4.真假開悟簡易辨正法&佛子之省思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5.生命實相之辨正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6.如何契入念佛法門(附:印順法師否定極樂世界)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7.平實書箋—答元覽居士書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8.三乘唯識—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平實導師編 回郵 80 元
(精裝本 長27 cm 寬21 cm 高7.5 cm 重2.8 公斤)
- 9.三時繫念全集—修正本 回郵掛號 40 元(長26.5 cm×寬19 cm)
- 10.明心與初地 平實導師述 回郵 3.5 元
- 11.邪見與佛法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2.菩薩正道—回應義雲高、釋性圓…等外道之邪見 正燦居士著 回郵 20 元
- 13.甘露法雨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4.我與無我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5.學佛之心態—修正錯誤之學佛心態始能與正法相應 正德老師著 回郵35元
附錄:平實導師著《略說八、九識並存…等之過失》
- 16.大乘無我觀—《悟前與悟後》別說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7.佛教之危機—中國台灣地區現代佛教之真相(附錄:公案拈提六則)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 18.燈影—燈下黑(覆「求教後學」來函等)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19.護法與毀法—覆上平居士與徐恆志居士網站毀法二文 正圓老師著 回郵35元
- 20.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5 元
- 21.辨唯識性相—對「紫蓮心海《辯唯識性相》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25 元
- 22.假如來藏—對法蓮法師《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35 元
- 23.入不二門—公案拈提集錦 第一輯(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
合輯為一冊流通之)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0 元
- 24.真假邪說—西藏密宗索達吉喇嘛《破除邪說論》真是邪說
正安法師著 回郵 35 元
- 25.真假開悟—真如、如來藏、阿賴耶識間之關係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26.真假禪和—辨正釋傳聖之謗法謬說 正德老師著 回郵 30 元
- 27.眼見佛性—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回郵 25 元

28. **普門自在**—公案拈提集錦 第二輯 (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合輯為一冊流通之)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29. **印順法師的悲哀**—以現代禪的質疑為線索 恒毓博士著 回郵 25 元
30. **識蘊真義**—現觀識蘊內涵、取證初果、親斷三縛結之具體行門。
—依《成唯識論》及《唯識述記》正義,略顯安慧《大乘廣五蘊論》之邪謬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31. **正覺電子報** 各期紙版本 免附回郵 每次最多函索三期或三本。
(已無存書之較早各期,不另增印贈閱)
32. **現代人應有的宗教觀** 正禮老師 著 回郵 3.5 元
33. **遠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一輯 回郵 20 元
34. **遠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二輯 回郵 20 元
35. **確保您的權益**—器官捐贈應注意自我保護 正光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36. **正覺教團電視弘法三乘菩提 DVD 光碟 (一)**
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共同講述錄製 DVD 8 片,MP3 一片,共 9 片。
有二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意涵」,二為「學佛的正知見」。內容精闢,深入淺出,精彩絕倫,幫助大眾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製作工本費 100 元,回郵 25 元)
37. **正覺教團電視弘法 DVD 專輯 (二)**
總有二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念佛法門」,一為「學佛正知見(第二篇)」,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輪番講述,內容詳細闡述如何修學念佛法門、實證念佛三昧,以及學佛應具有的正確知見,可以幫助發願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之學人,得以把握往生,更令學人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於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一套 17 片,工本費 160 元。回郵 35 元)
38. **佛藏經** 燙金精裝本 每冊回郵 20 元。正修佛法之道場欲大量索取者,請正式發函並蓋用大印寄來索取(2008.04.30 起開始敬贈)
39. **喇嘛性世界**—揭開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等人著 回郵 20 元
40. **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正玄教授編著 回郵 20 元
41. **隨緣**—理隨緣與事隨緣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42. **學佛的覺醒** 正枝居士 著 回郵 25 元
43. **導師之真實義** 正禮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44. **淺談達賴喇嘛之雙身法**—兼論解讀「密續」之達文西密碼
吳明芷居士 著 回郵 10 元
45. **魔界轉世** 張正玄居士 著 回郵 10 元
46. **一貫道與開悟** 正禮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47. **博愛—愛盡天下女人** 正覺教育基金會 編印 回郵 10 元
48. **意識虛妄經教彙編—實證解脫道的關鍵經文** 正覺同修會編印 回郵 25 元
49. **繫念思惟念佛法門** 蔡正元老師著 回郵 10 元
50. **廣論三部曲** 正益老師著 回郵 20 元
51.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第七、八識有可能是意識嗎?
平實導師述 俟電子報連載完畢後出版

52. **邪箭嚙語**—從中觀的教證與理證，談多識仁波切《破魔金剛箭雨論—反擊蕭平實對佛教正法的惡毒進攻》邪書的種種謬理
正元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
53. **真假沙門**—依 佛聖教闡釋佛教僧寶之定義
正禮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54. **真假禪宗**—藉評論釋性廣《印順導師對變質禪法之批判及對禪宗之肯定》以顯示真假禪宗
附論一：凡夫知見 無助於佛法之信解行證
附論二：世間與出世間一切法皆從如來藏實際而生而顯
正偉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回郵未定
55. **雪域同胞的悲哀**—揭示顯密正理，兼破索達吉師徒《般若鋒兮金剛焰》。
王心覺居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 上列贈書之郵資，係台灣本島地區郵資，大陸、港、澳地區及外國地區，請另計酌增（大陸、港、澳、國外地區之郵票不許通用）。尚未出版之書，請勿先寄來郵資，以免增加作業煩擾。

★ 本目錄若有變動，唯於後印之書籍及「成佛之道」網站上修正公佈之，不另行個別通知。

函索書籍請寄：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 3 段 277 號 9 樓
台灣地區函索書籍者請附寄郵票，無時間購買郵票者可以等值現金抵用，但不接受郵政劃撥、支票、匯票。大陸地區得以人民幣計算，國外地區請以美元計算（請勿寄來當地郵票，在台灣地區不能使用）。欲以掛號寄遞者，請另附掛號郵資。

親自索閱：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 ★請於共修時間前往取書，餘時無人在道場，請勿前往索取；共修時間與地點，詳見書末正覺同修會共修現況表（以近期之共修現況表為準）。

註：正智出版社發售之局版書，請向各大書局購閱。若書局之書架上已經售出而無陳列者，請向書局櫃台指定洽購；若書局不便代購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前往各共修處請購，正智出版社已派人於共修時間送書前往各共修處流通。郵政劃撥購書及大陸地區購書，請詳別頁正智出版社發售書籍目錄最後頁之說明。

成佛之道 網站：<http://www.a202.idv.tw> 正覺同修會已出版之結緣書籍，多已登載於 成佛之道 網站，若住外國、或住處遙遠，不便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書籍者，可以從本網站閱讀及下載。書局版之《宗通與說通》亦已上網，台灣讀者可向書局洽購，成本價 200 元。《狂密與真密》第一輯~第四輯，亦於 2003.5.1. 全部於本網站登載完畢；台灣地區讀者請向書局洽購，每輯約 400 頁，賠本流通價 140 元（網站下載紙張費用較貴，容易散失，難以保存，亦較不精美）。

**** 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

1.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 第一輯 重拈**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因重寫內容大幅度增加故，字體必須改小，並增為 576 頁 主文 546 頁。
比初版更精彩、更有內容。初版《禪門摩尼寶聚》之讀者，可寄回本公司
免費調換新版書。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期限。(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
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2.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200 元 (第一版舊書可換新版書。)
3.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400 元
4.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上、下冊，每冊 250 元
5.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6.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全套共 10 輯 每輯 250 元
7.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 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8.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 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9. **宗通與說通—成佛之道** 平實導師著 主文 381 頁 全書 400 頁 成本價 200 元
10.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 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1. **狂密與真密 一~四輯** 平實導師著 西藏密宗是人間最邪淫的宗教，本質
不是佛教，只是披著佛教外衣的印度教性力派流毒的喇嘛教。此書中將
西藏密宗密傳之男女雙身合修樂空雙運所有秘密與修法，毫無保留完全
公開，並將全部喇嘛們所不知道的部分也一併公開。內容比大辣出版社
喧騰一時的《西藏慾經》更詳細。並且函蓋藏密的所有秘密及其錯誤的
中觀見、如來藏見……等，藏密的所有法義都在書中詳述、分析、辨正。
每輯主文三百餘頁 每輯全書約 400 頁 流通價每輯 140 元。
12.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 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3.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述 300 元
14.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 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5. **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200 元
16.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成本價各 200 元
17.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八輯 每輯三百餘頁 成本價各 200 元
18.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對前岳靈犀網站主張「盧勝彥是
證悟者」之修正) 正犀居士(岳靈犀)著 流通價 140 元

19.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共七輯 每輯 250 元
20.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21.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1. 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2. 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3. 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
22.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於 2012 年五月下旬公開發行，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禪意無限〉出版後將不再錄製 CD，特此公告。
23. **我的菩提路** 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等人合著 售價 200 元
24.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 郭正益、張志成等人合著 售價 250 元
25. **鈍鳥與靈龜**——考證後代凡夫對大慧宗杲禪師的無根誹謗。
平實導師著 共 458 頁 售價 250 元
26.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各 200 元
27. **真假外道**——破劉東亮、杜大威、釋證嚴常見外道見 正光老師著 200 元
28. **勝經講記**——兼論印順《勝鬘經講記》對於《勝鬘經》之誤解。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29.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 15 輯，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30. **明心與眼見佛性**—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共448頁 成本價250元
31.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9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200元
預定2012年6月出版第一輯(以後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32. **佛法入門**—迅速進入三乘佛法大門,消除久學佛法漫無方向之窘境。
○○居士著 將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售價200元
33. **廣論之平議**—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正雄居士著
約二或三輯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書價未定
34. **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凡夫見本質 正德老師著
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之。 出版日期、書價未定
35.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辨正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
游宗明 居士著 俟電子報連載完畢後出版之。
36. **末法導護**—對印順法師中心思想之綜合判攝 正慶老師著 書價未定
37.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俟整理完畢後出版之。
38. **菩薩學處**—菩薩四攝六度之要義 正元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39. **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述 每輯2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40. **八識規矩頌**詳解 ○○居士 註解 出版日期另訂 書價未定。
41. **印度佛教史**—法義與考證。依法義史實評論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佛教史地考論》之謬說 正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2. **中國佛教史**—依中國佛教正法史實而論。○○老師 著 書價未定。
43. **中論正義**—釋龍樹菩薩《中論》頌正理。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4. **中觀正義**—註解平實導師《中論正義頌》。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5. **佛藏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6. **阿含講記**—將選錄四阿含中數部重要經典全經講解之,講後整理出版。
平實導師述 約二輯 每輯2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47. **寶積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2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48.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約四輯 將於重講後整理出版
49. **成唯識論略解** 平實導師著 五~六輯 每輯2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50.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200元
將於正覺寺建成後重講、以講記逐輯出版 日期未定
51. **無門關**—《無門關》公案拈提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52. **中觀再論**—兼述印順《中觀今論》謬誤之平議。 正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53. **輪迴與超度**—佛教超度法會之真義。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4. **《釋摩訶衍論》平議**—對偽稱龍樹所造《釋摩訶衍論》之平議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5. **正覺發願文**註解—以真實大願為因 得證菩提

-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6. **正覺總持咒**—佛法之總持 正圓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7. **涅槃**—論四種涅槃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8. **三自性**—依四食、五蘊、十二因緣、十八界法，說三性三無性。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59. **道品**—從三自性說大小乘三十七道品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0. **大乘緣起觀**—依四聖諦七真如現觀十二緣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1. **三德**—論解脫德、法身德、般若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2. **真假如來藏**—對印順《如來藏之研究》謬說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3. **大乘道次第**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4. **四緣**—依如來藏故有四緣。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5. **空之探究**—印順《空之探究》謬誤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6. **十法義**—論阿含經中十法之正義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7. **外道見**—論述外道六十二見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總經銷：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01 之 9 號 2 樓

Tel.02—82186688（五線代表號） Fax.02-82186458、82186459

- 零售：1. 全台連鎖經銷書局：**三民書局、誠品書局、何嘉仁書店
敦煌書店、紀伊國屋、金石堂書局、建宏書局
- 2. 台北市縣：**佛化人生 北市羅斯福路 3 段 325 號 5 樓 台電大樓對面
士林圖書 北市士林區大東路 86 號 書田文化 北市石牌路二段 86 號
書田文化 北市大安路一段 245 號 書田文化 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37 號 B1
人人書局 北市北安路 524 號 一全書店 中和興南路一段 10 號
金玉堂書局 三重三和路四段 16 號 來電書局 新莊中正路 261 號
春大地書店 蘆洲中正路 117 號 明達書局 三重五華街 129 號
阿福的書店 蘆洲中正路 233 號
- 3. 桃園市縣：**桃園文化城 桃園復興路 421 號 金玉堂 中壢中美路 2 段 82 號
巧巧屋書局 蘆竹南崁路 263 號 內壢文化圖書城 中壢忠孝路 86 號
來電書局 大溪慈湖路 30 號 御書堂 龍潭中正路 123 號
- 4. 新竹市縣：**大學書局 新竹建功路 10 號 聯成書局 新竹中正路 360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信義街 68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力行二路 3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民族路 2 號 墊腳石文化書店 新竹中正路 38 號
金典文化 竹北中正西路 47 號 展書堂 竹東長春路 3 段 36 號
- 5. 苗栗市縣：**建國書局 苗栗市中山路 566 號 萬花筒書局 苗栗市府東路 73 號
展書堂 頭份和平路 79 號 展書堂 竹南民權街 49-2 號
- 6. 台中市縣：**瑞成書局、各大連鎖書店。
興大書齋 台中市國光路 250 號 詠春書局 台中市永春東路 884 號
參次方國際圖書 大里大明路 242 號

- 儀軒文化事業公司 太平中興路 178 號
- 7.彰化市縣：心泉佛教流通處 彰化市南瑤路 286 號
員林鎮：墊腳石圖書文化廣場 中山路 2 段 49 號 (04-8338485)
大大書局 民權街 33 號 (04-8381033)
溪湖鎮：聯宏圖書 西環路 515 號 (04-8856640)
- 8.南投縣：文春書局 霧峰鄉中正路 1087 號
- 9.台南市縣：吉祥宗教文物 台南市公園路 595-26 號
宏昌書局 台南北門路一段 136 號 禪馥館 台南北門路一段308-1 號
博大書局 新營三民路 128 號 豐榮文化商場 新市仁愛街 286-1 號
藝美書局 善化中山路 436 號 志文書局 麻豆博愛路 22 號
- 10.高雄市：各大連鎖書店、瑞成書局
政大書城 三民區明仁路 161 號 政大書城 苓雅區光華路 148-83 號
明儀書局 三民區明福街 2 號 明儀書局 三多四路 63 號
青年書局 青年一路 141 號
- 11.宜蘭縣市：金隆書局 宜蘭市中山路 3 段 43 號
宋太太梅鋪 羅東鎮中正北路 101 號 (039-534909)
- 12.台東市：東普佛教文物流通處 台東市博愛路 282 號
- 13.其餘鄉鎮市經銷書局：請電詢總經銷飛鴻公司。
- 14.大陸地區請洽：
香港：樂文書店 (旺角 西洋菜街 62 號 3 樓、銅鑼灣 駱克道 506 號 3 樓)
- 15.美國：世界日報圖書部：紐約圖書部 電話 7187468889#6262
洛杉磯圖書部 電話 3232616972#202
- 16.國內外地區網路購書：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書籍簡介、直接聯結下列網路書局購書)
三民 網路書局 <http://www.Sanmin.com.tw>
誠品 網路書局 <http://www.eslitebooks.com>
博客來 網路書局 <http://www.books.com.tw>
金石堂 網路書局 <http://www.kingstone.com.tw>
飛鴻 網路書局 <http://fh6688.com.tw>

附註：1.請儘量向各經銷書局購買：郵政劃撥需要十天才能寄到(本公司在您的劃撥後第四天才能接到劃撥單，次日寄出後第四天您才能收到書籍，此八天中一定會遇到週休二日，是故共需十天才能收到書籍)若想要早日收到書籍者，請劃撥完畢後，將劃撥收據貼在紙上，旁邊寫上您的姓名、住址、郵區、電話、買書詳細內容，直接傳真到本公司 02-28344822，並來電 02-28316727、28327495 確認是否已收到您的傳真，即可提前收到書籍。2.因台灣每月皆有五十餘種宗教類書籍上架，書局書架空間有限，故唯有新書方有機會上架，通常每次只能有一本新書上架；本公司出版新書，大多

上架不久便已售出，若書局未再叫貨補充者，書架上即無新書陳列，則請直接向書局櫃台訂購。 3.若書局不便代購時，可於晚上共修時間向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請購（共修時間及地點，詳閱共修現況表。每年例行年假期間請勿前往請書，年假期間請見共修現況表）。 4.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19068241。 5. 正覺同修會會員購書都以八折計價（戶籍台北市者為一般會員，外縣市為護持會員）都可獲得優待，欲一次購買全部書籍者，可以考慮入會，節省書費。入會費一千元（第一年初加入時才需要繳），年費二千元。 6. **尚未出版之書籍，請勿預先郵寄書款與本公司，謝謝您！** 7.若欲一次購齊本公司書籍，或同時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之全部書籍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親到各共修處請購及索取；**台北市讀者**請洽：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10 樓（捷運淡水線 圓山站旁）請書時間：週一至週五為 18.00~21.00，第一、三、五週週六為 10.00~21.00，雙週之週六為 10.00~18.00 請購處專線電話：25957295-分機 14（於請書時間方有人接聽）。

關於平實導師的書訊，請上網查閱：

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售書之稅後盈餘，全部捐助財團法人正覺寺籌備處、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供作弘法及購建道場之用；懇請諸方大德支持，功德無量★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書籍介紹

(書籍所登載售價為紙本價格)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言淨土諸祖所未曾言，示諸宗祖師所未曾示；禪淨圓融，另闢成佛捷徑，兼顧自力他力，闡釋淨土門之速行易行道，亦同時揭糞聖教門之速行易行道；令廣大淨土行者得免緩行難證之苦，亦令聖道門行者得以藉著淨土速行道而加快成佛之時劫。乃前無古人之超勝見地，非一般弘揚禪淨法門典籍也，先讀為快。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第一輯 平實導師著

繼承克勤圓悟大師碧巖錄宗旨之禪門鉅作。先則舉示當代大師之邪說，消弭當代禪門大師鄉愿之心態，摧破當今禪門「世俗禪」之妄談；次則旁通教法，表顯宗門正理；繼以道之次第，消弭古今狂禪；後藉言語及文字機鋒，直示宗門入處。悲智雙運，禪味十足，數百年來難得一睹之禪門鉅著也。(原初版書《禪門摩尼寶聚》，改版後補充為五百餘頁新書，總計多達二十四萬字，內容更精彩，並改名為《宗門正眼》，讀者原購初版《禪門摩尼寶聚》皆可寄回本公司免費換新，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期限)(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本書能建立學人悟道之信心與正確知見，圓滿具足而有次第地詳述禪悟之功夫與禪悟之內容，指陳參禪中細微淆訛之處，能使學人明自真心、見自本性。若未能悟入，亦能以正確知見辨別古今中外一切大師究係真悟？或屬錯悟？便有能力揀擇，捨名師而選明師，後時必有悟道之緣。一旦悟道，遲者七次人天往返，便出三界，速者一生取辦。學人欲求開悟者，不可不讀。

上、下兩冊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單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如來藏真實存在，乃宇宙萬有之本體，並非印順法師、達賴喇嘛等人所說之「唯有名相、無此心體」。如來藏是涅槃之本際，是一切有智之人竭盡心智、不斷探索而不能得之生命實相；是古今中外許多大師自以為悟而當面錯過之生命實相。如來藏即是阿賴耶識，乃是一切有情本自具足、不生不滅之真實心。當代中外大師於此書出版之前所未能言者，作者於本書中盡情流露、詳細闡釋。真悟者讀之，必能增益心境、智慧增上；錯悟者讀之，必能檢討自己之錯誤，免犯大妄語業；未悟者讀之，能知參禪之理路，亦能以之檢查一切名師是否真悟。此書是一切哲學家、宗教家、學佛者及欲昇華心智之人必讀之鉅著。

售價：新臺幣 400 元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列舉實例，闡釋土城廣欽老和尚之悟處；並直示這位不識字的老和尚妙智橫生之根由，繼而剖析禪宗歷代大德之開悟公案，解析當代密宗高僧卡盧仁波切之錯悟證據，並例舉當代顯宗高僧、大居士之錯悟證據（凡健在者，為免影響其名聞利養，皆隱其名）。藉辨正當代名師之邪見，向廣大佛子指陳禪悟之正道，彰顯宗門法眼。悲勇兼出，強捋虎鬚；慈智雙運，巧探驪龍；摩尼寶珠在手，直示宗門入處，禪味十足；若非大悟徹底，不能為之。禪門精奇人物，允宜人手一冊，供作參究及悟後印證之圭臬。本書於 2008 年 4 月改版，增寫為大約 500 頁篇幅，以利學人研讀參究時更易悟入宗門正法，以前所購初版首刷及初版二刷舊書，皆可免費換取新書。（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演述

詳解大乘起信論心生滅門與真心如門之真實意旨，消除以往大師與學人對起信論所說心生滅門之誤解，由是而得了知真心如來藏之非常非斷中道正理；亦因此一講解，令此論以往隱晦而被誤解之真實義，得以如實顯示，令大乘佛菩提道之正理得以顯揚光大；初機學者亦可藉此正論所顯示之法義，對大乘法理生起正信，從此得以真發菩提心，真入大乘法中修學，世世常修菩薩正行。共六輯，都已出版，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本經是禪宗見道者印證所悟真偽之根本經典，亦是禪宗見道者悟後起修之依據經典；故達摩祖師於印證二祖慧可大師之後，將此經典連同佛鉢祖衣一併交付二祖，令其依此經典佛示金言、進入修道位，修學一切種智。由此可知此經對於真悟之人修學佛道，是非常重要的之一部經典。此經能破外道邪說，亦破佛門中錯悟名師之謬說，亦破禪宗部分祖師之狂禪：不讀經典、一向主張「一悟即成究竟佛」之謬執。並開示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等差別，令行者對於三乘禪法差異有所分辨；亦糾正禪宗祖師古來對於如來禪之誤解，嗣後可免以訛傳訛之弊。此經亦是法相唯識宗之根本經典，禪者悟後欲修一切種智而入初地者，必須詳讀。全套共十輯，已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主文約 320 頁，每冊約 352 頁。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繼宗門法眼之後，再以金剛之作略、慈悲之胸懷、犀利之筆觸，舉示寒山、拾得、布袋三大士之悟處，消弭當代錯悟者對於寒山大士……等之誤會及誹謗。亦舉出民初以來與虛雲和尚齊名之蜀郡鹽亭袁煥仙夫子——南懷瑾老師之師，其「悟處」何在？並蒐羅許多真悟祖師之證悟公案，顯示禪宗歷代祖師之睿智，指陳部分祖師、奧修及當代顯密大師之謬悟，作為殷鑑，幫助禪子建立及修正參禪之方向及知見。假使讀者閱此書已，一時尚未能悟，亦可一面加功用行，一面以此宗門道眼辨別真假善知識，避開錯誤之印證及歧路，可免大妄語業之長劫慘痛果報。欲修禪宗之禪者，務請細讀。（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淨土聖道—兼評日本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佛法甚深極廣，般若玄微，非諸二乘聖僧所能知之，一切凡夫更無論矣！所謂一切證量皆歸淨土是也！是故大乘法中「聖道之淨土、淨土之聖道」，其義甚深，難可了知；乃至真悟之人，初心亦難知也。今有正德老師真實證悟後，復能深探淨土與聖道之緊密關係，憐憫眾生之誤會淨土實義，亦欲利益廣大淨土行人同入聖道，同獲淨土中之聖道門要義，乃振奮心神、書以成文，今得刊行天下。主文 279 頁，連同序文等共 301 頁，總有十一萬六千餘字。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宗通與說通 平實導師著

古今中外，錯誤之人如麻似粟，每以常見外道所說之靈知心，認作真心；或妄想虛空之勝性能量為真如，或錯認物質四大元素藉冥性（靈知心本體）能成就吾人色身及知覺，或認初禪至四禪中之了知心為不生不滅之涅槃心。此等皆非通宗者之見地。復有錯悟之人一向主張「宗門與教門不相干」，此即尚未通達宗門之人也。其實宗門與教門互通不二，宗門所證者乃是真如與佛性，教門所說者乃說宗門證悟之真如佛性，故教門與宗門不二。本書作者以宗教二門互通之見地，細說「宗通與說通」，從初見道至悟後起修之道、細說分明；並將諸宗諸派在整體佛教中之地位與次第，加以明確之教判，學人讀之即可了知佛法之梗概也。欲擇明主文共 381 頁，全書 392 頁。

師學法之前，允宜先讀。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末法怪象—許多修行人自以為悟，每將無念靈知認作真實；崇尚二乘法諸師及其徒眾，則將外於如來藏之緣起性空—無因論之無常空、斷滅空、一切法空—錯認為佛所說之般若空性。這兩種現象已於當今海峽兩岸及美加地區顯密大師之中普遍存在；人人自以為悟，心高氣壯，便敢寫書解釋祖師證悟之公案，大多出於意識思惟所得，言不及義，錯誤百出，因此誤導廣大佛子同陷大妄語之地獄業中而不能自知。彼等書中所說之悟處，其實處處違背第一義經典之聖言量。彼等諸人不論是否身披袈裟，都非佛法宗門血脈，或雖有禪宗法脈之傳承，亦只徒具形式；猶如螟蛉，非真血脈，未悟得根本真實故。禪子欲知佛、祖之真血脈者，請讀此書，便知分曉。平實導師著，主文 452 頁，全書 464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正孺居士著

人人身中都有真活佛，永生不滅而有大神用，但眾生都不了知，所以常被身外的西藏密宗假活佛籠罩欺瞞。本來就真實存在的真活佛，才是真正的密宗無上密！諾那活佛因此而說禪宗是大密宗，但藏密的所有活佛都不知道、也不會實證自身中的真活佛。本書詳實宣示真活佛的道理，舉證盧勝彥的「佛法」不是真佛法，也顯示盧勝彥是假活佛，直接的闡釋第一義佛法見道的真實正理。真佛宗的所有上師與學人們，都應該詳細閱讀，包括盧勝彥個人在內。

售價：新臺幣 140 元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修學大乘佛法有二果須證—解脫果及大菩提果。二乘人不證大菩提果，唯證解脫果；此果之智慧，名為聲聞菩提、緣覺菩提。大乘佛子所證二果之菩提果為佛菩提，故名大菩提果，其慧名為一切種智—一函蓋二乘解脫果。然此大乘二果修證，須經由禪宗之宗門證悟方能相應。而宗門證悟極難，自古已然；其所以難者，咎在古今佛教界普遍存在三種邪見：1. 以修定認作佛法， 2. 以無因論之緣起性空—否定涅槃本際如來藏以後之一切法空作為佛法， 3. 以常見外道邪見（離語言妄念之靈知性）作為佛法。如是邪見，或因自身正見未立所致，或因邪師之邪教導所致，或因無始劫來虛妄熏習所致。若不破除此三種邪見，永劫不悟宗門真義、不入大乘正道，唯能外門廣修菩薩行。平實導師於此書中，有極為詳細之說明，有志佛子欲摧邪見、入於內門修菩薩行者，當閱此書。主文共 496 頁，全書 512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本經詳述在家菩薩修學大乘佛法，應如何受持菩薩戒？對人間善行應如何看待？對三寶應如何護持？應如何正確地修集此世後世證法之福德？應如何修集後世「行菩薩道之資糧」？並詳述第一義諦之正義：五蘊非我非異我、自作自受、異作異受、不作不受……等深妙法義，乃是修學大乘佛法、行菩薩行之在家菩薩所應當了知者。出家菩薩今世或未來世登地已，捨報之後多數將如華嚴經中諸大菩薩，以在家菩薩身而修行菩薩行，故亦應以此經所述正理而修之，配合《楞伽經、解深密經、楞嚴經、華嚴經》等道次第正理，方得漸次成就佛道；故此經是一切大乘行者皆應證知之正法。每輯三百餘頁；共八輯，已全部出版。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真假外道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具體舉證佛門中的常見外道知見實例，並加以教證及理證上的辨正，幫助讀者輕鬆而快速的了知常見外道的錯誤知見，進而遠離佛門內外的常見外道知見，因此即能改正修學方向而快速實證佛法。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狂密與真密 平實導師著

密教之修學，皆由有相之觀行法門而入，其最終目標仍不離顯教經典所說第一義諦之修證；若離顯教第一義經典、或違背顯教第一義經典，即非佛教。西藏密教之觀行法，如灌頂、觀想、遷識法、寶瓶氣、大聖歡喜雙身修法、喜金剛、無上瑜伽、大樂光明、樂空雙運等，皆是印度教兩性生生不息思想之轉化，自始至終皆以如何能運用交合淫樂之法達到全身受樂為其中心思想，純屬欲界五欲的貪愛，不能令人超出欲界輪迴，更不能令人斷除我見；何況大乘之明心與見性，更無論矣！故密宗之法絕非佛法也。而其明光大手印、大圓滿法教，又皆同以常見外道所說離語言妄念之無念靈知心錯認為佛地之真

如，不能直指不生不滅之真如。西藏密宗所有法王與徒眾，都尚未開頂門眼，不能辨別真偽，以依人不依法、依密續不依經典故，不肯將其上師喇嘛所說對照第一義經典，純依密續之藏密祖師所說為準，因此而誇大其證德與證量，動輒謂彼祖師上師為究竟佛、為地上菩薩；如今台海兩岸亦有自謂其師證量高於釋迦文佛者，然觀其師所述，猶未見道，仍在觀行即佛階段，尚未到禪宗相似即佛、分證即佛階位，竟敢標榜為究竟佛及地上法王，誑惑初機學人。凡此怪象皆是狂密，不同於真密之修行者。近年狂密盛行，密宗行者被誤導者極眾，動輒自謂已證佛地真如，自視為究竟佛，陷於大妄語業中而不知自省，反謗顯宗真修實證者之證量粗淺；或如義雲高與釋性圓……等人，於報紙上公然誹謗真修實證者為「騙子、無道人、人妖、癩蛤蟆……」等，造下誹謗大乘勝義僧之大惡業；或以外道法中有為有作之甘露、魔術……等法，誑騙初機學人，狂言彼外道法為真佛法。如是怪象，在西藏密宗及附藏密之外道中，不一而足，舉之不盡，學人宜應慎思明辨，以免上當後又犯毀破菩薩戒之重罪。密宗學人若欲遠離邪知邪見者，請閱此書，即能了知密宗之邪謬，從此遠離邪見與邪修，轉入真正之佛道。共四輯 每輯約 400 頁（主文約 340 頁）。

賠本流通價每輯售價：新臺幣 140 元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有六大危機，乃是藏密化、世俗化、膚淺化、學術化、宗門密意失傳、悟後進修諸地之次第混淆；其中尤以宗門密意之失傳，為當代佛教最大之危機。由宗門密意失傳故，易令世尊本懷普被錯解，易令世尊正法被轉易為外道法，以及加以淺化、世俗化，是故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與具緣佛弟子，極為重要。然而欲令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予具緣之佛弟子者，必須同時配合錯誤知見之解析、普令佛弟子知之，然後輔以公案解析之直示入處，方能令具緣之佛弟子悟入。而此二者，皆須以公案拈提之方式為之，方易成其功、竟其業，是故平實導師續作宗門正義一書，以利學人。

全書 500 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著

二乘菩提所證之解脫道，實依第八識心之斷除煩惱障現行而立解脫之名；大乘菩提所證之佛菩提道，實依親證第八識如來藏之涅槃性、清淨自性、及其中道性而立般若之名；禪宗祖師公案所證之真心，即是此第八識如來藏；是故三乘佛法所修所證之三乘菩提，皆依此如來藏心而立名也。此第八識心，即是《心經》所說之心也。證得此如來藏已，即能漸入大乘佛菩提道，亦可因證知此心而了知二乘無學所不能知之無餘涅槃實際，是故《心經》之密意，與三乘佛菩提之關係極為密切、不可分割，三乘佛法皆依此心而立名故。今者平實導師以其所證解脫道之無生智及佛菩提之般若種智，將《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以演講之方式，用淺顯之語句和盤托出，發前人所未言，呈三乘菩提之真義，令人藉此《心經密意》一舉而窺三乘菩提之堂奧，迥異諸方言不及義之說；欲求真實佛智者、不可不讀！主文 317 頁，連同跋文及序文……等共 384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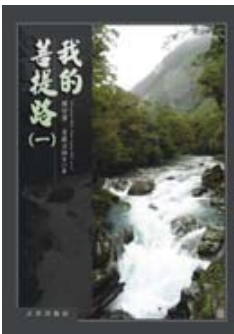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之世俗化，將導致學人以信仰作為學佛，則將以感應及世間法之庇祐，作為學佛之主要目標，不能了知學佛之主要目標為親證三乘菩提。大乘菩提則以般若實相智慧為主要修習目標，以二乘菩提解脫道為附帶修習之標的；是故學習大乘法者，應以禪宗之證悟為要務，能親入大乘菩提之實相般若智慧中故，般若實相智慧非二乘聖人所能知故。此書則以台灣世俗化佛教之三大法師，說法似是而非之實例，配合真悟祖師之公案解析，提示證悟般若之關節，令學人易得悟入。全書五百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我的菩提路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著

凡夫及二乘聖人不能實證的佛菩提證悟，末法時代的今天仍然有人能得實證，由正覺同修會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二十餘位實證如來藏者所寫的見道報告，已為當代學人見證宗門正法之絲縷不絕，證明大乘義學的法脈仍然存在，為末法時代求悟般若之學人照耀出光明的坦途。由二十餘位大乘見道者所繕，敘述各種不同的學法、見道因緣與過程，參禪求悟者必讀。全書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廣說四大部《阿含經》諸經中隱說之真正義理，一一舉示佛陀本懷，令阿含時期初轉法輪根本經典之真義，如實顯現於佛子眼前。並提示末法大師對於阿含真義誤解之實例，一一比對之，證實唯識增上慧學確於原始佛法之阿含諸經中已隱覆密意而略說之，證實 世尊確於原始佛法中已曾密意而說第八識如來藏之總相；亦證實 世尊在四阿含中已說此藏識是名色十八界之因、之本—證明如來藏是能生萬法之根本心。佛子可據此修正以往受諸大師（譬如西藏密宗應成派中觀師：印順、昭慧、性廣、大願、達賴、宗喀巴、寂天、月稱、……等人）誤導之邪見，建立正見，轉入正道乃至親證初果而無困難；書中並詳說三果所證的**心解脫**，以及四果**慧解脫**的親證，都是如實可行的具體知見與行門。全書共七輯，已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

1. 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
2. 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
3. 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於 2012 年五月下旬公開發行，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禪意無限〉出版後將不再錄製 CD，特此公告。



鈍鳥與靈龜 平實導師著

鈍鳥及靈龜二物，被宗門證悟者說為二種人：前者是精修禪定而無智慧者，也是以定為禪的愚癡禪人；後者是或有禪定、或無禪定的宗門證悟者，凡已證悟者皆是靈龜。但後來被人虛造事實，用以嘲笑大慧宗杲禪師，說他雖是靈龜，卻不免被天童禪師預記「患背」痛苦而亡：「鈍鳥離巢易，靈龜脫殼難。」藉以貶低大慧宗杲的證量。同時將天童禪師實證如來藏的證量，曲解為意識境界的離念靈知。自從大慧禪師入滅以後，錯悟凡夫對他的不實毀謗就一直存在著，不曾止息，並且捏造的假事實也隨著年月的增加而越來越多，終至編成「鈍鳥與靈龜」的假公案、假故事。本書是考證大慧與天童之間的不朽情誼，顯現這件假公案的虛妄不實；更見大慧宗杲面對惡勢力時的正直不阿，亦顯示大慧對天童禪師的至情深義，將使後人對大慧宗杲的誣謗至此而止，不再有人誤犯毀謗賢聖的惡業。書中亦舉證宗門的所悟確以第八識如來藏為標的，詳讀之後必可改正以前被錯悟大師誤導的參禪知見，日後必定有助於實證禪宗的開悟境界，得階大乘真見道位中，即是實證般若之賢聖。全書 459 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本經係 世尊在世時，由等覺菩薩維摩詰居士藉疾病而演說之大乘菩提無上妙義，所說函蓋甚廣，然極簡略，是故今時諸方大師與學人讀之悉皆錯解，何況能知其中隱含之深妙正義，是故普遍無法為人解說；若強為人說，則成依文解義而有諸多過失。今由平實導師公開宣講之後，詳實解釋其中密意，令維摩詰菩薩所說大乘不可思議解脫之深妙正法得以正確直流於人間，利益當代學人及與諸方大師。書中詳實演述大乘佛法深妙不共二乘之智慧境界，顯示諸法之中絕待之實相境界，建立大乘菩薩妙道於永遠不敗不壞之地，以此成就護法偉功，欲冀永利娑婆人天。已經宣講圓滿整理成書流通，以利諸方大師及諸學人。全書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我的菩提路第二輯 郭正益老師等八合著

書中詳述彼等諸人歷經各處道場學法，一一修學而加以檢擇之不同過程以後，因閱讀正覺同修會、正智出版社書籍而發起抉擇分，轉入正覺同修會中修學；乃至學法及見道之過程，都一一詳述之。其中張志成等人係由前現代禪轉進正覺同修會，張志成原為現代禪副宗長，以前未閱本會書籍時，曾被人藉其名義著文評論平實導師（詳見《宗通與說通》辨正及《眼見佛性》書末附錄……等）；後因偶然接觸正覺同修會書籍，深覺以前聽人評論平實導師之語不實，於是投入極多時間閱讀本會書籍、深入思辨，詳細探索中觀與唯識之關聯與異同，認為正覺之法義方是正法，深覺相應；亦解開多年來對佛法的迷雲，確定應依八識論正理修學方是正法。乃不顧面子，毅然前往正覺同修會面見平實導師懺悔，並正式學法求悟。今已與其同修王美伶（亦為前現代禪傳法老師），同樣證悟如來藏而證得法界實相，生起實相般若真智。此書中尚有七年來本會第一位眼見佛性者之見性報告一篇，一同供養大乘佛弟子。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勝鬘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如來藏為三乘菩提之所依，若離如來藏心體及其含藏之一切種子，即無三界有情及一切世間法，亦無二乘菩提緣起性空之出世間法；本經詳說無始無明、一念無明皆依如來藏而有之正理，藉著詳解煩惱障與所知障間之關係，令學人深入了知二乘菩提與佛菩提相異之妙理；聞後即可了知佛菩提之特勝處及三乘修道之方向與原理，邁向攝受正法而速成佛道的境界中。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楞嚴經係密教部之重要經典，亦是顯教中普受重視之經典；經中宣說明心與見性之內涵極為詳細，將一切法都會歸如來藏及佛性一妙真如性；亦闡釋佛菩提道修學過程中之種種魔境，以及外道誤會涅槃之狀況，旁及三界世間之起源。然因言句深澀難解，法義亦復深妙寬廣，學人讀之普難通達，是故讀者大多誤會，不能如實理解佛所說之明心與見性內涵，亦因是故多有悟錯之人引為開悟之證言，成就大妄語罪。今由平實導師詳細講解之後，整理成文，以易讀易懂之語體文刊行天下，以利學人。全書十五輯，2009年12月1日開始發行，每二個月出版一輯，2012年4月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明心與眼見佛性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細述明心與眼見佛性之異同，同時顯示了中國禪宗破初參明心與重關眼見佛性二關之間的關聯；書中又藉法義辨正而旁述其他許多勝妙法義，讀後必能遠離佛門長久以來積非成是的錯誤知見，令讀者在佛法的實證上有極大助益。也藉慧廣法師的謬論來教導佛門學人回歸正知正見，遠離古今禪門錯悟者所墮的意識境界，非唯有助於斷我見，也對未來的開悟明心實證第八識如來藏有所助益，是故學禪者都應細讀之。共 448 頁。
成本價：新臺幣 250 元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著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成佛之修證內容，是諸地菩薩之所修；般若則是成佛之道（實證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入門，若未證悟實相般若，即無成佛之可能，必將永在外門廣行菩薩六度，永在凡夫位中。然而實相般若的發起，全賴實證萬法的實相；若欲證知萬法的真相，則必須探究萬法之所從來，則須實證自心如來一金剛心如來藏，然後現觀這個金剛心的金剛性、真實性、如如性、清淨性、涅槃性、能生萬法的自性性、本住性，名為證真如；進而現觀三界六道唯是此金剛心所成，人間萬法須藉八識心王和合運作方能現起。如是實證《華嚴經》的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後，由此等現觀而發起實相般若智慧，繼續進修第十住位的如幻觀、第十行位的陽焰觀、第十迴向位的如夢觀，再生起增上意樂而勇發十無盡願，方能滿足三賢位的實證，轉入初地；自知成佛之道而無偏倚，從此按部就班、次第進修乃至成佛。第八識自心如來是般若智慧之所依，般若智慧的修證則要從實證金剛心自心如來開始；《金剛經》則是解說自心如來之經典，是一切三賢位菩薩所應進修之實相般若經典。這一套書，是將平實導師宣講的《金剛經宗通》內容，整理成文字而流通之；書中所說義理，迥異古今諸家依文解義之說，指出大乘見道方向與理路，有益於禪宗學人求開悟見道，及轉入內門廣修六度萬行。講述完畢後將擇期陸續結集出版。總共 9 輯，每輯約三百餘頁，將於 2012/6/1 開始出版，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坎貝爾女士著，呂艾倫中譯

本書作者為蘇格蘭哲學家，因為嚮往佛教深妙的哲學內涵，於是進入當年盛行於歐美的藏傳佛教密宗，擔任卡盧仁波切的翻譯工作多年以後，被邀請成為卡盧的空行母（又名佛母、明妃），開始了她在密宗裡的實修過程；後來發覺在密宗雙身法中的修行，其實無法使自己成佛，也發覺密宗對女性歧視而處處貶抑，並剝奪女性在雙身法中擔任一半角色時應有的身分定位。當她發覺自己只是雙身法中被喇嘛利用的工具，沒有獲得絲毫應有的尊重與基本定位時，發現了密宗的父權社會控制女性的本質；於是作者傷心地離開了卡盧仁波切與密宗，但是卻被恐嚇不許講出她在密宗裡的經歷，也不許她說出自己對密宗的教義與教制下對女性剝削的本質，否則將被咒殺死亡。後來她去加拿大定居，十餘年後方才擺脫這個恐嚇陰影，下定決心將親身經歷的實情及觀察到的事實寫下來並且出版，公諸於世。出版之後，她被流亡的達賴集團人士大力攻訐，誣指她為精神狀態失常、說謊……等。但有智之士並未被達賴集團的政治操作及各國政府政治運作吹捧達賴的表相所欺，使她的書銷售無阻而又再版。正智出版社鑑於作者此書是親身經歷的事實，所說具有針對藏傳佛教而作學術研究的價值，也有使人認清藏傳佛教剝削佛母、明妃的男性本位實質，因此洽請作者同意中譯而出版於華人地區。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游宗明居士著

本書作者藉兄弟之間信件往來論義，略述佛法大義；並以多篇短文辨義，舉出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證據，並一一給予簡單而清晰的辨正，令人一讀即知。久讀、多讀之後即能認清楚釋印順的六識論見解，與真實佛法之牴觸是多麼嚴重；於是在久讀、多讀之後，於不知不覺之間提升了對佛法的極深入理解，正知正見就在不知不覺間建立起來了。當三乘佛法的正知見建立起來之後，對於三乘菩提的見道條件便將隨之具足，於是聲聞解脫道的

見道也就水到渠成；接著大乘見道的因緣也將次第成熟，未來自然也會有親見大乘菩提之道的因緣，悟入大乘實相般若也將自然成功，自能通達般若系列諸經而成實義菩薩。作者居住於南投縣霧峰鄉，自喻見道之後不復再見霧峰之霧，故鄉原野美景一一明見，於是立此書名為《霧峰無霧》；讀者若欲撥霧見月，可以此書為緣。 俟電子報連載完畢後出版之，書價未定。

佛法入門 ○○菩薩著

學佛人往往修學二十年後仍不知如何入門，茫無所入漫無方向，不知如何實證佛法；更因不知三乘菩提的互異互同之處，導致越是久學者越覺茫然，都是肇因於尚未瞭解佛法的全貌所致。本書對於佛法的全貌提出明確的輪廓，並說明三乘菩提的異同處，讀後即可輕易瞭解佛法全貌，數日內即可明瞭三乘菩提入門方向與下手處。出版日期未定。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修學四禪八定之人，往往錯會禪定之修學知見，欲以無止盡之坐禪而證禪定境界，卻不知修除性障之行門才是修證四禪八定不可或缺之要素，故智者大師云「性障初禪」；性障不除，初禪永不現前，云何修證二禪等？又：行者學定，若唯知數息，而不解六妙門之方便善巧者，欲求一心入定，極難可得，智者大師名之為「事障未來」：障礙未到地定之修證。又禪定之修證，不可違背二乘菩提及第一義法，否則縱使具足四禪八定，亦不能實證涅槃而出三界。此諸知見，智者大師於《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中皆有闡釋。作者平實導師以其第一義之見地及禪定之實證證量，曾加以詳細解析。將俟正覺寺竣工啓用後重講，不限制聽講者資格；講後將以語體文整理出版。欲修習世間定及增上定之學者，宜細讀之。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本經係 世尊晚年第三轉法輪，宣說地上菩薩所應熏修之唯識正義經典，經中所說義理乃是大乘一切種智增上慧學，以阿陀那識一如來藏—阿賴耶識為主體。禪宗之證悟者，若欲修證初地無生法忍乃至八地無生法忍者，必須修學《楞伽經、解深密經》所說之八識心王一切種智；此二經所說正法，方是真正成佛之道；印順法師否定如來藏之後所說萬法緣起性空之法，是以誤會後之二乘解脫道取代大乘真正成佛之道，亦已墮於斷滅見中，不可謂為成佛之道也。平實導師曾於本會郭故理事長往生時，於喪宅中從初七至第十七，宣講圓滿，作為郭老之往生佛事功德，迴向郭老早證八地、速返娑婆住持正法；茲為今時後世學人故，將擇期重講《解深密經》，以淺顯之語句整理成文，用供證悟者進道；亦令諸方未悟者，據此經中佛語正義，修正邪見，依之速能入道。全書約三~四輯，每輯三百餘頁，將於未來重講完畢後整理成文、逐輯出版。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阿含講記—小乘解脫道之修證

平實導師述

數百年來，南傳佛法所說證果之不實，所說解脫道之虛妄，所弘解脫道法義之世俗化，皆已少人知之；從南洋傳入台灣與大陸之後，所說法義虛謬之事，亦復少人知之；今時台灣全島印順系統之法師居士，多不知南傳佛法數百年來所說解脫道之義理已然偏斜、已然世俗化、已非真正之二乘解脫正道，猶極力推崇與弘揚。彼等南傳佛法近代所謂之證果者多非真實證果者，譬如阿迦曼、葛印卡、帕奧禪師、一行禪師……等人，悉皆未斷我見故。近年更有台灣南部大願法師，高抬南傳佛法之二乘修證行門為「捷徑究竟解脫之道」者，然而南傳佛法縱使真修實證，得成阿羅漢，至高唯是二乘菩提解脫之道，絕非究竟解脫，無餘涅槃中之實際尚未得證故，法界之實相尚未了知故，習氣種子待除故，一切種智未實證故，焉得謂為「究竟解脫」？即使南傳佛法近代真有實證之阿羅漢，尚且不及三賢位中之七住明心菩薩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智慧境界，不知此賢位菩薩所證之無餘涅槃實際，仍非大乘法中之見道者，何況普未實證聲聞果乃至未斷我見之人？謬充證果已屬逾越，更何況是誤會二乘菩提之後，以未斷我見之凡夫知見所說之二乘菩提解脫偏斜法道，焉可高抬為「究竟解脫」？而且自稱「捷徑之道」？又妄言解脫之道即是成佛之道，完全否定般若實智、否定三乘菩提所依之如來藏心體，此理大大不通也！平實導師為令修學二乘菩提欲證解脫果者，普得迴入二乘菩提正見、正道中，是故選錄四阿含諸經中，對於二乘解脫道法義有具足圓滿說明之經典，預定未來十年內將會加以詳細講解，令學佛人得以了知二乘解脫道之修證理路與行門，庶免被人誤導之後，未證言證，干犯道禁，成大妄語，欲升反墮。本書首重斷除我見，以助行者斷除我見而實證初果為著眼之目標，若能根據此書內容，配合平實老師所著《識蘊真義》《阿含正義》內涵而作實地觀行，實證初果非為難事，行者可以藉此三書自行確認聲聞初果為實際可得現觀成就之事。此書中除依二乘經典所說加以宣示外，亦依斷除我見等之證量，及大乘法中道種智之證量，對於意識心之體性加以細述，令諸二乘學人必定得斷我見、常見，免除三縛結之繫縛。次則宣示斷除我執之理，欲令升進而得薄貪瞋癡，乃至斷五下分結……等。共二冊，每冊三百餘頁。售價：新臺幣 200 元

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楞嚴經講記》第 14 輯免費調換新書啓事：本講記在第 15 輯校對後，平實導師有重新閱讀而發覺十年前所說法義的部分錯誤，當場作了修改然後出版。但第 14 輯出版前因為諸事繁忙，未將之重新閱讀而只改正校對時發現的錯別字，故未能發覺十年前所說法義有部分錯誤，於第 15 輯付印時才發覺第 14 輯中有部分錯誤尚未改正。今已重新審閱修改並已重印完成，煩請所有讀者將以前所購第 14 輯寄回本社免費換新，本社將於寄回新書時同時附上您寄書回來換新時所付的郵資，並在此向所有讀者致上最誠懇的歉意。

《心經密意》初版書免費調換二版新書啓事：本書係演講錄音整理成書，講時因時間所限，省略部分段落未講。後於再版時補寫增加 13 頁，維持原價流通之。茲為顧及初版讀者權益，自 2003/9/30 開始免費調換新書，原有初版一刷、二刷書籍，皆可寄來本來公司換書。

《宗門法眼》已經增寫改版為 464 頁新書，2008 年 6 月中旬出版。讀者原有初版之第一刷、第二刷書本，都可以寄回本社免費調換改版新書。改版後之公案及錯悟事例維持不變，但將內容加以增說，較改版前更具有廣度與深度，將更能助益讀者參究實相。

換書者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日期；舊書請寄：111 台北郵政 73-151 號信箱 或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10 樓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舊書若有塗鴉、殘缺、破損者，仍可換取新書；但缺頁之舊書至少應仍有五分之三頁數，方可換書。所有讀者不必顧念本公司是否有盈餘之問題，都請踴躍寄來換書；本公司成立之目的不是營利，只要能真實利益學人，即已達到成立及運作之目的。若以郵寄方式換書者，免附回郵；並於寄回新書時，由本社附上您寄來書籍時耗用的郵資。造成您不便之處，再次致上萬分的歉意。

書名：正眼法藏——護法集
作者：平實導師
文稿整理：王培華 等 14 人
發行人：廖 宙
出版者：佛教正覺同修會
地址：10367 臺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9 樓
電話：+886-2-25957295 分機：10-21（白天）
傳真：+886-2-25954493
網址：<http://books.enlighten.org.tw>
出版年月：西元 2011 年 8 月 26 日 電子書初版

ISBN 9789860842623 (PDF)

其他版本：

西元 2013 年 3 月 改版二十九刷 ISBN 957-744-951-4 (平裝)

本書以護持佛教正法之永續流傳為主
要目的。藉摧伏邪說而顯示正義，護
持佛子，引入正道，並使佛子及一切
有緣人正確瞭解佛道之大略次第。

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